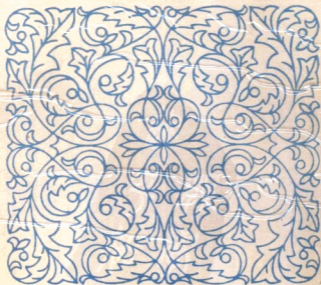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96 ·



PDG

自序

余行年六十有六矣昔吾鄉王伯厚先生題困學紀聞云幼承義方晚遇難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別于下民余何敢望王先生萬一而義方承於幼年難屯遇於晚歲固有同之者矣老而炳燭其明則未也勉焉用志不分則亦未也迴溯生平一溺於詞章再溺於簡牘三溺於誇多鬪靡於是思幡然易轍自號曰約園余何嘗有園有約乃有園園者困我也余既不欲爲物所困而我心不能不有以困之孟子云如追放豚余之所溺與放豚何異慄慄十餘年園之以約庶乎免矣夫困而不學民斯爲下余自少質魯深知困矣固不敢居學者之名而又無文人之實世衰道微勉於庸德庸行之中略求心之所安而已嘗與友人言求吾文於詞之中則詞未修繩吾文於法之內則法未守獨於理之所在則不敢輕意掉焉是區區者或有合於自別下民之意乎余

六十歲以前有所纂述兒輩既索稿去獻醜於世矣忽忽五六年又得八卷大
兒星聯求之屢續以稿付之而紬繹王先生所以題困學紀聞者自勵焉辛巳
夏約園識

乙酉五月二十九日七十生日明六十生

河漢江淮半涉身文章典籍過吾春
巖狂世界天生我艱險工夫事在人
今後士林肩任重宜探根本見聞真
老翁七十無他望坐看專家奕奕神

治吏薄民禍起韓漢家鹽鐵且談桓
恢宏大業羣聯易難大難

並在內聯同志及與吾先羣何獨不然事必全讀但搜索殘編獨綴難

集此四才明搜彙書妙已本至一入羣獨之獨同也長子歸來知國況
百般策

劃在氓寬歡攜老幼游沂水全球人六門下萬千盡珮冠

右詩敢求

賜和時事艱難和詩以外雖尺楮寸繪亦不敢領謹告親朋

張約園啓



約園雜著續編目錄

卷一 定川言行彙攷

卷二 四明叢書第四集序跋

四明叢書第四集總序 集古語 舒文靖類彙序 定川遺書序 慈湖

遺書序 絮齋毛詩經筵講義序 袁正獻公遺文鈔序 鼠璞序 戴

仲培先生詩文序 困學紀聞補注後序 丁鶴年集序 醫閻先生集

序 白齋詩集序 聞見漫錄序 拘虛集序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釋

義序 書訣序 陳后岡文集序 碣石編序 銅馬編序 夷困文編

序 囊雲文集序 四明山志序 深省堂詩集序 歷代紀元彙考序

石園文集序 分隸偶存序 分隸偶存跋 審定風雅遺音序 玉

几山房吟卷序 讀易別錄序 月船居士詩稿序 春雨樓初刪稿序

存悔集序 四明古蹟序 瞻衮堂文集序 襄陵詩草序 世本集

覽原起序 補園臆稿序 古今文派述略序 四明叢書第四集後序

卷三 四明叢書第五集序跋

四明叢書第五集序 宋元學案補遺序一 集古語 宋元學案補遺序

二 校刊宋元學案補遺識略 宋元學案補遺序錄 四明叢書第五

集跋

卷四 四明叢書第六集序跋

四明叢書第六集序 集古語 穹天論序 虞徵士遺書序 鼎錄序

頤庵居士集序 勸忍百箴序 貞白五書序 林衣集序 留補堂集

選序 小天集序 純德彙編序 甬東正氣集序 四明詩幹序 四

明宋元僧詩序 全校水經鄭注水道表序 明堂考序 明明子論語

集解義疏序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跋 切音啓蒙序 大衍集序

四明人鑑序 養園賸稿序 四明叢書第六集後序

卷五 四明叢書第七集序跋

四明叢書第七集序 集古題 會稽典錄序 魏文節遺書序 絮齋家

塾書鈔序 洪範統一序 西麓詩稿序 趙寶峰集序 符臺外集序

楊文懿集序 碧川文選序 養心亭集序 灼艾集序 玩鹿亭藁

序 續騷堂集序 補歷代史表序 昌國典詠序 夏小正求是序

漢書讀序 見山樓詩集序 季仙先生遺稿序 寸草廬奏藁後序

小謨觴館文集註後序 孔賈經疏異同評序 鶴巢文存序 四明叢

書第七集後序

卷六 和陶吟

言志 追遠 念昔 修譜 三春基莊 思父 憂國 讀史 世界
憶往二首 侍親所聞見三十首 豪筆 病瘧二首 權鹽 秋風
二首 岳廟 汴梁 榜發 始仕 仕學 輪漕 修閭 稱觴 念
母 迎母 納糧 喪母 述母德二首 居上海淘沙場 葬親 入
蘇幕 莞榷 去蘇 送別陸公 漢皋 南歸二首 蟄居海上 談
心 雜事二首 三兒生 浙江潮 去浙 蒞鄂 東南第一花 乃
園 四兒生 五兒生 京滬 閑散 飛鸞 猗蘭 留京 六兒生
再遊浙 高昌廟 北上 南下 滬海 光華二首 在燕度歲
海上閉居 秣陵行二首 哭仲弟 龍潭 雜詠七首 退休 編四
明叢書 時事 述懷十三首 論文三首 庚辰除夕

卷七 風雨吟

讀郁離子七首 讀史五首 黃落 蠶樓 讀歐洲史二首 卜居

丁丑除夕 哭劉湛恩 悼定遠三烈女 詠柳 壽陳良初六十 壽

翁勉甫太親家七十詩 井引 餞別光華大學十五屆畢業同學 壽王

嫂費夫人七十 贈屠康侯親家六十生日 戲贈基甥五十 哀朱公

擇兼題遺墨 題屠赤水園居離詠四首

卷八上 雜文一

讀孝經 讀詩經 讀論語 讀大學 讀中庸 讀孟子 讀書經

讀春秋 讀三禮 讀周易

卷八下 雜文二

仁義禮智信五常箴 萬季野先生祠堂記 義善堂記 三春菴莊記

編輯四明叢書記 先妣柴太夫人事略 伯姊李母夫人家傳 表
姊舒胡夫人家傳 季弟壽鏡小傳 何肖雅先生家傳 夏同甫先生
家傳 朱節母汪夫人家傳 蔡君雨潮家傳 方君選青家傳 高子
白先生家傳 贈金君錢孫序 游蜀草序 戊寅光華年刊序 光華
附屬中學戊寅級紀念刊序 己卯光華年刊序 贈效實己卯畢業同
學序 陳母李太夫人七十壽序 平齋詩存三續編序 讀易臆斷跋
管子臆斷跋 語譯廣解四書讀本序 今古輿地圖跋 題餘姚朱
氏收藏墨跡 與四明學社諸君子書 王省三先生墓志銘 尹連三
先生墓志銘 郭亦伯先生墓表 趙豫生先生墓志銘 徐君菱舟墓
志銘 喬蔭堂屠氏兩世墓志銘 朱公擇壙志 忻紹如誄辭 井序
胡君其炳哀辭 祭徐新六先生文 祭胡華江先生文

約園雜著續編卷一

定川言行彙攷

壽鏞謹案袁正獻公燮既撰定川行狀又作定川言行編後之撰定川傳者莫不以此爲祖雖周益國公必大撰基礎亦本於行狀者也定川文集五卷既不可得謝山所錄之言行編壽鏞始亦未見全帙後得之於伏跗室馮氏爲煙嶼樓徐氏舊鈔本實載之沈氏家譜而正獻二十一世孫袁士杰錄之者也惟欲爲年譜取材既嫌闕略若不第其先後東鱗西爪又無能概其生平不揣庸陋既編定川遺書更就參稽之所及以行狀爲主以羣書所錄爲輔分別綱目名曰定川言行彙攷後有獲者得以增益古人云書之傳有其時也淳熙四先生惟定川之書獨罕見尤馨香禱祝

於後之君子之蒐索焉

宋高宗紹興九年己未歲先生生

案行狀君諱煥字叔晦四明沈氏也 又案行狀得年五十三紹熙二年四

月戊寅終攷紹熙二年爲辛亥逆溯而上先生之生爲紹興九年己未也

又案淳熙四先生舒廣平生於紹興丙辰長先生三歲楊慈湖生於紹興辛

酉少先生二歲袁絮齋生於紹興甲子少先生五歲

絮齋集歲祖姑歲月
記某生於紹興甲子

沈氏世家定海中徙鄞

案定海志孫枝傳父允從從鄉先生沈銖學又云枝與樓鑰沈煥袁燮遊定志旣傳孫枝而不爲定川立傳定昔合於鎮而先生又徙鄞故鎮志鄞志獨詳之然先生子孫有仍籍定海者是定志不爲先生立傳定志之陋也 又案徐兆胄四明談助先生本傳云今皂莢廟前沈氏其後裔也

十五年乙丑歲先生祖主簿公登進士

案鎮海縣志沈子霖傳子霖字澤夫父開不仕子霖貢辟雍登紹興十五年

進士

鎮志與誤
點特更正

官惠州博羅縣主簿號道遙翁 又案行狀自祖主簿公經行

修明恬於仕進鄉里高其節

考簽判府君聞道於焦瑗隆於教子諸子皆修飭有聞

案鎮海縣志沈銖傳銖字公權嘗問道於焦瑗授伊洛指忠信孝友克紹先

德容止莊敬衣冠端嚴造次必稽孔門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且與人交

面箴其失退無後言有古直諒之風士大夫信服銖事瑗極恭諸生事銖者

一如之雖已貴莫敢離家法焉高弟有舒烈孫允袁方張祖順銖愛祖順至

育之於家故諸子皆修行飭名而煥尤偉特有大志 又案沈鏗傳鏗字高

卿與兄銖弟銘皆爲焦瑗高弟與從子煥同登乾道五年進士 又案全謝

山四先生祠堂碑陰文云定川之父簽判公學於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稱其忠信質直孝修於家行尊於鄉高弟舒烈作行狀是定川過庭之教所自出也 又案全謝山巖堂記巖堂之後人乾道八年進士烈受業沈簽判公權爲程氏之學云

先生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既冠成人慨然有追蹤古人主盟當世之心

案楊慈湖祭叔晦文云世方習諛波頹不可起叔晦不然如底中流而峙而足以起士大夫萎靡不振之氣 又案所著有經說王履軒錄入宋元學案補遺四條第一條解曲禮道德仁義二句第二條解在朝言禮二句第三條解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節第四條解故禮行於郊節壽鏞編定川遺書已錄入訓語先生精神靜專尤精於禮萬季野輯儒林宗派直接傳授者爲竺

大年攷奉化縣志大年著有禮記訂義一書汪元春序之謂其於道契本末之辨先後之閒多所發明有功於世惜原書未見然先生解禮有所授之漸可知已經說而外如朱子答書中云所云二圖之妄深荷留念言多枝葉而不既其實尤佩警切之戒又云二陰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又云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卻是看得不予細誤答了今承再論愈詳密無疑矣雖朱子答書在淳熙十年癸卯以後據朱子年譜然非平日之讀書聞道安能臻此

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則清遠雄麗務以義理自勝

案袁蒙齋甫贈沈智甫序

先生子名智甫

曰先正獻公嘗言先生少年在鄉校刻志問

學齋前有竹甚茂每於竹叢中讀書音韻洪暢聽者悚然 又案史忠定浩

祭文云以言其學正而不駁因流知源橫渠伊洛以言其文傑出橋門朱子

祭文云大篇短章鏗金戛玉鉤玄闡幽海搜山抉今先生之文流傳者雖僅而清遠雄麗以義理勝猶見一斑

三十二年壬午歲鄉舉第二

案先生年二十四年爲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歲監補第一

案鎮海縣志本傳明年補國子監爲選首是爲隆興元年

乾道二年丙戌歲考簽判公登進士

案鎮海縣志沈銖傳乾道二年登進士以迪功郎監潭州嶽廟晚始得官吏浩薦布衣之好薦之孝宗召見上殿改秩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通判廳公事汪大猷復薦之

三年丁亥歲以行藝優諸生

案行狀又四年遂以行藝優諸生是爲乾道三年時師友道喪雖首善之地
台席同筆硯鮮有講磨之功君勇於進修不主先入

始與陸九齡爲友遂師事焉時先生與舒璘楊簡袁燾皆聚於學

案行狀始與臨川陸公子壽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陸公極稱君
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君益自信晝夜鞭策有進無退求友如不及潛觀密
察 又案真西山撰袁絜齋行狀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
其德容粹盎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
皆聚于學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充 又案楊慈湖二陸先生祠堂記復
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包恢三陸先生
祠堂記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俟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
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咸師尊之 又

案宋元學案全謝山曰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

達

復齋論文達世稱枚山先生

宋史猥而列之非也

又案薛應旂正學祠記宋興百餘年諸

儒繼出至於直窺堂奧上邈本原而獨得夫傳心之學者象山陸氏也當時

遊其門者若慈谿楊敬仲鄞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川舒元質皆其高第弟

子以道義相切磨特以其師之學與晦庵朱氏入門路徑微有不同遂致往

復論辨真若忿爭雖其後會歸於一雖然相合而各得其本心則固有人所

不及知者矣今以一明州之地萃茲四賢而久無專祀不得與婺之何王金

許並列毋亦朱陸之故也乎

善續案將傳處鄞志稱傳謂復從其弟九國游不知何據竊謂定川雖師事文達然文達與象山同尊心學伯仲自為師友而文達深窺歐秦

優游而曲暢之者也定川之學淵窺密察雖得之文達然其薰染於象山者亦必多焉則謂之象山弟子也亦宜

又案文信國曰定川之學秋霜蕭凝

至有頽然衆中不自矜衒人莫之識而推爲之不可及者

案鎮海縣志本傳有云至有衆人莫之知而煥獨識之者蓋本行狀其注云

案袁燮撰言行編永嘉薛象先頽然衆人中不自矜炫人鮮能知之者君一見大稱之以爲學問識見在行輩中當爲第一聞者憮然其後同志與象先友聽其議論始服君爲知人

囊空無資冬或不絮忍窮勵志惟講習爲急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又云祁寒襪無絮則小籃貯故紙用以溫足所謂士大夫必先咬得菜根乃可有爲者其先生之謂歟 又案宋元學案補遺第一則姑蘇一巨室延以誨其子同舍以先生貧甚皆勸其往君曰吾方求益師友奈何捨去卒不行

既與諸賢定交又以諗後來者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以此時資明師畏友廓然開之何由自知不足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

案宋元學案錄言行編九則第一則吾儕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與行狀字句略有出入 又案鎮海志本傳引聞者悚惕因煥以交賢士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爲不朽計皆自煥倡之 又案每語人曰當隆師取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延祐四明志錄之本諸基碣

五年己丑歲試藝南宮名第二

案行狀主文有汪公應辰以下皆一時鉅儒 又案鎮志本傳作試南宮第一誤鄞志本傳依行狀作第二 又案時汪應辰爲吏部尙書明年罷應辰正直能言立朝務革弊政

忠義天挺勇不顧利害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居次甲授迪功郎上虞縣尉案鄞志本傳注云行狀及周必大所撰墓志言行編聞志蔣傳宋元學案鎮

海縣志俱作上虞尉燭湖集附煥撰孫介行狀亦自言尉上虞蒙齋集贈沈智甫序言煥尉上虞張虞士墓誌石刻在乾道五年稱右迪功郎新上虞縣尉沈煥書惟宋史本傳寶慶志曹志言授餘姚尉然行狀與墓志最先出宋史作餘姚尉當係刊本偶誤或仍寶慶志舊文之訛 又案紹興府志言煥隆興中爲餘姚尉乾道中徙上虞尉則係無稽之談隆興中煥在太學尙未成進士安得尉餘姚 又案餘姚縣志職官亦言煥乾道中任縣尉今攷行狀並未言煥尉餘姚祇有爲浙東幹官時奉檄振救餘姚上虞二邑饑民餘姚志載煥振荒事則可竟入之職官謬矣 又案鎮志本傳亦在於上虞縣尉下有附注鄞志係襲鎮志之注而加詳焉

待次里中益講學不倦

案袁絮齋題晦翁帖亦云某待次里中先生既授上虞尉未卽視事與絮齋

既以進士授江陰尉待次同

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寢室之壁日省觀焉

案寶慶四明志以大書祭義數語繫之通判舒州歸侯官期下今依行狀爲未上上虞尉時事

嬰兒之慕不忘其初

案言行編先生嘗曰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間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蓋自道也

深以嚴威儼恪爲戒簽判公每對賓客常拱立其旁侍酒則竟席不敢去小不合意嚴誨飭之不以年長故假借

案鎮海縣志沈銖傳訓子嚴少不合輒誨飭之不以年長故假借蓋本行狀

父子自爲師友講論道義闔門肅雖士益信而歸之門人弟子祛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備嚴架燹端肅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銷中心悅服師道益尊

案父子自爲師友一語行狀寫其真況惟鎮海志本傳錄之雖謝山重作沈傳未之述也鄭志本傳亦刪蓋先生是時未赴尉任簽判公亦家居簽判公乾道二年登進士弟鏗及先生登乾道五年進士相隔僅三年銖傳言晚始得官者謂此也故行狀既曰父子自爲師友而宋元學案補遺附錄又曰兄弟自爲師友簽判既有子又有弟鏗銘定川既有父又有弟炳父子自爲師友兄弟自爲師友其樂可知 又案墓碣先娶楊氏有賢聲前一紀卒豐清敏孫吏部郎中誼從以長女配之書畢命傳十二年曰紀時楊氏猶在也案言行編先生嘗曰學者工夫當自闔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即

溷沒者由其學無本不出於閩房故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祇是自欺

尉曹三年其學舍求版籍邑人賴之

案行狀尉曹三年不卑其官端居終日雖隆冬酷暑不少懈砥礪名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取下嚴紀律毋得輒至鄉井不得已而遭期以某日某時返命毋敢蹉跌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而此曹私之不謹隄防何以經久則鏞而藏諸榜其庫曰經界而歸權于其長有所閱視宰必關尉尉必請於宰始得啓封約束堅明吏姦莫措邑人賴之聲望藹然舉薦相屬固辭不受 又案此節敘任上虞尉政蹟與墓碣吏匿經界籍君拘籍鏞之云云可互相參證

或稱之政府諷使來見卒無所詣

案全謝山增修宋元學案本傳云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見即

指此 又案王伯厚撰先賢祠堂記有云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義利理欲之幾蓋謂先生

淳熙三年丙申歲作淨慈寺記

案記文已錄入遺書

四年丁酉歲調揚州學教授未上

案墓碣淳熙四年調揚州州學教授未上

遊明招山與呂祖謙祖儉辨論古今

案全祖望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尙無恙相與極辨古今以求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已 又案浙江通志引金華府志云明招山在縣東一十五里宋東萊呂成公講學於此正德十

三年縣丞林有年立碑以昭先賢遺跡 又案武義縣志明招山在武義縣東山前有臘屐亭相傳晉阮孚理屐處 又案定川遊明招山謝山既云在成公未沒前故隸於此

八年辛丑歲除太學錄

案墓碣八年春詔爲太學錄 又案是年八月呂東萊卒朱子以是年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始至延諸生日與周旋見者不以蚤暮

案言行編爲學錄常正衣冠同僚私謂曰沈君莊肅如是我輩亦當如是威暑時亦然同列率畏謗避嫌不敢與諸生語喟然曰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者獨延見無虛日 又案宋史舒璘傳璘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

先是舍法取士行藝優劣一決於試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持議如初

案言行編常爲司業言學職諸生之表非其人不可司業答以格法君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司業不能平

會攷試殿帝偉其儀遣中貴詢姓氏及官有簡記意丞相復稱其居官匪懈忌者滋多介然自若

案畢沅續資治通鑑淳熙五年冬十一月丁丑以趙雄爲右丞相時雄尙在相位鄭志本傳作趙雄復稱煥居官匪懈宋元學案本傳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甚

或謂姑安而職何行道爲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哉因發策諸生稱孟子之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報無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詞旨頗切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曰言心聲也發策之語直犯時忌惟先有輕利稜心

故耳使所重在利祿尙不敢略有忤拂况敢從其蠹根病髓而攻之耶若端
憲沈先生之弘致淵識可謂達於重輕之分矣 又案魏了翁跋沈國錄太
學私試策問曰否之三曰包羞其象四位不當也三以陰柔居上自知不當
其位亦赧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非盡人之子歟

遂論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抑之方會食監中聞命不驚食罷夷然敘別
而出

案宋元學案本傳先生初與司業爭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曰司業
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既得罪方知下石者不獨一人司業與焉曰果厚貌深
情乎亦無怨也

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自取光寵哉吾朝夕兢兢綸胥是憂故不爲也
不愧友朋去無所恨

案基礎云摘君與長官爭議茲可觀過矣

在職纔入十日補外得高郵教官闕

案基礎在職纔八旬得高郵州教授而去 又案鄞志鎮志本傳作高郵軍

教授

諸生送別有泣下者

案鄞志本傳引言行編云云

九年壬寅歲丁簽判公憂

案行狀明年丁簽判公憂是爲淳熙九年

十年癸卯歲始講學竹洲金華呂祖儉官明州倉監來會炳亦預焉

案宋史呂祖儉傳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
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遠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遠年者以

一年爲限自祖儉始云案東萊以淳熙八年八月卒踰一年子約赴明州是爲淳熙九年○又案子約侯澠山記壬寅之冬遂祿甬東又云會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因趨郡檄言邑中侯澠之勝今年夏四月相與會云云 又案

鄞志職官表主簿李浹注淳熙九年攷呂祖儉遊侯澠山記李叔潤偕行叔潤浹字也括昌人

括昌即括蒼

又案宋史理宗本紀淳熙十年八月庚戌以史浩

爲太保魏國公致仕 又案全謝山竹洲三先生書院記云三先生者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卽所謂真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監倉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遣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

案大愚詩曰探囊百金辦扁舟又曰老友著書修謝山以爲場木製

也。船非

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

來矣 又案全謝山湖語云四先生之講堂俱在湖上而竹洲一曲爲端憲

之幽居書帶之草偏庭除也皎皎季子高臥邱樊道義之樂長沖閒也 又

案全謝山楊文元公書院記先是史忠定王館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

沚袁正獻公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雲而木鐸之聲相聞 又案子約

有泛舟至竹洲叔晦所居詩

詩錄入遺著
附錄卷一

又案張北骨四明談助呂忠公監

苗米倉在城東每訪端憲昆仲泛棹湖上入竹洲講堂討論竟日 又案宋

元學案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於碧沚沈端憲講於竹洲絜齋則講

於城南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遊出遂以呂

祖

大愚代亦稱爲四先生滕

德粹爲鄞尉朱文公語之曰彼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 又案朱子答滕

德粹書云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

監米

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變到彼

皆可從游也 又案鄞縣志名宦傳滕璘字德粹淳熙八年中乙科調鄞縣尉尉鄞者五年遷鄂州教授璘與楊袁沈呂是時相會尤爲可證 又案王伯厚九先生祠堂記大愚初至明其時方參佐浙西帥幕致慈湖莫能名齋記云爲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既領事是大愚與慈湖未嘗不相會蓋慈湖先有撫幹之命而任事在後耳又云廣平教授徽州絜齋以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不及三君致廣平在徽州是也而絜齋則雖尉江陰尙未之任真西山撰絜齋行狀云遲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云云又致絜齋題晦翁帖淳熙辛丑聚珍本誤作己丑是爲淳熙八年之歲四月大饑某侍次里晦翁貽書郡守謝侯謂救荒之策合與某共講之久而呂子約爲倉官晦翁屢遺之書未嘗不拳拳云是絜齋亦與大愚相會伯厚所謂往還不及三君者誤也又云淳熙之舒沈楊袁諸公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根本開繹經訓躬行

實踐學者知操存持養以入聖賢之域四先生之功也 又案蔣樛庵鄞志
稿定川本傳云改通判舒州不赴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割竹洲宅延居之
煥與同里袁正獻慈溪楊文元奉化舒文靖俱承金谿之傳學業相勵稱淳
熙四君子晚歲與朱文公呂成公及其弟忠公極論古今貽書往還致蔣傳
所云改通判舒州不赴乃在竹洲講學其說係據謝山宋元學案本傳詔遷
通判舒州待缺里居實非也改通判在淳熙十五年致袁絮齋題晦翁帖淳
熙辛丑之歲後七年子約爲大府寺丞與宋元學案呂祖儉傳云去以丁未
正合是淳熙十四年大愚已徙官矣而竹洲講學若在十五年則大愚又何
能預且王伯厚作九先生祠堂記云叔晦以國正家旣居稱國正則未改通
判可知朱子答滕德粹書亦稱爲沈國正尤爲時期相合故沈楊袁呂四先
生聚於湖上可斷定爲淳熙十年十一年之間且在定川十三年幹辦浙東

公事之前無疑也謝山作楊文元公書院記既曰沈楊袁來預湖上木鐸之聲相聞而作沈傳則未加深考樛庵因謝山而遂誤傳至慈湖年譜既載呂子約以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又云其講學於碧社當在己酉庚戌二年慈湖講學或非一時可概若合併竹洲則自相矛盾矣壽鏞證諸羣書確有可據因爲論定如此至謝山作竹洲書院記以爲惜無可致今既得之足補兩傳之闕顧定川之所講與弟子之所記欲求如舒廣平之殘藁而不可得則憾甚耳 又案王伯厚先賢祠記淳熙大儒疏濶漚之源而達之洙泗是邦諸老之學始得江西之儒而考德問業於朱呂張子之門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義利理欲之幾明誠篤恭仰俯無所愧怍 又案全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鹿鹿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淳熙四先生

出大昌聖學於旬餘閒其道會通於朱子張子呂子而歸宿於陸子四先生
立身居官大節歸然定川畫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聞過自訟不敢苟安其
刻勵如此乃由艱苦而成者

朱子辨浙學答先生書

案朱子年譜淳熙十一年是歲辨浙學錄有答沈叔晦書二致朱子答先生
書四與先生書一均載在朱子文集年譜所錄二書其一在先生任帥幕時
爲淳熙十三年其二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云云當與朱子答呂子約書云世
路險阨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統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云云同
在癸卯故列入淳熙十年朱子答書已錄入定川遺書附錄卷一惟先生與
朱子書今不可得玩答書所云卽稱其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也蓋朱子嘗曰
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

明蓋爲象山龍川言之也故年譜有辨陸學之非有辨陳學而與呂子約往來書簡亦復連篇累牘載在文集定海黃以周輯朱呂問答一書可攷證辨論之所在惜其書未見年譜又云先生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工夫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力爲呂祖儉子約潘景愈孫應時明言之先生與子約燭湖往還密故答書及之然未嘗稍薄先生也

十三年丙午歲服除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久之始以年勞進秩

案行狀云上距解褐十有八年先生以乾道五年己丑歲捷南宮下推至淳熙十三年丙午爲十有八年墓碣云用舉主升從政耶時浙東安撫使侍郎

鄭汝諧也

案浙江通志與張杓同作安撫副使

帥屬少事同列頗以閒冷自逸曰設官分職安有閒冷者翼贊其長心有未安懇懇忠告省閱書牘如處要職下至場務宿弊悉革去之

案朱子答先生書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安云云
升從政郎

案鄞志本傳引基礎云用舉主升從政郎

作永元陵薦爲修奉官

案行狀作永元陵百司次舍供帳酒肉之需州縣奉承不暇君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食自如安乎亟言於帥帥屬君條奏且表薦爲修奉官

永案

元陵高宗陵也

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先治喪紀御史深然之

案行狀君復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大治喪紀喪紀著明人心曉然知君上

典禮之重貪求自息科擾自戢可不煩彈治而肅御史深然之 又案基碣高宗山陵侍郎汝諧委充修奉官君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芟舍非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絕矣

鄭汝諧去職辭修奉官

案行狀帥去官君亦辭修奉

張杓繼任復委以按察

案行狀後帥至復委以按察君直道而行械吏之並緣爲姦者而還其科率之不當者人情安堵 又案基碣後司尙書杓來復委之檢察君治並緣爲奸者追償率重者支頓減 又案鄜志本傳引基碣後帥張杓來復委以檢察杓爲南軒先生弟

是歲旱荒往振上虞餘姚二邑諸司交薦

案行狀領常平者以上虞餘姚二邑隸君振救躬履阡陌人人撫之詢戶口察顏色飾貌者逡巡自退而饑民皆遺之食乞無流移部使者才之亟刺奏稱君治行帥露章獨薦尤力侍從亦舉君自代章合上壽皇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召用之媢嫉者復至而左丞相既家居矣又案基碣君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諸司交薦

小人無計沮之造作黨論以梗其入

案行狀云小人無計沮君疇昔所與有欲自明其非黨因用君名作爲黨論復列其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於下某已去某猶在己不與焉而謂君爲之欲激衆怒合謀并力以梗其入謗語果喧有一從班以百口保君明其不然者遂稍息終不復召

太常博士葉適薦陳博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先生預焉

案萊水心集上執政薦士書近歲海內方聞之士可當國家之用者不少而其間雖有已經選用不究才能嘗預薦聞未蒙旌擢亦有已懼憂患恐致沈淪既得外遷因不復入况其自安常分無所攀援復貽頽年永絕榮進者乎謹自陳博夏以下三十四人冒昧以聞陳博夏劉清之句昌泰祝環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王謙豐誼章穎陳損之鄭伯英黃艾王叔簡馬大同呂祖儉石宗昭范仲輔徐誼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棨游乃言吳益項安世劉鑰舒琳林聶袁審廖德明

十五年戊申歲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

案行狀秩滿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君有高名臺閣羽儀之選善類素推之而自學省下遷及是累歲願滯形銓調視往時同列邈不可跂公論以爲屈 又案墓碣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

三省合前後奏薦以聞命通判舒州

案行狀由是丞相合前後薦君者數奏力陳於上始有陞擢之命通判舒州
又案宋元學案本傳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遷通判舒州 又案延祐四
明志王茂剛居明州村在巖壑深處尤邃於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
趣絕出傳註之外定川通判州事是否赴任待攷惟全蔣兩傳均謂未上觀
下轉秩賜緋衣銀魚則確爲現任官吏且又有訪王茂剛事可證則全蔣云
云或誤也

作承奉郎孫介行狀

案行狀已錄入遺書孫介沒於淳熙十五年戊申行狀僅題八月十四日從
政郎充兩浙東路安撫司幹公事某謹狀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歲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

案行狀皇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基碣光宗覃恩轉奉議郎

家故貧性輕財辭受取舍雖小必謹

案行狀家故貧敝廬數閉隘不可居隨所寓止性輕財常誦李趙公之言錢盡再來幾事一失不可復得室無私蓄辭受取舍雖小必謹嘗游中都浙西帥雅聞君名而知其貧欲饋之豐因所厚者言之君曰受則傷廉拒則違俗以既歸告之其可卽日出郊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者贈以白金君反之曰向也閒居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受資用屢竭廉約自守未嘗有悴色不知者雖謂之不貧可也

奉母謹左右無違與弟友愛深篤

案行狀云奉母謹左右無違日進甘脆開爲宴集以歡樂之與弟友愛深篤倡率妻孥撫養孤姪故人孤女寡甚聘以爲冢婦富室欲聯姻諸子請之勤

勤卒拒不許

請於史浩汪大猷仿會稽倡義田

案行狀鄉閭有喪不時舉女孤不嫁念無以助聞會稽有義田惠浹窮乏乃請於鄉老鄉大夫爲之表倡以君鄉評所推念所以諷諭者君不憚勞未幾得數百畝鄉人義之規約甫立而君則病矣 又案鎮海縣志本傳請於鄉老史浩汪大猷舉行義田

嘗爲詩箴其友

案行狀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善讀書

晚歲益尊敬朱子

案言行編君尊敬朱晦翁曰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旣寢

疾猶以爲言

二年辛亥歲四月戊寅朔先生卒十二月丁酉葬於縣之翔鳳鄉

案行狀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於寓舍十二月丁酉葬於縣之翔鳳鄉象坎山龍尾之原攷紹熙二年四月之朔卽爲戊寅葬以十二月丁酉距甲辰晦八日行狀是也而周信國公撰墓碣曰紹熙三年正月戊寅卒攷三年正月乙巳朔二月甲戌朔若戊寅則爲二月五日非正月葬以三年十二月丁酉攷四年正月爲己巳朔則上朔丁酉越二十二日則是十一月非十二月也墓碣顯然誤矣故仍依行狀作紹熙二年四月戊寅卒十二月丁酉葬 又案行狀與朋友別惟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歎

袁燮撰先生行狀

案行狀見絜齋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袁燮又撰先生言行編

案言行編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周必大撰先生墓碣

案墓碣見周益國公平園續稟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史浩朱子楊簡爲文祭之

案史忠定祭文見鄧峰真隱漫錄朱子祭文見廬址四明文獻集及宋元學

案補遺

案朱子文集
未見此文

楊慈湖祭文見慈湖遺書均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孫應時哭之以詩

案燭湖詩見燭湖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舒璘致書呂祖儉孫應時致書朱子均惜先生死

案舒文靖類稿與呂寺丞子約書云叔晦沒後曾得書憂懷萬狀不能寫去

又案燭湖集燭湖上晦翁書曰叔晦沈兄不幸謝世此所木梁木一壞豈易復得

魏了翁跋先生太學私試策

案鶴山文鈔有跋楊國錄私試策問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袁甫贈先生子省曾序述先生生平

案袁蒙齋贈沈智甫序見蒙齋集已錄入遺書附錄第二卷

理宗寶慶三年追贈朝議大夫直華文閣賜諡端憲

案見鎮海縣志本傳及鄞志稿本傳

所著有文集五卷及經說學兼明招一派

案墓碣云家藏五卷鄞縣藝文志文集五卷宋元學案錄經說 又案全謝

山作先生傳云端憲尤睦於成公及家居忠公又官于鄞切磋篤篤故沈氏

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子傳曾魯曾省曾敏曾女四長適舒鉞

文靖公子

次許嫁呂喬年

忠公

餘幼

案據行狀魯曾改名木山用大宗蔭爲迪功郎

見宋元學案

及門高第弟子竺大年舒衍舒鉞呂喬年汪伋李鶚

案宋元學案竺大年傳大年字耕道奉化人性行嚴重長于說禮鄉人皆化

之爲沈氏之入室也著有禮記訂義楊琪銘其墓

又詳見奉化縣本傳及藝文志

舒衍傳衍原名

沂字仲與鄞縣人初從袁正獻公遊習禮經正獻曰此子未易量也後親炙

沈端憲楊文元又從東萊呂忠公子約兄弟自爲師友聞善人爲時用則喜

苟非其人憂形于色表裏真淳鄉黨信之舒鉞傳鉞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

仲其弟也袁正獻公嘗與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有日新之益此乃兄

弟爲友朋也更宜日課一經史呂喬年傳喬年字異伯金華人忠公長子沈

端憲婿也能守家學

王梓材案繁齋稱其克會厥父讓論動正不阿

又案奉化縣志汪伋傳伋字及甫從

太學錄沈煥將作監楊簡講立身之學尤急於教子以身率之李鶚傳鶚字雄飛受業於沈端憲楊文元袁正獻家于金谿端憲嘗曰觀此地山川未爲奇麗而人物秀出乃有若雄飛者袁正獻爲撰墓志

元至正初後裔沈性善奉遺集遊京師危素序之

案鎮海縣志人物傳沈性善字師孟煥之後幼敏慧篤志於學長而爲人謹厚簡默居家孝友至正初奉煥遺集遊京師親自繕寫求學士危素序之尋卒年二十四素志其墓

此條續得未入定川遺書今補之

清王梓材補葺先生文集

案黃梨洲撰宋元學案謂定川之書獨罕見王履軒梓材撰宋元學案補遺又採集先生言行但未敘本於何書攷鄞藝文志王履軒有補葺先生文集

而其書未知散於何所今壽鏞就所見聞者編之止此而已願世之博雅君子廣之正之焉

定川遺書附錄卷四

約園雜著續編卷二

四明叢書第四集總序

集古編

天地閒氣運有否泰若四時寒暑之代壇古今治亂之循環歷代君子小人之進退與夫賢人君子斯道之興替莫不各有其時非偶然也

陳敬宗重建危
湖書院碑記

宋乾淳

閒鴻儒輩出

黃翔龍危
湖書院記

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芑民童持之從楊

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淳熙四先生出大昌聖學於旬餘閒其道會通朱子張子呂子而歸宿於陸子四先生立身居官

大節巋然

全祖望淳熙四
先生祠堂碑文

學問之源室而復通者

袁爽軒文
增刊記

四先生之功也

王應麟九先
生祠堂記

於是樸學之士各以心得著書立說遠而在上者鼓吹休明潤色鴻業窮而在下者亦獨抱遺經藏之名山傳之弟子

陳康齋古今
文脈錄

自顧庸淺何能發揮

錢時煇
朋行狀

然篤而論之先民教率備至

楊承觀答承
嘉劉忠甫書

示之以言行規矩俾觀感於精神之妙

舒璘著
贊源書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楊文靖公弟子也又與其兄琥弟琪同受業陸子之門

宋元學
案本傳

朱熹呂祖謙講學於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

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

宋史
本傳

乾道壬辰中進士第擢信州教授充江南西路轉

運司幹辦公事載遷教授新安時世故紛糅國病於需民艱於食於是議常平

商鹽政經荒策論保長凡爲書若干章上之刺史守尉採而試之效輒響應是

爲天下第一教官乃擢令平陽三載考績遷宣州通判元質以仕路頗榛拜命

便歸

楊簡舒元
賀基銘銘

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

遜袁夔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

於人如熙然之陽春

宋史
本傳

所著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解廣平類藁

宋元學
案本傳

詩禮講

解作於教授新安時今佚

宋元學案馮
雲濠案語

梨洲始求得廣平類藁殘編

宋元學案全
祖保案語

沈煥字叔晦世居定海中徙鄞祖主簿公經行修明考簽判君嘗聞道於焦先生授指伊洛隆於教子諸子皆修飭

袁燮沈
公行狀

先生少即潛心經籍精神靜專

宋元學
案本傳

在鄉校刻志問學齋前有竹甚茂每於竹叢中讀書音韻洪暢袪寒襪無絮則小簾貯故紙用以溫足方其仕上虞也一尉之卑發爲問目深嗟理學不明風俗頹靡於是扶植公議爲主及爲學官謂立朝而道不行赧然勤於中者今可謂無人蓋將以啓宰相而下愧恥之心耳

袁燮贈沈
智甫序

先是舍法取士行藝優劣

一決於試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持議如初

袁燮沈
公行狀

淳熙十年八月庚戌以史浩

爲太保魏國公致仕

宋史
金祖謙竹洲三
先生書院記

又延文元於碧社袁正獻公時亦來預湖上四

憲厚故割宅以居之

金祖謙榜文
元書院記

橋遊人如雲而木鐸之聲相聞 呂忠公監苗米倉在城東每訪端憲

昆仲泛棹湖上入竹洲講學討論竟日

徐兆齊四明談助

性輕財常誦李趙公之言曰錢

盡再來幾事一失不可復得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

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善讀書史籍傳記采取

至約復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辨古今始知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

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莘莘講求日益深廣

莫史沈公行狀

嘗曰畫觀諸妻子夜

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

莫史言行編

學兼得明招一派

全祖望竹洲三先生書院記

所著有定川

集五卷

宋元學案本傳

四先生之遺文惟沈集爲絕不可見

宋元學案全祖確案語

王梓材葺沈定川

文集

鄭藝文志

今雖散亡之餘以次收合成是編焉

袁鈞鄭氏佚書序

慈湖易傳詩傳先聖大訓已著錄

見叢書第一集第三集

宋史本傳有甲稿乙稿諸目直齋

書錄解題子部載慈湖遺書三卷集部載慈湖甲稿二十卷馬氏通攷仍之以

慈湖甲稿爲慈溪甲稿是遺書與甲稿各爲一書也今所存遺書十八卷

慈湖遺書文志案

新自六卷以前爲雜文及詩七卷至十六卷爲家記皆雜錄論經史治道之說

十七卷紀先訓十八卷乃錢時行狀及真德秀跋又編雜文一卷及孔子閒居

解一卷於後謂之續集

清四庫
總目

明周廣編

見遺書周
廣後序

馮可鏞重梓之增補編一卷

馮

可鏞重
刻目

先生之學受之庭訓悟之扇訟而大有得於靜觀體會之餘求諸心之精

神則曰聖在是見孔子絕四曰無意則欲不起念自謂學者舍是皆第二義也故其鞭辟處如捍強敵一至融液脫落殆晴雲麗空舒卷自如而光風化日有

莫測其端倪者

周廣然湖
遺書後序

袁燮字和叔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亟親炙之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皆聚於學範物以躬處事有法公進祭酒謂邁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尸教養者有摧沮無開導以故曰就頽靡每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於

心不足以爲學吾心卽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謂道本聞者竦然有得

其德秀
其正獻

公行

素尚名節學有體用毛詩經筵講義四卷乃其爲崇政殿說書時撰進之

本宋自南渡以後國勢孱弱君若臣皆懦怯偷安無肯志存遠略而變獨以振

興恢復之事望其君經幄敷陳再三致意

清四庫
總目

絜齋嘉猷讜論無不卓然可紀

清四庫總目毛詩
經筵講義案語

惟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六卷

見於書錄解題者明初尙有其本今據永樂大典以類排纂并爲一集勒成二

十四卷而以變子甫所作序一篇附之用存其舊云

清四庫總目
絜齋集案語

延祐四明志寶

慶會稽續志咸淳臨安志上虞志四明獻徵至正四明續志象山先生文集結

埼亭集桃源戴氏譜蛟川沈氏譜

正獻公
讀文鈔

採掇頗多厥後漸就散亡

清四庫總目
絜齋集案語

十一世孫袁士杰輯正獻遺文二卷

正獻公
讀文鈔

歷劫猶存芒寒色正

全祖望跋正獻
公與許和仲帖

戴埴字仲培桃源人

清四庫
總目

持節將漕

鄧詳志附
戴埴傳

祖機字伯度紹熙初以特恩補官

金華主簿父燧亦進士見攻媿集戴機墓志兄塤紹定五年進士官大府卿埴

嘉熙二年進士見寶慶四明志王伯厚戴氏桃源世譜引郭縣戴機傳及陸心源儀顧堂題跋鼠璞一

卷題曰戴埴仲培父宋刻小字本儀顧堂題跋書中楮券一條歷陳慶元開禧嘉定之

弊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多爲精密如論彭祖房中太公陰

謀蘇軾非武王立說皆正大其他辨正如謂詩序絲衣篇引高子靈星之言知

有講師附益之類皆確實有據其曰鼠璞者蓋取周人宋人同名異物之義四清

庫總目案埴鄞縣人鄞有桃源鄉宋張卽之居之著有桃源志戴氏亦世居之乃

鄉名非縣名也新修鄞縣志采摭甚備埴附機傳而不知卽著鼠璞之戴埴進

士表旣無其名藝文志亦無此書亦缺典也儀顧堂題跋

錢塘書肆陳起能詩凡江湖詩人俱與之善有江湖後集其人爲前集所未有

者凡四十八人借四庫江湖後集案語埴詩多仿月蝕雪車之作非拘拘四靈者也論鶴文

云觀子之心飄飄行路九皋摩空萬里嚮雲懼昭質之織夷曠一飽之靡安兮

矧上征乎崦嵫嘹唳四起悲聲徹天修辭慰藉一語莫宣

江湖後集

王深寧四明文獻集已著錄

見葉軒第一集

困學紀聞二十卷元時嘗有刻本牟應龍袁

桷各爲之序卷端題語鉤摹手書

清四庫總目

曰幼承義方晚遇難屯炳燭之明用志

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別于下民開卷有得述爲紀聞深寧寥識右三十八字乃

尙書親筆

困學紀聞問若據注

蓋晚年所著也於漢唐則取其核於兩宋則取其純

會元折困學紀聞識

顧其援引書籍奧博難以猝得來歷太原閣百詩先生長洲何義門先生鄞縣

全謝山先生評註久已刊行

會元折困學紀聞凡例

姚江翁太常鳳西先生嘗輯閣何全諸

家之說

胡敬困學紀聞序

黃岡萬氏集證卷中亦多採錄因刻之存於家塾

會元折困學紀聞自序

先

生喜讀宋儒書大氏以研窮義理不立朱陸門戶爲主指於困學紀聞致力尤

深參攷互證所得多出全翁諸家之外如易貴未然之防引宋劉荀明本釋陽

臧陰生引宋袁質甫斐牒開評類引仲意在厚集其說不第以該博爲長

陳

庚撰先
大夫傳

丁鶴年字永庚

定海志
本傳

西域人也性狷介窮經博史尤工於詩自其祖入中夏世

爲顯官

爲斯道丁
孝子傳

鶴年甫十歲屹然如成人其族素短喪獨服斬衰三年母歿鹽

酪不入口者五年兵亂生母馮阻絕疾死瘞東村廢宅中慟哭行求夢其母以
告嚙血沁骨斂而葬焉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以從兄吉雅謨丁爲定海令往依
之薦章凡九上皆辭不受嘗曰凡爲清士當以廉爲主義爲輔和爲衛三者備
庶可免於今之世矣凡平日憂憤懣愉皆發之於詩古體短行渾厚清麗尤工
七言律所著有海巢集行世

定海志
本傳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閻世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爲遊西人少穎敏沈厚好
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歎曰

至性不顯寶藏猶靈世卽我用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

白沙薦授陝西參議不務博覽專獨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

明史本傳

構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念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其閒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維其所謂本然實理而已

明儒學案

醫閻集九

卷乃其子士詒蒐輯遺藁竝生平言行都爲一集前三卷爲言行錄四卷至七

卷爲存藁皆雜文第九卷爲詩藁文章雖多信筆揮灑而仁義之言藹然

續四庫總目

張琦字君玉年十二能屬對弱冠遊學吳楚閒每讀書至夜分與其徒吸水喫面醒則又讀弘治十二年第進士授南大理評事歷陞寺副正德十年知興化府爲治好清靜守郡六年稱爲文章太守陞左參政致仕歸二十年惟以林泉雲鳥爲樂操行廉白家無遺財號曰白齋先生自少至老刻意攻詩嘔心琢腎

力去陳言甬上詩人有明二百餘年推琦第一

鄞志本傳

白齋集十卷徐興公書目

作九卷白齋竹里集七卷文略一卷

鄞志文志

自序稱守莆陽日既梓平生所作積

數年又得若干首有相知君子贊余續梓文彙姑艾撫數十篇附詩之後此則

歸田後所刻續集也

清四庫總目

嘗曰夢魂相接多在雪蒼雨碧之下谷答風響相和

應亦微哉

白齋集自述

陳槐字公輔號半湖慷慨任天下事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四年知松溪縣陞刑部主事十三年用薦起知撫州宸濠反槐已在告五十日丞久攝事衆人趣槐曰可以行矣槐奮起曰國家有急若以解官爲辭臣罪當死卽出縛濠使斬之手焚僞檄於通衢請都御史王守仁節制願爲犄角迎擊宸濠湖上追至九江賊望風遁還江西按察副使守仁使押發宸濠詣行在張永得內外官交通宸濠姓名槐力陳史載光武燒吏人交關王郎書使反側子自安宜遠法光

武永取篋中交通書籍焚之御史楊材者有宿憾乃論槐坐落職及守仁督兩

廣復薦槐已而守仁被誣竟不得直居閒二十餘年論古今事變成敗鑿鑿如

指掌鄧志本傳聞見漫錄二卷鄧獻表作見聞漫錄鄧志本傳爲卷凡二爲類凡十九爲

文有隱有顯有詳有略有褒有貶有諷有刺有勸有懲張子瑄開見漫錄序

陳沂初字宗魯後改魯南號石亭十歲能詩十二歲著九思辨正德十二年舉

進士改庶吉士除編修嘉靖六年以見忤張璁出爲江西參議樂於惠民備設

科條以杜奸宄賦進山東左參政改山西行太僕卿歸築遂初齋杜門書著絕

意世事少好蘇氏學自號小坡文采照映一時初與顧璘王韋號金陵三俊其

後寶應朱應登繼起稱四大家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應登璘鄭善夫

康海王九思號十才子鄧志本傳鄧藝文志集部錄拘虛館集五卷續拘虛集二卷

紀遊集五卷拘虛詩談一卷鄧志本傳

文志

余本字子華號南湖終日危坐讀書夜則焚膏以繼凡天文地理鍾律象數悉
研其奧於正蒙尤深妙契嘗言人對聖賢書則心氣定卽他玩好不能入從此
攝伏身心自然有益及門之士履滿其戶正德六年授翰林編修值權奸迭起
乞補近地儒學官授廣東提學副使以釐俗作士爲己任嘉靖六年起復山東
提學遷南京右通政其詩文直寫己意不崇華飾作世俗語而典雅確實克裨
世教云鄧志本傳皇極經世觀物外篇釋義四卷鄧獻表作皇極釋義浙志入經部
通經類經義考入擬經自序曰數之淪於術久矣逮邵子始返於理其說悉本
之易先天圖精微深玄妙及天人之際惜其學不傳聞能道之彼此異同深維
觀物外篇出自其門人惜紛亂無緒張文饒吳革廬雖嘗校正尙多脫誤本重
加攷定遂條爲之解以備觀覽鄧志本傳
豐坊字存禮熙之子少警敏長談經史辨證鑿鑿於天下書無所不讀嘉靖二

年成進士授禮部主事明年隨其父爭大禮上怒甚受杖闕下父既遣戍調坊爲南京考功司主事左遷通州同知歸家乃欲以著述自見撰五經世學書學極博五體竝能諸家自魏晉以來靡不兼通規矩盡由手出蓋工於執筆者暮年寄居蕭寺往往絕食臨池之興勃如也長洲文徵明深契坊書每曰豐先生無一點一畫不自古人中來其重之如此鄭志本傳書訣一卷弇州四部稿作筆訣采古入法精語時傳以己意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及鄭藝文志而尤注意於篆籀又排比古人能

書之家評其次第清四庫存目

陳東字約之號后岡好古書汎濫百家日誦數千言嘉靖八年成進士授禮部主事遷員外郎改編修時有嘉靖入才子之稱謂東及王慎中唐順之趙時春熊過任瀚李開先呂高也性亢潔不喜逢世瓊韜受上殊寵朝士盡奔走東故出瓊韜門終不一折節出爲湖廣僉事遷福建布政使參議又遷河南提學副

使當嘉靖初稱詩者多宗何李東與順之輩厭而矯之倡爲初唐華而不靡

鄭志

本傳后岡集二卷詩集爲順之所編皆嘉靖甲午乙未丁酉之作其餘僅寥寥數

首文集爲張時徹所刊分京楚關洛四集初刻於吳郡此本乃萬曆中其同邑

林可成所校刻也

清四庫
存目

自序其詩云散吏五溪之上逢人九曲之閒體非具詞

詞不詮次命曰無奇集云耳

鄭志
文志

楊承鯤字伯翼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歷官提學御史貴州布政使左參議大理

丞太僕少卿少嗜書尤喜讀班馬二史工於詩爲人守古獨行於當世少所許

每謂是是非非賢黜不肖古今儒者大權斷斷不可枉名滿京師旋即歸里

於城南小築曰脩園日歎詠其中文章高妙少善書法蕭疏似晉人論文謂先

民有作穀率存焉不入穀率雖工無當也論詩厭薄王李

鄭志
本傳

傲骨嶄崎不可

一世

原本破編
石編序

西清詩草四卷抱經樓藏本以乙亥至丙戌分年凡三册碼石編

二卷並見徐興公書目

鄧華文志

客有言碣石不如西清之雋永西清少遜碣石之

沈淨蓋兩集各傳色澤之葩各具韻頡之韻客之所言未是通方矣

唐李肇補石編序

楊德周字南仲一字次莊以萬曆四十年舉於鄉官金華教授崇禎間爲古田知縣甫下車卽榜懸門曰所不與民伸冤抑而任意低昂者誓不生還政暇集

士登高賦詩遷高唐州知州致仕魯王監國以尙寶卿召不赴性嗜學問業於

黃道周晚與王嗣爽葛世振爲汐社三老嘗賦新稻詩曰曾孫穡事周京盛不

救西山兩餓夫讀者傷之

鄧華文志

銅馬編二卷見徐興公書目

鄧華文志

是集乃其崇

禎中爲古田知縣入覲京師往返記程之作上卷冠以北征記次以北行諸詩

下卷冠以南征記次以南旋諸詩文格頗歷落自喜

清四庫存目

偶翁管天筆記外編已著錄

見藏書第一集

夷困文編六卷自題云客涪三年一年作吏

遭時險難不暇修辭西牟蒙難匈臆約結無意修辭信手疾書意盡詞止

王嗣爽自題

田文編
錄起

又云某無他行能任真獨往論正學謂聖至夫子而極儒至朱子而極學

道者斷斷乎當取紫陽以入夫子之室又云不敢欺人抑且不敢自欺

王嗣慶寄
馮鄆仙書

周齊曾字思沂一字唯一號囊雲爲文擺落華藻自抒所得崇禎十六年登進

士知順德縣民歡呼爲周青天棄官歸至浙東則百城內附聞吳麟徵黃端伯

兩房師皆死國難遂遁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塚自稱無髮居士性耐勞苦

暇則戴草笠曳芒履荷杖擔囊與山農野叟徜徉於青松白石閒裹足不入城

市所著詩古文詞高清曠逸絕去煙火

鄆志
本傳

囊雲集二卷補遺一卷煙嶼藏本

浙志作霜聲集

鄆志
文集

方寸湛然未嘗有所擬議故其下筆能刊削一切單言片

句不蹈前人

李鄆嗣發
雲集序

黃宗羲字太沖經史百家無所不窺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

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絳雲樓錢氏且建續鈔堂於南雷以

承黃震之緒先是山陰劉宗周倡道蕺山以尊素遺命從之游時越中承海門

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陶爽齡爲之魁姚江之緒大壞宗義約吳越高材生力

摧其說故宗周弟子如祁彪佳章正宸皆以名德重而四友禦侮之助必首宗

義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宗義自教之有東浙三黃之目

錄姚志本傳

少從父忠端公

學於甬上

黃鈞甬上寓公傳

四明山志九卷自序云余往來山中嘗有詩云二百八十峰

峰峰有履痕因以足之所歷與記傳文集相勘每抵悟失實歲壬午作癸丑重

爲改竄始得成書

黃宗義四明山志自序

萬斯備字允誠一字又庵爲人和平長厚篤於兄弟之誼亂後隱居不試壻於

李氏婦翁杲堂先生愛之相依二十餘年昕夕相唱和杲堂尤稱其五律搜索

意匠疏理血脈一字一句無不雕琢且自以爲不如嘗有詩曰偶然題得驚人

句爲喚吾家萬楚商及輯甬上耆舊詩先生搜訪之功最多如全白雲李中林

詩葉鄭明晚年詩吳鼓和胡百藥詩皆先生所得先生書法極工兼精篆刻所

著有深省堂集

全祖望補上續
書稿集本傳

奇酷處直逼杜陵

李鄴嗣御
李集序

卓然能自成家者也

鄭榮深
省堂集

序 管村有孀居孫婦傅氏能藏先生之集亦足以報先生矣

全祖望續補上
書稿集本傳

石園石經考宋季忠義錄儒林宗派已著錄

見藏書第
一二三集

明史稿五百卷皆出先生

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而要其底本足以自爲一書者也

嘉慶案與劉氏
嘉業堂藏書鈔萬

李野明史稿六十册確非原本還來情友人與王鴻緒刻稿一一勘比已校五册

崑山徐侍郎乾學請先生纂讀禮通考一書上自

國卹以迄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

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讀書五行並下如決海隄方

侍郎靈皋曰萬先生真古人所見前輩諄諄教人爲有用之學惟萬先生耳

祖全

孫增前上書
稿詩本傳

歷代紀元彙考五卷培林堂書目作八卷續補上書舊傳作四卷

鄭

文起唐帝堯元載甲辰迄明崇禎十七年甲申四千年之閒以年爲經以歷朝

考爲緯令人一展卷而年代久近一統分割禪繼正僞瞭如指掌亦史學之一

班也

溫齊臨歷代紀元案考序

石園詩文集二十卷劉坊之行狀全祖望之傳俱作詩文集八卷

鄞縣志

季野非

急以詩見者也感時觸物常出其性情之不能已者

鄞縣石園詩案序

先生遺稿寫本二

冊號石園藏稿首列劉氏行狀版心題季野集後有男世標子建校梓一行蓋

欲刻而未果者

鄞縣第八區文獻分會移送志料書

萬經字授一號九少隨諸父讀書黃宗羲申明蕺山之學經與聞其教又嘗

學於應搗謙閣若璩聞見日富兼工隸書康熙四十二年成進士入翰林改編

修時方苞以株連之禍被禁莫敢保出之者經奮然送狀西曹遂釋之魏耕集

爲人所冒購而正之又續輯其父禮記集解春秋明義二書杭城大火燼焉

鄞志

本傳分隸偶存二卷上卷首作書法次作分隸書法次論分隸次論漢唐分隸同

異次漢魏碑考下卷爲古今分隸人名氏所列漢魏諸碑雖止有二十一種而

考證別抉比諸家務多者亦較精核

清四庫
總目

史榮字漢垣一字雪汀精小學喜讀注疏熟於十七史及文選性狷狹與人少
可工學篆書及篆刻榮有同聲集所有唱和者張覲字象厓童鉞字玉如汪鏐
臺字彭年柳維新字味莘陶淑字禮庭范徵獻字可欽范炳字文虎仇啓崑字
貞肇諸人

鄧志
本傳

風雅遺音四卷自序云朱子作集傳惟不信小序耳其於傳箋

及孔疏義訓相仍者殆十之五六豈反置釋文不用哉然而今本所載之音非
惟與釋文乖并集傳中語時或背之則非朱子手定明矣爰檢釋文及諸字韻
逐一考訂總爲一冊名之曰風雅遺音

史榮風雅
遺音自序

雪汀沒後其門人毛氏兄弟所

刻者也紀昀審定序云獨惜其不知古音故叶韻之說多舛誤又門目太多辨

難太激重爲編錄汰繁就簡棄瑕取瑜較之原書似爲完善

紀昀審定風
雅遺音序

陳撰字楞山號玉几僑居錢塘性孤潔不肯因人以熱著書最富精賞鑑乾隆

元年徵舉博學鴻詞不赴撰有逸才書畫絕摹仿每一紙落人閒珍若拱璧

鄞志

本傳玉几詩集三卷湖海詩傳軒錄作玉几山房吟卷

鄞志

撰以書畫游江淮

閒窮愁寡合故其詩多悽斷怨咽之音

清四庫存目

謝山漢書地理志稽疑已著錄

見藝書第一集

又有讀易別錄

鄞志本傳

諸經之中未有如易

之爲後世所錄者舊史之志藝文蓋自傳義章句而外或歸之著龜家或五行家或天文家或兵家或道家或釋家或神仙家以見其名雖繫於易而實則非也今取其所自出之宗暨其流演之派釐然別而列之庶乎使正閏之不淆云

全祖望讀易別錄自序

盧鎬字配京號月船鎬少奇穎偕同里楊爾音遊好蒐討僻書奇字未幾棄去從史榮研究經史既又執贄全祖望門下祖望每歲客遊假大江南北藏書家

鈔本摺載數百冊而返鑄與諸同學遞閱之而鑄一日可盡數卷由是貫穿百

氏乾隆十八年舉於鄉赴南宮試秦蕙田王鳴盛號稱博雅見鑄皆以畏友待

之授平陽學教諭諸生來見輒以經史語之不唯黃人物鄧志本傳月船詩稿四卷

湖海詩傳作月船居士集鄧志文志其詩高處逼柴桑董秉純月船詩序惜不收拾僅存四卷

未足盡其長也蒲福山房詩話先生浩浩落落含古茹今學無所不窺而不可一世之概

時見於停樽掩卷之餘世莫得而知也黃定文月船詩跋

董秉純字抑儒一字小鈍受業全祖望目爲有用之才乾隆十八年以拔貢需

次京師久之補那地土州州判擢甘肅秦安知縣鄧志本傳游鑄案本傳僅據行狀不及其學術宜以黃東井著兩樓集後序所言

別爲立傳庶無負先生之志先生既不得志場屋宦西粵西秦亦不得盡其用其生平所願望且

竭其力以圖之者其事有三鮎埼亭內外集手鈔互校積數十年之力舟車南

北未嘗不奉以自隨欲壽之梨棗將伯徒呼吾鄉自錢忠介張忠烈及六狂生

五君子皆贈諡許立祠先生從粵西聞之大喜亟貽書鄉友勸以千鎰建祠而未有應者寧郡城東有三喉以洩水於江湮沒者五六百年先生嘗大聲疾呼爲書以告當事卒無任其事者今越中好事家先後盡刻其內外集而外集所校悉遵董本卽先生所定也諸人以二千金建廟學宮右盡附同難諸公又闢其右爲謝山祠水喉故道未定鈔得寶慶志全圖始知水喉所在卽先生所稱東渡門城下者可爲先生快心

黃定文卷兩樓初刪稿後序

紅雨樓文稿十四卷一名春雨樓集

鄭葛文志

其學問人品政績見於文集者班班可攷衍雙韭之薪傳如李習之皇甫

持正之於昌黎

黃定文卷兩樓初刪稿序

范鵬字冲一年十五補諸生受業全祖望矢力古學與同里盧鎬相淬厲得一書則更迭讀之閒有所疑折衷於祖望凡學統之分合經術之醇醜史案之異同文章之盛衰正變無不了了鎬精悍鵬濟之以縝密里中書不足供其漁獵

則請借於淮東馬氏浙西趙氏嗜學之深罕有足與抗者

全祖漢撰沖一墓志及鄭志本傳

冬齋之

歿也盧月船收其遺詩曰存悔集一卷

張恕存悔集序

所爲詩時時有敗葢枯楊之感

祖

一墓志

謝山門下之精文藝者蔣董皆有著錄張望槎通毛詩李雪坪選於經著

病枕草率皆散佚而存悔集幸而獨存

張恕存悔集序

陳之綱字旭峰嘗授徒於盧氏抱經樓讀其藏書學問日富乾隆五十五年成

進士官國子助教士之遊京師者多請業其門夙嗜詩古文詞後被火稿無存

者晚年著有焚餘草燼後吟詩直抒性真

鄭志本傳

吾四明自皮陸九題名重寶守

厥後耆舊名宦寓賢代不乏人凡題詠所著隨在俱成勝跡志乘不及徧採先

生乞假歸輯古蹟諸作得古今體詩五百首彙爲一帙題曰四明古蹟門下士

袁蕙塘校讎付剞劂

李國四明古蹟序

袁鈞字秉國一字陶軒號西廬執經於贊善鄭虎文勤於學諸生受知於學使

阮元撫浙召置幕中才譽日著鈞工詩古文詞且精康成一家之學搜其佚書

二十三種編輯之尤留意四明掌故著述甚富有四明書畫記文徵獻徵近體

樂府諸書而詩彙百卷搜採尤博自漢至雍乾中凡千餘人足補四明雅集及

甬上耆舊集所未備

鄞志本傳

近代學者疾陋儒擺落漢唐遂至厭薄朱子先生則

謂朱子鎔鑄羣言於是爲詩經朱傳翼二十卷朱傳補義一卷讀詩偶記十二

卷先生博學多聞迺以窮老諸生終歿後百年曾孫可煩先以佚書四種付諸

剞劂浙督學瞿學士檄書局踵刊而名乃著於世

實氏家乘列傳

瞻衮堂文集十卷可煩

暨其從弟貶損衣食付削氏讀先生之集學問文章得其大概

實氏年譜表堂文集序

孫家穀原名家棧字曙舟道光二年進士以知縣分發山西補襄陵

鄞縣志傳

明於

聽斷懲訟盡絕餽贈循聲卓著不名一錢丁內艱歸士民郊餞靡不泣下先生

少負詩名與陳漁珊周小匡胡藕灣相唱和篇什甚富

並沛正館堂集

著有襄陵詩草二

卷

鄭藝
文志

詞草一卷種玉詞一卷

襄陵詩
詞草目

王梓材字楚材號蘧軒好治經融會漢宋諸儒之說而求其是尤究心音韻及六書之學嘗謂古人以此爲小學人人童而習之今則訛謬不可究詰又謂書法盛於晉唐亦壞於晉唐蓋專講結構任意增損而六書之法浸失道光十四年以優行充貢考取教習出宰廣東署樂會縣生平勤著述以黃宗羲撰宋元學案及全祖望所嘗補輯者而增訂之慈谿馮雲濠道州何紹基竝爲刊行又成宋元學案補遺百卷稿存唐用錫家弄鐫一再編校已將刊竣以祖望嘗七校水經注無定本梓材得其遺稿重加釐正平定張穆爲覆校刊入楊氏叢書撰著十餘種皆精審可傳世古文曰樸學齋文鈔詩曰北遊賸語鄭志本傳世本集覽四十八卷鄭藝文志因見史記索隱集解多引之時與史記相出入意欲見系本之全未始知系本之卽世本亦未知世本之已無全書也合尙書毛詩春秋傳國語國策史記分列古人之

姓氏各詳其所自而世本之見于傳注者亦條載其中以陳氏竹書紀年集證

采錄甚多崔氏考信錄考證多確亦節而錄之爲世本集覽以世本爲名者蓋

世譜之學以世本爲宗

王梓村世本
集覽原起

原起提綱條例目錄通論

世本
集覽

先付削氏以存

梗概

袁堯年增
袁堂序

包履吉原名顯道字蕉舫號補園其先慈谿人本姓馮有遠祖諱元相者出爲

舅氏後遂蒙其姓而著籍鄞自少淵默好深湛之思每一藝出儕輩咸斂手中

光緒五年本省鄉試舉人覃思著述浸淫乎史漢汎濫乎百氏出入韓歐之間

冥追孤往神囚形瘁一字不安弗善也

袁堯年補
園推府銘

先生既歿之明年弟子湯嗣新

爲蒐輯遺稿案年編錄成上下二卷曰補園賸稿生平所作不自收拾故亡失

殆半

湯嗣新
補園跋

序

陳康黼字次農號憫夫光緒丁酉以拔貢中式浙江鄉試好訓詁詞章戊戌庚子之後乃求古人經世之書及西歐政法史地之學悉心研治攷求治亂得失之道以漸適乎時會而期諸設施丙午如京師居一年授雲南恩安縣知縣戊申抵任次年兼護昭通府知府其地漢苗雜處風俗凋敝公以正道直行輒撓其志決意棄官繼應浙江第四中學及浙江第四師範之聘主經史古文講席採擷精要闡明源流以啓迪後進著有古今文派述略摩兜鍵室文集遺言不許刻集家傳古今文派自羣經子外其源皆導於戰國其目一曰周秦二曰兩漢三國三曰兩晉六朝四曰唐及五代五曰宋及金元六曰明七曰清其錄湘鄉曾氏復陳右民書曰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可得者兼管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古今文派述要

甬上多才皆光明俊偉之士足爲薪火之寄

袁鈞甬上寓公
伴錄黃宗羲語

而以古人長養磨淬之

道更相磨厲與之周旋儒風大振

袁燾遺錄
詳儒學記

尊所聞行所知可不勉歟

王應麟跋袁宗
齊谷和仲書

世之儒者紛紛藉藉羣起角立於天下如入百戲之場權詭跳踉騁奇鬪巧戲

笑爭妍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王守仁拔
本堂原論

民國二十五年三

月

舒文靖類壘序

壽鏞嘗讀戴剡源文云家西十里外茅洋小山中土塚纍然初不封樹鄉先生
舒文靖公墓也爲詩弔之曰莫輕數尺黃泥壤埋卻斯人後更無嗚呼先生有
立身之正學有修身之實行參承於南軒而仰證於象山遠則審訂於周程朱
之見聞近則問辨於楊袁沈之交際陳本堂題先生書堂言之盡矣夫爲學難
爲學而求其平實尤難平而奇實而虛則難之尤難者矣當宋乾淳之際文氣

稍萎敝矣自先生振之以宏實而士氣爲之一變公朝拜爵私門謝恩上則挾
富貴以臨下下則冒廉恥以干上雖名卿大夫亦終不免於流俗先生大聲疾
呼謂薦舉之法乃國家所以求賢非士大夫干祿之門而士氣爲之再變世之
言儒者必擯吏習吏者必遠儒融偏揉異以適於世用有幾人哉先生論常平
論茶鹽論保長論義倉一一合於時宜不爲高談而天下後世咸取爲法每讀
其書又未嘗不想見其人至若內美充實有孚盈缶卽之若虛叩之若無袁蒙
齋所謂第見坦坦蕩蕩了無偏倚者自表而論固無異於常人也謝山謂淳熙
四先生惟先生年事最長亦惟先生最爲平實平實二字既可概其一生平而
奇實而虛尤足徵其神妙蓋其見道之真得之疏席敝牀之中益之櫛風沐雨
之下豈偶然哉生平著述散佚多矣黃梨洲始搜得廣平類稿殘編傳於世者
止此宋史本傳稱其教授新安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今亦不可見然卽僅存

者以觀精知力踐煦然陽春有本者如是是之謂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死生夜旦夫復何喟若先生者誠不死矣墓云乎哉重刻類稿以愧夫與草木
同腐者且慄慄懼焉因書以爲序民國二十五年三月

定川遺書序

淳熙四先生皆傳陸學者也楊慈湖袁絜齋鉅製煌煌垂諸百世舒元質之文
猶賴梨洲搜得殘稿二卷獨沈定川之書罕有存者不惟其書不存卽其言行
之可攷者絜齋之行狀言行編平園之墓碣尙已而墓碣則於卒之歲月復誤
言行編之錄於沈氏家譜者世多未見焉謝山增補宋元學案別爲之傳可謂
精審矣然於修補呂大愚傳旣曰大愚壬寅至官去以丁未而爲定川傳則未
明言講學歲月蔣樗庵則曰改通判舒州不赴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割竹洲
宅延居之一若講學在改判後也者馮舸月葉綬卿輯慈湖年譜益矛盾矣且

不獨後之人也王深寧生宋之世爲九先生祠記其言叔晦以國正家居是已而謂大愚往還不及三君則非也慈湖絮齋是時雖受官而猶家居班班可致後生小子如壽鏞者何敢自詡多聞輒云有得今既集羣書確證具在因別訂言行彙致以質於世定爲竹洲講學在淳熙十年十一年之中而斷然不在十五年戊申改判舒州之後蓋以大愚去以丁未也月湖爲吾釣游之地竹洲風景無間古今溯洄伊人流連景仰乃不獲讀其全書舉所謂往返論辨以求周覽博致之益者皆付闕如奚所資而鏡焉顧其留遺者雖僅朱子謂其大篇短章鏗金戛玉者猶得於斷殘中見之若夫訓語所垂畫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立大本明大義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卽此數語已得概其生平慈湖稱其砥柱中流足以起士大夫萎靡不振之氣者豈虛譽哉抑致鎮海縣志沈性善傳至正初奉先生遺集求學士危素序之鄞縣藝文志王梓材跋

軒有補苴沈定川文集今皆未之見因就搜羅所及輯定川遺書二卷附錄四卷而以言行彙攷並入附錄中更因編遺書而得絮齋遺文鈔而定川言行編全帙在焉書出有時願同志廣之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慈湖遺書序

序一卷記一卷書一卷祝文一卷行狀墓誌銘文講義跋銘一卷賦詩一卷家記十卷紀先訓一卷附錄一卷爲正集又雜文一卷孔子閒居解一卷並附錄爲續集曰慈湖遺書明周廣編次者見日本內閣文庫漢書目錄先生學行史乘記之詳矣擣昧如鏞奚敢贊一辭哉聖祖道衰學術久裂乾坤幾乎息矣大道原於易而言人殊莫識根源焉先生之言曰一者易之一也二者易之一也其純一者名之曰乾其純一者名之曰坤其一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

其爲物不貳嗚呼先生之學盡見乎是矣一貫之言或說曰仁或說曰誠或說曰孝紛紛然也一爲道本天地之原也惟先生獨識其然故其解經立說率以一心貫道而嚴謹乎意念之動蓋自子貢歎性與天道不得聞諸夫子而性道之本遂爲後世淺學者所支離性與天道非二也易以性命連言而本諸乾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天之道本一貳則不可以爲道矣故先生與象山定師弟之分止于是非一言再語則支離是猶性與天道之不可二也其解悟之超識力之真豈可幾及邪夫所謂明德者亦止謂性天之仁耳明明德乃推此性天之仁親民卽其推也孟子言於民仁之而弗親何爲混其施也實兼親親仁民愛物說之而已寓于止善之意故親親爲仁止于至善爲義民有所不能親物有所不能愛故必止于至善焉大學以明德始而屢稱仁以顯之終于嚴義利之辨象山與先生辨是非之旨亦猶是耳然則陸學

之真傳厥惟先生得之而其確然有以自得于曾思之遺意則亦解悟超識力真之效焉鏞讀先生書好之而弗厭謹校而刊之特著大義于簡端俾後學知所循守也考明史周廣字克之崑山人案大倉哲時屬崑山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御史疏陳四事幾爲武宗義子錢寧所害謫懷遠驛丞終南京刑部右侍郎例得附書清馮可鏞輯遺書補編一卷慈湖世系一卷年譜二卷並刻於後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繫齋毛詩經筵講義序

詩三百篇大序旣以爲吟詠情性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詩人作之以風其上太師采之以獻諸朝以警君心以觀民風以察世變詩之功用如此王迹熄而詩亡此情此性古今無閒孔子刪詩繫幽於變風之末文中子贊之曰言變之可正也變可復正則絕可復續矣雅言王政之廢興風言侯國之得失頌告於

神明言商周之功德功成德盛古人廣大之規模也夫王道之盛雅在王朝而侯國不得有頌及其衰也平王降爲國風而魯人頌傳公之美讀詩而可知世變矣宋自南渡以後國勢孱弱君若臣皆懦怯偷安無遠志絜齋先生獨以振興恢復之事望其君所著毛詩經筵講義四卷本經旨而推闡時事議論切實和平通達雖當時寧宗闇弱不能感悟而拳拳忠藎之意百世下猶足低徊而景仰焉其釋卷耳篇曰古之人君恥以中常有處而必欲成大有爲之事業釋蠡斯篇曰亦猶鴟鴞雖非嘉祥而徹桑土於未雨得思患預防之道釋兔置篇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興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途風行草偃不約而從釋漢廣篇曰嗟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爲身也釋汝墳篇曰古人奉君命而行則不敢顧其身履險犯難有死之道而不違自恤者大義所在不可少虧也以至論式微則極稱太王句踐轉

弱爲彊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論揚之水則謂平王柔弱爲可憐論黍離則直以汴京宗廟宮闕爲言諸如此類上以樹君德下以勵臣節窮源推本尤在於順人心孔子曰詩可以興讀此四十九篇而不興起者非人也因掇取其所以敷陳之義書之於端而詩之發於情本於性者亦於以見矣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袁正獻公遺文鈔序

袁正獻公所爲書錄於王深寧玉海者高宗寶訓七十卷孝宗寶訓六十卷寶訓目錄二卷錄於真西山撰行狀者經武要略兵略錄於浙志者陸象山年譜二卷錄於宋元學案者定川言行編錄於陳振孫書錄解題者書鈔十卷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清修四庫既於永樂大典中采毛詩經筵講義四卷載於經部又哀輯所謂絜齋集者得文二百四十八篇詩一百七十六首勒成

二十四卷載於集部其前後集今不可見存者僅輯之永樂大典者也展轉傳刻凡五版壽鏞往讀臨川李穆堂所輯陸子學譜載正獻公言行獨詳西山之行狀與王深寧所錄公答舒和仲書皆采擷及之至四明六志中載公遺文亦多考之絜齋集均未見焉然則清四庫所言明初尙有其本厥後漸就散亡者益可信矣宋自乾道淳熙閒陸象山崛起與紫陽分席其高第弟子有舒沈楊袁猶之程門有游楊呂謝著述之流傳惟楊最盛而沈獨罕見舒則賴梨洲搜得廣平類彙殘編僅存者此也正獻公之書富矣乃散佚亦如此壽鏞輯定川遺書而求公所爲言行編未見全帙於是馳書馮君孟顓請其採訪一日忽以煙嶼樓藏鈔本正獻公遺文鈔見示得之大喜過望竟一日讀畢上卷文八篇下卷卽定川言行編輯之者公之二十一世孫士杰也並有附錄公之言行及公集校勘記徐柳泉先生書其後曰真西山撰公行狀亦當附於後於是爲之

重校別編目錄遂付之梓公淵源家學有質甫先生經史子集至稗官小說與編隱帙多所記覽著有甕牖閒評傳世公端粹專靜嘗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其所講明體用兼綜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卽就遺文八篇而言曰學之於人猶食之有穀粟衣之有桑麻豈可一日闕哉曰其質旣美加以切磨培植之功孰得而禦之曰充火然泉達之端謹牴亡茅塞之戒其答舒和仲也尤諄諄於日課一經一史曰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慈湖中年以後卻肯讀書所以益大其器業也諸如此類王深寧稱其尊德性實根本於道問學未嘗失於一偏至於因晚楊梅之餽推之於大才晚成尤當以是自傲蓋服膺之者深矣費隱一原敬義俱立後生小子讀此能不自勉乎抑考之鄞志士杰字襄臣當清同治七年正獻公從祀文廟襄臣奔走尤力孝子慈孫不忘所自

既稱道於鄉人而什一之存墜緒茫茫收拾叢殘於數百年之後猶得重親取光不益可景仰歟忻君紹如輯四明清詩略錄襄臣詩三首風雅宜人不懈而及於古雖以諸生老固無愧大賢子孫矣莫爲之後雖美弗彰昌黎之言豈不信哉民國二十五年三月

鼠璞序

仲培戴先生學行世或渺知者獨鼠璞一書著錄清四庫及百川學海格致叢書顧未知其爲吾鄞人也淵雅如錢竹汀修鄞志經籍一門亦漏脫焉余讀陸氏儀鄭堂題跋更證諸王伯厚桃源世譜恍然于相傳爲桃源人者卽吾鄞之桃源鄉人也至仲培謂荀子言性惡與子車氏言同爲有補後覺論至精也苟與孟本皆出孔子苟據習染以言性所謂僞者爲也蓋深有契於夫子相近習遠之旨不然苟既儒家安敢顯戾孔子蹈離畔之嫌乎其論左氏傳筮易無兩

爻以上變者尤足爲考證古筮法之助然左氏又稱在乾之垢在豐之離雖不筮亦以變言意者決疑之象人有繫辭固有不盡用周易者後儒于爻不言變占法乃寢失好古者反焉而言變與不變同安得如仲培先生者使盡會周秦時占繫辭而究辨之乎此書雖出條記自經史疑義與夫名物典故皆考辨精核堪與吾鄉袁氏夔牖閒評王氏困學紀聞鼎峙立若從家道及記王沂公富鄭公范文正諸條觀之已知其人宏嚴敦篤長者又說義役鹽茶楮券似亦頗負幹濟略書中獨于朱子稱字又頗及嘉定紹定間事則以先生固宋季隱君子也余刊斯書不獨重其人重其書且堪補吾鄞志經籍之闕焉民國二十年八月

戴仲培先生詩文序

先生名埴字仲培

續四庫提要
風瑣按語

祖機師事鄉先生高開爲開兄閱所器重

見鄞志
戴機傳鄞

縣志有傳機子燧嘗作普寧院記自稱鄧峰戴燧

見鄧志引成
淳臨安志

惟鄧志謂燧進士

偏攷選舉表宋之戴氏第進士者五人梓

乾道五年
紹定五年

填進之

淳祐元年
寶祐元年

不

特燧未第進士即王伯厚桃源世譜註以機爲進士亦未見選舉表也燧爲機

之子而填爲機之孫填又填之兄也世譜云填伯仲接武儒科先後持節將漕

爲衣冠光鄧志採之是填於宋季官將漕矣究心郡國利病如楮券源流如鹽

法如義役詳攷得失筆之於書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極爲

精審皆見於所撰鼠璞一書其曰鼠璞者蓋取周人宋人同名異物之義文獻

通攷列之小說家失其倫矣

清四庫提要按語

填生宋之末季愴懷禾黍嘗引憶君王詩

云依依宮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立黃昏人

斷腸自謂語意悲悽讀之令人淚墮

見鼠璞

王伯厚戴氏桃源世譜云呂成公謂

素風存則懷懷乎若奉檠水而涉春冰爲先生言且爲後之人勵也抑攷江湖

後集

卷九

錄先生詩六首賦一首小傳云里居未詳詩多仿月蝕雪車之作非拘

拘四靈者也和王教暮春出遊詩云振鐸揚儒風函丈紛冠服又云願我闕黨徒無成坐欲速王教不知何人彗星一詩作於紹定壬辰閏九月越六年戊戌爲嘉熙二年先生始第進士詩中有云洒掃庭內萬化基蕪穢不治孰觀法軫驅風車爲宰輔負衡失平在修飾翼鼓羽翮主變夷飛翰不勁必振刷然則未第時慨內政之不修憂外患之孔亟已情見乎詞矣先生言行所可攷者如此因書於耑時民國二十一年十月

困學紀聞補注後序

壽鏞既刻困學紀聞補注爰拜手而書於後曰嗚呼先君子豈欲刻斯書哉生平高氣節而不自名氣節好問學而不自爆問學著書立說雖及門高弟有求觀而無從得之者蓋敬然常以爲未足終身如是溯乙酉丙戌丁亥之交先君

子官詞曹始讀困學紀聞日有常課隨讀隨檢書筆而記之壽鏞侍側年方十一二三歲但見書楣之上題綴殆徧初不知先君子所以參攷互證者蓋得之於全翁諸家之外意在厚集其說也迨與臺選益求有以經世者不獲從容於著述晚年多病又復感憤時事病時猶告壽鏞曰深寧學問豈盡心於文字者蓋將以明道也困學紀聞一書於君子小人消長之幾人心風俗維繫之故言之最切吾是以致力於斯汝輩誌之嗚呼言猶在耳而先君子之歿於茲三十有五年矣今讀補注以履霜戒於未然引劉荀明本釋防微銷患爲言先君子之意可知矣然則先君子雖不欲刻斯書而一生精神之所在棄置不存又豈壽鏞所敢哉注凡二十卷依翁本之舊壽鏞就所筆者錄之未敢增損原書謹藏於家子孫其保守弗失陳君伯弢爲先君子高第弟子一再校斯注俾小子稍免罪戾有可感焉因並及之乙亥冬男壽鏞識

丁鶴年集序

余嘗謂五七言詩至唐爲極盛及元代乃成尾響衰久復盛清代諸君子又重振厥緒然往往喜言元詩如黃蕘圃顧澗蘋之於鶴年集搜求校訂相互矜寵今集中所附題詞諸什可覆按也鶴年姓丁氏以字行原爲西域人其行誼載見烏氏春草齋集以殊方絕域之產轉徙中土遂攘臂崛起與當時羣公狎主騷壇不可謂非難能可貴者惜遭際坎坷所嘗荼苦人所不堪而至性悱惻憂而不怨哀而不傷猶有小雅之遺意則於元詩人中爲尤罕觀宜乎黃願諸公重之若此也今題詞中瀾蘋五言一首列首唱其詞云西域詩人集傳於至正年諸兄咸附錄高弟各分編時下哀思淚亦隨方外綠須知海巢序只說武昌前余最服此詩之精洽賅實所謂包舉無遺者也次以蕘圃一詩足考見鶴年行實夏方米次韻詩則尋常訓唱耳然亦可考見黃願二公當時搜求細校之

實是卽所謂三益聯吟冊子也余以鶴年嘗流寓吾鄉與吾鄉人頗多誦唱今尙載見集中昔杲堂謝山先後輯甬上耆舊詩并錄及流寓諸公因援是例校刊此書入四明叢書增烏氏傳文一首列卷端以備知人考世之助且以見孝子之生平云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醫閻先生集序

醫閻先生天下人皆知之其簡石齋書凡八石齋者陳白沙也第七簡曰去冬復得一子名浙孫生之先四明人故也致高麗布圓領一件人參一觔皆遼產史謂世縣定海其先戎廣寧後爲遼西人是也其卒也鄉人祠之凌溪釣臺斯臺亦在遼今者鶴夢空縈所謂凌溪釣臺者更不識淪落何處萬里關山羈魂飄蕩書中有云大不幸者見簡石齋三及八豈知更有大不幸者在耶述先生一生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

白鹿洞規小學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故其在朝審審諤處義州亂事不傷一人而衆得安定謂賀黃門無謾語也嘗自謂士之進退各有其道苟退而無所猷爲甘爲頽靡其視進而尸素者何遠哉尤爲至言又書俞洪文後曰所謂自得在深造以道所謂君子存之異於庶民而聖人又異於君子若能以之自省曰吾能深造以道而自得乎吾能存之如君子而異於庶民乎抑去而無遠於禽獸乎庶幾由是漸有可望嗚呼此又示學者入德之門乎壽鏞說其全集類多見道之言蓋秉白沙之教不拘拘於靜坐得莊定山天理之樂而以讀書爲歸尤景仰羅一峰學成德尊返處田里士傳其學民化其德而深信進學之始在收放心及其所至以還造化故及門者咸知爲己之學學在有用而不惑於他歧黃梨州輯明儒學案既錄其言行謂先生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又述白沙言謂先生篤信謹守人也益可想見其所造矣集凡九卷嘉靖庚

寅始刻之今重付梓因書爲序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白齋詩集序

昔杲堂輯甬上耆舊詩錄張白齋詩三百二十八首謂其志慕古人多從實地生變化不敢爲望空語晚遇林見素相知爲獨深嘗曰夢魂相接多在雲蒼雨碧之下谷答風響相和應亦微哉初刻爲九卷曰白齋集續刻爲三卷曰竹里集而附以文略一卷先生文不如詩余於春草懷慈卷序稱其友毋劬廿載懷念不忘爲賢於宰我讀而深異之宰貢并列言語之科其問喪也有爲言之也白齋失經旨矣顧其爲詩宗法唐賢深具甘苦且復力去陳言務寫心得不作浮靡之語於明詩家中不可謂非傑出者其論詩甚服楊氏伯謙嘗謂杜公達天人之變不可拘測高標乃置杜不入正宗與太白異路其識見可不待辨蘇公全使學問不妙於情志黃垂傑不爲純平語皆非正體放翁纖穠太過嚴滄

浪學唐律極類真元趙謝諸公頗傷弱又謂明高楊張徐諸人仿循唐人編墨并傑然者凡此類論議皆甚精到其自所爲詩亦純乎唐賢之遺音蓋其自少卽喜爲詩久之益工垂老猶嗜之不捨晚年里居所作尤多誠亦一代詩人也杲堂至謂傳白齋之詩并得自傳今余茲刻蓋存其詩也而於文聊復辦之於此畀覽者知所擇焉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聞見漫錄序

壽鏞既校刻陳半湖先生所著聞見漫錄二卷上卷分十目凡八十二條下卷分九目凡百六十二條因盡讀之先生生明正嘉之際以經濟文章著宸濠之叛殺巡撫孫公燧副使許公遠於時王陽明承勘福建亂軍行至豐城欲以兵劫之豐城知縣顧泌先期以告得脫時先生方知撫州將受代聞變既督通判鄒琬等統金谿臨川崇仁宜黃兵三千赴省更親率東鄉樂安與千戶所兵六

千臨進賢門王陽明擒獲宸濠捷音疏所謂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是也陽明事功赫赫爲世所稱而先生張疑設伏分哨勦賊其見於疏中者史或忽之至押發宸濠詣行在及與張永語取篋中交通書籍焚之者獨賴其所記而得補史官之闕然則斯錄之存豈得以尋常筆記目之 先生之爲人其大者皆著於鄞志本傳不復贅錄中所言守身治家爲政三 嘗引董子天心仁愛之說君子當慎於微國之與家一也尤足爲後世法綜核全書善善惡惡意在勸懲而以象山心正是福心邪是禍老子知足者富死而不忘者壽爲歸宿蓋其遭時不偶而審義命之所在其意躍如矣若夫論四明文獻考誌修文詞第九條以至鄞之先達曰本深陳先生無容議矣居官居家出處惟一者得宗顯錢奩戴瀨朱瑄張曷卒於官所者若毛弘楊守陳陳濂茲九人者精金美玉之無議誠鄉邦之賢也月旦之評廓然昭著尤堪垂爲粉社信史者矣爰書以爲序民國

二十五年二月

拘虛集序

當明正德嘉靖之際吾鄉詩人有朱應登顧華玉陳魯南王汝四先生者求其
述著未易得也既乃得魯南陳先生拘虛集五卷又得後集三卷魯南早慧五
歲能屬對十歲能詩十二歲作赤寶山賦傳於時既成進士仕爲編修侍講外
授江西參議山東參政忤權貴左遷山西行太僕卿遂抗疏致仕徜徉山水閒
以詠歌自娛其詩清越拔俗自出機軸訟言學杜之弊不詭隨時尙以是能免
明人佻薄鮮質之病又工書法能繪事可謂多才藝者矣然卽其詩觀之詞旨
渾穆悠然有千古之思慨然有憂患之志則又豈止爲詩人已哉余嘗謂以詩
論詩古今不乏才藝蔚炳之士兼文學德行論詩難乎其選矣若魯南先生者
固守道君子也詩歸禮義之誼庶當之無媿色耳爰與詩談一卷游名山錄四

卷並刻之石亭文集十二卷 日訪獲當續刊布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釋義序

世謂邵子之學出道家固也要尤深於周易吾觀皇極經世殆與太玄相表裏子雲不喜稱老氏退之舉以與孟荀竝列漢世道家言已甚熾子雲過人處蓋在是然易老之旨不殊易言數三獨多老子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邵子究數理悉以三爲主如曰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無體之一以况自然不用之一以况道用之者三以况天地人也又曰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三月九十日用數也用止於三而極於九凡此之類盡出於易合於老蓋易數始於一其生數則二也然一二不足爲成數奇耦相復而有定也唯三也兼奇耦而爲用其變無窮矣乾之九坤之六奇耦顯然可見也震坎艮之七巽離兌之八奇耦亦顯然可見也自表言之一生數二

成數也然參倚之義何居究極言之九六之數倚一二以生七八之數參合九六以成而要於三見其用故易言數極於九而言三者獨多其有三百三歲三年三日三接云者仍以三爲主無非終極之義耳夫數始於一道生於一固可知也積而爲三散而爲億萬亦可知也然舍三以求數則有不可求不必求者矣蓋三之爲數並有奇耦其用之妙奇之中有耦耦之中有奇一奇一耦而數成矣一陰一陽而易見矣故奇耦之數盡於三億萬無窮之數亦盡於三一二雖數不可以爲數唯三乃可以爲數一二之數奇耦推之可盡三以包之變化無窮故易重三數老子曰三生萬物而邵子謂三爲用數三才之道盡在是易老之旨本在是然則邵子之學不獨出道家實尤深於周易不亦明乎顧其書詞旨奧衍人莫能通曉故其傳不廣其學雖顯而真能傳之者蓋寡有明嘉靖間吾鄉余南湖先生嘗爲皇極經世作注釋既復爲外篇作釋義頗能通數理之

要而不以術愚數然亦不侈言數理而略乎其術蓋犁然有當數理之本不失邵子之舊誼固確如也余於數理之學恨未能通曉讀南湖自序謂惜其學不傳聞有能道之者多彼此異同然程子謂皇極數爲加一倍法邵子固已服其妙悟精識其實一二相倍三兼奇耦此理要足千古南湖學於此逾一紀攷定獨審姑取此書刊之以裨益世之通此學者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書訣序

余嘗校萬氏分隸偶存上下兩卷既序而刊之又得豐氏書訣或謂兩書或有雷同弗遽梓迨比勘之則知二書用意絕弗類蓋萬氏書多出最錄言有據依而類別部居足爲初學津逮至於已所論著言皆平實不鶩高遠考校碑刻尤細密似皆親見非妄言虛構者其下卷則著錄古今分隸人之姓名者也豐氏書乃據發臆論參以前言卓異錯出其論篆體銘刻也高下隨心不衷一軌述

隸楷法帖也雖多載記名碑精本而語有斷制非純錄前言者比大抵最錄前
言爲書宜視其去取剪裁而別其高下操黜陟於寸心校銖兩於腕底也至於
自爲說以表一技之能一藝之妙言必斷制確有所見非鑿自空穴雖未免於
矜奇要自爲孤識豈不可貴也哉今二家之爲書也同其所以爲書之法與其
用意皆絕然不同故余并訂而梓之而序其略如此民國二十三年十月

陳后岡文集序

陳氏后岡集文三十四張東沙選輯賦一詩百二十唐荆川選輯余既校而刊
之乃爲敘曰當明之世以文名者王李盛矣然遵巖荆川究辨義法實稟先正
之遺風震川晚出氣體尤潔后岡師友東沙遵巖荆川東沙文章爾雅尤饒義
氣宏獎士類善接後輩吾意后岡文法蓋如得之東沙游仕以後文律愈工自
是薰染於王唐二家之效今觀其文皆謹法度不爲才氣所馳縱而亦不爲義

法所屈困惜乎其年事之早已不然震川與王唐二子不能專美於其際也所爲詩歌冥心希古不染流習自時人觀之誠所謂捕神彈鬼之文也已然搜刺刻深抗引太峻於詩則工於行則過東沙謂其以是觸天忌雖出於悼痛之意然文章憎命已若恆言晞矚今古往往而驗殆不可以理義推論雖欲不言天命又豈可得邪故余敘此書不禁掩卷蒼茫俯仰而增慨也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碣石編序

吾鄉楊伯翼先生生當隆慶萬曆閒傲骨嶄崎不可一世抱經樓藏有西清閣詩草四卷展轉而流入於北平圖書館壽鏞旣鈔得之猶未刊也今刊其碣石編劉子威不輕許人者獨於伯翼詩則稱其廣肆奧微洞通情境五七言古規蘇李而馳建安七子時極其致律絕則約裁聲韻以激越音節是其嚴於格而

峻於命篇者今讀伯翼復子威書自言治詩文二十年茲見其難蓋兢兢守古
尺寸不敢黍米溢也書中不滿王李及明卿而獨推重子威引爲知己則其學
可知已居城南小築曰脩園自謂守先人遺業檉楓榴栗隱映碧城天風海濤
生几席閒菱菰荷芰蹲鴟薯蕷之屬至死不饑見答天台
林存陽書其襟懷又復何如斯編
賦一詩五十九爲卷上記二傳一序一書六疏一爲卷下凡二卷錄於徐興公
書目或有言礪石未如西清之雋永或言西清少遜礪石之沈淨屠田叔以爲
兩集各具韻頡之韻洵爲知言伯翼每謂是是非非賢黜不肖古今儒者大
權斷斷不可枉誠心直躬高行闊步毀譽無所護曲直無所強見答朱
叔仁書名滿京師
所交盡名士而卒與時忤嗚呼如伯翼者彊陽之氣鬱而不化其不遇於世也
宜哉爰刻斯編爲之三歎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銅馬編序

楊南仲先生銅馬編兩卷北征記一古近體詩一百四十七爲上卷蓋先生官古田入覲京師時所作南征記一古近體詩一百三十四爲下卷則覲見後復任時所作先生始問學於黃漳浦旣益博覽慎取尤湛精經學所爲文優游敷潤頗似曾子固學劉中壘文字詩則崛健參以考證於杜韓蘇三公爲近萬曆壬子舉於鄉官金華教授擢古由令再遷高唐州致仕魯王監國以尙寶卿召不赴年七十餘卒謝山謂所著有淞庵集六鶴堂集光溪集玉田吟卷金華文徵義根三刻荒政考玉田志略詩笈及此編今考鄞志爲謝山未錄者尙夥又嘗注杜詩復與同里陸敬身李封若陳燮五諸氏輯甬上詩括惜多佚散失傳其後李杲堂因詩括而輯甬上耆舊詩集全謝山則傳其玉田吟卷而杜詩注則因玉田志略之有傳本乃存其一二至謝山續甬上耆舊詩集錄先生古近體詩百又七首發玉由示諸父老詩二首爲此編上卷首唱今錄在耆舊集中

此編別玉田父老詩二首謝山所錄乃有三首山行詩錄六首此編亦有山行詩十一首然其辭無一同者細審其詞意則皆爲寫閩嶠景物者先生遺著高唐以後之作已寥寥焉甲乙而降五噫入哀幾無一存并可見散佚已多卽其僅有者乃又多舛亂抵牾也謝山在當時廣搜鄉獻遺文顧於先生銅馬編則嘗恨未見壽鏞今幸得此編亟板行之先生學行於此可略見梗概焉編中北征南征二記雖非朱育虞翻侈矜博麗之比然隱然有長沙過三秦昌黎道兩府遺義而詩篇所詠大率懷感時事信所謂不激不夸事詳而核理富而確詞理竝足者也今其遺著雖未能盡見卽其僅存者觀之固可知其博學嗜古文格歷落尤勝於詩矣先生先與王偁翁竝稱王楊後與陸敬身又稱楊陸爲時所重豈偶然哉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夷困文編序

余既刻偶翁所撰管天筆記外編矣乃者馮君孟顓郵寄夷困文編見眎則鈔自孫君翔熊竭寄廬者所謂客涪三年一年作吏兩年蒙難離涪後五年圻者索廢楮和晝爰始發舊篋得重閱之情事宛然者也偶翁始以教授起家既改官縣令擢知涪州所至以清廉自矢而賦性剛直卒以忤上官獲譴自分明夷之困所以自待者不可謂不厚既罷歸年逾七十矣猶執贄叢山之門余藝讀其示兒言詩前序云外孫鯉兒尙稚見余衣敝問何不新製余戲云無錢對云翁曾做官何云無錢聞其言不覺太息設官爲民豈爲錢邪而今以後錢爲官業習尙所漸童心亦轉民烏得不窮而世安得治也余觀此未嘗不慨然深念叔季世事之不可爲其大患固在是已且古今一轍安得如偶翁者千百輩一振廉礪哉臬堂傳其學行甚詳謝山加服膺焉此編蓋翁所不欲存嘗有錄而別存之稿然自首卷至四卷無往而不可見其剛直崛強之神氣則亦古之遺

直也論史論學之言尤多精卓足祛迷惑所謂學人之文誠不當以詩人名也
嗚乎直道不容于此已久窮老一官終以罪廢八十之年汨身乘潮而遠遁人
生不幸至此但有祈死而已反不祈死庶幾猶見中興終乃以杜詩當首陽之
薇則其蟠伏海澨頽然一老而胸中之氣未嘗不貫達長虹也讀斯編者以與
杲堂謝山所錄詩相印證之卽亦能得翁之詳矣是爲序民國二十四年二月
囊雲文集序

壽鏞求囊雲先生詩文集未得今得之於馮君孟顛所蓋煙嶼樓藏本也所謂
奇巒怪石鈿柏檉藤一段蒼煙冷人肌骨者是也今先刻其文二卷補遺一卷
先生之詩或一歲中存一首文則一歲所存又不逮嘗言果足傳祇此數篇猶
多故留遺者僅矣李杲堂謂先生讀書不附傳疏爲制義不附主司於士類不
附品目爲吏不附上官不附鄉大老出處大飾不附一世及遜於釋門不附釋

門文章不附諸大家避世不附同隱杲堂九不附之言徵諸其文而益信然則先生固特立獨行士也其題范香國史評曰舉已往人已往之是非而非是之當吾說者既隔世而無知又其事過時而不復此言之無用者然聽者便其言之無與己而樂道焉久或反有感而卒以自新其論詩曰詩不盡於字句處亦不盡於無字句處凡天地閒之所有將無一不可作詩解而詩亦無一不可作天地閒之所有解矣此又先生立言意也夫有人有心而智數出焉無人無心而至誠出焉不讀陰符不足以知先生之文不讀老子更不足以知先生之文也先生浸潤百家不事耳目之可到獨淵微靈迥按之非無執之不有者躍然紙上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可概其生平矣白石一鋤蒼松一笠其孤峻非其志之所暨乎因書以爲序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四明山志序

四明山近接稽剡連天台積翠五天浙東一大奧區梅福所記爲周圍八百餘里後割天台而別爲四明則爲一百八十里王深寧七觀曰東有山曰句餘實維四明是也當崇禎壬午之歲黃梨洲先生與晦木澤望昆弟偕遊其地閱月成四明山志陸文虎欲刻之未果而亡越三十一年癸丑重爲改竄署其次第曰名勝曰伽藍曰靈蹟曰九題考曰丹山圖詠曰石田山房詩曰詩括曰文括曰撮殘凡九卷自來名山多有志獨四明闕如諸志或出於凡手而斯志以起衰之筆振之諸志多襲故而斯志則身所親歷編愆糾繆者不少始刊者黃仲簡也仲簡名炳遷居雲閒三世於先生爲姪輩乃能爲任劖劂資亦難能者矣願原刻於文括中附有黃伯藥黃伯家文字而列在忠端之先雖以類相從究嫌僭越且斯志既題先生輯訂之者豈容罔爲參錯今改定作爲附錄以符體例全謝山曰四明丹山赤水名列第九張衡孫綽往來其閒名跡未願自天

寶皇帝送太子賓客賀知章還四明歸而作四明山注釋客經吾鄉俱曰賀監
舊山川而後四明名重天下雖前有孔祐後有謝遺塵高士風格栖跡此山而
其文章無所表見不足爲茲之山重壽鏞以爲謝山之言固當矣然昌黎不云
乎蜿蜒扶輿磅薄而鬱積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是有茲山乃有
茲人非以茲人有茲山也然天地間有茲山而人之負茲山者多矣二百八十
峰峰峰有屐痕乃獨屬之先生其言曰昔蘇子瞻夜登黃鶴樓王定國諸公登
桓山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嘗疑是言及觀爲遊者之草草而後知子
瞻之言非孟浪也先生不爲孟浪遊從容餘暇搜索及夫一流一石而標飾之
然則茲山又豈不以先生重哉壽鏞生長斯邦雖欲草草登覽而輒不可得重
刻斯志聊作臥遊若夫賀監之所注釋者則已無可攷矣因書以爲序民國二
十五年一月

深省堂詩集序

萬又庵先生詩極爲李杲堂所賞尤稱其五律自以爲不如其後謝山續輯甬上耆舊詩錄先生作至百六十餘首杲堂曾爲先生作御李集敘又嘗爲選定五律百首先生爲杲堂女夫翁壻相依者二十餘年杲堂學問氣節一時罕匹晚歲尙意詩文務倡風雅里中少長咸推祭酒所謂浙東一老布衣幾欲奪江南半壁以自霸者也先生爲人和平長厚退然長老昆弟閒闕無所競逐而潛肆於詩其弟季野寄先生詩有云賦詩直欲凌賈孟作字亦復追虞歐還將餘力工篆刻古雅多爲人愛惜杲堂則稱其搜探意匠蘇理血脈雕磨字句而出奇酷處直逼杜陵皆知言非阿私也杲堂輯甬上詩傳時資先生如左右手凡所輯錄無不相商金白雲李中林葉鄭朗吳鼓和胡百藥諸家詩并賴其力得之故杲堂曰人知余表章先輩不知得允誠之力多也曩壽鏞得先生深省

堂詩集於清腴堂陸氏實乃選本更假伏跗室藏徐氏煙嶼樓鈔本校之詳略互異然鈔本有圈識者此本多已錄入又據謝山所選校之三本亦不盡同然此本蓋有四忠三節一義之門印識似爲萬氏家物果出自先生手定與否未可知惟其中五律獨多似與臬堂所選相去不遠因卽此本校而刊之蓋取其精而不鶩其廣也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歷代紀元彙考序

萬季野先生著歷代紀元彙考始唐帝堯元載甲辰迄明崇禎十七年甲申凡五卷以年爲經以歷朝紀元爲緯考史者一覽瞭如指掌古人云左圖右史圖譜之學極深研幾鄭氏夾漈獨重之先生精於史人徒知其能文學而不知其尤深於圖表其著歷代史表也或年經而國緯或國經而年緯或主地或主時或著世系足補前人之闕朱氏竹垞所謂攬萬里於尺寸之內羅百世於方冊

之間者也紀元彙考之作其意豈異是培林堂書目著爲八卷續甬上耆舊傳作四卷惟抱經樓書目作五卷今通行則依據抱經樓本奉化孫玉仙先生吾師也嘗授定海李子川讀壯歲喜刻書尤致力於戴剡源集壽鏞得其戊子年手校本今珍藏之此書亦爲孫師重刊其續編則子川所輯原刊正續相連壽鏞以爲未合體例因以正編還萬氏之舊而以續編接萬氏至編書之年止別作一卷附刻焉蘇東坡曰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以力晉梁以弒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東坡之言如此繼晉梁者皆以力者也然力而加以功功而稍稍有德以繼之則其祚必永有天下者可不以德爲務哉抑又言之統之云者名輕而實重割代爲史往往未得斯統而遽攘之六朝五代享國歲時錯雜其閒雖淵博如齊次風作歷代帝王年表不

能糾其失又如李申耆因葉兩垞紀元通考作紀元編其門人六承如羅列歷代紀元之作識於簡末且稱經緯粲然顧自丙辰爲始尊清高皇帝而降明統萬曆四十四年於下縱其意在鋪張鴻烈然史筆應豈如此讀萬氏彙考一書益見李氏之不如矣季野先生墓在奉化縣西忠義鄉尊湖塢陽灌之山麓今方議重修因竝及之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石園文集序

季野先生以史學名世願求其詩古文辭則不易得客冬馮君孟顓忽從邑中文獻會得先生遺稿二冊出羣書疑辨校讀錄入已過半未刻者惟卦變考宋遺民廣錄訂誤及書序記傳十五篇詩亦并見謝山續耆舊傳未錄者祇五章其載見全傳爲此本所無者六章因補入之據劉氏行狀錄目釐爲八卷授之梓人乃爲序曰吾聞先生少不馴其父戶部君禁之室中見架上明史料大喜

竊讀竟數十卷又見經學諸書復盡閱焉出而豫諸兄家課操紙筆千言立就父兄大驚愕以爲幾失佳子弟遂使就學踰年游梨洲黃先生之門噫異哉夫人學問之成就豈不亦有天意哉兒童孰不喜跳戲要其機必不可鑿苟天之命材也待其一且觸發固沛然莫能禦矣然杲堂李氏當日稱萬氏父子兄弟祖孫不容口今人恆言環境若季野先生者以戶部君爲之父公擇充宗允誠諸君爲之兄梨洲爲之師而公狄杲堂諸老又介乎師友之間儻所謂環境皆學問者非耶先生治學以經史爲先詩古文辭蚤歲爲之已工後乃薄其空疏無裨世用置不爲其詔徒友也亦必以是爲言方望溪以古文辭推有清一代大宗其治經學實自先生啓之然先生於詩古文辭工力亦不弱古文視詩猶勝今此編多說經論史及考辨之作諸書序記傳類客京師時所爲亦不無少作疑有非先生所欲存者詩則大率載見耆舊集而新樂府別有刊本此編爲

其子世標所輯藏於家者也。杲堂嘗曰：學通今古無所不辨，吾不如季野。又曰：季野古文辭識力深健，不減歐曾詩，亦能窺盛唐大家之室。黃梨洲則以爲侯積其胸中所有一湧而出，當盡爛然矣。今先生詩古文辭之傳於世者，僅已他諸撰述，又多爲人掠奪去。卽明史稿號爲先生所盡心者，世亦莫能見其真本。故余嘗謂先生學雖博，名雖高，而志不見於當時，書不盡傳於後世。於清初諸老中實最爲不幸，且其經學雖深，而掩於史詩古文辭，雖工而掩於經天固欲成就之，而人事反又厄之。如此然，則其胸中所積雖多，而所謂爛然者，終未嘗見於天下。後世斯固余所深慨。校斯編，乃每爲之掩卷嗚呼，唏已。民國二十四年八月。

分隸偶存序

書法自秦漢後殆爲專學，前人視若小道，過矣。彼一技藝之工，豈有倖致者哉。

近世工書法者如包安吳張濂亭皆深致力分隸濂亭書尤波磔噉殺氣藏骨裏嘗欲陷所書巖壁間期待知好於異世其自喜如此慎伯晚作藝舟雙楫究論書法語具甘苦絕爲世重其在清雍乾閒則有吾鄉九沙先生分隸偶存之輯采漢以來迄明季論書之百餘家而要以攷辨分隸述敘源流謂魏適以開唐不可以繼漢皆礪然可據信蓋八分始於秦人漢猶無此說許氏說文敘班書藝文志稱書體皆不及八分文姬石室書勢言臣父造八分時神授筆法二一曰疾二曰澀此言出漢末爲可信則八分造於中郎也其言有兩王次仲者正與有兩河上公同出附會耳至隸混一雜以楷書因字體幾微之別名稱因循轉展而訛千載下誰敢懸斷乎今世變方異於古欲求如前人視若小道殆不可得而萬氏此書幸存世宙雖經刊行流傳不廣爰更付梓有得此書者從陽冰九生法研之極歸止分隸之體勢其於書法更必有得也此尤余刊此書

之意也民國二十年八月

分隸偶存跋

余既據文瀾閣寫本刻分隸偶存嗣得乾隆己丑九沙之孫縣前字函初者校刻本取以勘比縣前所刻極精然亦閒有誤處極三日之力爲之精校始付印焉案小跋翁紀年云余素嗜字學尤篤於分隸取古來論隸學及作隸人姓氏彙爲一編附臆論數首漢唐碑刻題識數十則名九沙分隸偶存亦夙習未忘也云云是分隸偶存之上本有九沙二字今著錄於清四庫者既刪去卽其孫所刻亦無之矣校竟因誌於此甲戌冬

審定風雅遺音序

雪汀風雅遺音二卷原爲辨正考亭集傳而作然集傳叶韻不盡出考亭雪汀亦知之於是既辨集傳音讀與釋文異同又辨今集傳音讀非考亭之舊卽舊

有者亦多遭妄人改易此其意不獨爲風雅正音讀且爲考亭辨誣矣昔班志稱讀應爾雅隋志著僧道審善讀楚辭是正讀本學問所有事而風雅效用在諷誦相感則正讀爲尤要也今此書既糾正習讀者之訛誤又頗能據釋文九家之音以正今集傳之違失既正今集傳之違失則從來宋元人以叶音讀詩者之違失自亦并在糾正之列河間紀氏乃謂其於集傳外無所發明所論似亦未允雪汀本未解古音然其所以及此者正緣依據陸書乃有自然之合雪汀始意固不及是也惜其成書息遽未嘗從容校正今本乃出於紀氏所審定紀氏謂編錄原書其文有損無益有所潤飾不更其意旨仍史氏之舊又謂嘗與東原戴氏參酌去取然其既云潤飾則於原文自不能有損無益既有損益卽非復雪汀原書之舊可決紀氏於學泛覽而無所歸音韻則尤疏審定此書實亦近似不知而作故乃挾東原以自護今取雪汀原本對勘其所審定或得

或失學者當能辨之然以此書與今集傳共觀則今集傳之真偽猶賴以有所稽攷而朱子集傳之舊異日容或可復見於世則雪汀此書有功於考亭者豈少哉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玉几山房吟卷序

嘗觀李氏全氏兩者舊集歎吾鄉詩學之盛然其以清逸瘦削見長者實鮮獨陳氏楞山得其道矣著有玉几山房吟卷曰繡缺集曰秋吟曰擬古凡三卷擬古之作舊五十首今本爲錢唐符氏幼魯刪存二十二首悲歡雜感有懷斯瀉卽情摭發與比互參秋吟詩狀寫景態不依摸物象而窮極要眇蓋所謂獨具思心者也惟繡缺集乃雜各體所謂清逸瘦削者於是見焉楞山之詩任性蕭灑不拘之於格律必謂其學陶謝無寧謂其毗於太白浪仙蓋其才毗太白性情則近浪仙一流故所爲詩與二家爲近世謂愁苦之言易工殊未盡然要其

感人之深則不誣己之所感者切至而後發於言者乃感到然則楞山詩之足以使聿鏞低吟浩唱而不舍者豈其感到之感於中者甚邪抑其清氣撩人使不得及其意邪取其詩校而刊之以待知楞山者論定焉民國二十三年一月讀易別錄序

全謝山先生作讀易別錄凡三卷上卷列圖緯三十四種陰陽災異及占驗體例四十四種卜筮林占書百九種三式占驗書四十五種律曆家九種天文家二種兵家二種堪輿家六種祿命家七種醫家二種相家三種占夢家一種射覆家六種丹竈家三十四種凡三百六種中卷列圖緯候氣直日流爲神仙家者十種下卷列龜學家四十七種著學家二十七種凡七十四種都三百九十種卷各有說別其非易者所以尊易也鄭康成爲漢大儒王深寧嘗譏其釋經以緯書亂之

見困學紀聞卷四
周禮卷八經說

深寧亦未嘗不引緯書以爲說漢書五行志云董仲

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深寧以爲嘗攷公羊氏之傳所謂識緯之文非公羊氏之言也又曰何休引緯以汨經

見田學紀聞卷七公羊解

朱子註論語百世可知

引馬氏曰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識是識緯是緯術數是方士之言大要不出於全氏所別者是至若三式卽六壬全氏謂衍而爲星野風角二家變而爲律曆家律曆分爲日者家合星野時日以言兵事則爲兵家仰觀俯察爲形法家其在人也爲祿命家爲醫家爲相家以至占夢家則爲周官太卜之屬丹竈家則本陰陽消長之度射覆家或隸著龜或隸五行更如嚴君平葛稚川管公明李淳風之徒或以老莊治圖緯或以圖緯治老莊又如著書龜書大都爲漢唐人之作皆溺於壬遁之說者顧律曆星野之學在三式之前非先有三式後有律曆星野也然緯不可亂經左道惑人在所必黜此作者意也清修四庫書於永樂大典中錄出易緯七種附於易數之末當矣朱竹垞作經義考混列

之實非也顧壽鏞有不能已於言者圖與緯有別長孫氏隋書易類列圖五行內又列與易類似之圖其列於易列於五行必有一定之理非誤列也卽以緯書言亦有真僞之別其真者古義實賴以存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從之讀斯錄者宜知所審矣爰重刻之而爲之序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月船居士詩稿序

清初吾浙有東西兩抱皆盧氏藏書最富姚與鄞同處浙河以東姚稍偏西則吾鄞爲東抱也吾鄞起抱經樓者乃青厓先生而月船先生其從姪也蔣樗庵旣爲誌墓又爲立傳其致董小鈍書謂司教平陽士不學古來見輒以經史語之因知隨地俱可小試蓋惜之也黃東井爲其女夫乾隆壬子春搜篋衍所錄詩付之梓曰月船居士詩稿凡四卷墓誌著錄曰南北遊草寂吟草者是否卽此無可攷先生爲人靜穆寡言笑口不雌黃人物其詩高處逼柴桑自少借同

里楊爾音遊蒐討僻書奇字又從史雪汀學研經史最後得雙韭之傳學凡三變卒底大成顧其著述不自收拾多散佚嘗注陳壽三國志於古今州郡沿革山川險要犬牙錯環明析如繪惜爲東井之子桐孫攜往粵東未及刊厄於兵燹今其稿無存全謝山曰天下好書未必盡傳爲任松鄉言之也先生之書毋乃類是壽鏞既得斯稿於伏跗室固知未足盡其長然卽此亦可見謝山所謂五行竝下一日可盡數卷其學固有不可及者矣若夫抱經藏書之由來雖曰青厓而實先生成之剗剗旣竣書以爲序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春雨樓初刪稿序

壽鏞讀鄧志董小鈍先生傳深惜其據行狀僅論其政蹟而不一及其學術傳者之隘也先生爲謝山大弟子謝山固嘗以有用之才目之然所施爲僅僅止此先生有不屑者焉先生之大者在傳雙韭之學今其文集所載如論深衣論

廟制及禹廟記繆之類皆深於禮者辨南寧三江請開復甬郡三喉之類皆熟於水利者記陳秀才事書樂平志張彥芳傳後浩氣吟跋與夫寄屠法田論吾鄉明季諸公立祠祀書皆表彰節義者又如兩次奉書某君論修四庫全書一謂當彙爲書目勒爲定本使後世作僞之士如張天覺劉炫之徒無所施其伎倆一謂謬託於經而不可言經降而至於顧愷之陸探微馬和之趙孟頫之徒蓋皆工師遊戲之筆又如顏鼎受之國風演連珠王禕之禹貢周官急就章張九成之論語詩宇文虛中洪皓之春秋百詠方回之易吟其去留當先著凡例此尤精於經義者也若夫粉社掌故如燕京三里河薛家灣鄧縣館及郊外殯舍不讀其集幾無人原其始者且當文網嚴密之時鮪埼文字存而未刊其答范莪亭書述邵海老言他日盛行必在曝書亭之上又答蔣柳汀書有云禍患者天之所爲豈人之所能避哉義正辭嚴讀之懍懍然有生氣然則傳先生卽

所以傳雙韭而先生之文雖不及樗菴之彊健卓然有功於雙韭雖樗菴有不逮焉斯集藏諸伏跗室久矣壽鏞爰取而付梓且著其學行焉抑考鄞縣藝文志曰紅雨樓文稿十四卷一名春雨樓集然讀其自序蓋年過三十之作春雨樓集蓋合先後著述而成者也今日初刪稿又削其繁矣因並論之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存悔集序

存悔集者何范冬齋詩也集何以存悔名冬齋曰震无咎存乎悔因此補過也蔣樗庵傳盧配京結因及冬齋曰冬齋少負才不羈謝山力挫折之始翻然從事於根柢之學名其集者所以志悔也謝山高第弟子曰盧配京曰蔣樗庵學續曰張望槎炳曰李雪坪立曰董小鈍秉合冬齋而六所謂許可者不過五六人者是也見李立小鈍最後死而冬齋實先亡誌冬齋墓者謝山也謝山之

哀冬齋哀其年也豈獨哀其年哀其失傳人也謝山曰學統之分合經術之醇
漓史案之異同文章之盛衰正變無不了了配京精悍冲冬齋又字冲一濟之以縝密

嗜學之深罕有足與二人抗手者自梨洲輯宋元學案謝山增補之及門弟子

羣襄厥事而尤得助於冬齋故樛庵傳冬齋曰留心學案窮年兀兀蓋謂此也

天不假年僅僅以詩傳而所爲詩謝山又謂其有敗葦枯楊之感今讀其詩誠

哉悲音也然如有懷一作有云大節陶貞兼庾孝母儀歐教更班箴自註云先

曾伯祖驚伯先生故國諸生不仕順治戊戌以孝行旌先祖母楊氏乾隆辛酉

欽旌節孝二十初度詩云孝友一門堪特傳冰霜六載教孤兒自註與前略同

然則冬齋之詩詩史也

致而上冠族表西湖范氏洪震一說案洪震字驚伯一作驚百續而上省稱傳云孝子億億父客死於嶺母楊氏撫之走數千里不見父遺骸孝子復生孝子驚伯

行誼神宵乃父與弟洪嵐洪宿鄉黨稱爲三友康熙己未城西火烈獨其門無恙謝山紀驚伯遺事更言晉江杜秀才懋俊死節其孤以與陸虞士字懋買藥過孝子因爲之哭其三喪實墓田並助之學爲驚伯之孫廷謀官註杜詩直解

三卷又作杜工部年譜一卷
雍正戊申刻之於稼石堂

冬齋以貞孝之裔淵源家學今存其詩存其人存其學存

其家世也詩何以得存謝山手選也手選之本藏之者配京之孫卓人也卓人名杰四明

談助道光丁未夏日卓人於故紙中檢得存悔集

卓人藏之六十年見之者陳氏餘山也序之者張氏鐵峰也

梓之者卓人也攜之以示余者馮孟顛也陳氏之詩誦羣經質張氏之漢書讀三種壽鏞既先後刻之茲更重刻斯集獨惜天能不火孝子之門而不能永冬齋之壽然天雖不永壽而有此二百篇之存則亦不終爲壽奪也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四明古蹟序

旭峰雖以工制藝著稱當時要其文律深嚴兼事考訂不能謂其不受杲堂謝山影響杲堂年世差先旭峰誠未獲與接至於謝山固嘗與論文律矣且異時葉載之孝廉曾稱旭峰當嗣響東沙杲堂雖其自謙擬不於倫實則明清之交至於嘉道閒吾鄉文風杲堂宜推巨擘嗣響者固難乎其繼然細觀杏本堂詩

古文學製則當日旭峰胸中時時固儼然有一杲堂在也卽如旭峰所輯四明古蹟詩四卷全錄唐宋以來迄於清初人題詠四明山川景物名勝者此固不足稱述作然不可謂其無資考證雖非梨洲志山水之比亦謝山所爲句餘土音一類書也夫小人有懷土之情況古蹟流傳在在皆爲文物典章之所寄桑梓粉榆之義憑弔焉而不能無動於中者旭峰此書之輯儻亦此意也與余嘗讀杏本堂詩文以爲其古文雖未詣于至高之境要亦一時之好而其以制藝通乎古文本原六經則固不可誣也今刊其所輯四明古蹟詩聊發其爲學大要著之如此畀後之人有考焉耳民國二十四年一月

瞻衮堂文集序

先生諱鈞字陶軒吾鄞西門袁氏也鄞有三袁鑿橋袁氏有絮齋蒙齋二先生以風節著南袁有清容先生以奧學雄文爲世所宗西袁則天與先生諱鏞者

抗元騎於資教寺以身死國其家人赴水死者十七人少子澤民甫六歲以僕護持得免事詳先生所著啓孤廟記而先生其裔也先生幼穎悟父諱德遠在燕九歲以詩寄之曰遠思不能寐默坐觀書笥書中有所得如父親指示指示若眼前關河隔數千安能雙飛翼飛飛到日邊秀水鄭虎文贊善稱賞不絕口明年父卒貧無以斂同年生相與經紀歸其喪先生既傷孤苦益委身於學其後虎文主講新安先生往執經其門學乃大進居萬山中師友外無妄交一日夢遊薛琉璃醒卻憶之兀若有失因繪夢遊薛琉璃圖爲文以記鄞藝文志著錄薛琉璃居詩文蓋先生以是名其居也然壽鏞欲求之未得而得瞻衮堂文集瞻衮堂在鄞城西永樂八年姚少師廣孝記云太常寺丞袁先生之所建永樂十九年胡祭酒儼記云前太常丞贈少卿袁公既老得致仕乃名所居之堂曰瞻衮其子尙寶少卿忠徹請余記然先生嘗攷之宋丞相魏杞贈提刑公詩

有莫忘瞻袞話平生之句註以爲堂名則瞻袞之名謂昉於太常尙寶者非也父老相傳爲宗正故第宗正則西袁氏遷鄣之始祖云其事亦詳於先生所著重建瞻袞堂記先生遺著其大者爲鄭氏佚書二十三種壽鏞雖不能盡讀而讀其所自序者辨析譌謬補正缺失齊其不齊以次收合洵爲漢學之功臣不僅高密之嫡系矣浙書局已刊之又如四明文徵刪繁就簡網羅舊聞有神掌故壽鏞得之於伏跗室今甫付刊又如四明近體樂府彙作者百六十人閒及無名氏附以詞話詞人更賴以傳鄭氏二老閣亦刻之其未刻而藏於其後裔者尙夥也萬季野曰無益之文不作先生之作其小者繫於一族其次繫於一鄉其大者繫於天下萬世自暴秦焚劫詩書義晦綜貫繩合厥維康成洎王肅僞作古書駁難鄭義而遺文幾幾歇絕先生生於百世而後獨能抱殘守闕甄采靡遺則有功於漢也近世學者厭薄朱子務以一名一物爭勝先生則謂朱

子鎔鑄羣言獨標精義於是參考衆說爲詩經朱傳翼二十卷朱傳補義一卷讀詩偶記十二卷則有功於宋也其留意四明掌故日攜小囊出有所得卽投囊中夜則鐙下錄之數十年如一日於是更有四明書畫記四明獻徵諸書而詩彙百卷搜採尤博足補四明雅集及甬上耆舊集所未備則有功於鄉者也吾鄉多文學士學與文兼羣推先生阮芸臺不輕許人者謂吾鄞季野之後足與頡頏蓋其信之有素焉耳竊因之有感矣先生十歲而孤淒涼旅舍與先君子十一歲而孤者情景相若其後先君子沒於燕邸又與先生之父永北公相類壽鏞行能無似不得如鄭贊善者爲之陶淑然三十三年前居潁州不啻新安之萬山中萬物靜觀而皆自得又若夢遊薛疏璃矣今冉冉將老學無所成惟覺夢寐皆有鄉先生著述陳前而日在故紙求生活讀先生書益想見其人而爲之低徊不置斯集初刊爲其曾孫可煩今板已燬因重刊之而爲之序且

願後之人盡傳其書焉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襄陵詩草序

鄞藝文志著錄襄陵詩草二卷而不及種玉詞顧詞有刻本而詩草未傳忻君紹如輯四明清詩略錄其詩九首余不知其所自來一日馮君孟顛以詩草錄寄謂得之於叢殘中以其附有種玉詞始知爲孫曙舟先生作屬余刊之因讀其詩諸體略備昔人謂瘦易枯腴易肥樸易陋澹易靡論詩於今日難矣求古詩於今日則尤難淵淵乎一唱三歎深情婉至者乃得之斯草攷之鄞志傳先生登道光二年進士以知縣分發山西補襄陵令歷官行事敘之特詳而獨不言其文學董覺軒年丈謂先生少負詩名與陳漁珊周小厓胡藕灣諸君相唱和篇什甚富及官襄陵明於聽斷懲訟盡絕餽贈循聲卓著今讀其詩即可覘其學矣夫飲酒賦詩爲吏事之一戒毋亦以此爲荒於政乎然斯言實迂詩亦

文也古來治文於政治餘暇者多矣曾何足病斯草雖以襄陵著且不僅爲襄陵作也意者其後嗣合其先後吟詠而彙存者歟孫氏與吾外祖家柴氏有連先生之子學駟爲名翰林世居西郊廉吏之子孫必有縣延其澤者爰刊斯草而附以詞草一卷種玉詞一卷爲傳其人且以補鄉志之不備云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世本集覽原起序

王獲軒先生手稿存於屠康侯所者凡四種一曰儒林宗派爲萬季野著十六卷本蓋依辨志堂舊鈔增註其籍貫別號論法而釐正之者也非於萬書外有所增益二曰全吉士七校水經注四十卷蓋與陳詠橋重理殘本更得校語四十條是也三曰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初稿爲四十卷附錄二卷嗣改定爲一百卷其次第悉依黃全宋元學案之舊外附宋儒博考二卷元儒博考一卷原

稿幾經改竄皆先生手定者也四曰世本集覽其原起提綱條例目錄通論有清本而所謂集覽八冊者後改定爲六冊分卷仍四十有八又先生手輯而待整理者也壽鏞既見此四書先爲其易因刻增註之儒林宗派十六卷次及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積三載之歲月合四五同志之精力經三四番之讎校今已將蕙事矣獨世本集覽一書望洋興歎初與康侯謀擬用攝影法將稿影出再圖整理康侯健之倩商務印書館估價會值國難發於滬上幾遭火厄事不果行忽忽四年輒引爲憾壽鏞於鄉先輩著述斷編殘簡視若共球乃鉅製煌煌姓氏之原卽生民之始有關史學源流者反忽焉而任其緒之墜豈人情哉且世本卽系本見於史記索隱集解者已無全書而先生自年十六以至四十盡力以期其成者宏目大綱絜焉具備後生小子但事整治便可成書敢不勉負仔肩然其難則更甚於學案補遺逡巡其閒懼其無終者以此也去歲先刻

原起提綱例目錄通論五卷今年元旦馳書康侯仍索稿償其思吾願焉願猶未著手耳先生原起所謂他年成功有日庶副知己之望者未知壽鏞能副先生之望否耶今將已刻者播之於世俾見大凡更望邦人君子匡其不逮而促之成焉若夫全氏七校水經注光緒戊子已梓行獨不及水道表是表爲先生輯其子龍光校亦宜刊也民國二十五年四月

補園賸稿序

歲丙申壽鏞甫入泮隨先君子謁盛省傳先生於養園園在城南石筍凌雲雜植花卉林蔭蔽虧於時享賓客陸已雲先生年最長壽鏞年最少而補園先生則介乎少長之間貌清癯淵默而和藹粹然儒者先君子命壽鏞呼之曰叔時制藝猶未廢獨先生以古文辭鳴鄉先輩羣相推重有文字必屬諸先生壽鏞欲從之游而輒不得聞其後二年吾鄉大饑穀踊貴先君子與鄉老薄貲採境

外米以濟之曰寧波接濟公所平準其值饑民無譟事將訖而先君子還都先生代當事者記其始末又二年而先君捐館燕邸先生輓之曰吾道何之京洛衣冠仍布素公歸不復鄉邦文獻此凋零輓先君子者衆矣一時嘖嘖稱頌無踰先生蓋先生與先君子相契在道義者既久而文字之雅又次焉者也先生以己卯舉於鄉屢上春官不售覃思著述顧清貧藉館穀養親不足則費文益之非其義不苟取爲文宗法歸方浸淫乎韓歐孤往冥追形囚神瘁一字不安推敲終日以故門下皆佳士其弟子陳頤壽嘗語壽鏞曰吾師文章人第知其守槩獲而不知其精氣光怪有道人所不能道者鄭俗輓近侈矣遇婚喪懸鐘結綵必得善點綴者爲之鋪張有某工其事先生贈以言不減昌黎圻者柳州梓人兩傳今多散佚袁氏所輯湯氏所刻非其至者壽鏞爲之太息然卽就其賸彙二卷讀之好學深思亦可見矣迴溯四十年前與先生相見之始暨先君

子道義相契後生小子夙昔之所景仰者卒卒未報而先生墓木之拱今三十二年與先生相往還見諸贈答者陸盛兩先生既先後謝世讓三价臣諸丈亦悉成古人鄉獻凋零益甚於昔壽鏞守先人布素業不加進未嘗不發愧也因重刊先生彙覽其文而增感書以爲序云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古今文派述略序

壽鏞少時有志學爲文願以齒稚於里中之賢豪往往慕其名而欲與之接無閒也歲丁酉初應秋試始識陳懌夫先生是科先生以拔貢膺鄉薦而壽鏞以不文罷迨癸卯壽鏞預鄉選先生極論吾文有春氣自此相交在師友閒者十有餘年歲丁未壽鏞再役漕務於燕而先生方銓授雲南恩安縣知縣同寓城東郵縣館一日方盥沐畢忽相語曰理學經濟文章將屬於子子其勉之壽鏞瞿然曰何先生戲我如斯先生曰子讀陽明書不釋手又留心朝章國故時時

思學古文吾望於子深矣壽鏞曰三者乃先生之所志先生著述其可示我乎則答曰吾平生爲文隨手散漫不留稿非惟不留卽有存者將一一焚之矣壽鏞曰此先生憤言也意者以爲儒冠誤我乎先生笑曰我必如此我必如此戊申抵任未三年而歸吏畏民懷歸而主吾郡中學及師範講席病時欲焚詩文稿果如其所言其後忻君紹如輯四明清詩略多方求之始得詩二首紹如謂未足其盡長者是也壽鏞景仰先生求其遺著而輒不可得一日弟子張令杭忽以其父振驟先生所注古今文派來曰此慳夫先生在浙江第四師範學校編以教學子者也得之狂喜因謂令杭曰先生不欲存其稿而今竟得之奇矣盡讀其所述曰周秦曰兩漢三國曰兩晉六朝曰唐及五代曰宋及金元曰明曰清斷代論文一一溯其源流治理學經濟文章爲一鑪而以理勝詞勝判爲兩塗其意尤獨重理勝此豈僅示學文者之途徑雖老師宿儒取爲借鏡之資

無不可也乃知先生所以勉壽鏞者固平日所自勉者矣昔歐陽子以一生盡心文字爲可悲壽鏞則以爲可樂先生欲焚其稿者以爲可悲者也今取其稿刻之以爲可樂者也有時悲有時樂樂變而爲悲悲變而爲樂古今文士莫不皆然又豈獨壽鏞與先生哉起先生於九原而問之以爲何如先生未焚稿有磨兜鍪室詩文鈔藏於家他日更將刻之悵懷夙昔因書爲序且屬令杭告其父向非手錄焉而爲之注欲求斯稿豈可得耶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四明叢書第四集後序

壽鏞輯四明叢書第一集二十四種第二集二十二種第三集十七種今輯第四集三十七種合一百種任力耕耨寒暑又更祖述曩哲自宋迄清文以載道道深則名楷模後進維諸先生

慶曆而後學紹淳熙廣平年長藹然春曦孝友融明篤實不欺疏席敝牀我心

則夷先張後陸朱呂友師啓迪來學講解禮詩維斯殘菓梨洲搜遺剡源謁墓
荆棘誰披錄舒文靖公類稿第一

定川言行述於和叔學始闔門夢寐無惡孝在盡歡飲水啜菽愉色婉容祭義
膺服出而事君忠義矢夙錢盡再來幾失難復不求大本何論條目悠悠千秋
其洲曰竹輯定川遺書第二

大哉慈湖精神謂聖四勿三省誠身在敬豈略事爲貽空妙病經國治鄉卓著
善政甬三門人蒙齋無競習庵石坡亦篤躬行欲修羣書閒邪以正雖永厥年
大志未竟錄慈湖遺書第三

天地一本正獻歲蒐素尙氣節體用兼該崇政殿上經筵趨陪式微揚水鑿時
可哀拳拳忠藎冀君心開胡終闇弱太息後來有子嗣響無愧掄魁遺文更補
貴晚楊梅錄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第四袁正獻公遺文鈔第五

仲培戴氏居桃源鄉持節將漕爲衣冠光深寧世譜名姓留芳胡世不察以浙
誤湘述攸飛廟說大人堂載於鼠璞徵獻梓桑沉於名物攷訂精詳江湖詩派
鶴唳淒涼錄鼠璞第六載仲培先生詩文第七

王深寧叟困而好學用志不分晚彌堅卓紀聞一書純而不駁問何萬全相與
研推維我先公說守其樸觸類引伸益求詳確履霜堅冰理徵復剝嗟余小子
德修罔覺輯困學紀聞補注第八

曰丁孝子遭際坎壈人不堪苦獨寐寤歌生平奇行春草搜羅廉義主輔而衛
以和其俗短喪守經不阿詩以人重况振頽波在昔黃顧一卷摩挲海巢逸響
忠愛情多錄丁鶴年詩集第九

白沙入室有賀黃門至性不顯寶藏靈昏世卽我用我道何尊經五書四獨探
其原小齋歲月在養心源取於信世曰無譎言實理充塞道體長存釣臺何處

萬里羈魂錄醫閻先生集第十

白齋詩思雨碧雲蒼陳言務去薄宋宗唐三百廿八韓自臬堂正刻續刻一傾詩囊契林見素邃密商量發爲評議識見精當林泉雲鳥其樂洋洋清白自守竹里徜徉錄白齋詩集第十一

半湖陳子負天下譽松溪作宰筮仕之初泊守撫郡惟奸是鋤奇謀掎角陽明依於功高謗起公乃怡如闔門卻埽左右圖書隨筆輒記善惡咸臚可懲可勸義命自撓錄聞見漫錄第十二

正嘉詩人曰陳魯南與朱王顧嚶竝駕參赤寶作賦其思深湛旣入翰苑爲國梗相偶忤權貴肉食自慙抗疏致仕芒屨竹籃登臨山水游錄詩談慨然憂患守道奇男錄拘虛集第十三

邵子皇極表裏太玄獨深於易未廣其傳精微深妙觀物外篇張吳二氏校正

後先余南湖起妙旨更銓名曰釋義道協人天不以術恩數理犁然三兼奇耦
卓哉斯編錄皇極經世觀物外篇釋義第十四

豐氏南禺直臣之嗣築萬卷樓其學深邃書法尤工五體竝萃點畫古型魏晉
高致中矩中規運筆獨異樂道安貧暮年蕭寺爰列書家評其第次入法精英
宣斯訣秘錄書訣第十五

百家汎濫曰陳約之其性亢潔不喜逢時厭薄何李學初唐詩京楚關洛卽景
摛辭五溪之上九曲之湄詞不詮次命曰無奇文亦娓娓華實兼施惜不永壽
唐張拾遺錄陳后岡詩文集第十六

碣石西清高標磊落兩集頡頏各有寄託筆矯虯龍伯翼瞻博影子古人暗中
摸索今人而古是謂鉅作名滿京師歸休南郭歡詠脩園自安澹泊廿載詩文
彙率是度錄碣石編第十七

航航南仲教授金華古田移宰民咸拜嘉高唐作牧致仕還家稽事周盛西山人遐回首翠屏銅馬谿徘徊遶別南北路賒泠泠之水迴灘截沙阮公遊地感慨交加錄銅馬編第十八

汐社三老葛楊與王王氏右仲難險備嘗三年客涪遺愛甘棠胡與時迂吾道窮傷匈懷約結修詞未遑居夷而困作書洋洋入夫子室宜取紫陽舍魚得掌吾願已償錄夷困文編第十九

囊雲周子生不逢辰作吏粵東勤政愛民棄官邁返浙海揚塵黃吳殉國百城沈淪遁而入剡桃源避秦青松白石高曠絕倫單言片句不蹈前人霜聲猿叫湛然之身錄囊雲文集第二十

梨洲先生明季遺老登四明山靈蹤探討丹山之圖九題之考名勝詩文撮殘屬稿爲惜前人遊者草草糾繆繩愆無使顛倒一石一流溯洄肇造定國子瞻

襟期同抱錄四明山志第二十一

萬氏八龍允誠第七題句驚人尤精五律杲堂愛之相依甥室輯耆舊詩獨與搜逸卓然成家杜陵可匹深省各堂退藏於密和平之音長厚之質悠哉白雲故園春日錄深省堂詩集第二十二

悲夫石園書爲人盜史局終身精神暗耗五禮尤精名被徐冒著述云多散失堪悼彙攷紀元史學先導八卷詩文讀之傾倒真治真儒其見遠到千古一時大業是好錄歷代紀元彙攷第二十三石園文集第二十四

九沙早歲師事念臺應閻樸學杖履又陪拯望溪獄古誼交推購白衣集拂拭塵埃春秋禮記父書恢恢纂輯方畢絳雲厄災篤好隸學唐漢胚胎書雖小道攷證淹該錄分隸偶存第二十五

字音不明訓義轉晦朱子傳詩雖與序背亦舍釋文以俗音載後先兩歧出弟

子輩史氏雪汀究誤所在逐一考求韻書條對紀氏審之更正於戴就簡刪繁
流播海內錄審定風雅遺音第二十六

伊人洄溯玉几山岑清逸瘦削怨咽之音繡缺擬古更曰秋吟凡詩三卷足見
淵襟沉工書畫逸才咸欽聽雨一錄拾取碎金不因人熱江淮浮沈亦陶亦李
物外寫心錄玉几山房吟卷第二十七

諸經之中惟易雜出正閨不清道入於術維全謝山慨然引述專攷藝文錄其
織悉五行著龜天文及日兵道釋仙均所必黜煌煌三篇議論宏實竹垞纂經
毫釐之失錄讀易別錄第二十八

雙韭高弟曰盧配京學凡三變以博雅鳴秦王畏友蔣董齊名大江南北書冊
列楹日盡數卷擷百氏英平陽司鐸經史詔生發爲吟詠柴桑清聲茹今含古
展也大成錄月船居士詩稿第二十九

曰董小鈍才號有用西粵西秦循聲歌頌小試牛刀豈爲君重結埼之文有關
學統忠義錢張及其羣從耿耿此心冀俎豆供春雨纏綿遺言載誦東井傳薪
軼事旁綜錄春雨樓初刪稿第三十

曰范冲一少負不羈翻然向學謝山裁之道統分合經術醇醜史案同異文章
盛衰瞭如指掌見稱於師枯楊敗葦詩音淒其學臻縝密匪傳以詩卽詩見人
其志可悲錄存悔集第三十一

詩文學製維陳旭峰抱經盧氏子弟景從有書可讀經史羅胸助教國子得士
雍雍焚餘燼後聊寫情棕歸來粟里徧訪舊蹤陸皮選勝丹赤倚筇採詩五百
桑梓敬恭錄四明古蹟第三十二

袁子陶軒萬全流亞夢薛琉璃風流蘊藉漢宋冶鎔文章有價少而孤零沐贊
善化芸臺契之置於幕下才譽日隆著作滿架擺落陋儒近代之霸瞻袞家風

後先躡跨錄瞻衮堂集第三十三

襄陵作令曰孫矚舟明於聽斷卓著循獻囊無長物梁鶴清幽如期而至惠頌縱囚既歸故里三友唱酬詩草工緻種玉詞留有子濟美詞苑遨遊降祥作善君子道謀錄襄陵草第三十四

臚軒王子學有本原始精小學溯晉唐源晚補學案有功宋元中讀史記系本不存慨然憂悼風俗何敦爰稽氏族別類分門都凡六冊卷帙浩繁全書待理先標例言錄世本集覽原起提綱條例目錄通論第三十五

補園之貌弱不勝衣補園之學深湛淵微硯田雖薄色養慈闈鬻文以益事與願違形囚神瘁實至名歸一介不取純白風徽矜嚴持律知音者希厄之以遇瞻仰獻欵錄補園臚彙第三十六

文章一道自古甚難理勝詞勝惟求其安嗟我憊夫攻苦力殫詞章訓詁著譽

文壇一宰變瘴無負斯官難容直道還守儒冠爰述文派作古今觀生平所得
照耀毫端錄古今文派述略第三十七

龍門幕史故事遺文厥協旨趣以敬楡粉開卷有益苾苾芬芬更求放失擴我
見聞自慚誦陋負山以巖民國二十五年四月



約園雜著續編卷三

四明叢書第五集序

壽鏞既采吾鄉志乘所錄先哲著述曰四明經籍志懼其遺而未備也未敢問世更就兩浙學術沿流溯源述而資來者之考證然亦未敢自信也今者王履軒先生與馮五橋先生所輯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幸而刊成先生寧人也學術關天下固非一鄉所得而私然成於我鄉人之手不得官爲之刊而入諸四明叢書第五集昔人云學案與四明有緣不信然哉讀黃全學案宋元之際吾鄉先生登學錄者已得二百數十人補遺幾倍之而寓賢尙不與焉雖其著述不盡傳而學行往往藉此以著敢彙而一敘其概學案百卷吾鄉先哲之列於案首者曰楊慈湖簡曰袁絮齋燮曰舒廣平璘沈定川煥曰王深寧應麟曰黃

東發震曰史靜清蒙卿曰趙寶峰借凡八人若晁景迂說之則謫居甬上船場者也並列案首其學實本於姜至之潛至之嘗爲明州錄事固泰山弟子也王深寧曰四明自唐爲州宋慶曆中始詔州縣立學山林特起之士卓然爲鄉師表或授業鄉校或講道閭塾本之以孝弟忠信維之以禮義廉恥養成英材純明篤厚百年文獻益盛以大五先生之功也五先生者楊大隱適杜石臺醇王鄞江致樓西湖郁王桃源說也全謝山於是慶曆五先生書院記五先生著述雖不傳而王鄞江集九卷王桃源五經發源及文集十卷樓西湖集三十卷猶見其目於鄉志云桃源從大隱游其弟王望春該有遺棄十卷其孫勳曾孫正己能紹其學鄞江之弟子則有范文正公姪婿周敦夫師厚又有史冀公簡豐相之稷袁公濟穀汪德溫洙俞仲寬偉陳君益據姚舜徒莘德溫著春秋訓詁或作訓傳而周敦夫子廉彥鏐有文集二十卷史升之詔爲冀公子舒嬾堂曾有

信道集皆爲西湖弟子西湖子常桃源子珩有經傳異同論望春有子瓊敦夫次子銖有文集二十卷公濟有文集七十卷相之有古易正說尙書正說魯詩正說禮記正說春秋正說孟子註等書皆佚而壽鏞就李朴所編豐清敏遺事旁搜羣籍曰豐清敏遺書六卷俾傳於世陳了齋瓊倅居南湖之南蓋又爲清敏弟子著四明尊堯集有子曰正彙有孫曰大方若蔣璿蔣珣爲浚明之子了齋弟子也若豐安常豐宜之誼則豐氏一傳再傳也樓攻媿鑰則西湖續傳也有金滕圖說及攻媿集一百二十卷別本爲三十卷嘗私淑朱子湛深經術至若安定弟子則有翁南仲升著易說十卷錢君倚公輔官於甬興水利謝山詠偃月隄嘗及之龜山弟子則有趙庇民敦臨高息齋閱童持之大定王穎彥庭秀胡浚明宗伋生餘姚避地居明越士多歸之而魏碧溪杞汪適齋大猷舒德觀黻又爲庇民弟子持之並爲息齋弟子浚明有子沂庇民著書說二十六卷

詩解四十卷三禮發微四卷春秋正宗三十卷論語解二十卷孟子解十四卷
文獻五十卷抑崇有厚終禮一卷鄉飲酒儀春秋集註四十卷穎彥有磨衲集
王深寧嘗斥之碧溪有山房集三十卷適齋有五經會要及存藁二十冊洛學
之來甬上蓋由來矣曹放齋粹中爲李泰發光之壻泰發乃劉元城安世弟子
放齋著易解及詩說平山文藁吾鄉詩學自放齋始程沙隨迴由寧陵徙居餘
姚爲喻湍石樗弟子而高萬竹元之實從沙隨游萬竹有易解一卷詩解一卷
春秋義宗一百五十卷論語傳一卷及茶甘甲乙藁先是息齋集註春秋萬竹
繼之吾鄉稱爲春秋二高不以名位甲乙也碧溪弟子則有陳安行居仁張雪
窗良臣安行有制藁二十卷詩文雜著十卷良臣卽武子也有雪窗集陳立道
卓爲安行第五子樓攻媿稱安行精力德量舉不可及立道則再世見之者也
陳君衡允平爲安行孫立道之猶子詩詞與吳夢窗文英翁處靜元龍齊名君

衡有西麓繼周集蜩鳴稟日湖漁唱及詩稟夢窗有夢窗集處靜有龜巢集史直翁浩最受橫浦之知乾淳諸老其連茹而起者皆直翁力也既遺諸子從慈湖絮齋講學又延定川之弟季文炳於家以課諸子其登學錄者若子固叔彌堅從子良叔彌忠和旨彌林獨善彌鞏其孫子仁守之子應定之寶之獨善之孫卽靜清也直翁有尙書講義二十二卷石官講義十四卷論語口義二十卷及鄒峰真隱錄五十卷固叔有滄洲稟獨善有文集二十卷定之有鄉飲酒儀一卷易贊著說及月湖集史氏固多佳子弟也象山之學傳於吾鄉爲獨盛則淳熙四先生發之四先生以舒廣平璘年最長次沈定川煥次楊慈湖簡次袁絮齋變慈湖著述繁富壽鏞別有考附錄慈湖遺書絮齋有家塾書鈔十卷毛詩經筵講義四卷諸經論孟禮記論說絮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今存絮齋詩經筵講義四卷諸經論孟禮記論說絮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今存絮齋廣平類稟黃梨洲得其叢殘四卷而禮解或稱詩禮講解詩學發微則已

續文
鈔二卷

佚矣惟定川家集五卷既不傳而履軒先生所輯者亦未見壽鏞因絜齋所撰定川行狀及言行編並諸書所錄編爲定川遺書六卷並定其在竹洲講學年月蓋程門自謝上蔡以後至於林艾軒及象山而大成而四先生又集象山之大成象山之兄九韶爲梭山先生九齡爲復齋先生定川絜齋並師復齋若廣平之兄琥弟琪及豐宅之有俊則亦象山弟子也四先生皆導源於家學慈湖之父諱庭顯時稱老楊先生卽楊通奉也與象山爲學侶廣平嘗自敘其學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者是也定川之父諱銖與弟鏗銘學於焦公路瑗公路以山東布衣講學吾鄉大涵山以紹程氏之緒其弟子舒烈作行狀謂簽判之事焦先生極恭其後諸生所以事簽判一如之廣平之父卽庇民弟子諱黻最與童持之講學相睦溫恭足以警傲惰粹和足以消鄙吝絜齋之父諱文嘗著甕牖閒評八卷推節忘年問道於定川因使絜齋事之蓋從事於

躬行之實者也廣平同調則有楊獻子琛淵源經學其弟子以奉化李景平元白爲最始受業於蔡幼學其得之廣平者詩禮也所著讀經纂義禮記纂詩禮講義學庸圖說語孟義類雜文五十卷時稱三江先生其次則袁晉齋肅蒙齋之兄也廣平有子若鉞鉦銑錯鏐從孫若津澣津有尙書解春秋集註澣有易釋二十卷繫辭釋三卷江軒記及文稟十五卷定川弟子以竺耕道大年爲最所著有禮記訂義其次若舒仲與衍初名沂舒鉞定川之弟季文炳最與呂大愚祖儉善大愚有大愚集共講學竹洲定川子傳曾魯曾省曾敏曾蒙齋嘗贈省曾以序慈湖弟子別有考見慈湖遺書以蒙齋爲最有中庸講義孟子解孝經說及蒙齋集謝山作城南書院記以爲晚宋無先之者是也其次若陳和仲墳著述不傳桂石坡萬榮有石坡書義及論語精義十卷童杜洲居易有寧吾集許止齋孚沈清遐之子民獻清遐者諱文彪與蔣秉信存誠並爲慈湖講友又如劉

子固厚南有寶山雜著沈清遐壻也父勉字懋伯馮振甫興宗與從弟國壽時稱二馮慈湖有子磐齋恪其五世孫芮字大章芮之子伯純絜齋弟子若胡正之誼有尙書釋義十卷胡牧之謙有易說易林徐恭先愿舒仲與衍袁彥淳韶絜齋有子晉齋肅蒙齋甫有曾孫德平哀著臥雪齋集彥淳曾孫有清容槐著易說春秋三解清容集致亭集石坡桂氏杜洲杜氏累代不替桂氏若容齋同德清溪彥良古香堞童氏若松簷鐘聲伯鏐子丹金杜洲更有弟子曹久可漢炎嚴草堂畏和仲有子蒙清遐續傳有沈明大輝卿沈源明大嘗使其子源與其壻唐伯度賴受業於定海尹汪遜齋汝懋轅有弟仲規輪叔直轅季齊輻則學於戴九靈良者和仲弟子有全謙孫全晉孫謙孫父汝梅季弟頤孫子耆晉孫之子彥字遜翁黃南山潤玉聞其教因得理趣焉宋自乾淳以後學分三派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淳熙四先生傳陸學而孫吉甫枝父允受沈簽判銖

學吉甫早從樓攻媿鑰沈定川煥袁絜齋燮游及見徽國文公而證所受邃學
雄文望於一時所著有書解十三篇及海上稟余訥菴端臣實從輔潛菴廣游
潛菴固朱呂弟子也訥菴以授王貫道文貫汪景新元春貫道以授黃東發震
景新以授徐禹圭天錫與弟天彝若任松鄉士林及東發之子懋菴叔英皆韓
明善性學侶明善爲恂齋之子傳輔氏之學者也貫道有文集五十卷春秋傳
雖佚其錄於程積齋春秋本義者猶夥松鄉有中易論語指要及松鄉集十卷
樓迂齋昉與弟昉爲東萊弟子迂齋著崇古文訣王謙父搗深寧之父也與鄭
安晚清之應之道餘皆迂齋弟子謝山作翁洲書院記推尊之道王深寧應麟
紹其家訓以接陸學又從王子文莖游以接朱學更從樓迂齋游以接呂學又
嘗從湯東澗漢游兼治朱呂陸之學和齊斟酌不名一師蔚成大儒具清江瓊
以爲創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蓋深寧得之王莖徐鳳王徐得

之真西山德秀而真氏傳詹元善體仁之學也謝山則以爲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況少師迂齋則固明招之傳矣於易輯鄭康成周易註一卷於書有尙書草木鳥獸疏王會解於詩有詩考五卷詩地理考五卷詩草木鳥獸蟲魚廣疏六卷詩辨逸詩考於禮有踐阼解於春秋有春秋三傳會考三十六卷古文春秋左傳十二卷於四書有論語孟子考異二卷於小學有補註急就篇其餘著述如玉海二百卷困學紀聞二十卷爲尤著若深寧集一百卷雖佚而四明文獻集及摭餘編猶可考其文字焉有弟曰仲儀應鳳子曰良學曰昌世有靜學集孫曰厚孫有遂初集曰寧孫其弟子則戴剡源表元有剡源集榆林集史靜清蒙卿黃仲正叔雅鄭德仲芳叔有蒙隱集王思齋惟賢清容桷鄭一道覺民爲芳叔子有求我齋稟鄭千里胸鄭千之真爲覺民子千之嘗集四明文獻此深寧一派也黃東發震專宗朱氏淵源出於輔氏師王貫道讀其日鈔九十

七卷諸經說閒或不盡主建安舊講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東發又嘗預杜洲之講會而其後遂別爲一家其學侶則有黃子羽翔鳳其族弟也陳本堂著有本堂集九十六卷同調有安吏部劉其子曰夢幹叔雅叔英有詩文雜著其孫正孫其曾孫玠有弁山小隱吟錄二卷其弟子則隱沒多不可考惜哉本堂之子若汝資深汝泉泌其猶子洙其孫若子經經著續資治通鑑本堂之弟子若吳叔度漢吳文可應奎此又東發一派也史靜清蒙卿明體遠用宋史云早受業巴川陽恪號以齋爲小陽先生之子袁清容以爲其父諱肯之是爲太中先生從巴川陽公岳學易春秋黃文獻潛則云繼朱子之學者自晏氏淵及大陽先生枋小陽先生岳以至於史氏是靜清所受業者小陽先生非小陽之子史傳蓋誤靜清有易究十鈔及靜清集其弟子則程畏齋端禮積齋端學也時比之河南二程畏齋有畏齋集十卷積齋有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釋疑二十

卷春秋或問十卷綱領一卷積齋集五卷畏齋弟子若蔣敬之宗簡有周易集義詩答問春秋三傳要義及文集十卷若樂仲本良仲本與從弟衍及復讀書大狹小狹之間若張誠甫信陳韶皆仲本弟子此又靜清一派也三派王雖調劑朱呂陸湯而黃史則純粹宗朱至趙寶峰偕則壹意宗陸自讀慈湖遺書恭默自省有見吾道一貫有寶雲堂集今存二卷原六卷其講友則時是齋觀王相山約其學侶則楊大章芮其弟子則桂清溪彥良烏春風本良烏春草斯道向樂齋壽羅彥威拱方景淵原王彥貞桓葉伯奇心李可道恆其集中祭寶峰者鄭原股以下三十一人慈人居多焉清溪有清溪清節山西往芴老拙諸集春草有春草集秋吟集若李元善善東平人游慈谿講學於寶峰之門者而惜乎溺於異學也清溪家學有若桂文藪宗儒與弟宗蕃謝山石坡書院記云文修之伉直文修疑卽文藪傳寫之異向樂齋之子曰遵博樸學宗慈湖若李孝謙

則從胡仲子舜咨游著有經書問難急就章及四明文獻錄四明名賢記仲子蓋從父宦居於慈谿者也此又寶峰一派也黃南山既受教全遜翁又爲汪遜齋弟子其學獨宗紫陽篤信傳註著周禮題辭儀禮戴記附註經書補註經譜海涵萬象錄及南山家傳集梨洲以之入明儒學案承先啓後其斯人歟黃全所錄大略如此更就王馮所補者考之當范高平守越楊大隱款門納謁闕隸抑不爲報高平聞而遺書謝過柳待制嘗跋高平與大隱帖稱其後樂先憂大隱不爲無助云鄞舊有學荆公爲宰延杜石臺教之荆公作慈谿學記又云杜君者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更曰小邑得賢令謂慈令林肇也若馮公初制善屬文舍東有古坡縣長牟涇昇鄞江大隱耕之民數奪瀦水公因論民浚渠引潮民無復擾楊王酬以田堅卻之王氏自鄞江爲四明立言之士所自始謝山以鄞江墓誌乃依託荆公之作然悼王處士詩云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

更蕭條固見於荆公集中矣鄞志又述墓誌曰鄞江既卒宰臣陳執中奏錄其

文得一百八十篇藏之秘閣今佚矣

鄞江之子新訴訴改名誠進士孫瑛曾孫日勳進士見鄞江世譜鄞志及補遺均未錄又案世譜王璣為瑛子宋元學案不

誤而鄞志誤為桃源子應更正若庭秀則桃源之弟發之子璧字子潤以博學著為庭秀之子若王

次翁為仁幹曾孫翊善之子別為奉川連山一支其先濟南人著易說春秋旨

義元元通數及兩河集伯庠伯序其子也伯庠字伯禮為朱潛山弟子著資治

編年及奏議歷山集雲安集宏詞集要曾孫鏞袁季源洪師之時敘時會為伯

廉之子於伯庠為族猶子時敘字伯倫有文集二十卷時會字季嘉著詩訓傳

鄉飲辨疑及泰菴存真三十卷王抑之密為伯倫季嘉從子屢與上官爭役錢

辨水利不負王氏家法若文貫非時敘之子案鄞江王氏譜時敘子宗道與文

貫弟同名為別一宗道居鄞縣後倉定海志已辨之若文貫之弟宗道有易說

指圖十卷書說六卷讀詩臆說十卷二禮說七卷四聲等第圖一卷切韻指玄

三卷

宗道補遺未錄

有弟安道非宗道卽安道也若樓氏西湖之文尙存春秋繁露一序

其季子肖字夢弼攻小學

次子光熙寧九年進士每取伊洛道德之官手鈔以饋子弟補遺未錄

肖子弄字元應考證音訓

發先儒所未發其妻張氏窖藏西湖著作者也錫字昭聲錫字申伯爲攻媿之

兄攻媿於元應侍教累年故知字學更著范文正公年譜考證高平之軼事少

時又與二兄同學於李若訥大辯攻媿從兄鏐字景山與會稽周汝能嘗取尹

和靖手註及朱子讎校之東萊所藏程子易傳參訂異同刊諸東陽學宮攻媿

之子三淳字質夫學問如父浦洽俱嗜學族孫椿精曆法

鄧志無傳見情容集

若樓文淵澄

其父自鄞徙吳爲貝清江弟子深於書晚更嗜易有林皋鼓缶等集子曰宏世

其業曰宏子序字仲彝以文學稱樓攻媿學侶則有王謀道奕講論經史興起

後人其子建中字師道以八行純備舉鄭季真若冲安晚之父也與汪適齋陳

安行樓攻媿同學明是非辨義利雖片辭不少貸鄭剛中鏐由福州徙鄞時楊

萃聘剛中爲塾師攻媿兄弟俱來學剛中通五經著毛詩解義三十卷周禮解義二十二卷徐協恭子寅受詩於剛中沆爲剛中子高萬竹未知名剛中一見奇之使訓其子焉而屠槐並爲萬竹弟子姚穎字洪卿亦從剛中遊嘗大書論語並取二程上蔡之書仁義禮樂道德性命之說類聚成帙其祖孚篤學力行袁絜齋爲作行狀孚父阜大觀三年進士子孝全克遵家教穎子元特補遺朱錄元哲皆修謹嗜學元哲字叔愚所謂書不離目籤帙滿室者也程洺水嘗稱之李若訥弟子更有戴日宣鮑德光鮑德俊周氏自敦夫先生與兄處厚溫厚皆登進士敦夫子鏗銖爲范純仁甥鏗爲王覲之壻陳了翁之妻兄蔡京作黨籍碑鏗婦翁舅甥俱入籍焉退老建四休堂與弟銖以詩自娛更有會計錄日成月要歲會集承宣集冲爲鏗長子冲子楫字伯濟從子模字伯範並從濟南劉蕡夫游伯範榜所居曰怡怡堂以著友愛之篤史氏自冀公簡受學鄞江齋志以

致詔之母葉氏遺腹生詔陳了翁貶四明嘗受學焉豐清敏與之同學稱詔學

類徐積子木

詔有四子長師仲字希道次木次才次承師仲子五浩淵薄源淵

字繼道

師志作繼第三子以史朝傳考之應作第二子

耽典藉美於詞翰

金寇猝至具舟航海依而免者踰二千人平陽主簿王敏著陰鷲記子漸字進

翁彌忠彌鞏之父也涓爲彌林之父直翁所薦士如舒烈爲信道之子習程氏

之學如薛叔似字象先時爲鄞縣主簿卽定川識之於稠人中者也如明州學

教授王恕博通性理一時吾鄉哲如廣平慈湖絜齋皆與焉

均見補說忠定學案

所謂連茹

而起者於斯可見若安之則定之之弟也嘗受學定川知嵗縣延高似孫作剡

錄屢卿爲深寧弟子案史氏譜彌正第六子宜之之季子曼卿官朝議大夫屢

卿疑卽曼卿之誤靜清之弟芳卿字季敷著古易學詩題辭夏小正經傳考

鄞

文志誤以芳卿季數爲二人應更正

璧孫莖孫堃孫皆靜清子嗣孫爲彌鞏曾孫徽孫字猷父爲直翁

玄孫寔之之孫顯卿之子也與陳本堂相唱和同爲宋之遺老更言豐氏治爲

清敏之孫宜之之父也死金人之難存芳字公茂又殉元人之難同死者十八人有義卒竊其八歲孤禮長於民間節義著天下豐稔爲宜之曾孫居上虞與子昌傳皆篤學袁氏自公濟先生一傳至灼字子烈灼子炯字卿遠再世二千石退遜甚於寒素炯子長文次章文字子覺變藻標章字叔平爲絜齋之叔其卒也攻媿哭之曰尙復有全德篤行博物洽聞之君子如吾叔平者乎方字誠之章之從弟也師事鄭剛中鏐沈公權銖又從章講學服膺經訓尤精於詩仲子洽擢儒科戴德甫日宣胡詳之虞約亦章之弟子覺著讀書記二十三卷澹字巨濟爲絜齋再從兄著易說詩指意論語管窺孟子說標字木叔著論語說游誠之九言呂大愚祖儉官於四明時請益焉任字信翁與絜齋同曾祖蒙齋父行也與胡從之革李雄飛鷄汪龍友章麟吳祈吳裕汪耐翁敏中受學絜齋喬字崇謙爲絜齋長子輯絜齋家塾書鈔至君爽篇而止商爲絜齋季子與兄肅

甫俱有學問知名於時夏之子杲刻其父臥雪齋集請蘇滋溪序之者也汪氏自德溫先生精春秋實與孫明復齊名子思溫字汝直謝山所謂四明敦龐之俗所自始者也思溫之壻陳膏補遺朱錄以文章氣節著安行之父也由興化遷鄞爲時名臣思齊與思溫嘗館於同邑姜氏姜浩記覽多聞濤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浩子模爲東萊弟子柄嘗與大愚論喪禮思溫子大雅大猷大定適齋先生卽大猷也之林字德仲爲攻媿弟子以清約著則又適齋族孫也蔣彥昭先生浚明爲清敏弟子黃金不爲立傳而附於其子瓊琬傳彥昭更有二子曰琚琤琤卽存誠之父也彥昭旣遣其子琚琤事陳了翁而了翁則遣其子正彙事陳秀實禾秀實之傳黃金亦未錄焉秀實父謚字康公博學教授鄉里喜藏書兄秉以入行舉於鄉時方以傳註記聞爲學秀實始尙義理著易傳十二卷春秋傳十二卷春秋統論一卷論語傳十卷孟子傳十四卷史直翁侍經筵上其易

春秋語孟解是不僅以忠諫著矣子曦嘗作藏書記蓋記其祖藏書之自始謝

山詠二靈山房詩謂佳兒聚書過萬卷者猶未盡焉了翁更有子曰正同嘗刊

了翁所著易說陳和仲墳則秀實裔也若本堂非和仲之姪

宋元學案以本堂爲賢
甚疑誤習蔡卞和仲

乃

出自陳德明顯吾鄞柿林廟祀游定夫酢及陳德明顯德明因論蔡京貶越州

遂隱四明靖康之亂避地南海卽定海其後蓋遷奉化著有論語註及平山集

二十卷德明固定夫學侶也子仲嘗切諫韓侂冑北伐孫德剛字應中嘗與孝

宗論治卽本堂之父也若舒氏以文行表後學者爲舒黼字德明乃黻之弟廣

平之叔也子琮字伯禮踐行篤實廣平兄弟七人琬琪而外琬字傳正球字東

美爲廣平之兄皆進士銳字子春爲琬之子讀古人書善自涵蓄必爲廣平之

孫字子和其子棫字德文格字景禮格子明翁字朋之澄之字少度球之孫也

莊字汝臨棫之孫也以名節自期楊氏自老楊先生老畫而學日進籌字伯明

其長子也

龔弟長字渾仲稱松齋先
生見慈谿志補遺未錄

慈湖祭伯兄文所謂雖千變萬化寂然如水之清

者是也伯明五子恬惟恠愉慥叔正疑卽惟叔中卽慥也蒙齋有記叔正復廣
居室事廣平有答叔中書喜其有嚴父兄伯純子圭以資稟端慤舉慈湖弟子
更有周之德李鶻胡革陳從孫誼翁挺汪文子誼慈湖甥也沈氏自公權先生
傳諸定川而定川之子四人省曾尤與周平園必大契定川弟子更有汪及甫
叔李鶻陳師稷史定之叔廣平壻也父汝賢子龍友若李師尹吳适則季文弟
子适爲吳信叟秉信仲兄秉彝曾孫公權之外孫也以戴禮名家定川遺集今
雖不可見當至正初有沈師孟性善者定川裔也嘗奉定川遺集親自繕寫求
危素序之師孟可謂不負其先矣見鎮海志
補遺未錄師稷並爲廣平弟子其子肖孫字伯
巖所謂一廉可取者也肖孫補
遺未錄肖孫子卽嵩伯字貴白鄉人尊之曰海陰先生子
士直清容嘗題海陰之墓若育孫則伯巖之弟也海陰同調有汪懋卿與弟森

鄉宋亡杜門著書子灝字季彝瀚字幼海受家學治易春秋季彝從海陰游若高氏息齋既以春秋禮教授鄉里有所疑必叩之蔣先生瑄其兄有世其弟聞開口皆以文學顯弟子更有嚴口所謂儒雅奕世者也續傳有嚴巨川袁清容嘗稱之息齋有子曰得全字仲遠其守黃州也謁夫子廟新之從孫曰衡孫手鈔見聞及方技諸書不輟

息齋從子文虎著史記註寓劍庭玉峰宮藏書家寓廬於金陵山東

開之

弟子則有戴伯度機著藝齋集

鄧志作藝齋集待考

戴氏世居桃源王伯厚作世譜詳言之

伯度之孫埴字仲培考證經史著鼠璞一卷及仲培詩文彙

慶軒著於宋儲博考而未考其里居埴桃源人即鄧

之桃源鄉也鄧志有戴培父春秋志似亦仲培所作戴餘有春秋微疑亦桃源戴氏也

埴六世孫習字原學桂氏弟子也至奉化戴氏

則剡源所自出諱宇者生子辛辛生三子次汝明字叔晦生濛濛字默叟自號拙逸居士生表元卽剡源先生也杰爲剡源伯祖篤實爲時輩所尊若彥季則剡源子也邵復孺嘗答以詩鼓其家學云剡源弟子有陳養晦成剡源贈以詩

陳養直規剡源題其居曰縮軒任松鄉有子耜肆意經史博通旁考務極根柢取松鄉所著句章集梓之見貝清江集任瑾爲松鄉弟子之江陰松鄉嘗序以送之慈之劉氏多聞人而發源自劉致明繼寬始是爲無閔先生建炎間挹明州五先生之典型以淑世者其學本於太極西銘應時字良佐爲無閔次子於書無所不讀刻意於詩有頤菴棄其子叔向號滋蘭習二戴禮先是王蓀渚休攻戴禮以授童居易程士龍及厚南由是戴禮遂爲劉氏家學厚南爲無閔曾孫與慈湖子宓石坡蓀渚爲率真交慈湖嘗以書答之揚祖字宏宗自號介白散人似祖字卽翁仍祖字乃翁慈湖書院之重建實賴二人之力皆厚南子也榮祖道中皆介白從弟介白建樓讀書相與講解經傳王深寧曰尙論近世名卿於慈谿得三賢焉文元楊公文靖張公則聞而知之公則見而知之張公卽張子宓度也是爲壽張先生東發在史局得壽張行狀繳奏見東發日鈔公謂

孫守叔夢觀是為雪窗先生深寧嘗書其遺事著有雪窗集二卷端平初子宓召為國子司業兼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讀升祭酒乃因已講者為十二卷進之

即今所傳月令解是也子宓之從叔祖張德深漢著辨虛一卷攻媿嘗跋之

見

水學案補遺

宋史贊趙應甫逢龍孫守叔夢觀曰清操曰平直皆悉心直言不避權勢

趙先生鄞人也每草疏必焚其藁今其文不傳其曾孫觀光執節死子宓之曾孫祖傳亦能世其家深寧嘗作靖齋銘稱之深寧家學梨洲謂夏學嘗從三江李氏游即以屬之元白者仍寧波府志之誤也蓋猶子李明新云厚孫嘗作四明續志即至正志也讓名於王元恭若王漢章遷居會稽戴九靈嘗題其齋以為厚齋尚書裔孫者也東發先緒壺隱先生得一字仲清以文起後東發之叔祖也東發之父諱一鶚受書壺隱以論語集註教子其孫曰炳文戴九靈嘗贈以詩玠為東發之曾孫父正孫夢幹子所謂尚綱翁也

慈谿志於黃玠傳誤刊寶孫應更正

若鄞西袁

氏其先爲南昌人有子誠者宋知臨安府以事至鄞遂家焉爲袁天與鏞之所自出也天與治春秋有文武才尙氣節元兵脅降天與死之同難者一家十七人惟仲子潤祖甫六歲僕援出得免潤祖字澤民善詩其子卽士元也字彥章稱爲菊村先生著四書五經疑義及書林外集若彥焯先生韶子似道字子淵築南園聚書至數萬卷是爲南園袁氏似道子洪卽清容之父也七歲通詩書春秋清容有二子瑾璫字敏存俱力學清容弟子有姚應鳳字時和著納軒稟若本堂有弟觀袁清容作陳觀墓誌嘗謂陳氏居奉化最著者爲本堂兄弟喟和曰棣華集觀自爲詩文曰竊蚓集蒿里集疾作力書中庸一章以授子漢東發之壻曰陳若謝皋羽寶幢山尋黃提刑避地詩嘗及之當爲本堂昆弟寧海胡世佐爲本堂之甥從學於舅氏嘗題舒藝風六藝綱目序世佐弟子則有胡廣字文剛著雲屋集王藹字用吉與廣同受毛氏詩若應氏自蘭坡先生僚

以撫湖南乞歸縣令葛洪禮聘之致館於縣西之葛坡

樓軒以爲蘭坡之誤待考

子弟多所成

就昌國州志以翁洲書院爲帥機應公僚讀書之所姪儼接踵魁多士則本爲蘭坡書舍而儼繼之也應儼傳云自號葦芷蘭坡先生之猶子也昌國志載之最確結埼亭集錄謝山翁洲書院記所謂以其子蘭坡附焉者子字爲叔字之誤毫無疑義至翔孫爲儼之猶子見於馮福京翁洲書院記所謂義形於色者也其世系班班可考

宋元學案於應儼傳旁註弟儼而所附謝山翁洲書院記又據結埼亭集誤刻叔爲子未予更正因生疑問定海志辨之樓軒又辨之

儼生俊

俊原誤後

展轉又誤復今應改正爲俊

字宏道俊生翔孫字子翔翼孫字子燕儼之子曰法孫葛洪字容甫

樓鏞稱其始新學宮加意於邑人厚嘗爲之記者卽興昌國學也鏞爲攻媿從弟若沈公權弟子則有張和卿祖順著有愚見錄其父邦彥有經解雜著若朱子弟子又有趙時舉善待著四書通釋子汝述汝遠汝适孫孳建鄴山書院割地建朱文公祠若木鐘講友則有趙清臣善相著周易說約八卷周易或問四

卷周易續問八卷周易指要四卷學易補過六卷洪範統論一卷中庸說約一卷大學解十篇論語大意十卷孟子解十四卷春秋三傳通義三十卷其子汝楫著周易輯開六卷易雅一卷筮宗一卷易序叢書一卷曹放齋之子盅字困明經史百家靡不貫通孫曰習之說其父孝先死李全之難爲盅幼弟之子習之稱泰宇先生著易解尙書說論語說及文集三十卷景迂弟子則有朱新仲翌著灤山集五制集湘江集其父載上著作有元祐遺風定川講友則有王先

生茂剛邃於易著武陵易說迂齋弟子則有趙悅道與懽著春秋奏議春秋集解六經註與懽子孟僕爲深寧弟子僕之弟何著春秋法度編

補遺
未錄李伯振充庭爲三江元白之父於廣平爲友三江之弟曰詵伯詒伯訓伯詞伯字清巖著詩書講義三江弟子曰黃西軒應春著詩說杜叔範以詩鳴三江之子以稱字景平蒙齋銘其墓子明善以制字景禮若以申則其族子也明新字厚齋

亦稱三江先生爲詵伯孫其子汲號南句先生南句家學有李彌厚彌先子宓

講友則有臧正子格時博士高文善奉旨議周濂溪程明道伊川諡正子上諡

議有功名教

正子諡議載延祐志本傳多刪節惟李孝謙四明文獻錄備載光緒鄞縣志因之

孫守叔之從兄因爲余訥菴弟子採

會稽遺事作越問薛與之訥菴壻也子璉深寧弟子曰吳伯秀化龍著毛詩集

義左氏筆記通纂左氏蒙求東發講友曰劉養晦著孝經解先是程克齋公說

作春秋分記以聖經爲本而事則案左氏閒取公穀及先儒論辨以證其誣王

深寧嘗稱之單君範庚金私淑程氏者也有春秋三傳集說分記五十卷又解

春秋正經題爲春秋傳說集略十二卷又增集論語說約臧正子從孫曰夢解

稱魯山先生著周官考二卷春秋微一卷姚應禰孫其文仿蘇氏著有雙峰

文集若史撮叟公珉爲積齋同調著有易衍義象數發揮詩答問春秋三傳要

義若孫居純庚則桂氏師承也有雪磯集若薛處靜觀一字景荀合食者五世

號義門景荀以書經登賢書其弟子劉仲愚希賢學春秋著春秋比事鉅窩類
彙自號木石子若鄭景允奕夫爲安晚之曾孫著論語本意中庸大學章旨若
舒藝風天民著六藝綱目二卷其子慕字自謙弟子趙彥夫宜中爲之附註若
傅伯厚淳其父時以道學名淳著大學補略一卷洪範敷言性理叢說若孫福
翁字叔和編三皇五帝而下迄五代曰野史纂無極太極以來至於時政名曰
墨兵錄天地事物之變及乎品彙流形名曰繁露凡一百二十卷他作亦百二
十卷雖醇疵互見亦義俠者流也此皆世系淵源及著作之可述者也然重在
經而史子集則略及之而已其有老師宿儒著述不甚顯而其人足以垂後者
若朱公綽爲朱樂圃長文之父范高平弟子也考鄞志云億子爲時名儒補遺
於朱長文補傳錄馮氏引姑蘇志云祖億由開封來蘇州而鄞志朱億傳則云
父瓊仕於四明遂家焉樂圃從泰山授經於太學寶慶四明志載朱長文嘉祐

四年進士然考朱氏世譜曾祖瓊家四明祖億葬蘇州則公綽固占籍四明矣更有沈興宗起以兵法謁范高平高平器其材註孫武書以自見皆宜爲之補傳

朱億朱公綽沈起補遺朱錄

若孫文學之翰少志於學尙論古人自春秋以來千餘年事是非

得失取其大者論之尤以孝行著若陳安國輔父大雅工於詩趙清獻深器重之安國少受知東明劉溫溫使其子概師焉呂大防范純仁屢薦於朝若吳信叟秉信當張紫巖奉母居潭州築第稍廣秦檜忌紫巖論其僭擬信叟往勘還言所居皆人臣制檜怒黜之史直翁則因信叟之薦以除太學正者也若林暉字公著大觀閒陳了翁寓鄞獨厚之建炎閒修學宮輟田養士孫碩以善士名力學不見用嘗詠康節詩自勵其卒也慈湖記其壙絜齋狀其行攻媿更爲之銘若李中字不倚冕以明謫明州獨從之遊邊仁叟友誠以心爲師者也絜齋爲其弟子其嗣子恢字汝實若陳菊莊宗仁幼習經學私淑考亭汪仲容度博

學好文爲魏碧溪弟子王彥古漢英文行不凡與鄭次中次時皆爲迂齋弟子
林岳學古靈之學陳琦志忠獻之志皆見稱於時若陸天祐慕伊洛之學命其
子居敬思誠建東湖書院及先進祠祀文公暨陳秀實以下十人若應本仁字
本立博學好禮慕范文正爲人建義莊五百餘閒割腴田五百餘畝使後裔世
守之黃文獻紀其事韓性字可善亦建義莊義塾者也具清江紀其事葛魁徐
勉之充慈湖山長魁嘗割其地之半歸學宮若方山京字子高父季仁紹興志
作進祥有
文名餘姚孫氏禮致之妻以女山京孫氏甥也固窮力學平生無自欺若吳
東洲龍朋繼方蛟峰主橫塘義塾若劉公輔爲杜洲山長岑安卿贈以詩謝源
父閉門讀易能古文詞子應辰受父易得其要旨魯月卿杜孟傳見孫正甫
學案補遺居上
庠孫正甫元蒙有通家之好因受詩魯氏正甫更行鄉飲酒禮於餘姚董秉彝
復禮亦師事月卿者也葉恆由程畏齋見虞道園爲道園弟子畏齋之師有孫

友仁會叔畏齋記東湖書院嘗及之

見鄭志東補遺未錄

竺稷世守儒學皮藏舒沈二先生

遺墨陳定孫爲卓之孫陳思禮字用和皆以孝著潛溪述用和之行張元禮字

仲仁居月湖之濱會諸生講論道德沈師程尊信陸楊之學戴九靈稱之全鼎

孫爲晉孫之兄專精陸學續傳有全者全整更有茅周翰甫生周砥道堅顧恭

復道皆寶峰弟子陳莊仲恭爲澹軒弟子

孫樞號澹軒有文集英莊廬序之

莊仲從子祝字孟藻以

聰明正直舉傅恕字如心學通經史爲春草同調陳子浩剛受春秋於徐淵明

死於賊寇則如心學侶也子浩弟子曰夏琛以孝行著若單仲友與桂清溪同

舉窮究經史百氏周程張朱之書桂慎桂全爲清溪之子慎嘗從潛溪受經有

李生者亦潛溪弟子所謂穎銳有以燭理者也失其名張居卿與方瑑最厚瑑

爲桐江之叔時季照銘爲春草弟子劉準宋末隱居教授稱南窗先生子汝舟

若鄭本忠講論純正若陳與延熟於春秋若顧德輝潤祖應春父叔川皆名士

德輝著書數百卷潛溪嘗稱之惜其書無可考矣夫景迂謫船場了翁居南藍官斯土尙已更論其著者若蔣仲遠猷宣和四年起知明州建炎三年避兵來明其後遂爲鄞人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若秦太虛觀元祐初調定海主簿攻媿記定海縣淮海樓曰秦少游初筮仕之地也觀有淮海集張岫知鄞縣邵雍嘗贈以詩陳良翰知慈谿縣誘獎後進孜孜不倦其後任詹事力主絕和不棄地與不右程學之陳公輔異矣滕德粹璘爲朱子弟子嘗尉鄞朱子貽之書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國正袁和叔所宜從游者也其後問學於定川著有溪齋類藁三十卷梅伯大寬夫爲溪齋弟子尉慈谿德祐死節著裕堂講義張伯大洪咸淳中分教四明與齊充甫庶同編朱子讀書法黃以受仕於鄞著政聲傳朱子之學以詩雄於江右有露香拾藁趙虛齋以夫知慶元府箋註諸經私淑朱子魏石門新之方蛟峰弟子也爲慶元學教授以濂洛關閩正學爲己任

嘗刊李光所著孝經集解鄭耕老爲明州學教授值金人焚蕩之餘士之學學

之陋置弗理於是講說科舉以外之學更營學區取田供鄉飲費著有詩易

義經

考有
易範

中庸洪範論孟訓釋若孔明遠昭孫官慶元學正執經於深寧曹士宏爲

丈亭巡檢則私淑深寧者也沈宗卿爲慈谿教諭黃正卿序其詩謂宗卿若與
文元同時寧不足發鵝湖未決之論韓艾溪居仁與史靜清同師常德陽先生
至元閒爲慶元路經歷標註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若王荆公安石知鄞縣樓
攻媿經綸閣記曰天下雖病吾邑不敢忘也洵爲平允之言更有如胡氏來自
餘姚豐氏遷居上虞者亦宜考其略焉郭維河南人建炎閒徙居四明以北學
教授諸生從者如雲李朴編次豐清敏遺事多訪之蓋侍清敏最久也著有傳
家易說林君復逋居西湖二十年十國春秋錢塘林克已傳謂忠獻王時官通
儒院學士博學善文章宋隱士逋卽其孫也然君復有將歸四明諸詩奉邑之

黃賢鄉又有和靖舊宅故郡縣志皆以爲奉化人著有和靖集范文正過其廬嘗贈以詩東發稱其超然高識之士子宥若張才彥邵本爲烏江人以弟祁字晉彥秦檜嫉之下獄事連邵乃居四明杜門絕交潛心經典學道自得祁添差明州觀察推官謝山辨鄞江墓誌謂邵兄弟不及事鄞江意者受業桃源乎子孝祥卽于湖也邵有弟鄭字彥知子孝伯字篤素孝祥字安國有于湖集孝伯子卽之是爲樗寮著桃源志若蘇舜欽字子美銅山人嘗從穆修學易再至甬上有蘇學士集鄭浩字志完晉陵人爲龜山弟子私淑伊川集中有憶昨隨侍游鄞川又有昔侍先君官四明之句著有易解及道鄉集四十卷子柄亦從龜山游手葺伊川語錄一卷晏敦復字景初爲伊川弟子忤秦檜出知衢州嘗寓鄞家有老母汪汝直周恤其家孫應時餘姚人嘗館史直翁家有燭湖集謝翺字皋羽嘗至四明有晞髮集胡三省字身之居鄞久有資治通鑑釋文辨誤十

二卷下子東園其先泰州人父大亨字嘉甫主懷寧簿未幾隱居象山著尚書類數二十卷松隱集二十卷子東於書無所不讀著論語大意二十卷黃潛字晉卿義烏人嘗主王厚孫家有黃文獻集柳貫字道傳浦陽人嘗居龍山有柳待制集戴良字叔能爲道傳弟子嘗居鄞有九靈山房集丁鶴年西域人以孝著通詩經有海巢集舒閔風嶽祥寓奉化爲戴剡源之師有閔風集若烏春草所謂學文於夢堂者夢堂名疊置住慈谿東臬寺與金華胡石堂汲仲游雖釋而能文者也抑有吳主一志淳者其先無爲州人徙居鄞之東湖

補遺孫姓謙云從豫章此據鄞志稱

善詩文至正末奏除翰林待制有詩云爲儒已入他州籍垂老頻收故國書讀者悲之此又寓賢之著者也壽鏞飄零海上時值用兵雙鬢已皤一卷不釋讀元次山詩曰不識天地心徒然怨風雨又曰惟云循自然忘情學草木斯世雖亂吾心不亂積一二月之心力彙五百載之獻文槍林彈雨之中汗竹秋鐙之

下勉寫成篇以報鄉先哲於萬一儻亦他州作客垂老收書之意乎若云詞費不敢辭也更有漏略他日補之時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序於歇浦寓廬

宋元學案補遺序一 集古錄

梨洲先生晚年于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門戶全祖望撰梨洲先生神道碑尙未成編而卒命季子主一纂輯之其後謝山全庶常又續修之

梨洲七世孫直稿輾轉歸于及門月船盧氏別見數帙于同門樗庵蔣氏而梨洲後

人又有八十六卷校補之本要之梨洲謝山皆爲未成之書黃氏補本則雖成

而猶未成也王梓材宋元學案道州何凌漢曰壬辰春按試至寧波得樸學士王生梓材

今茲戊戌王生居然以校刻宋元學案百卷定本至欣然詢其所自始知陳碩

士少宗伯繼視浙學先得梨洲後人補本八十六卷而謝山原本之藏於月船

盧氏樗庵蔣氏亦次第出之王乃與馮生雲濠合而定之謝山序錄百卷頓還

舊觀

何澂漢宋元學案序

王梓材曰黎洲原本有待於謝山之修補卽謝山逐時修補亦未

始不望後來之廣爲蒐輯也故有謝山之所遺而顯有可據者別爲補遺以俟

續刊

王梓材撰宋元學案條例

馮雲濠曰宋元學案何以有補遺也本姚江謝山遞成之書而

又爲補其遺歲丁酉自春及夏雲濠與甬上王履軒明經釐定謝山補修本百

卷且出雲濠醉經閣所藏宋元人儒書文集以備參校時見諸儒學派有未盡

葺者相與節錄條分爲學案補遺四十二卷

馮雲濠撰宋元學案補遺

梓材又曰自己亥之春

以至庚子之冬并舊所輯錄釐爲學案補遺百卷一端之有閒必載稽其原書

一字之未安或旁推夫羣籍故正編愈審補遺之附益愈多正編彌精補遺之

增參彌廣而宋元儒博攷別爲三卷以附於后蓋至是而正編之有閒者亦庶

幾無閒正編之未安者亦可以少安也已

王梓材再識宋元學案補遺

又曰梓材先高祖太學純

夫公諱炳學于王忝堂先生

諱之坪誰人諱社弟子二十七人之一見宋元學案攷略月給盧氏藏書本註

爲黎洲再傳弟子大父

郡學都講漁村公諱鏐則嘗從樗庵遊而梓材先君子縣學都講夢僧公諱謨

之受業范外翰耐軒先生懋裕早學于漁村公後又及蔣門是祖父師承所自

出

宋元學案致略附樗庵轉氏所藏底本注

攷陳勸作先師王子行狀有曰稟承家學肆力治經勤於著

述哀然巨帙充道光十四年優貢明年考取入旗教習期滿出宰廣東三十年

九月署樂會事纔數月以疾卒於官咸豐元年正月十四日也年六十子二長

熙原名龍光克衍家學

先生所著水道表爲龍光手鈔

次焜原名爲光女二長適陳懋煒次適屠繼

烈

案即用錫之祖也宋元學案補遺原稿藏諸屠氏者淵源所自特著之

孫二潤培恩培

字履孫卽以原稿授用錫者

他撰著十餘種皆精審

可傳世古文曰樸學齋文鈔詩曰北游賸稿亦足見根柢云

鄭志本傳

是爲序時民

國二十六年四月

宋元學案補遺序二

語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豈不信哉春秋時天生一孔子而七十二子之徒各以

師說轉相傳授儒分爲八皆得聖人之一體戰國時天生一孟子而公孫丑萬章之徒質疑問難使許行告子盡無所逞其辭其間曾子作大學始誠正而終治平子思作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道歸於一尊學之淵源正也然四子書而外若子張子夏子游之儒雖時時見於簡冊轉不如老莊荀墨韓非申不害者流猶得勒爲專書以垂於後則傳述者之貴焉夫諸子百家折衷於孔子諸子百家之說不辨孔子之道不尊歐陽永叔有言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作焉漢儒數十家有功六經者也抱殘守闕訓詁通焉唐儒繼之更爲疏證然皆引而不發以爲聖道深遠未易以言語形容略著大義俾學者自求而自得之而已自宋儒出而義理始彰薪火綿延於元明大道益著彬彬儒苑識大識小見淺見深又各抉其蘊奧以逮於有清漢學師承宋學師承各著所自而善者則治漢宋於一鑪建大名立大功且

由此選蓋非僅以淑身固將以淑世也當明清絕續之交姚江黃梨洲先生慨然以斯道爲己任既作明儒學案更上溯而及於宋元儒吾鄞全謝山先生益爲增修使之脈絡分明更作序錄以定百卷之次黎洲之卒在康熙乙亥謝山之卒在乾隆乙亥先後六十年天何不憖遺老而終未見其書之出嗚呼唏已王履軒先生名不傳於國史位實沈於下僚獨能紹述黃金之緒既參訂宋元學案使水火盜賊所剝蝕侵奪而尙留貽於天壤間者爲之行世又復甄錄及於孤寒旁採至於志乘湘南龍氏所謂生不求聞沒無黨援者一一著之人生於世觀覽海內苟得交其一二賢豪相與講研於學術之中已爲大幸今乃尙論及於數千百人名世至五百年之久好善優於天下浩然盛大豈非爲衆人之所不爲者哉壽鏞既借述序錄綜觀全書黃金得其精先生取其備書以晚近而愈出先生所見之書有爲黃金所未見者亦有黃金所見而當時未及錄

者例如安定經說既以春秋著矣而周易口義洪範口義二書黃金或未之見也又如安定蘇州之聘由於范希文而湖州之聘固滕子京也子京之傳黃金未錄子京有遺憾焉安定泰山諸儒皆表揚於高平而高平實發原於睢陽戚氏則戚氏不可不著廬陵見奇於漢陽先生則胥偃不可不著更如朱文公撰小學錄范文素之詩編性理羣書者上及之於是以其不入學派而作博考蓋師萬季野先生意也諸如此類沿流溯源用心亦良苦矣且以學說之大者言之胡安定患隋唐以來仕進尙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孫泰山治春秋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其論治謂夏商周之治在於六經范高平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邵堯夫吟詠所及四時行萬物生也夫上天下地往古來今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亦曰無汨其序而已矣學無大小之分小學蓋所以爲大

學也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無適而非分殊而理一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理也求其所以爲草木器用之理則爲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則爲物格故當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不識時不足以言學下學而上達溫故而知新苟使局於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易書詩春秋所以配皇帝王霸也善性理者謂之學重事功尙經制者何莫非學學未可以門戶限之也善夫葉水心之言曰讀書不知接統雖多無益爲文不能開教雖工無益篤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開物成務爲可惜也今國家方以禮義廉恥倡導斯民舉往時禮教縛人之說剗削消磨而衷於一是壽鏞幸生其間得先哲不傳之秘儻不爲之表白而傳於後微特有負先公易簣之日執小子手告

以孝弟忠恕者而於鄉先生黃全二公與夫履軒先生先覺覺後之意泛焉視之斯則負罪大矣刻既竣因更著其大凡而爲之序時民國二十六年六月

校刊宋元學案補遺識略

一王履軒先生校刊宋元學案手訂條例其第一條云序錄之作卽是書之凡例而撰學案補遺凡例第一條云學案補遺標題下不復有所序述以于僭越壽鏞竊思紫陽嘗取程子之意以補格物傳學案所以著諸儒之學派而補遺者補其遺也因就攷證所得於各學案黨案學略說略宋元儒博攷補作序錄俾讀者得其大要顧未敢分載於各學案之端仍懼僭也時歷三月甄及羣書述而不作聊以盡心求正大雅焉

一先生別成宋元學案百卷陳詠橋先生行狀所謂馮氏何氏各存其刻本皆爲四十二卷本

光緒己卯魏氏重刻宋元學案跋云又有鄭王氏補遺百卷何氏求得之與所刊版俱燼云云所謂百卷亦卽四十二卷本也

諸藏書家更錄副

焉而手寫一百卷本則藏諸屠氏從無錄副者是以海內人士往往以是書稿本見告概未取閱卽鎮海方君粹彥藏有補遺之姓名錄亦未段觀蓋廬山真面目已見但期毋忽毋漏固無待旁徵非偏於自信也然偶有舛錯必爲校正間有所見抒於序錄期益完密

一先生脫稿於道光二十一年辛丑至今民國二十六年丁丑歷九十七年壽鏞著手整治始於五年以前歲在癸酉歷五寒暑亡友夏君同甫云原稿紙薄如蟬翼字細如牛毛而分條剪裁往往闊不盈寸當黏合處又欠牢固一經翻手翩然飛墮若再十年無人收拾將充蠹魚食料矣紀實也由原稿錄副一校覆校迨刻成仍有顛亂者壽鏞藏書雖多然亦有原稿所錄無從讎校者因作口口以俟異日補正

一先生之編是書意在廣之又廣或有嫌其泛濫或有議其應詳而從略者然

存其人卽知其學術廣以資參攷略以俟探求至於評論所及非一家之言卽可定斯人之生平如錄王漁洋之記載於紫巖紫陽多有不滿或有主刪者壽鏞竊以爲仲壘序戰國策有曰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凡原稿所錄悉仍其舊諸傳中著先生與不著先生亦依其原定概未敢稍有變易

一是書起草時宋元學案尙未刊刻凡正編已錄者雖原稿所有而移入正編者一概刪去但閒有刪之未盡者則由於勘比時之疏忽讀者諒之

一是書必須與宋元學案並看精神乃顯以先生考校所及多有識之於正編者而補遺反略焉讀者不可不知

一是書雖脫稿於辛丑而先生一識再識然未問世也稽諸時日先生之歿在辛亥正月距辛丑已閱十年所謂壬寅二月初旬五橋居室被燒是板

即宋元學案海

本刻亦燬者乃在補遺脫稿之明年何子貞編修謀重刻於都中因重爲校訂

重校原稿藏馮氏伏齋

在壬寅之秋以至甲辰之冬而重識於都門者在乙巳春是又後

脫稿四年矣可見十年之中先四年汲汲於正編之重刻而取補編以歸入

時也

宋元學案總目錄云有明爲正編之遺漏與補編之必當歸入而前此致訂時所未見及者皆爲錄入

後六年當爲入旗教習期滿待次

廣東之時至權樂會縣事纔數月遽卒先生本爲寒士當時既假書於馮氏而辭經之書既不能攜之以行其無從補綴乃事實也是以終其身未及殺青

一是書之藏諸屠氏古安羅館爲先生之孫履孫授之於屠康侯者也康侯既詳識之矣而壽鏞以蚊負山幸得報先生於萬一校刊完竣爲生平大快事而助我者老友夏同甫啓瑜至爲盡力惜墓木已拱不克見書之版行爲之憮然他友如王彥行瓊精心覆勘鉅細靡遺施韻秋維藩又爲最後之總校

餘若章屈兔伸胡伯棠喻民可超皆與焉因附誌之以示不忘民國二十六年四月識

宋元學案補遺序錄

鄧張壽鏞約園補輯

謹案宋元學案一百卷全謝山先生因姚江黃氏本而修補之更撰序錄以表全書之脈絡王履軒先生於刊刻時並分列於各學案之端俾學者得見每卷要領而學案補遺於序錄闕如也壽鏞譎陋何敢有所補綴願既刻是編凡正編之遺漏與補編之所以必爲廣之者宜伸其說謝山序錄各學案確乎指其淵源主之者從詳而輔之者略焉今仿其意惟於先緒及師承與夫學術或有詆議之者必著而辯之蓋亦使讀者知其本末云爾

安定之學具有淵源父訥嘗撰孝行賢惠二錄直齋書錄解題錄之安定學說見於周易口義洪範口義中庸義律呂議者尙可哀集不特春秋說之宜補也若夫書解文公謂爲未必是安定註蓋閒引東坡語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僞書汪浮溪序其言行錄謂弟子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常數百人公卿偉人接踵於時蓋數十年云輯安定學案補遺第一

泰山師承曰王文正曾劉公是撰沂公祠記嘗言沂公守青爲齊人建學守鄆爲魯人建學由是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燦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劉子卿曰東學之倡自孫石二先生始孫明復居泰山之陽王沂公李文定公范文正公士建中賈同皆其師友也呂中曰春秋之學前乎此舉凡例而已自孫泰山治春秋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感衰而天下始有春秋之義其論治謂夏商周之治在於六經其論學者詩曰擊喙毆髀明大道身與姬孔

爲藩籬輯泰山學案補遺第二

安定泰山諸儒皆表揚於高平而高平實發原於睢陽戚氏

見宋元學案高平學案序錄王慶軒案語

然以年稽之非親受學於戚氏也高平嘗從崔遵度唐異王袞游易義而外其見於文集者粹言尤多義莊規矩更可爲後世法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天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又曰爲之自我者當如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韓魏公曰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樓攻媿嘗著范文正公年譜劉漫塘論本朝人物曰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輯高平學案補遺第三

謹案樓攻媿作范文正公年譜補遺未錄宜補之

廬陵少孤父觀常夜治官書屢廢而歎曰我求其生不得耳龍岡阡表已歷

述其家世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漢陽先生一見奇之置門下後妻以女漢陽先生卽胥偃也其學說易童子問而外若詩說詩本義皆深於經術者也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推原其始實自廬陵然其立論未嘗輕議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嘗曰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閎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爲法固不僅說經見於武成篇也後人謂廬陵無大裨於經術則非矣劉蕘山人譜曰歐陽永叔一代文宗於後進有片言隻字可采者必加稱揚又盡錄之別爲一冊曰文林輯廬陵學案補遺第四

古靈之伯父諱則之學爲鄉宗隱居古靈村其弟象質美趣使事學卒有成古靈之父也古靈經術尤在中庸謂不善非性人之欲也寬厚長者接物誠

恭樂於薦士富丞相當國引古靈爲上客所告富公者盡仁義也閔中希蹤
伊呂季慈苦節艱難蔡君謨守福州令民間一家點鐙七盞季慈作大鐙長
丈餘書云富家一盞鐙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鐙父子相對哭君謨爲之罷
鐙公闢著春秋總例十二卷鄭氏通志以爲周希聖撰蓋誤孟爲聖也輯古
靈四先生學案補遺第五

閩學之先有楊徽之石熙載李穆賈黃中濂學之先有劉元亨蜀學之先止
止先生而外更有郭希朴王默廖及而士熙道爲東州大儒人尊之如孟韓
嘗曰仕者既老眷眷於祿多出於退無地也劉忠肅稱爲根本之論劉子望
時亦號曰明道嘗言好問好察蓋得其情實適於理致不必奇遠然後聽從
明州五子大隱純篤不爲爵祿羈石臺人師教化可觀鄞江墮樵遺秉怡然
自得西湖行善而信於友桃源篔簹有類顏子古靈致書儒志謂夙夜欲誠

心盡禮惟恐求而不得者經行子弟彬彬有禮章望之論學求高深譬如登山黃鵬隅效揚子法言黃東發嘗謂其識有過於雄又嘗著揚庭新論十篇惜未見也侯華陰發強壯厲程明道誌其墓止止直道去不掛冠漢州興學古人所難此魯浙閩蜀學術之先河也輯士劉諸儒學案補遺第六

涑水之父諱池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天性質易溫公嘗曰先君以爲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取其精英爲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稿因爲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邱明本志也洵屬至論溫公著述迂書疑孟潛虛而外如禮說易說如書儀如家範如讀玄文中子補傳評進資治通鑑表上古文孝經指解表薦賢劄子及見於傳家集者與夫劉荀明本釋晁景迂儒言劉蕺山人譜所錄皆可證其學之平實明儒霍韜發爲妄論是噓章惇蔡京久燼之燄也輯涑水學案補遺第七

百源之先天卦圖傳自陳搏搏以授种放放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以授百源然本於自得也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先天卦位圖經世天地四象圖經世掛一圖經世聲音圖而外如伊川擊壤集程明道讀之曰真風流人豪也朱文公曰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玩侮一世只是一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父字天叟嘗登蘇門山謂雍曰若聞孫登之爲人乎吾所尙也遂卜隱於山下異時堯夫侍親往來洛陽見山川水竹之勝架屋竹間水流其門浩然其趣也因自號伊川丈人臨沒謂堯夫曰吾平生不害物不妄言而康而壽有子若孫無恨矣此又百源家學之所自也輯百源學案補遺第八

學士鄭向愛濂溪如子名子皆用惇因以名甥朱文公語錄載濂溪傳授自謂由於陸銑銑乃參之誤濂溪娶陸氏參之女也朱漢上表易穆修以太極

圖傳濂溪然穆卒濂溪年止十四非親授也聞道最早初仕時年踰弱冠從而講學者已衆其所著通書太極圖朱文公各爲之解並書於後謂此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實相表裏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後明黃梨洲於太極圖有微辭因以通書先之王魯齋謂通書上接中庸張南軒序太極圖說稱其自得之妙黃東發稱其明白無疵且謂詆訐者非也罪也輯濂溪學案補遺第九

明道年十四五伊川年十三四從濂溪問學其後彭推官之子一見明道歎

爲老成以女妻之

見度性善說彭推官時序推官傳應求

推官之子卽彭侍郎思永也講聞之益蓋

有所自識仁篇劉蕺山旣云教人隨時精察力行定性書論性說朱文公解說最詳明道嘗曰物卽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學須就事上學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之

間無適而非道也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其論王霸之辨論君道劄子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論養賢劄子南廟試策顏樂亭銘李仲通銘皆見道之文也輯明道學案補遺第十

謹案明道學案補遺所采輯錄第一條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第十條心要在腔裏均見正編應刪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此朱文公之言也以道自任源委於六經集成於一易治易使人先讀王氏注朱文公既曰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然又曰程先生只說得一理願循其說以立身行己亦足以發明剛柔進退義利公私之辨矣顏子好何學論叢山既謂其得統於濂溪而於伊川三不幸之說少年高第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以為過激之論謂人若能勤學敬身兢兢自持未始非不幸之幸也伊川學說見於易傳禮說春秋傳惟春秋傳未終筆高息齋閱本其說

爲集註輯伊川學案補遺第十一

謹案息齋春秋集註意在完伊川未竟之業補遺未錄宜補之

橫渠之父諱迪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官諸孤皆幼

見正編橫渠傳

張伯行嘗著

張迪宜配享啓聖議以爲宋儒先人周程朱蔡之父與張子之父同也其後

配享實從伯行議

見張情格年譜
共文獻集中

橫渠著作西銘東銘正蒙理窟而外曰易說曰

周禮說曰禮記說曰女戒皆本於仁之一字又主於深思自得其西銘龜山

贊之曰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而朱文公注

之答南軒書曰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

無適而非分立而推理一南軒因作西銘說真西山饒雙峰吳草廬皆各有

解說劉戡山謂東銘遠勝西銘朱文公嘗與江西學者說東銘大旨正蒙朱

文公亦有說黃東發謂造化難測橫渠思索最精又曰理窟一書氣節篇於

學者最有益輯橫渠學案補遺第十二

蜀公正書雖已殘佚見於王伯厚困學紀聞所采錄胡氏皇王大紀其論刑一段藹然仁者之言黃東發又稱其凡所陳述關涉甚大爲天下孤忠尤精樂律其師承則薛簡肅公奎也呂申公於范歐諸老爲親炙其侍經筵仁宗春秋高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蠹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反覆深陳韓持國從明道遊問答語可案也其廟議及與涑水書尤犖犖大者呂汲公著有周易古經宋世言古易自汲公始王彥霖爲古夏吏不肯爲呈身御史哲宗立卒因薦用爲諫官黃東發曰公論君子小人不可參用最關世道豐相之從學於王鄴江與樓西湖王桃源爲友所著孟子注而外古易魯詩春秋禮記正說渾儀浮漏景表銘詞無可攷其可哀集者猶夥焉李君行凡所言多舉大體務在廣諫諍抑僥倖博通史學多所發明輯范呂諸儒學案補遺

第十三

謹案豐清敏遺事已錄於正編其見於他書者補遺猶多未采壽鏞輯豐清敏公遺書略可攷證

忠定之父諱航字仲通與溫公同年契

見正編忠定傳

其母爲太常博士石亞女故自

幼游新昌石溪書塾朱文公旣稱其有德有言百世之下聞者興起又曰元城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弗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秋霜夏日相高也獨謂其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向搏擊以致君子盡去黃東發曰溫公爲相於人情大變之後得行其道公爲諫官於小人報復之時不得行其言效驗雖異直大則同元城著作譚錄道護錄而外尙有盡言集蓋所謂心中所欲言者卽言之者也盡言而不知所避亦以其出於至誠而已天下詐僞之風甚矣以某從

少至老觀之誠實之風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一年萬一有大禍亂則君臣之閒無所不至矣觀於此數語益可見元城學術輯元城學案補遺第十四

謹案家藏有劉元城盡言集補遺未錄宜補之

華陽幼孤叔祖忠文公鎮撫如己子華陽自以既孤每歲時親朋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忠文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唐鑑帝學仁宗政典及中庸論而外語要所錄經說所著講說所及與載於文集皆湛深經術練達事務者也又講月令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覆闡明論時令者莫能過之惜其書未見嘗曰有國家者當防微杜漸若禍亂已成雖聖人亦未如之何矣又曰聖人惟言利物之利不言利己之利尤爲至言輯華陽學案補遺第十五

景迂之學深且博矣於易自商瞿下至河南邵先生於書自伏生下至泰山姜先生於詩雜以齊魯韓三家不措於毛鄭於春秋攷至賈誼董仲舒不膠於啖趙其所引據多先秦古書卓乎獨立確乎自信成一家之說與諸儒並傳見陸放翁景迂先生祠堂記儒言客話易玄星紀譜而外若中庸傳若易規若一分律皆有裨於世教洪範小傳見景迂之自跋而未見其書自云次序則本泰山姜至之論五行則張廷評景發之云輯景迂學案補遺第十六

滎陽初學於伊川後與明道橫渠李公擇孫莘老游所見日益廣此朱文公與林擇之書本於家傳之言也固不僅學於焦千之胡安定邵康節王介甫歸宿於程氏矣黃東發曰公文穆之從曾孫文靖之孫正獻之子生三世相門而衣食或不給其母申國夫人督教甚嚴動必循規矩晚年名益重陳忠肅至拜公堂下豈獨公之家可敬可慕亦可想見政和閒前賢流風遺澤猶

有存者所著大學解朱文公嘗辨之然其所解以爲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理也求其所以爲草木器用之理則爲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爲物格確有至理輯滎陽學案補遺第十七

上蔡語錄全謝山旣言或曰是江民表之書誤入讀朱文公文集曰以最後得胡文定家寫本上下篇爲正而去吳中板本增多之百餘章又得其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凡定著三篇今所傳三卷本是也論語解自序南軒以爲前面說得甚好但後面說與天地同流處太多所以啓學者想像不帖實之心朱文公曰上蔡說詩須識得六義體會而諷詠以得之此卻是會讀詩又曰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最爲得其要領輯上蔡學案

補遺第十八

據案上蔡所著曰論語解曰論語辨疑曰論語說有三名朱竹垞據考既錄論語解曰宋志十卷未見又錄宋史傳曰所著論語說行於世而胡質後序曰上蔡謝公得道於河南程先生元祐中嘗講學之教遂著論語解蔡者其一書也朱文公嘗曰胡侍郎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越發處又案上蔡說詩其書亦未見雖致而絕之

龜山師事二程南軒稱其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所著周禮辨疑詩論書義辨疑論語解孟子義王氏字說辨神宗日錄辨史論其自序及單詞隻句尙可哀錄攷年譜又著周易解義春秋義中庸解義莊子解其書未見三經義爲八十一歲作

見年譜

高宗以爲甚當理

見正編陳綱傳

所謂三經義者即

春秋義詩義孟子義也詩論卽詩義更編次二程粹言二卷蓋以明道之言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讀者不能驟窺其要記者又意爲增損因分爲十篇程氏一家之學觀於此思過半矣輯龜山學案補遺第十九

據案張伯行審定楊文靖全集卷首載有年譜屢軒先生或未之見其著述如周易解義春秋義中庸解義莊子解均未及因補之

廬山遺書多不傳見於龜山墓銘曰中庸義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

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攷之年譜亦合惟久無完本世所行者乃撮拾各書

合爲四卷者也

見正編馮雲濂案語

其言曰凡爲天下之常道皆可名爲經而民彝爲大

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汨其序之謂也又曰以德行言曰中庸以性

情言曰中和

見正編兼山學案

伊川稱其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

見龜山所撰墓

銘蓋誠於中形諸外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不究所用士論共

惜之輯薦山學案補遺第二十

得程門之傳者惟和靖爲最正此黃東發之言也和靖一生轉徙患難全家死虜禍僅以身脫周紫芝贊之曰誦聖人之言行聖人之道退不以矯進不以躁用能隨隱顯以無心歷險夷而一操其手筆朱文公辨之中有伊川先生爲中庸解疾革命焚於前門人問焉伊川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爲朱文公曰專恃易傳遂廢中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所說頗當然

答許願之書曰論語尹先生說句句有味可更翫之不可以爲常談而忽之也固深佩其爲人所著論語孟子解而陳直齋書錄解題僅錄孟子解其門人王時敏別編和靖集八卷輯和靖學案補遺第二十一

兼山深於易謂中爲人道之大以之用於天下國家又云極天下至正謂之

中通天下至變謂之庸程子嘗謂中庸作注而屬兼山以書傳之

見正編

兼山

易解亦得之於程門其解良曰良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外止人欲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朱文公嘗稱之剖析義理與程傳相似其謂易之爲書其道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尤爲至言輯兼山學案補遺第二十二

震澤之學實啓象山和靖之亞也與延平亦近之作論語集解未成而卒其自述曰讀書須求聖賢所以反覆翫味優游涵泳期於默識心通然後爲學

惜全書未見又有易傳曾鏤板於慈谿

見正編本傳
馮雲際案語

今亦未見記善錄而外其

說禮尤精然不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章憲銘其墓曰淳一不雜故得之深
不事表襮故所養厚其治事從容而中理其從政必盡其能其莅民必極其
惠輯震澤學案補遺第二十三

程門高弟不止謝游楊尹郭張如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所造尤深所得尤
粹朱文公嘗言之侯師聖議論聖學必以中庸爲至而羅欽順以侯氏說中
庸謂孔子問禮問官爲聖人所不知似乎淺近未得爲至然推而言之固無
害也周叔忱周伯溫伊川旣稱其氣質純明可以入道而與伊川問答悉合
妙理猶可案也馬時中勇於爲義而恥以釣名凡所建明輒削其棄吳敦仁
嘗爲御史以言事被逐解孟子乍見孺子曰乍見字極有意義惜其名僅見
道命錄而學說之傳者寥寥焉輯劉李諸儒學案補遺第二十四

晉伯與弟和叔與叔俱遊張程之門伊川稱晉伯老而好學橫渠亦稱其篤實有光輝上蔡曰晉伯弟兄皆有見處蓋兄弟既多且貴而皆賢者也見正編晉伯傳晉伯和叔並授大程之教上蔡爲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和叔於橫渠爲同年友心悅而好之教先以禮條爲鄉約關中風俗爲之一變朱文公嘗就藍田鄉約增損之性純厚易直強明與叔深醇近道伊川既稱其風力甚勁又稱其敦篤見正編與叔傳精於禮有儀禮說禮記說中庸解又作書傳十三卷佚范巽之序正蒙謂不得已而作蓋閔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也游景叔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卷惜未見种彝叔性寡默與中朝士大夫多不合尹和靖獨許其可爲將相張芸叟畫墁集而外有易論田誠伯守關學最專謂讀經當先看說薛景庸邵彥明潘庸仲其事莫詳焉輯呂范諸儒學案補遺第二十五

永嘉九先生周浮沚許橫塘劉元承劉元禮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沈彬老
蔣元中也鮑敬亭輩七人其五人皆及程門浮沚有文集行世又有經解其
作座右銘曰汝立志必高而宏汝學道必思而行勸學文曰士之所貴者以
學而已易講義禮記講義論語皆有序全書惜未見橫塘孝弟慈祥忠厚樂
易鄉人化其德縉紳推其賢平居與人言如不出諸口臨事則毅然有不可
回奪之操二劉皆官御史元承劾蔡京元禮追餞道鄉葉水心題二劉集謂
爲俊豪先覺之士者也明仲孝友直諒彥昭有顏子之稱其論學大意朱文
公以爲甚佳而猶欲進之以窮理工夫彬老辨是非毅然不可奪元中嘗言
道不以無經亡不以有經存聖人作經爲求道者設也鮑敬亭與伊川問答
語於死生始終得造化之妙永嘉諸子傳洛學實兼傳關學輯周許諸儒學

天悅瑰璋博達知伊闕縣有異政司馬溫公嘗贈以詩年世與康節相等子望有觀洛城詩呈康節康節和之子堅爲子望之弟調知鄆縣康節擊壤集有寄鄆江知縣張太博詩吾郡志作張洵洵乃响之誤有云長憶當年掃敝廬弟兄同受策名初是昆季皆學於康節之證應之兄弟安貧樂道元豐中應之爲河南推官時康節已沒伯溫以兄拜之蓋康節視之猶子也士彥學行別無可考子發說論語士人樂聽之孝傑從康節最早皆百源之嫡傳也輯王張諸儒學案補遺第二十七

武夷由上蔡私淑程子上蔡未以門弟子接之

見正編卷軒案語

父諱淵寫論語尙書

終帙一無差舛吳羨門以女妻之生武夷武夷過丫頭巖有思先大夫詩蓋宦游荆楚歲久紹興初因徙家衡嶽之下築碧泉書堂著春秋傳卽在此時又嘗修資治通鑑舉要補遺若干卷春秋傳序云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

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傳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又著時政論凡十有二裨益治道朱文公曰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無愧古人輯武夷學案補遺第二十八

張橫浦云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又攷通鑑龜山在東郡先達陳瓊鄒浩皆以師禮視之陳鄒二先生既稱先達不得在門人之列然固龜山學侶也瑩中著尊堯集於合浦更著之四明始以爲無憾尊堯集取王氏日錄編類得六十五段釐爲入門又著易說一卷嘗質之劉器之不全出邵子也道鄉立朝大節在諫立劉后論章惇二事所著繫辭纂義孟子解義道鄉集四十卷又游程門與游楊比肩尤講慎獨之學輯陳鄒諸儒學案補遺第二十九

紫微自少時旣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躋學愈進所著春秋

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官箴而外嘗撰雜錄又學山谷爲詩作江西宗派圖
紫微詩話朱文公曰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修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
後緩急之序而用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孰禦輯紫微學案補遺第三十

謹案補遺錄少年無輕議人無
輕議事一條已見正編應刪

漢上易集傳而外尙有卦圖三卷叢說一卷所敘圖書授受其說頗爲後人
所疑宋世皆以九數爲洛書十數爲河圖漢上用劉牧說者也與諸儒互異
又有詩說謂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狸首曾孫之類是篇中刪
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是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是句中刪字者如誰能重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
姓是輯漢上學案補遺第三十一

默堂蓋龜山之回鶻也輕一身如鴻毛嫉權臣如犬彘國論未定死且弗恤

故讜言一發而身已斥去有默堂集五十卷今行於世者爲二十卷其門人沈度序之揚誠齋又序之其辭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幽至於立朝廷當言貴正君心排權臣蹇蹇不折也其論及程王二學之是非謂自古及今唯有一是大哉言乎輯默堂學案補遺第三十二

豫章傳河洛之學於龜山不爲世所知延平冥心獨契於是退而屏居謝絕世故餘四十年輩瓢屢空怡然有以自適也

見正編延平傳

蓋豫章旣教學者靜坐中

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方兼爲養心之要故發爲議論有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之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尙而未得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黃梨洲謂此是一條血路可謂知言龜山荅胡康侯書云仲素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可見豫章著述歿後卽散亡春秋指歸止存其序猶賴遵堯

錄二程語錄及雜著議論要語未盡泯滅經世大略提躬要旨猶可次第尋

見豫章集
鍾體志獻

延平教人學問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滋長朱韋齋遺子元晦從

之遊延平言其力行可畏學於羅先生得入處後幾放倒得渠極有益所著

延平問答一卷文集三卷輯豫章學案補遺第三十三

諸案豫章延平似應分立兩案豫章任道之真延平樂道之真傳之朱子道統歸之謝山之論豫章非也其編學案延平始與豫章合稱曰豫章延平學案後定序錄則專稱豫章亦非補遺悉仍謝山之舊善館既有所

見因致而誌之○又案豫章文集可取補之者尚多讀學案者宜取文集十二卷細讀之可知豫章之學矣

橫浦之學亦私淑於濂溪故學問於平淡處得味然嘗引伊川語曰中庸所

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學則非學矣又曰行見於實效知止

於說辭則其用力尤在於行所著有尙書大學中庸孝經說無垢錄橫浦心

見正編橫浦傳
馮靈濼案語

今傳於世有孟子傳二十九卷橫浦集二十卷其可哀集者如

書說如中庸說

朱文公
嘗辨之

而孟子傳則發明義利經權之辨謂孟子尊王賤霸有

大功撥亂反正有大用其言切近事理居橫浦久自號橫浦居士輯橫浦學案補遺第三十四

衡麓從侯師聖游復從龜山是又侯氏門人也崇正辨而外其語要中如論敬爲禮之實不敬則威儀俯仰與俳優之戲何殊辭受取舍與市道之交奚辨又曰曰荒曰怠曰豫曰縱曰敖曰慢曰戲曰侮皆敬之反曰慎曰儆曰畏曰祇曰寅曰肅皆敬之發可謂至理名言所著崇正辨三卷斐然集三十卷讀史管見二卷論語詳說未見僅存其序見朱竹垞經義考其經說謂易詩書春秋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父子兄弟皆篤信程氏學衡麓尤以氣節著輯衡麓學

案補遺第三十五

謹案衡麓詳說前明本稱多引之論語詳說序見朱竹垞經義考補遺朱錄應補

五峰得之上蔡傳之南軒其學本於父文定所著知言而外有五峰集五卷

又有易外傳皆以史證經論語指南乃取黃祖舜沈大廉二家之說折衷之
惜其書未見樓攻媿跋云讀指南一卷有曰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斯言旨
哉見經義考釋疑孟則辨司馬溫公疑孟之誤皇王大紀論禮樂制度以及天產
地產君子小人之消長則又深明治道者也知言一書朱文公雖作疑義與
東萊及南軒互相辨然嘗稱其思索精致處殊不可及輯五峰學案補遺第
三十六

白水學易於譙天授已而見劉元城楊龜山皆請業焉見正編白水傳自幼強學日誦

數千言亂後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朱文公稱其隨
材施教娓娓無倦籍溪論天下事慷慨灑涕爲建州教授詔告諸生以古人
爲己之學初與白水同隱又與劉屏山朱韋齋交韋齋將沒屬其子文公並
受學文公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最久見正編籍溪傳少從叔文定傳論語所著

論語會義佚

見經義考

屏山深於易與胡原仲劉致中爲道義交天姿卓異而屬

意高深與人交淡而耐久朱文公稱其文辭之偉足以驚一世精微之學靜退之風足以發蒙蔽所著有屏山集二十卷其聖傳論則歷述道統虞道園所謂以顏子之學爲學者也輯劉胡諸儒學案補遺第三十七

豐國趙公奮自聞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生死以之而弗變相其君於危難之閒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有文集行世其家訓可與溫公家範並傳魏國張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又以虛靜誠一求之於天爲本一生不主和議所著有紫巖易傳立言純粹凡說陰陽動靜皆適於義理之正又有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

見正編紫巖傳

陳邦彥質實無僞莊毅有守論剛德一疏尤在核名

實公黜陟芮國器渾厚正直恢闔俊軼所著易傳一卷奏議二卷雜文七卷

正編國器傳陳少南性簡重言動有準所著書傳三十卷詩傳二十卷管見集

全謝山家錄十卷羅浮集二卷見正編輯趙張諸儒學案補遺第三十八

議案補遺於張紫巖引王阮亭居易錄宋一是語應淵宋一是安知紫巖之爲人壽續於讀史略詳論之

香溪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爲文辨博而峻整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其心箴朱文公既取以注論語其耳目箴悔說讀周禮應天道圖詩論周論洪範論皆立言之大者著有香溪集二十二卷襄陵許崧老選於春秋取三家之說不悖於聖人著之曰春秋集解又有論語解佚玄解十一篇通溫公註爲十卷倣韓康伯註繫辭會王弼爲全書之例也見陳直齋書錄解題蕭三顧嘗質疑於孫莘老不獨程氏門人也以窮經爲本又深於春秋隱居三顧山下築讀書臺所著春秋辨疑四卷宋史藝文志春秋經辨十卷以統制歸天王而深戒威福之移於下云輯苑許諸儒學案補遺第三十九

玉山學綜諸家

見正編
玉山傳

少從喻樗張九成呂本中胡安國諸人遊又與呂祖謙

張栻相善於朱子爲從表叔朱子嘗往來商榷故孝經刊誤援應辰之言以

爲據以上書忤秦檜困頓州郡者凡十七年

見續四庫文
定集案語

嘗曰學無大小之分

小學蓋所以爲大學也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下學而上達

使局於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於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所著文

集五十卷今存二十四卷朱文公稱其晚年德成行專近世名卿鮮有能及

之者輯玉山學案補遺第四十

閩自龜山戴道而南傳羅李朱其宗爲盛而私淑信伯傳莆侍郎林光朝光

朝聞陸子正得程氏尹氏之學又與之遊及呂張朱並鳴爲先輩而號南夫

子歸莆以講于東井紅泉閩之洛學又其宗也

見鄭氏編
清儒林傳

艾軒曰易不畫詩

不歌無悟入處王伯厚困學紀聞引之又曰文王演易變而爲卜筮書箕子

作洪範流而爲災異五行之說聖人之經何其不幸也所著有艾軒集九卷
輯艾軒學案補遺第四十一

晦翁年二十四始學於李延平初韋齋雅敬延平故晦翁往師之嘗言自見
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延平稱其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乾道八年
成論孟精義資治通鑑綱目西銘解九年成太極圖傳通書解程氏外書淳
熙四年成論孟集注及或問作周易本義詩集傳注易詩皆
兩易稱易學啓蒙孝經刊

誤輯小學書作大學

慶元四年以時禁避居
東陽改定大學章句

中庸章句晦翁著述甚富不備錄其作

楚辭集證蓋因淳熙閒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故爲之註離騷以寄
意焉見周密齊
東野語家禮或疑非晦翁作然爲考禮者所不廢朱陸學派縱有異同

晚年定論可按焉後儒不知文公之博大至以論人於無過中求有過詆之
誠妄論也輯晦翁學案補遺第四十二

謹案補遺宋王士慎居易錄謂晦翁論人於無過中求有過校及此當時吾友夏同甫主刪涉鑿以過
詳詩人也既不知張紫巖又不知朱晦翁錄之過以見其陋何損於張宋二公乎因仍其舊今並刪之

南軒之學得之五峰論其所造較五峰更爲純粹蓋由其見處高踐履又實也朱文公生平相與切磋得力者東萊象山南軒數人而已

見正編南軒學案黃梨洲案語

著有

論語解

宋志十卷今存名葵已論語解亦十卷

孟子說

宋志十七卷今存葵已孟子說凡七卷

易說

今存有易說三卷初刊僅訖始繁辭嘉興曹溶所寫佚其上卷之上

詩書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

見正編南軒傳

攷論語說自序云秦漢以來學者失其

傳其閒雖有志於力行而不知不明摘埴索塗莫適所依輒因河南餘語推

以己見輯論語說又孟子說自序云舊說多不滿意從而刪正之題曰癸巳

孟子說云輯南軒學案補遺第四十三

謹案補遺所錄孟子撰義序及癸巳孟子說序與見於經義考者不同是孟子撰義即舊說也而孟子說序應補

東萊始從林拙齋汪玉山胡籍溪游與朱晦庵張南軒友講索益精

見正編東萊傳蓋

葵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尙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惟呂氏爲得其宗

潛黃

送曹頌
甫序

呂氏自正獻公踐修相業其子榮陽公實受業程子之門是生成公本

諸家庭文獻之淵源博諸四方師友之講習其學以孝弟忠信爲本收斂持

養爲要著書立言皆以羽翼六經而尤長於史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

王見

韓記思敏
人辭後

著述甚富如春秋左氏傳說春秋左氏續說家塾讀詩記大事記其

尤著也宋史不入道學傳陋矣輯東萊學案補遺第四十四

良齋之學自成一家其說詳於古今之經制春秋經解指要尤爲傳注之所

不可及而足以發明遺經者也又著書古文訓義詩性情說大學說論語少

學論語約說

自序均見經義
攷直解即約說

伊洛禮書補亡伊洛遺禮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

志武昌士俗編校讎陰符山海經風后握奇經

見正編良齋傳
馮賢濼案語

今更得其周禮說

皇極解中庸解其彙合者爲須語集三十五卷良齋少師事袁道潔傳河南

程氏之學晚復與朱文公呂東萊相往來然文公喜談心性而良齋則兼重

事功所見微異蓋浮沚開其源而良齋道其流也輯良齋學案補遺第四十

五

止齋入太學所得於東萊南軒爲多

全謝山奉臨川帖子

實從良齋分派而非弟子

見正統止齋

案序錄屢軒案語

其學以通知成敗諳練掌故爲長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

一物必稽於實而後已不涉植黨爭名之私最稱篤實所著周禮說三卷春

秋後傳左氏章指四十二卷毛詩解詁二十卷建隆編一卷讀書譜一卷西

漢史鈔十七卷止齋文集五十二卷

見正統止齋傳馮費謙案語

所謂經筵孟子講義

見正

其

書未見趙東山春秋集傳序云宋人說春秋者最推止齋稱其以公穀參之

左氏得春秋之要輯止齋學案補遺第四十六

水心言童孺事二劉公

著作劉夙正字劉朔

既與彌正

夙之子

爲友

見水心撰二劉公墓誌

是及登二劉

之門又爲東萊弟子

見謝山田學紀聞三箋

其與薛子良書曰讀書不知接統雖多無益

爲文不能開教雖工無益篤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立志不存於憂世雖
仁無益水心之學可知矣陳同甫稱其俊明穎悟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
意而惜其力量不及

編見正

至薄子思孟子亦賢者之過宋史傳以韓侂胄之

開兵端而憾其未能曉以利害禍福是未攷水心開禧二年前上寧宗劄子誠
宜深謀誠宜熟慮之語也全謝山嘗作詩辨之若夫方回妄人也其誣水心
直無人心矣所著有習學記言五十卷

是書凡編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
文編四卷各首學記言見正編履軒案語

水心文

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制科進卷九卷外臺六卷荀楊問答

正見

編海豐輯水心學案補遺第四十七
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

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

水業

心龍川
集序

朱文公雖不與而亦不能奪也嘗習文字於周立義

周葵宜
與人

著酌古論時

立義爲郡守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及立義爲執政朝士白事

必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

見宋史同甫傳

何澹憾同甫訕議欲中以死罪他日即

排擊道學凡爲小人未有不惡才士者

見宋史紀事本末

所著經書發題而外如中興

論酌古論三國紀事均見龍川文集今存龍川集三十卷

卷一藏有陳同甫集兩種一藏南齊經堂本一即局

刻本皆三十卷輯龍川學案補遺第四十八

陸先生諱賀字道卿究心典籍見於躬行生六子長九思

字子強著有家問一卷

次九敘

字子儀號五九居士許魯齋云處士以治家或諸弟之學

次九皋

號子昭舉諸弟講學從遊者多有聞

次卽梭山而復齋象山又次之梭

山日記而外如格言如訓戒子弟韻語包文肅所謂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

之家法者也復齋文集萬曆中文淵閣尙有之今則亡矣

見正編謝山案語

每談事必

以論語爲證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涘尙高古而能處俗辨析精微而

能容愚

見象山標行狀

覽書無滯凝繙閱百家晝夜無倦朱文公曰送伯恭至鶴湖陸

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復齋先卒象山次之梭山最後輯梭山復齋學案補遺第四十九

謹案臨川李絳編陸子學譜卷五家學於梭山復齋及其諸兄言行采錄甚詳可資補證並誌之

象山之學以尊德性爲宗謂先立乎其大而後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爲小者所奪夫苟本體不明而徒致功於外索是無源之水也同時紫陽則以道問學爲主謂格物窮理乃吾人入聖之階梯夫苟信小自是而惟從事於覃思是師心之用兩家意見既有不同各成門戶雖鵝湖一會意見融洽然鹿洞之講太極之辨鵝湖之會在淳熙二年鹿洞之辨在八年太極之辨在十五年仍未能一致黃梨洲謂象山尊德性何嘗不加功於學古紫陽道學問何嘗不致力於反身最爲平論象山教人以辨志爲入門始事所著有象山集三十二卷附語錄四卷又有春秋講義一卷其學遙出上蔡其於震澤與林竹軒張橫浦亦皆私淑輯象山學案補遺

第五十

謹案象山學術見於陸子學
辨者略備可資攷證茲誌之

墨莊劉氏忠厚雍睦朱文公嘗次其家傳子孫多爲聞人胡安定嘗爲墨莊
記清江之父諱滌好學修飭爲原父貢父再從孫周益公有贈劉子和詩卽
清江也朱文公不及識子和而識其弟見朱子文集所謂其弟卽子澄也子和爲孝

敬先生子澄爲靜春先生子和廉靜寡欲自音讀訓詁以及近世諸儒論說
無不該貫張南軒爲銘墓子澄孝友誠篤及見朱文公卽盡取所習辭業焚
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謝山所謂近人妄以子澄爲朱子弟子者謬矣澄字
乃和之誤刻蓋子澄固以書贊文公者也見正編附錄子澄著有曾子內外雜著篇
訓蒙雜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等書見正編附錄今惟戒子錄尙存輯清江學

案補遺第五十一

諸家謝山序錄原並本作靜菴學案後定爲清江學案補遺仍謝山之舊管見以爲若定爲清江二劉學案更屬

金華諸儒說齋最爲不幸以朱文公之劾一若說齋非學人也者不知說齋乾道七年守台時發票振饑抑奸拊弱創中澤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

朱右題宋濂說齋補傳

此其政績也讀經於詩最有發明如以碩鼠爲愛君之至真有精

思卓識且篤信詩序嘗曰舍序義而言詩猶適千里而無嚮導也於春秋謂守公穀傳者如荀揚之言性摭刪三家者三品之說也舍左氏而觀春秋毋乃不知而作乎於周禮謂先王太平之典之僅存者古文質互見官有不常設祿有不兩受觸類而長無不適者於禮記則以爲曲折細微皆道所寓於論語以爲漢儒數十家大抵訓詁通而已以爲聖道深遠未易以言語發明略著大義使學者自求而自得之此其學術也至帝王經世圖譜昔爲十卷今所釐訂者爲十六卷曲暢旁通具有條理則尤經制之書非空談義理者

所能及說齋學有根抵博瞻詳明蘇平仲稱其不惟史學絕精而尤邃於諸經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陰陽術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甸莫不窮探力索而會通其故不啻若親身見之輯說齋學案補遺第五十二

子宜言行宋史本傳悉本葉水心墓誌其棄而未收者尙十之五其所學自然合道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李紱編陸子學譜更輯其事蹟書問可以考證其本末慈湖祭之曰子先我覺導我使復親象山以學所造益可知已定大策於甲寅之初公同其憂而不同其樂排大難於甲寅之後公與其危而不與其安東發又所以致歎也叔向學似象山而溫厚簡直魏益之教叔向以獨立於物之初忽大悟遂以師道歸益之常有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蓋不以悟自足也見正編叔向傳白石原名宏居白石巖因以爲號所著白石詩傳二十卷魏鶴山序之稱其約文述指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

習讀輯徐陳諸儒學案補遺第五十三

西山之於紫陽猶子宜之於象山也西山既師事之而紫陽顧曰季通吾老友也虞道園曰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乎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文公者不少其支餘如名物律曆相地亦非淺學所盡知濂溪出而道學盛則生一邵子而知數學紫陽出而理學明則生一季通而知數學非偶然也朱文公與西山書最多蓋中庸詩傳孟子啓蒙河洛九疇律呂新書禮書琴史樂說曆議律書步天歌通書西銘綱目祭禮無不商榷云輯西山學案補遺第五十

四

勉齋少無師承踰冠及劉靜春之門因命受業朱文公自見文公後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文公以其子妻之聖賢道統傳授總敍說中庸

總論中庸總說而外今所傳文集凡四十卷是集講義經說三卷雜文三十六卷詩一卷其雜文凡守郡公移案牘之辭皆在焉昔朱文公作竹林精舍成嘗遺之書有他日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勉齋亦能堅守師說始終不貳文章質直不事雕飾而氣體醇實儒者之言也晚年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閒俯仰其師舊迹紫陽學統歸之輯勉齋學案補遺第五十五

潛庵始從東萊遊已問學於朱文公端方而沈碩朱文公曰當此時立得脚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所著有語孟學庸答問四書纂疏六經集解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潛庵日新錄師訓編見正編潛庵傳今惟詩童子問尙傳餘皆未見語溪人有宗輔錄一編所集潛庵語皆浮淺庸人之筆也見正編潛山案語今可夏集者詩說而外若禮記說若論胡季隨湖南答問語皆所謂味衆人之所不味

者矣所傳之學蜀則有魏鶴山了翁閩則有熊勿軒禾陳石堂普

普續案石堂遺集十卷今存極

實吾東浙自韓恂齋翼甫傳子莊節性余端臣再傳而有黃文潔震逮至有

明傳其學者不絕

見正編謝山案語

輯潛庵學案補遺第五十六

木鐘少師水心後從朱文公學其言善問如攻堅木善待問如撞鐘因各所著曰木鐘集木鐘之父諱煜工屬文善持論爲葉水心所推重木鐘嘗言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爲科舉言也而凡百作爲何莫不然木鐘集十一卷雖以集名而實則所作語錄凡論語一卷孟子一卷六經總論一卷周易一卷尙書一卷毛詩一卷周禮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近思雜問一卷史一卷皆彙輯焉其說大學中庸列禮記之中蓋其時四書集註學庸章句未著於國學也輯木鐘學案補遺第五十七

黃巖杜先生椿學以厚其質不爲浮華枝葉之言二子煜卽南湖知仁卽方

山也兄弟學於石克齋整克齋致之於紫陽南湖事紫陽十餘年教以反躬力索蓋反躬以力索力索而又反躬循環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南湖有文集行世曾孫則卿所編也車玉峰序之方山亦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朱文公嘗教以道卽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卽隨生隨死皆有所處輯南湖學案補遺第五十八

朱文公以傳書者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嘗作書說未果遂以屬九峰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九峰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卽書集傳中之範數序疇傳是也然草廬序董氏尙書輯錄纂註頗疑集傳前後抵牾以爲洪範以後殆非九峰手筆書集傳六卷小序一卷朱子問答一卷問答一卷文佚蓋自慶元己未朱文公屬之作書傳嘉定己巳書成淳祐中其子抗奉進於朝九峰

嘗曰平居仰觀俯察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人之不欺予也足以證其所造矣輯九峰學案補遺第五十九

北溪於朱門之中最爲篤實其文章亦質樸真摯無所修飾元王環翁序以爲讀其文者當如布帛菽粟可以濟人之饑寒生平大旨在鍼砭金穀一派如集中道學體統等四篇似道似學二辨皆在嚴陵所作反覆詰辨務闡明鵝湖會講之緒論亦可謂堅守師說者矣所著有論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今行於世者字義及文集五十卷輯北溪學案補遺第六十晦翁學派自西山蔡氏勉齋潛庵木鐘南湖九峰北溪諸學案外謝山序錄並歸滄洲諸儒學案

見正編滄洲諸儒序錄慶軒案語

李敬子居家講學與黃勉齋並稱世謂之

黃李其釋知慮謂慮乃知之尤精而心思所值無不周悉又云知則知其當然慮則并極其未然張元德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幹趙崇憲吳必大輔

廣李道傳李燾葉味道李閔祖李方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埴趙汝謙

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之流見宋史道學傳所著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

求讀通鑑長編事略見正編元德傳朱文公深駁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元德之傳春

秋以春爲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合申氏脚氣集乃深以張氏改從

周正爲非門戶之見殊不足據廖槎湖以剛嚴毅直之質老而愈厲著有文

公語錄春秋會要槎溪集朱文公答書嘗謂一一皆契鄙懷李果齋嘗撰朱

文公行實謂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劉後村所謂尊

師說是也其餘若徐毅齋並講呂氏之學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詠一

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又有尙書括旨劉雲莊所著東宮詩解易經說禮

記解劉睦堂有四書問目曹簡甫有輿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稿六十卷經

幄管見七卷世以朱門弟子論學統勉齋爲第一論經濟大略簡甫爲第一

詹元善沈潛經訓徧考羣書誦說百家尤屬意星曆著象數總義其學真西山傳之皆其尤著者也輯滄洲諸儒學案補遺第六十一

南軒之高祖諱文矩依外家於漢之綿竹今綿竹之張皆其高祖所有出

見南

軒文集復州路提點刑獄張君基誌

其後徙廣漢又遷衡陽南軒從五峰問程氏學五峰既歿在湘

中講學五載

見南軒集卷六陳子甫書

而季隨實爲五峰季子謝山所謂胡盤谷輩嶽麓之

巨子是也湖湘之學以季隨與吳畏齋爲第一南軒卒其弟子盡歸止齋季

隨亦受業焉又與朱文公問答其語猶可攷也更與周允升宋琛之相聚從

戴岷隱遊南軒名其讀書之室曰勿齋而爲之說

見南軒集卷十八而南軒各季隨書六七均雜集中

彭子壽

性資剛方學識正大而議論尤爲簡嚴勁直晚既投閒專以養性讀書爲事

扁所居曰止堂悠然自得所著內治聖鑒二十卷訓蒙經解奏議外制并表

牋雜著宋史藝文志載集爲四十七卷今傳者二十卷吳畏齋以父康年受

知紫巖因得交南軒遂從南軒遊又獲親炙紫陽而東萊與語亦奇之兼成都府事揭朱文公白鹿書院學規以誨學者所著畏齋集六卷今佚畏齋有得於南軒求仁之學惜乎不能大受之也游默齋早從南軒游晚復事紫陽遇之如黃直卿有默齋遺稿二卷今存其學傳授於劉漫塘宋史不著漫堂之學所出非也受齋與兄默齋自爲師友魁傑士也著有受齋集陳後村嘗序之劉漫塘與王實齋學造本源志存經濟黃東發嘗爲文以祭輯嶽麓諸儒學案補遺第六十二

南軒雖爲蜀人而不獲與蜀之士處見於答陳平甫書

南軒文集卷二十二

嘗名華陽宇

文挺臣之齋曰願且爲之銘

見南軒文集卷三十六

挺臣蓋親登南軒之門而傳其遺言

者也願值權臣陵壓罔克自靖凡其尊主庇民之盛心推賢揚善之雅志未能有所展布爲可惜也范文叔爲榮公之曾孫非華陽之孫也朱文公呂東

萊皆推敬之晚年講學二江之上南軒之教遂大行於蜀

見正編文叔傳

陳平甫天資

剛毅直諫士也南軒未識平甫嘗聞之友魏倣之元履爲潔白堂記稱其奉

對大廷蓋盡言無隱者更稱其孜孜然志於古又嘗答其書勉以毋忽於卑

近以卒至於遠大

見序軒文集卷二十六

平甫又請南軒論猶子然物色明道橫渠之後

挈與偕行於綿竹義莊內月加廩給然後隨其資性漸教以學南軒答以不

敢忘

見南軒文集卷三十

謝山謂與南軒蓋友朋之列證以書中足下之稱可信也惜其

著述之無所傳耳若黃兼山篤信力行紹熙二年雷雪交作上封事又以光

宗不過重華宮以入事奏之所著兼山集四十卷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

足以發明伊洛之旨揚浩齋孝友端慤雖不及登南軒之門而師友淵源實

自之所著浩齋集魏鶴山序之程滄洲著有奏議高恥堂序之其兄克齋嘗

著春秋分記九十卷皆有功蜀學之著者也輯二江學案補遺第六十三

謹案樞策二江兩學家所以著南軒弟子之盛而南軒在湘中講學凡五載於蜀爲祖籍而不傳與蜀之士虞陳平甫在朋友之間而非弟子均可於南軒文集我證之今皆著錄蓋亦補樞軒之闕也

東萊學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清再傳而至黃文獻王忠文一自王文憲再

傳而至柳文肅宋文憲皆兼朱學爲有明開一代學緒之盛故謝山云四百

年之所寄云見正編麗澤諸儒學案南錄樞軒案語葉子應事蹟謝山本諸黃文獻所撰葉審言基

誌見黃文獻集卷二十三子應之子名榮發亦見葉審言基然則葉南坡秀發其子姪也南坡教

授慶元時與之交者慈湖而外則樓攻媿史獨善樓迂齋袁絮齋著有易說

周禮說及論語講義等書家學淵源有自來矣子應子榮發孫葉私淑王楚曾孫審言有四勿齋稿曲全集迂齋講

易謂伏羲未作易以前天下之人心無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

無非易王伯厚困學紀聞其文汪洋浩博今所編崇古文訣尙存葛容父初名伯虎呂

成公嘗教以君子行義俟之而已由是志見一定終身不爲事物搖奪著有

涉史隨筆蟠室集喬孔山嘗從錢白石游又爲馬師文門人師文獨以大任

期之所著有孔山文集李茂叔一家死難大節慷慨著有易原辨經記要理學統宗要錄伊洛指迷刪述正編喪禮解文集二十卷詩集八卷今佚王元石嘗作目錄真西山稱其所立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自號渾尺居士取后山詩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意也餘子亦皆卓卓輯麗澤諸儒學案補遺第六十四

陸復齋與學者書曰子靜入浙則有楊敬仲石應之

宗昭

諸葛誠之

千能

胡達才

拱高應朝

宗商

孫季和

應時

從之游其餘不能悉數皆聲譽篤學尊信吾道其可

喜也復齋既以慈湖冠首是陸門嫡傳所屬者矣朱文公亦稱其簡淡誠慤而惟惜其自信已篤袁絜齋謂自象山歿而自得之學始大興於慈湖其初雖有得於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獨見開明人心大有功於後學真西山稱其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王伯厚曰於己易見其

潔靜精微於廣居賦見其廣大高明於過庭訓見其自強不息於講堂訓之

言孝見其一貫之道若湛甘泉固未足知慈湖也

曾著述子折衷

著述甚富弟子衆多

別有考

慶軒有慈湖弟子從祀記餘時格有慈湖弟子考壽編慈湖著述考均附刊慈湖遺書

輯慈湖學案補遺第六十五

絜齋淵源家學

父諱文著爨庵閣評

少有志經濟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

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

者之職分爲有闕講道於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論說尤詳

蓋嘗師東萊友止齋而究其歸宿則象山也

見正編本傳廣軒案語

今傳於世者家塾書

鈔十二卷毛詩經筵講義四卷絜齋集二十四卷遺文二卷輯絜齋學案補

遺卷六十六

廣平內美充實有孚盈缶而卽之若虛叩之若無第見坦坦蕩蕩了無偏倚

蓋師南軒二陸紫陽東萊友定川絜齋慈湖攻媿止齋而呂子約徐子宜皆

其所游者也有立身之正學有修身之實行位不配德而教行於鄉聲聞於天下美境佳趣風雨敝牀流俗滔滔道則在是黎洲得其殘稿今所傳類稿四卷是也定川言行絜齋著之周益公又誌墓少年在鄉校刻志問學齋前有竹甚茂每於竹叢中讀書音韻洪暢聽者悚然兄弟自爲師友論講切磨期與古人同謝山增補學案別爲之傳可謂精審顧於修補呂大愚傳旣曰大愚壬寅至官去以丁未而爲定川傳則未明言在竹洲講學歲月蔣樗庵則曰改通判舒州不赴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割竹洲宅延居之一若講學在改判後也者今攷諸羣書定竹洲講學在淳熙十年十一年之中定川之書罕有存者朱文公謂其大篇短章鏗金戛玉猶得於斷殘中見之

蘇轍定川遺書二

考已 輯廣平定川學案補遺第六十七

謹案定川言行編爲絜齋所著袁士杰與絜齋遺文彙考袁正獻公遺文鈔二卷今已刊行可資攷證○又案補遺所錄定川經說尙有君天下曰天子一條見衛從禮記集說卷十一宜補

陸子在象山五年閒弟子屬籍者至數千人然其學脈流傳偏在浙東此外

則傅夢泉爲第一

見正編卷洲案
語兼參本傳

而以黃元吉與鄧文範爲次

見陸子學
譜卷十

謝山修補

夢泉傳本諸包文肅恢祠堂記

見李汝陸子
學譜卷九

謂匪獨象山愛之南軒晦庵咸以

爲老友者也過白鹿書院時周益公請夢泉講易益公曰今日見子淵矣陳

建作學節通辨誣爲失心以死

見陸子學譜
李臨川案語

非也時同邑中與夢泉同志有若

聖謨仲昭齊賢克明

見陸子
學譜

何傅氏多賢也傅子雲所著文集外有門人所錄

講學語一卷

見陸子
學譜

又有詩解孟子指歸河圖洛書釋義離騷經解撰著說張

衍編象山遺文子雲爲之序

見陸子
學譜

黃叔豐有荊州日錄彭興宗象山稱其爲

私者嘗少而爲義者嘗多詹阜民嘗刻慈湖己易於新安郡齋袁絜齋稱其

篤實不欺陳去華省發偉特象山曰去華方是一學者諸葛誠之講明洛學

孫季和嘗稱其強者也石天民育德果行醇粹明白石應之學於呂陸兩家

孫季和志趣不凡楊袁之流也有燭湖集行世胡達材資稟端良德宇粹夷胡崇禮澄坐內觀此其卓著者也象山名其讀書之齋曰存家之東扁曰槐堂堂前有古槐木乃學徒講學之地也輯槐堂諸儒學案補遺第六十八

謹案槐堂諸儒見於陸子學譜者其言行尚可冥集廢軒未見宜取學譜補之

魏鶴山曰近世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張以邵子爲主以九宮法參之卽所謂戴九履一者也文饒著有七易謝山修補文饒傳言之詳矣蓋本諸樓攻媿之說又惜其書之不盡傳文饒曰天下之象生於數而數生於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論理而遺數譬如作樂而棄音律也王清叔號醒庵居士樓攻媿誌其墓康節之學茫昧莫測呂澤父實傳其教祝子涇著有觀物解六壬大占祝氏秘珍亦廖氏之徒也謝山旣舉子涇復別舉廖氏似未審其傳

授先後也輯張祝諸儒學案補遺第六十九

黃東發曰讀葉水心集云邱文定之父仁不忍校費幾盡產母臧氏既寡力貧教子朱文公序呂氏讀詩記云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邱侯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久是宗卿固東萊同調也其出守嘉禾東萊嘗贈以詩劉後溪之祖諱涇號前溪以文知名而仕不偶後溪著有諸經講義及後溪集百餘卷真西山誌其墓從族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其在房謫居取東溪所傳易讀之蓋東溪傳止睽後溪續之始窶

見正編後溪傳
馮養澤案語

樓大防於中原師友所傳悉窮淵奧謝山嘗稱永嘉王和叔紳亦嘗以經世之學授之攷薛良齋浪語集

載大防祭文曰登門曰受知是又及薛氏之門也著有攻媿集柴南溪著有

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當時有三柴南溪而外蒙堂名中守

強裕名中立後改爲元裕輯邱劉諸儒學案補遺第七十

鶴山以高明俊偉之姿刻意於議論窮極根柢各異乎人匪求異人實能得衆人之所未得也初志學由范雙流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門戶入中原始友李敬子輔潛庵於潛庵爲友而非師也雙流弟名子鼓薛符溪名欽易學最精嘗與真西山輔潛庵相講磨居於渠陽山中作周易集義六十四卷謂胡安定王介甫王弼三家易爲初學入門至其精微則有濂溪康節明道伊川橫渠藍田廣平上蔡漢上龜山五峰和靖文公南軒東萊凡十六家董真卿謂集義凡十七家加入李心傳一家他易皆不與也今存者十卷又有周禮井田圖說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易義舉隅師友雅言鶴山全集一百卷別有經外雜鈔古今考等書輯鶴山學案補遺第七十一

西山不及登朱門而學朱文公甚精且博初登科後中詞科多與朱門高第交游於周程張朱之學升堂入室平生著述富學問文章政事斐然可觀讀

書記一書凡經子史及諸儒之書所當讀者皆在焉大學衍義一書薛敬軒以爲朱子之後有補於治道者袁蒙齋贊語尤足概其一生王忠文從祀議謂其黜異端崇正理聖賢之學復明實爲定論至於汲引士類見之於薦狀者尤未可以一二數早從詹元善游又及劉雲莊樓攻媿李蘄州之門所著更有四書集編二十六卷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心經一卷政經一卷並編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輯西山學案補遺第七十二

北山師事勉齋聞伊洛淵源之懿臨別告以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遂終身服習頃刻不忘平生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叱喝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事父母盡其孝愛之道事兄長盡其和孺之樂處族姻崇仁厚之風交朋友盡忠告之責朝有闕政四方有警輒惻不樂隱居求志

不願人知真得古人爲己之學所著有大學中庸大傳發揮易學啓蒙發揮
太極通書西銘近思錄發揮文集三十卷嘗與王魯齋問辨一事至十餘往
復又云廉恥一事在吾道中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尙不知而能明師道以淑
人心乎其讀論孟集注尤見其大王魯齋自尋訪北山於盤溪之上盡棄所
學而學焉論理一分殊論明善最切於學者所著有書疑九卷詩疑二卷詩
目四卷論語通旨孟子通旨家語考研幾圖魯齋集其學宗紫陽而其說嘗
有異同金仁山先事王魯齋因以事北山中年築室居仁山之下別號次農
宋亡屏舍金華山中抱一以終所謂求仁得仁者與所著有尙書表注二卷
初作二
十卷大學疏義一卷論語集注攷證十卷孟子集註考證七卷樂始終條理
圖濂洛風雅通鑑前編二十卷及文集六卷於經史之學研究最深許白雲
於仁山講道蘭江時就爲弟子上溯朱黃蓋四傳也以身任道者垂四十年

於詩考名物於書參典制猶有先儒篤實之遺所著有讀書叢說六卷詩集

傳名物鈔八卷讀四書叢說四卷

原二十卷詳見四庫書目考四庫書錄卷四卷

白雲集四卷號稱白雲者

蓋取嶺上多白雲之意所以自怡悅者深矣輯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第七

十三

雙峰一字師魯嘗謂格物自表而裏自粗而精而精裏之中又有至精遵得

一重又有一重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論志學章矩字云致知

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性質樸茂操履純實年未三十卽棄科舉一

意理學早師李方子黃勉齋得朱文公之傳其於四書探索精緻每有自得

之妙程雪樓曰四書勉齋之說有朱子所未發者雙峰之說又有勉齋所未

及者又曰雙峰之書政思其未多耳謝山惜其書之不傳蓋本雪樓說也所

著五經講義語孟紀聞春秋節傳學庸纂述太極三圖庸學十二圖西銘圖

近思錄註今不盡傳其語要及經說略可哀集輯雙峰學案補遺第七十四
象山弟子在江南西道中最大者鄱陽湯氏而向來無知之三湯之學並出
於柴憲敏公中行其後事真西山晚年則息存二老仍主朱學稱大小湯而
晦靜別主陸學東澗之學肩隨三從父而出晚亦獨得晦靜是時朱陸二家
之學並行而湯氏一門四魁儒中朱陸各得其二見正編謝山答臨川序三湯學統札子
惟存齋乃升伯之號而非季庸為應乃
季庸之號而非升伯據軒
案曰兩相維互特為正之存齋自為諸生慨然有志於及物開禧中權臣將開兵釁
上書萬餘言伏光範門以獻著泮宮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紀聞十卷楮
幣罪言一卷文集二十卷今未見晦靜字仲能袁蒙齋重修白鹿書院記云
延為洞長仲能悉力振起多士聞風來集又稱其剛直有學識劉後村則稱
其精詣不減於橫渠而樂易殆過於翁息庵字季庸劉後村有寄湯季庸
侍郎詩云高情常寓紛華外晚節全觀出處閒其人可知矣東澗字伯紀清

節雅重超卓當時其解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有曰亂如疾病則亂之亂以李
林甫楊國忠爲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爲方虎非命亂而何王伯厚困學紀
聞嘗引之有文集六十卷今佚徐徑嘏年十三有志聖人之道取所作文焚
之研精六經之奧探蹟先儒心傳之要晦靜之學傳者其一爲東澗其一爲
三衢徐徑嘏也謝山已言之矣東澗之學侶有王深寧徑嘏之弟子有謝疊
山輯存齋晦靜息庵學案補遺第七十五

深寧之學既得之庭訓未冠從學吳參倚既又受業王子文樓迂齋獲聞朱
文公呂成公真西山之學謝山所謂兼綜建安江右永嘉之傳是也生平大
節自擬於司空韓偓之閒

全謝山王尚書董
傳記並見正編

所著書逾三十種雖亡佚近半其

存者今猶不少概見困學紀聞爲尤著孫遂初所謂貫三代漢唐之事闡朱
張呂真之道是也至宋史載深寧去官書之曰遁且曰辭服於賊謝山嘗辨

之深寧嘗爲太常主簿時湯東澗爲少卿日相與究論濂洛門闡江西之異同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眇東澗曰吾閱士良廣惟伯厚乃真儒也輯深寧學案補遺第七十六

黃先生諱一鶚東發之父也其叔祖號壺隱先生齋志莫售授其書俾繼焉故嘗稱述之東發之學朱一加朱之學程反覆發明務求其是又登葉西澗之門又受知王修齋博大精深與弟子唱歎於海隅宋亡餓於寶幢而卒著日鈔九十五卷

謝山修補東發傳云所著日鈔一百卷宿四庫純目謂原本九十七卷其中八十一卷及辰文集即在日鈔中八十九卷併缺今傳者爲九十五卷

史稿列傳

十篇

即戊辰文集中之史稿

古今紀要十九卷古今紀要逸編一卷

鄭千之所輯四明文獻內有東發紀要陳朝輔得之今與史稿

刻入四明叢書至經義考所錄讀詩一得卽讀詩日鈔也朱文公於春秋禮記無成書

東發取二經爲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志補文公之未備者且不欲顯故附於日鈔中其後程積齋端學有春秋本義陳可大澔有禮記集說皆不能過

之又與杜洲問答蓋論易也知易無方而道一貫矣輯東發學案補遺第十七

朱文公之學統累傳至雙峰北溪諸子流入訓詁派咸淳而後北山齋齋仁

山起於葵東發起於浙辨香爲之重振

謝山澤山齋院記並見正編東發傳後

靜清之氣魄雖不及

東發然明體達用於諸經窮探微旨證墜緝缺論古今得失必探情僞以暴其罪正色憤悱若造庭而受其責也常於座閒大書靜存動察四字以自檢點所著易究十卷深寧雖不喜然所論河圖洛書足以抉先儒未發之蘊又有文集二十卷其言精覈雅贍可觀鄧巴西序之四明學祖陸氏其言朱子自東發靜清始蓋靜清受之於陽宇溪岳岳受之於晏亞父淵淵固朱門高弟其後靜清授其學於程畏齋積齋畏齋有讀書分年日程三卷本諸輔漢卿又有畏齋集十卷積齋有春秋本義三十卷春秋或問十卷三傳辨疑二

十卷積齋集五卷人比之河南二程輯靜清學案補遺第七十八

文文山紀年錄癸酉咸淳九年夏見古心先生江公萬里於長沙先是古心知吉州創白鷺書院劉南甫字山立號月澗嘗講學其中歐陽異齋雖與爲輩行然師事之是異齋之學所自出也月澗爲古心學侶謝山參以解春雨集爲之立傳隸於滄洲諸儒學案下而序錄云不知所自疑爲歐陽謙之後人萬季野作儒林宗派遂以文山爲謙之門人恐誤

見正編歐陽奇遜傳廢軒案語

文山師異齋

見於集中祭文而答歐陽祕書承心制說賀遷居詩執詩象贊又屢見劉須溪亦異齋弟子也異齋是否卽其後人待攷異齋一字迂父其遺文尙可搜錄嘗曰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寄於士士之人品高下卽與世爲重輕又曰天不能逸人勞逸無壯老法吏不知學固不足道學士大夫不讀法亦豈可哉尤爲至言輯異齋學案補遺第七十九

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見於元史胡

庭芳傳是介軒之得於勉齋者易學也介軒爲槃澗先生銖從子初學於槃

澗與程正思其後學於勉齋所著有詩書二經及大爾雅通釋

東洲原傳著有尚書毛詩訓釋疑卽

二經通釋也張純愚答陳定宇書曰吾鄉自式車董介軒先生開其源先後相續而

以近思錄爲四子之階梯四子爲六經之階梯云輯介軒學案補遺第八十

魯齋遺書

卷十

載有考歲略壬寅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

先生卽詣蘇門訪求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注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

等書深有默契於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考魯齋歿於至元十八年辛巳上推

壬寅爲宋理宗淳祐二年魯齋時三十四歲先是蒙古破叢陽

在端平二年乙未先淳祐二年七年

也特庫德克欲坑士人姚雪齋樞力與辯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

復復字仁甫德安人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旣被獲不欲北

行力求死所雪齋與共宿譬說百端至燕名益大著北方始知學經雪齋之學之所自而魯齋訪雪齋於蘇門之所得者是也其歲月亦可攷焉魯齋隱居於魏時竇默庵最知敬魯齋每相過危坐終日靡不研精所至人樂從之著有小學大義大學要略小大學或問論明明德大學中庸直解讀易私言論陰陽消長撰著說均載遺書中

續書凡十四卷末三卷爲附錄

歐陽圭齋稱其純篤似司馬君

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靈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體用一原超然自得者焉輯魯齋學案補遺第八十一

靜修以魯齋一聘而起爲速魯齋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靜修不受集賢之命或問之靜修曰不如此則道不尊許劉兩先生亦各行其是而已渡河賦且不論論其敍學一篇確得爲學之次序其曰治經必自詩始詩而後書本立則可徵夫用用莫大於禮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

二書禮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窮理盡性而後學夫易六經既治語孟既精而後學史史既治則讀諸子諸子既治宋興以來諸公之書尤當致力也如是而爲詩文如是而爲字畫各底於成可以爲大儒其言至爲精切真西山弟子盧孝孫作四書集義一百卷靜修撰爲精要三十卷今存二十八卷又有靜修集十二卷今刊入續叢書孫夏峰最表章靜修之學輯靜修學案補遺第八十二

草廬天下士也自魯齋爲國子祭酒始以朱學教弟子久之漸失其舊草廬爲國子監丞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陞司業嘗爲學者言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諸經皆有纂言詩獨無之今存者易纂言十卷書纂言四卷禮記纂言三十六卷春秋纂言十二卷起例七卷又別著周禮考注十五卷儀禮逸經

二卷孝經章句一卷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

程傳周程之書既定於朱文公而張邵之書草廬始校定次第挈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爲孔子以來一人蓋於邵學深有所會悟也門人衆多各以所能受之輯草廬學案補遺第八十三

靜明旣得象山書讀之又求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經學書讀之益喜所謂經學書卽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是也

見正編馮雲濂案語

黃梨洲稱靜明能獨得於殘編斷簡中興起斯人豈非豪傑士

哉願其言行不甚詳見於陸子學譜者如錢融堂取孝者忠者而贊之詩靜明愛而編之謂之百行冠冕詩以示諸生李仲公爲之序仲公上靜明兩書

第一書見靜明本傳後
第二書見李仲公傳

及爲靜明孫彥清兄弟字說皆足徵其教學弟子最著者祝

蕃李存

即仲公

舒謙吳謙世稱江東四先生學譜述之較備寶峰有寶雲集不

傳今存寶峰文集二卷寶峰讀楊文元與象山紫陽問答有覺而從容山水

閒益致其力見益明而守益固一時之有志者就而講學焉隱居於大寶山之東麓鄉桂彥良烏本良烏斯道向樸皆從之遊雖處山林恆有憂世之色輯靜明寶峰學案補遺第八十四

謹案靜明本蹟補遺未詳今取陸子學譜補之

師山一作獅山所謂獅山處士是也學於淳安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

朝陽吳嶼

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

大之爲夏復翁即隱君贊孝也見正編廣軒案語

唐白雲築三峰精舍常

與師山及危太樸講論其中師山既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爲經列夫子十翼之傳附以註說曰周易大傳又折衷程朱之說合爲一書曰程朱易契卽所謂周易纂註惜未見又著春秋闕疑四十五卷屬王季溫

名友直師山門人

刊之臨被

執就死之日猶惓惓此書蓋其平生精力所注者也更有師山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王忠文曰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者當自其大

節而觀之輯師山學案補遺第八十五

勤齋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制行甚高真履實踐隱於終南山下鑿土室以居之盡得聖賢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陳列左右如是者餘三十年尤邃三禮及易教人極嚴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集八卷

齊譜議有勤齋集鈔本

架庵之父諱繼先博學能文架庵安靜端凝

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教人曲爲開導使得趣向之正與人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聚書數萬卷其學由程朱溯孔孟務貫浹事理勤齋入城嘗主架庵家士論稱之曰蕭同所著架庵集二十卷輯蕭同學案補遺第八十六學案造端於安定泰山而主持之者高平廬陵也高平在從班獻百官圖指其遷轉次序遲速呂夷簡以爲離開羣臣至交論上前出知饒州韓續希旨請榜仲淹朋黨於朝廬陵論杜韓范富曰自古小人欲廣害忠良必指爲朋

黨則朋黨之論所始也其後熙寧變法在朝大臣先散既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然景祐黨案與元豐黨案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元符禍不止於散矣至紹興禁學而宋遂南履霜堅冰其來也漸輯元祐黨案補遺第八十七

紹熙爭過宮者四焉一為三年如羅點尤袤黃裳黃度葉適及彭龜年

以曹煇
積汝愚

且上疏
極論是二為四年重明節如陳傅良謝深甫沈有開彭龜年倪思王介是會

慶節如趙彥逾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及汪安仁等二百

一十八人

江南通志作三百二十八人

上書是三為五年四月不問疾如羅點率講官言之彭

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彭龜年余端臣並叩頭龍墀黃裳孫逢吉再上疏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是四為壽皇疾大漸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出城待罪羅點引辛毗事以謝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令嘉王

詣重華宮是然大半卽慶元諸儒也至嘉定端平淳祐更化案皆諸儒正誼明道之力宋元之際儒學迭爲消長尤足見南北之時勢焉若夫晚宋詆訾諸儒者莫如周密沈仲固存之適所以卑之也輯慶元黨案補遺第八十八宋史作荆公傳引朱文公論荆公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躁迫強戾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史以爲天下之公言固也然讀荆公上五事劄子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而以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免役之法出於周官保甲之法起於三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是荆公固主緩主得人者也象山謂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吳草廬序荆公集謂一時議公者非偏則私不惟

無以開其蔽而亦何能有以愜於公論尤爲知言所著有臨川集一百卷後

集八十卷易義二十卷洪範傳一卷詩經新義三十卷左氏解一卷禮記要

義二卷孝經義一卷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

見正編荆公傳
馮雲濂案語晚

歲爲字說二十四卷

見正編
荆公傳

輯荆公新學略第八十九

老泉下筆頃刻數千言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

之說亂之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蘇氏父子之學若去其汨且亂者則亦吾

道之干城也老泉所著有文集二十卷論法三卷

見正編馮
雲濂案語

其權書論強弱王

伯厚曰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又有衡論以爲聖

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權者民不可得而知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也

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濟萬世之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

有機以成其惡謝山謂出於縱橫之學者以此東坡中制科其制策全類戰

國文章又謂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諸子欲爲書以傳世者皆喜立論定而爭起然嘗攻擊伊川槩置輕薄所著有易傳九卷論語說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別增應詔集十卷合稱東坡七集和陶詩四卷朱文公稱其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王伯厚曰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之心子由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讀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作古史朱文公曰近世言史者唯此書爲近理予獨愛其序言願其本末乃有大不相應者以爲於此有以識之則達於聖賢不遠矣所著有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樂城文集見正編子由傳都九十六卷又有龍川略志十卷別志八卷見正編子由傳

馮雲陸案補

輯蘇氏蜀學略補遺第九十

李屏山以伊川諸儒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謂皆由於佛書因此大

爲諸儒所攻其重修面壁記謂聖人之道不墮於寂滅不傳於形器如符券

然觀此則屏山之所爲內裏可以槩見

見正編學至格
佛下腰軒案語

至鳴道集說汪堯峰琬嘗

序而駁之

見堯峰文鈔
卷二十五

其論學者有云內有三疵外有四孽何謂三疵識鑿之

而賊氣憑之而亢才蕩之而浮何謂四孽學封之而塞辨譁之而疑文甘之

而狂名錮之而死此則深中學者之病然屏山乃自蹈之矣輯屏山鳴道集

說略補遺第九十一

學案之所敘述曰先緒曰師承曰門人曰家學此無所假借者也曰學侶曰

講友曰同調曰私淑真而確者固多而遙相契者亦不尠焉蓋以類相應欲

其人之傳而已顧舍是以外史籍之所流傳志乘之所記載又豈容忽有宋

一代編性理羣書者上及宗城范文素以朱子作小學嘗錄其詩焉若雍邱

之高子奇力學強記手寫書千餘卷若洛陽之聶崇義集註三禮圖爰著諸

篇首餘凡不入學派者皆甄錄及之蓋師萬季野先生意也輯宋儒博攷第九十二

有元崛起沙漠北方之學魯齋倡之其先世掌夏之國史如幹宗聖身通五經爲番漢教授譯論語注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夏國莊平馬子卿著有大戴禮辨一卷猛安徒單鎰著有宏道集論爲政之術二曰正臣下之心曰導學者之志咸陽蕭真卿著史記注五聲韻譜及文集王元老以文章政事顯有拙軒集行世皆金代之知名士也至元而後學士亦復彬彬實爲朱明理學之濫觴輯元儒博攷第九十三

右學案補遺八十六元祐慶元黨案補遺二荆公新學略蘇氏蜀學略補遺二屏山鳴道集說略補遺一宋儒元儒博攷二都凡九十三開嘗竊取

獲軒王先生之意補爲序錄王先生所謂買菜之求固所弗恤卽擬以續
貂而足亦不敢辭云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四明叢書第五集跋

考餘姚藝文志葉其遠曰黎洲旣成明儒學案又溯宋元諸儒併輯學案未成
而卒季子主一繼之四明全謝山又繼之迄未成編最後四明王孝廉梓材

輯案

孝廉誤王先生
由設貢充教習

依全氏百卷序錄一再校補始成完書初校本刻於慈谿馮孝廉雲

濠重校本刻於道州何太史紹基何刻最爲精緻雖字盈百萬無訛俗體惜未
幾板燬於火翻刻及別刻殊少善本矣王氏又有宋元學案補遺百卷尙未刊
行姚志所述如此簡且確矣今所刊行卽姚志所謂未刊者也因歎先哲著書
之難與刻書之不易就宋元明儒學案而言其經歷歲月與編者刊者之姓氏
及其大旨宜有所考焉初黃梨洲作明儒學案康熙丙辰成書許酉山刻數卷

而止萬貞一又刻而未畢壬申七月仇滄柱自都中寓書言北地賈若水見學案而歎曰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可聽之埋沒乎無何賈君亡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

見黃梨洲明儒學案序

卽今所傳德輝堂刻本是也有成書至癸酉歷十八年賈氏

之刻本始出繼賈氏者爲鄭南谿性時在乾隆己未續萬貞一而刻之距賈刻又四十六年矣謝山爲五嶽遊人穿柱文稱其於黃氏之學表章不遺餘力賈氏顛倒明儒學案之次第正其謬重刻之壽鏞藏有賈氏本與鄭氏本勘比之賈刻首薛河東鄭刻首吳康齋平心而論首河東是也謂顛倒賈氏不服矣賈氏刻明儒學案總評末條云聞先生別有宋元學案已脫稟藏越城姜定菴家若得此書再刊更爲斯文盛事案梨洲之歿歲在乙亥若水之序則在辛未是成明儒學案之時固卽起草宋元學案之日也藏姜氏之稟若干卷不可考以王楳軒僅舉大要至其子主一來史始編輯之之說推之則姜氏所藏固爲梨

洲原本也然全謝山作黎洲神道碑於明儒學案曰六十二卷於宋元儒學案則未著卷數而履軒親見黃氏補本有爲主一手鈔而謝山修補之迹宛可據者數本陸門諸子小傳謝山筆迹稍異蓋與臨川李氏論陸氏學案時所葺也然則歸諸南谿鄭氏已爲黃氏補本可知矣由鄭氏復歸淮陰楊氏得之者黎洲之孫證孫也謝山見證孫所得楊氏本續修之於是爲八十六卷主一者名百家黎洲季子號未史凡諸案語能發前人所未發惜姚志不爲主一立傳而僅附於黎洲傳言行略而不詳耳今讀宋元學案主一所案多從大處落墨謝山所案則考證其淵源履軒五橋所案則分別其異同此據重刻本言之也而始刻實由於二老閣鄭氏據履軒所見宋儒學案卷十七標云男黃百家編門人楊開沅顧諱分緝知當時分任者不一人而總其事者主一也今屠氏所藏則題黃百家編全祖望續修鄭大節毛德基校而未著分輯之人然止序錄一

卷與第十七卷橫渠學案上卷則與履軒所誌同也履軒又云月船所藏底稿亦有序錄其文多異又少序錄者九蓋其未定本也然則鄭氏所刻雖僅及黃氏補本且僅刻橫渠學案及第十八卷數版因謝山之卒輟事而謝山序錄鄭氏固刻之矣鄭氏自秦川先生諱漆與黎洲友善隱居相與論學子梁字寒村受學於黎洲孫卽南谿嘗合祀秦川先生黎洲先生故名其藏書之室曰二老閣南谿有子二長大節次中節慈谿志稱守家法刻宋元學案者大節也中節亦與謝山爲友且與天台齊召南仁和杭世駿相往還慈志有傳董小鈍作謝山年譜雖未足概謝山生平然於修補學案凡五見四十二歲自荅上至吳門寓陸氏水木明瑟園有詩曰吳船集舟中取南雷黃氏宋儒學案未成之本編次序目重爲增定是爲第一見過維揚再館馬氏畝經堂編纂學案是爲第二見四十三歲重過水木明瑟園謀刻宋儒學案是爲第三見返武林修宋儒學

案是爲第四見五十歲仍居揚州會經堂治水經兼補學案是爲第五見蓋自乾隆十一年丙寅至十九年甲戌八年之中固無時不在補修中可謂勤矣越年乙亥而先生歿蓋適後黎洲之卒六十年也謝山在日嘗與諸生講說學統之流派其弟子中於學統分合窮年兀兀者以范冬齋鵬爲最有存梅集已刊入四明叢書冬齋先謝山卒故謝山爲文哀之董小鈍秉純張望槎炳全口口藻蔣樗菴學鏞雖盡力於謝山文集而學案之參酌似尙未預卽盧月船鎬其欲補完宋元學案亦在謝山旣歿而後考諸履軒案語謝山卒其書多歸同邑抱經樓盧氏學案之稟亦雜入其中月船特取學案於抱經宗人案卽盧址半貫廬而稟已不全因手錄之勝寫者半未及勝寫者半而月船遽卒是月船雖與黎洲玄孫稚圭號大俞相往還共以成學案是任且見諸吟詠月船詩稿已刊入四明叢書有和姚江黃稚圭見贈原韻詩自注云君力任與余共成學案謀卽入梓云云因謀入梓而未及待也月船外孫黃支山桐孫嘗以是本攜至安徽康中丞節署徧

訪皖北諸子謀完是書未果康移節於粵支山又訪粵海諸子又未獲克任校
釐者既攜稿歸過西江十八灘行篋盡墜水中惟藏是書之篋獨浮水面於是
月船之孫杰愈寶藏之不輕示人已而其家被竊箱篋俱空而學案一筍棄置
屋外是學案原藁之存冥冥中固有呵護之者矣履軒先生淵源家學自其高
祖諱炳學於王忞堂先生之坪其祖諱鏗又嘗從蔣樗菴游一則爲黎洲三傳
弟子一則謝山再傳弟子又復得其師陳石士先生之傳石士少事魯山木長
事姚姬傳研宋儒學其祖凝齋先生研究儒先之書獨喜象山陽明之學故履
軒先生受其傳而兢兢於師說補遺之作獨附陳石士宋學說者亦猶黎洲作
明儒學案首蕺山師說也自壬辰訪宋元學案藁以迄戊戌凡七年而宋元學
案以成始刻者馮五橋雲濠也而是板燬於壬寅春又自壬寅之秋以迄甲辰
之冬更取諸補遺以入正編於是至丙午重刻宋元學案又成重刻者何子貞

紹基也今重刻時原稟收藏於馮氏伏跽室可案也若補遺之作自丁酉春以迄戊戌正月先得四十二卷自己亥春以迄庚子冬續成百卷至辛丑八月而書成蓋距今九十有七年矣然越歲壬寅因重刻宋元學案轉盡其力於正編而所謂補遺之編可出問世者又因補遺之稟多有已入正編者非重加釐訂不可壽鏞既得諸屠氏自癸酉春迄丙子冬又四歷寒暑抱殘訂鑿求助友朋隨校隨刊幸得蒧事讀光緒己卯龍氏重刻宋元學案跋云鄧王氏補遺百卷未及刊行何氏求得之與所刊版俱燼龍氏所謂燼者四十二卷稟也若百卷原稟藏諸古娑羅館者固無恙也今從事而卒業焉豈惟可以慰屠君康侯亦可以慰先生與宋元諸君子矣因縷述著書之難與刻書之不易溯厥始末俾讀者參證焉丁丑夏

壽鏞既刻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偶於坊間得嘉興馮柳東

名登府

舊鈔元儒學

案二冊題遺獻黃梨洲先生稟男百家纂輯後學全祖望續修元孫璋校補案
璋卽稚圭也既有元儒學案不知更有宋儒學案底本否耶卽此元儒學案觀
之首北方學案次草廬學案次定宇學案次二胡學案次九江學案次李俞熊
張諸儒學案次敖邱諸儒學案次胡馬諸儒學案凡分八學案其體例與明儒
學案相似雖不及今之刻本之詳備然梨洲本來面目猶見一班書中有百家
祖望徵又案語以徵又爲最多百家次之祖望最少攷餘姚志梨洲傳子百藥
正誼早世百家字主一徵又與正誼音同蓋梨洲之次子也學案一再訂補已
失梨洲之舊此爲稚圭校補原於梨洲手稟可知也更誌於此俾有攷焉庚辰
冬

約園雜著續編卷四

四明叢書第六集序

集古錄

自三國志至唐書傳稱諸虞里貫皆云會稽餘姚蓋地壤分割代各不同吾鄉

圖經悉以虞氏爲慈谿人物

四明詩林董慶西案語

虞聿穿天論一卷聿字世龍翻第六子

也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亦主蓋天爲說與姚信昕天相出入云

馬國翰輯穿天論序

虞喜贊鄭玄論語注九卷唐書藝文志作十卷志林新書二十卷隋書經籍志

作三十卷廣林一卷釋滯一卷通疑一卷安天論一卷

餘姚藝文志

喜東修立德皓首

不倦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

晉書本傳

虞荔古今鼎錄一卷

餘姚藝文志

荔字山披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子世

基世南並少知名

陳書本傳

劉應時頤庵居士集二卷

慈谿志

建炎開挹明州五先生之典型以淑世爲無閔

先生頤庵無閔先生次子也

慈谿志本傳

陸游曰先生盡力於詩雖前輩以詩得名何

以加焉

陸游頤庵稿序

楊萬里曰使晚唐諸子與半山老人見之當復一笑曰君處北海

吾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楊萬里頤庵稿序

許名奎勸忍百箴四卷

鄞志

每箴皆事爲之句入經出史各有考據忍垢二字

古之格言自宰相至於士庶人皆當以此爲藥石

許名奎勸忍百箴序

故當死生患難之際

見平生之所學

懼之忍箴

馮柯三極通二卷小學補一卷質言七卷迴瀾正論二卷求是編四卷

慈谿志

先

生潛心理學續文弗售嘗應襄藩之聘輯宗藩訓典襄王甚禮重之錫號貞白

高士以故學者稱之曰貞白先生云

黃翔鳳真白五書序

秦舜昌林衣集八卷

慈谿志

舜昌字虞卿

慈谿志本傳

幼負異姿自總角卽綜覽百家之

言目光炯炯能辨五色於百步之外夏穴泰山石鼓汲冢聲牙棘齒者一過輒

記經久不忘

馮若愚林衣集序

時有撰著輒削其稿或甫就簡人又取去所幸博雅好文

之士競相傳寫猶有兼本傳在藝苑中耳

馮元仲林衣集識

林時對留補堂集四卷

鄭藝文志

時對號蘭庵執經倪元璐門既釋褐授行人或問

之曰冷官索莫何以自遣時對曰苟不愛錢原無熱地時人歎爲名言

鄭志本傳

秦遵宗凝道堂踐形編小天集二卷

按慈翁藝文志錄禮記集要祕書五卷四書辨疑五十二卷心相篇注一書是集未錄

遵宗字子

瞻號蓉庵諸生官廣西羅陽知州

慈翁藝文志

仇兆鼉曰子瞻在余門牆爲弟子實則

畏友也篤志力學務求合於聖賢之旨

仇兆鼉四書辨疑序

日坐凝道堂究存心盡性之學

著踐形小天集

玉峰氏小天集識

無名氏董孝子純德錄一卷見黃氏書目

鄭藝文志

董景沛曰先世提舉公歸田後

彙錄純德徵君事蹟嗣後編輯者永樂則肇峰公萬曆則海望諸公崇禎則二

醇公順治則肇昌諸公

董景沛純德全集序

董瑋曰自順治迄今蓋百有十年歲丁卯長男

華鈞請從事予曰甚善遂窮搜舊志廣閱成編

董瑋純德全集序

華鈞字平一別號梅坡

漢董孝子六十世孫也無所遇乃喟然曰士不能樹勳業爲天下重卽當統宗收族爲祖宗不可少之人

柯振從董平一先生家傳

景沛又曰彙編一書沛雖參攷補訂然總

歸梅坡公原書惟後賢題詠時代不同別爲續刻

純德全集續刻題詠董景沛識

董瑛東正氣集四卷

鄒華文志

董沛曰因國之交吾鄉號爲忠義湛身殉節及採

薇行避之士指不勝屈訓導公所錄皆未見全集沛嘗見盧青厓四明文獻集

袁陶軒四明文徵收輯諸公之文尙不止此若林中丞華檢討萬戶部林端節

四家其集均有傳本猶可選採以補此集之缺顧所錄行朝諸奏疏藉以見錢

莊楊董諸公桑海蹇諤之大節所謂鄉國一寶書信乎其可寶已

董沛東正氣集識語

董慶酉四明詩幹三卷

鄒華文志宋錄

董慶酉字可南號竹史諸生

鄒華文志

董沛曰族叔竹史

君好爲詩遺集一卷藏余家僅百餘篇耳

鄭藝文志板橋詩草古今體詩二百二十四首

是書爲咸豐戊午所

輯君既沒諸子幼沖書籍付債家稿亦墮去越二十年債家中落盡售其書蔡

宸卿舊游君門購得是稿次爲三卷而吾郡唐以前之篇什略具矣

董沛四明詩餘題詞

董濂四明宋僧詩一卷元僧詩一卷

鄭藝文志宋錄

吳德機曰君設帳授徒恆在名山

古剎中每謂余曰臬堂選高僧詩寥寥十餘家意在以詩存僧而非以僧存詩

不足稱美備盍廣之乎遂自任宋元而以明代歸余壬申秋君出所輯詩示余

不三月而君歸道山矣始余與君約明代詩僧海外爲盛擬將東游普陀一訪

著述卒未有暇所選之詩訖不能脫稿爰述緣起其以此二卷先付手民

吳德機四明宋

元僧詩序

王楚材全校水經鄭注水道表四十卷

鄭藝文志

張穆曰艘軒先生旣爲余鈔得謝

山七校水經注余更事覆審刻入楊氏叢書艘軒復以舟行之暇爲水道表四

十卷昔李衛公嘗刪訂鄭注爲十卷蓋卽獨標水道耳其書雖不傳而體例可

臆測也履軒此作以補衛公書無愧矣

張穆全校本經
鄭經水道表記

胡寅明堂考一卷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切音啓蒙一卷大衍集一卷

定海縣志

黃

原名止三號伯寅家貧無書聚一生得善本數萬卷

張炳鎔
墓表

從黃式三學得其傳

晚年瞽目重明因自號明明子遂發憤著書於黃氏學多所發明

民國定海
志人物表

劉慈孚四明人鑑三卷黃以周曰劉君午亭曾編四明百卅人物傳倩虞君謙

薰爲之圖豈謂吾郡人物囊括於是哉或明吾心所嚮往而取古人以爲的或

憫世俗之泯禁而借古事以爲風百卅人物雖不足盡四明之才而劉君之取

資不爲不多矣

黃以周四
明人鑑序

盛君省傳以承明著作之才前後奉使持衡兩州退居猶汲汲務興學終始不

貳其精魂所淬厲何如哉聞諸鄉父老君按使廣信也按籍呼名有應以楊宗

簡者君心動詢而識爲鄉賢慈湖先生苗裔由是得先生墓於貴溪之羅塘引

爲平生所至快雅量高致爲想見之焉

陳三立撰
或君家傳

人固亡而書存世未遠而道運屯艱否閉堙暖溘冥

全祖望四
明七觀

吾當繇是以爲天

地之病修身俟命夫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乎

賈楨
七觀

時民國二十九

年一月

穹天論序

穹天論者鄉先生虞世龍作也馬國翰據晉書天文志太平御覽輯爲一卷其
言曰天形穹窿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
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嗚呼天之蒼蒼止此氣耳氣運則四時行百物生
無聲無臭之中而於穆不已故曰氣者生之元也又曰元氣者天氣也氣也者
神之盛也神盛則無不覆故曰如天之無不覆也天形如卵朱子有硬殼相轉

之解然其相轉者氣也周接者浮者皆氣也爾雅釋天穹蒼蒼天也郭璞註天形穹窿穹高也大也窮也空也顧旣曰如雞子幕其際則應以空義釋之惟空故高故大故窮也窮者窮之於無旣也氣爲之也徐堅初學記引劉氏正曆問曰顛頂造渾天儀黃帝爲蓋天以天象蓋而引虞氏穹天論曰天形如笠而冒地之表曰蓋曰笠穹之義也雞子幕其際之義也王充論衡曰天若覆盆之狀渾天儀曰天轉如車轂之運亦氣爲之也吾因之有感矣人生於世穹如也居一室之中悟萬涵之象此身之有有於氣也氣息則身無所寄焉非惟人也一器一物莫不有其元氣禮云禮云玉帛云乎樂云樂云鐘鼓云乎不於元氣求之而惟外象索焉無怪機軸不靈失運用之妙終無裨於治理也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爲政之道固有在矣雖然非氣之浩浩籠罩四方涵天之量行天之健安足語斯乎抑吾讀世龍傳嘗曰世之取士所譽依已成所

毀依已敗此吾所嘆息者也夫偶而成偶而敗者勢爲之也必察其所以成所以敗而天下之真是非出矣嗚呼天下之無真是非久矣然主宰昭昭其道豈異也世龍清虛無欲進退以禮正氣常存而客氣不擾其本於天之自然者乎其本於天之氣充足而不沒者乎余讀穹天論而伸其說如此初學記引天文錄以爲虞曷作誤矣且攷訂天文有待於專家余未能也民國二十一年三月虞徵士遺書序

嘗攷餘姚志虞光虞成虞鳳虞歆世傳孟氏易

虞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法秦上曰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

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顯臣先考故曰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著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云云經義攷地之

皆當時一邑之望而行事不備其著

者始虞仲翔所撰易註孫堂張惠言輯之且刊行於世矣晉之時有虞徵士喜字仲寧仲翔之族曾孫也諸虞世守家學而仲寧著述尤富曰尙書釋問曰毛詩釋曰周官駁難曰論語對張論曰孝經注及文集今皆不可得矣其存什一

於千百者惟馬國翰所輯曰論語讀註則錄自皇侃論語義疏曰志林新書則

取陶南村說郭兼採三國志諸書補錄者也攷唐馬總意林卷六

今所行五卷本脫去余則從冷僧六

卷本爲譚復堂所校補

戴虞喜著志林二十四卷虞喜作盧達

今印行說和仍其誤

蓋字形相近而訛也意

林僅引東海之魚墜一鱗一條王伯厚困學紀聞引諸葛恪傳注況長寧以爲

君子一條

見困學紀聞攷史類

而馬氏則廣之然舉隋書經籍志稱爲三十卷意林稱爲二

十四卷者止此而已曰廣林曰釋滯曰通疑皆錄自杜佑通典而他書無及焉

曰安天論則雜采太平御覽孔穎達尙書正義徐堅初學記而以隋書天文志

爲主總觀六書志林篇幅較多餘則寥寥數百字數千字而已毫芒流落天壤

閒者強識博聞已可得其大概誠如馬氏所云使得覩其全書當必有蒐羅古

今而折衷微妙者矣夫士不幸生非其時高枕柴門寄其身於殘編斷簡之中

偃蹇而不欲與世接者豈得已哉人所惡者陸沈泥滓時所善者翺翔雲霄朝

無爭辯之臣士有苟祿之志此晉御史中丞熊遠所爲太息陳詞而虞徵士所
由屢徵不起矢志清貞專心經傳者也會稽先賢祠傳贊曰鳳翔千仞下覽德
輝公之終隱世與我違嗟嗟俗子突梯脂韋蕭然遠引寥廓高飛嗚呼虞徵士
之流風遠矣於是重刻其遺書而論之且爲汲汲營世務者勸民國二十一年
三月

鼎錄序

鼎錄一卷陳虞荔作也昔虞夏之世鑄鼎象物其在周易則曰鼎覆餗其形屋
孔子論鼎亦曰不偏不斲不滿不溢至於鼎遷物移之際識隱者又往往用是
覘政治之得失民心之鄉背嗚呼鼎之爲義大矣哉余睹鼎錄而異焉兩漢之
際孝景鑄食鼎武帝登泰山而鑄鼎海昏鑄酒鼎宣帝鑄華山鼎元帝鑄膳鼎
成帝平匈奴鑄鼎哀帝亦鑄酒鼎平帝鑄藥鼎王莽亦鑄建國鼎君臣鼎光武

鑄定天下之鼎明帝鑄洛水穀水二鼎章帝鑄北嶽鼎安帝鑄承露鼎蜀先主鑄克漢鼎行軍奇變鼎受禪鼎劍山鼎龍鼎又作二鼎與魯王孝王綜觀漢代所以鑄鼎之由其盛衰得失之迹可睹焉先主號賢君志在光復胡爲而作克漢鼎莽篡漢鑄建國君臣二鼎異日操亦鑄孝鼎與太子夫身被不忠之行而猶不能不望子以孝天下事理之悖蓋未有甚于此者矣鼎以象形有鼎斯有銘銘以象德德之不稱銘于何有形之不足鼎于何有漢代去古猶未遠其所取於鼎之義如此其他更何論哉荔字山披生當梁陳之際遘遭艱屯所更非一蒿目搥胸莫可控訴乃錄此編以寄慨既舉漢以來迄陳初歷代時君所造輯而著之又取樗子荀况以下逮王羲之所鑄書鼎亦輯而錄之其人皆降而在下者也自周德既衰諸侯浸浸而問鼎螭罔兩姦回乘之上下泯而倫彝敦無復有禮法之可言茲錄雖小可以喻大且吾觀史記封禪書汾陰得鼎鼎

文鏤而無款識怪之今此編錄柱鼎而不錄汾陰鼎然從未有器無文者此爲始見山披顧屏之卽其澤古之深用心之微有可窺焉然則茲錄也又豈尋常徒事考訂掌故之比哉校既竟因書所感於簡端聊爲前引云爾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頤庵居士集序

氣盛選物者固不能爲詩放浪詖諧者亦終無當於詩卽剛嚴不阿氣肅意正者使之爲詩究非風雅之音溫柔敦厚類也不狂不狷不嚴不放才高而氣清達天而知命惟靖節吾無閒然耳柳州慕陶而失之鬱香山近陶而失之俗近陶而未嘗慕陶鄰乎巖而不拘接乎曠而不縱則吾鄉先生劉氏頤庵其人也放翁敘其詩曰近見其詩百篇卓然自得者何其多也雖前輩以詩得名者何以加焉誠齋敘其詩曰使晚唐諸子與半山老人見之當笑曰君處北海吾處

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二公之稱之也至矣今觀其詩如讀劍南集讀漢史諸長什灑氣流轉而有傲兀之致實與半山爲近其怡情山水摛發思心之作亦皆臻精細蓋出於晚唐之外而取材漢魏而又能遺其貌者也自明人尙漢魏清人宗趙宋詩學遂分畛域此五百年來詩學之大患如頤庵者庶幾超乎流俗後有作者神而明之則頤庵固先河之導也已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勸忍百箴序

四明梓碧山人許名奎著勸忍百箴四卷考注者爲上竺前堂芳林釋覺澂不知何時人其書刻於萬曆甲申春余所得爲司禮監本楊升庵丹鉛雜錄著之願誤名奎爲奎鄞藝文志旣誤列許氏爲朱明時人又譌勸忍爲勤忍由於未見原書也攷山人自序作於至大三年爲元武宗時范氏天一閣有其書惜山人生平無可稽然受而讀之淹貫經史洞達事理每箴以可不忍歟終使人惕

然憊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誠有心人也夫忍字从刃从心謂心堅而能決絕也說文忍能也廣雅釋言耐也凡堅而能止曰容忍堅而能行曰強忍容忍仁也強忍義也殘忍則不仁不義矣荀子儒效篇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修注忍謂矯其性也呂覽去私篇忍所私以行大義晉語以忍去過注以義斷也要之非存仁義之心者不能忍也道家言忍爲多儒家言忍爲少魯以相忍爲國孔子於季氏舞八佾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反之卽小不忍則亂大謀之意吾嘗以爲天下事有可忍者有不可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可忍而不忍者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其所挾持者甚大所謂堅而能止也忍與不忍斷之於義可矣豈忍而與之終古乎則又所謂堅而能行矣山人百箴因物付物悉取其當生與死較利與害權福與禍衡喜與怒稱小之一身大之天下國家無所不包鑒往知來然後可以臨大事決

大疑前乎山人者吾有取於楊誠齋之易傳後乎山人者吾有取乎劉念臺之人譜合是書而三之以矯其性亦庶幾可以寡過矣君子之於世也亦時中而已矣時當未至進德修業終日乾乾進退得喪無失其正及時既至發於事業美在其中以厚德載物之身支玄黃天地之局剝極而復无平不陂矣若賈子道儒篇所云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彼反慈者其亦知存亡之道乎余既有感於時因重刻許氏勸忍百箴而縱論之如此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貞白五書序

壽鏞篤信王陽明之學者也今刻馮貞白先生五書曰三極通二卷小學補一卷質言七卷迴瀾正論二卷求是編四卷其中求是編灑灑數萬言專駁陽明名曰求是豈真是乎而陳邦瞻序其書以爲大者較黑白細者析秋毫其言辨而確謂之辨則可謂之確則未也陽明之學非空談良知者也其著力在一致

字此致字卽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貞白之作三極通也以天地人綜成卦而用三神明通變不可以執一求其意是矣然妙悟三才融徹一貫今第傳其因證下藥之方而不揭其見垣一方之本則安得一一昇病夫於倉公之門而療之此其子燧後序之言也壽鏞以爲療之之本亦在致良知而已矣其三極通總論有曰曷爲通天不常天時而地地不常地時而人人不常人時而天又時而地三極之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通者通其變以挽其窮使常也雖然常豈出變之外哉此數語可以括全書之旨壽鏞默居私念天變於上地變於下至今日而已極而處其中者人也人事變則天地亦與之俱變貞白所謂世之亂起於身身之亂生於心謂天地不仁天地不受也必也處其中者能應乎上下而去雜反純然後天清地寧上下交而爲泰反之則否是陽明訓格物爲格君心之格於義亦無害蓋不格其非無以見其是耳且天地不能自

通而通之者人也貞白又曰易之泰地上而與天交交在地也通之泰天下而與地合合在天也上賢而下不肖天地以際壽鏞更進一言曰何以賢何以不肖能致良知則賢不能致良知則不肖能致良知則知上賢而下不肖不能致良知則反是致者使之通也能致則通矣其作小學補凡七章釋孝悌謹信汎愛衆親仁餘力學文此即孟子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良知良能之發見者也學文所以致其知也質言與迴瀾正論蓋亦欲起流俗所溺返諸天理耳夫返諸理即所以通天地舍致良知更何以通之乎貞白年二十二作三極通質言諸書其後作求是編爲人嚴正剛方不欺暗室終如其始自信聖賢可學而至言符其行兢兢於嚴獨不可謂非特立士也儻與陽明共處一室將必有以進之矣壽鏞既刊貞白五書爰放言以質諸先生於數百年以後先生九原有知當不以壽鏞爲狂妄耶民國二十六年十月

林衣集序

明萬曆間甬上袁於文者屠緯真余僧杲也余讀白榆由拳農丈人諸集一以詞勝一以法勝卓然推爲東南大家矣及天崇之際慈谿又有錢仲舉文與秦虞卿先生仲舉詩奇於文先生文奇於詩仲舉靈快不拘拘於格律而先生雖倚馬萬言未嘗不還執於法也故陳眉公表之曰配食由拳農丈人之閒匪其質矣而馮明仲以爲有緯真有僧杲有仲舉而復有虞卿月旦之評彰彰於當世者已如此顧余於林衣集受而讀之文章固奇矣其考徵鄉獻爲尤足重也當天啟慈志之修列傳多出先生筆卽如慈谿袁懋中焯讀史者但譏其爲青詞宰相誰知其有營救楊博一事乎明史修於清輒爲清諱雖萬季野史稿亦不敢昌言況王鴻緒輩先生作邑志袁煒傳時在明季頗詳密傳中直書虜闖入牆子嶺寇通州楊公博急調發逐之出上怒博不先報公密疏云不報之罪

可原逐虜之功可贖怒遂解又云每爲時宰言輔臣卽無他善狀令明主有殺諫臣名誰爲貸斧鉞地下者更言燁入相時前政濁後政驚獨頡頏其閒皎皎無所遜避云是可辨明史之誣矣惜乎季野未見也余特表而出之以見先生立言之不苟焉攷慈谿藝文志林衣集八卷有文無詩眉道人序中所謂詩草尙扁家積是也別有鈔本詩賦具在先生族裔潤卿旣出抹雲樓所藏者示余因合兩本編校選爲六卷諸壽序賀序僅存一二而詩與賦則備錄焉余豈敢妄刪先生之文哉蓋酬應之作固知非先生所欲存者也顧如錢仲舉墓志載於慈谿志傳而兩本皆無之益歎可存而未存者多矣先生性孝有德有言文以人重何可聽其湮泯爰梓而序之時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留補堂集選序

林蘭庵先生留補堂文集四卷見鄞志今日選未知選者何人然仍以四卷著

論說記敘其志傳贊題後諸體略備所論述多闡明末史事暨諸忠烈奸滑行實言本忠義踴躍紙上吾鄉節烈遺風讀茲編猶可想見之焉然所述亦有得諸傳聞不盡合事實者如所論甲申從賊逆臣尤多誣枉臬堂文鈔書後述臬堂弔黎洲母喪甫入門見喪次紅單高揭事夫風勁指柔一望草靡誠可歎恨然明季節烈綜而論之亦自不媿趙宋所稱從逆如光給諫者今考之潛虛集所記都城破時公初墮陴及自經投河屢死不得館舍老役口語南山親從御河救給事起復拊膺歎曰豈知其送與馬阮殺乎馬通白先生云編修平時持論稍苛今所記當不妄又言桐城軼事記被誣下獄及昭雪事甚詳左侍御光先有野史辨誣一則而公自爲祭影文述死狀與左戴言合公下獄法司會訊獨御史必欲坐以阻南遷罪殺之御史者卽初麗逆案而後首迎降之張孫振也茲編所述若此類者往往而有黎洲遭母喪在康熙十九年庚申今文中

首言戊午己未間聞黎洲嬰慈闈之感杲堂往弔云云此尤可疑姑不論紅單高揭之有無黎洲喪母在後而茲編所稱年歲轉在前此萬萬不可信者黎洲大賢遭母喪而高揭紅單非病狂者不至此曾謂賢者乃如此乎此必時邪嫉賢造爲之語藹庵聞之而誤書之者其非親聞於杲堂可決也且此文旣云杲堂生前已大不滿乃篇末又稱萬履安謂善補過而曰願先生略其小而取其大其辭意亦矛盾矣余今校此編而刊之將以永吾鄉先輩之節概而又稍次述所聞書之簡端期覽者審焉藹堂之兄霞舉先生諱時躍有朋鶴草堂集十二卷余錄副藏之猶未刊也民國二十六年十月

小天集序

丙子春壽鏞旣訪慈湖故址得瞻拜楊慈湖先生遺像而陳君謙夫方規畫慈湖中學秦君潤卿先由海上返慈因相值遂登抹雲樓卽潤卿藏書處也凡馮

氏醉經閣舊書咸在焉初潤卿以其族祖虞卿先生所著林衣集見示余既刻之是日又示其族祖子瞻先生所著踐形編之一所謂小天集者是也壽鏞更讀之益歎制外養內之要在此矣他日返申潤卿攜其刻本屬余忽忽三年梓既竣序曰天地先萬物乎萬物先天地乎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理也亦勢也在天則日月星辰風雲雨露以成其象在地則金水火土走飛草木以成其形在人則性情體聲色臭味以成其質感應變化消息盈虛循環而不已焉其在易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管子心術篇曰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故楊慈湖作己易一書以爲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卽分也分卽全也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先生生慈湖之鄉旣沐其教又以凝道踐形之旨作小天集以爲人身一小天地也心者奉天以君臨一身者也

一身者吾心之天下也君爲人主心爲身主以仁義禮智信五德爲大臣以志爲元帥推之於思爲樞密院意爲左右親臣目耳口鼻手足腎各有其職而毛膚之腠密乃百姓之紛任而錯處也何其言之深切如此耶以此爲綱更詳其目孟子所謂心之官則思又曰從其大體爲大人是也蓋與己易互相表裏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己易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吾道一以貫之其在此乎其在此乎先生私淑呂晚村執贄仇滄柱所著更有四書辨疑禮記纂要惜均未見今承潤卿屬爲讎校斯集而序之如此民國二十八年七月
純德彙編序

昔柳柳州以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而罕鍾於人夫豈其然耶壽舖嘗浮錢江而東於郡曰嚴州於江曰曹娥嚴之名州

以子陵高其節也娥之名江以上虞曹盱之女旌其孝也而開其始實肇於漢和帝時董孝子馮孝子諱黯字叔達其故居在縣西南百餘步今爲純德廟又稱董孝子廟壽鏞幼時過其地以爲孝子慈人也於縣曰慈谿於鄉曰董孝吾鄞烏得而有之及後攷鄉志謂卽其故居立廟孝子本鄞人鄞故鄞地虞仲翔以爲句章人據其徙居慈谿言之也漢之句章在慈谿城小渡之東與隋時廢鄞鄞二縣兼餘姚之地而曰句章在今縣南小溪它山之左者異矣沉董母之墓在郡城長春門外二里許吾鄞烏得而不有之慈與鄞地相接其繫屬不必爭攷其實而已孝子爲江都六世孫慈之三七市有董氏繁露祠唐時董孝子碣銘今移置於祠中碣銘爲崔殷作也其言曰白刃可蹈仁鮮能存黃金可鑠德無閒言道喪於季賢生復古知禮近夷變風於魯豈曰無衣寒燠以寧豈曰無魚泉流在庭黃鳥哀音下感棘心哭無常聲灑血盈襟江水湯湯東注窮越

夫子德音與之不絕嗚呼盡之矣徐氏浩之碑樓氏鑰之記皆未能逾此他何足論哉壽鏞又攷鄞藝文志附錄中於宋時有無名氏董孝子純德錄一卷見黃氏千頃堂書目實爲純德彙編所祖惜是書未見今所傳純德彙編七卷爲清董華鈞輯續一卷爲清董景沛輯皆孝子裔也孝子之名震於天下後世不藉文字以存而仁人君子長言詠歎所以勵末俗而飭人紀者文之工拙則又不足較焉後嗣子孫不忘明德慎終追遠一一述之實亦世之所罕也然則柳州所謂罕鍾乎人者今既鍾乎人者如此而所謂世之所罕者又於董氏之子孫見之壽鏞取而重刊焉其於分葩瓊麗見貴於恆人者固知在此而不在也因書而序之民國二十七年十月

甬東正氣集序

董純齋先生緯現覺軒年丈之祖也與兄璘齊名選新昌訓導未任卒嘉慶初

川湖流寇未靖詔自庶人以上皆許上書先生拜疏歷詆諸帥格於浙撫不得
上家居授徒著述甚富尤精周官所著輯說十二卷

蕘鏞猶未見也
見析紹如四明
續詩略小傳

今僅見所編甬東正氣集四卷爲光緒壬午正誼堂家刻本錄高中丞以下凡
二十一家文五十二篇分爲四卷昔徐霜皋有甬東正氣錄八卷記遺事此則
諸家遺文也蕘鏞編四明叢書於諸家中如錢忠介公集二十卷周囊雲文集
三卷華嘿農過宜言八卷毛象來吞月子集三卷及林蘭庵留補堂集選付諸
梓矣林霞舉朋鶴草堂集則錄副而未刊也楊南仲刻其銅馬編董次公刻其
讀易一鈔非文集也他如陳忠貞公集三卷張蒼水集九卷魏布衣雪翁詩集
十四卷與夫宗愚囊馮王二侍郎屠駕部諸遺文皆桑海審諤之可風者也幸
次第刊之夫鄉獻遺書流落於天壤閒者何限一人之力如蚊負山卽其得之
於友朋者一粟海滄亦復渺乎其小總集之選殊堪珍也斯編雖寥寥五十二

卷之三
一
篇而明清遞嬗之際忠臣義士浩氣之所昭示讀之懍懍然如見其人豈惟鄉國之寶書抑亦天下萬世之架燧乎說者謂諸家之作更有大於此者胡不錄壽鏞應之曰書之出有其時也卽出矣定哀之間多微詞斯編成於嘉慶乙丑其有所諱可知已讀書論世尤有望後之君子民國二十六年六月

四明詩幹序

宋孔司封延之嘗以會稽山水人物著美前世自漢迄宋得銘志歌詩八百五篇凡二十卷曰會稽掇英集此固會稽之文幹詩幹也四明詩派其發源甚古越之大夫種漢大里黃公實濼觴焉其後齊梁隋諸虞繼之唐則虞賀而外若邢若范若吳若胡若孫若林或全篇甄錄於簡冊或單詞隻句流落於人閒下至女子方外神仙鬼怪可泣可歌皆足有裨勸戒董竹史先生輯之爲三卷曰四明詩幹其意與孔司封豈異也願孔詳而董略耳董惟取詩而其人則以唐

終取材較難孔下逮於宋益之以文會稽文物衣冠於昔爲盛取材較易且宦
轍所至清思堂中朋僚畢集則所謂搜巖剔藪者蒐訪固勤矣而得之難易蓋
有迥然不侔者也矧董先生以諸生終更悲年事之不永乎嗚呼四明之詩至
李杲堂而集其大成全謝山繼之而先生猶子覺軒年丈更輯甬上宋元詩略
十六卷吾友忻紹如復有四明清詩略之輯加以縣各有選如谿上詩輯彭姥
詩蒐剡川詩鈔蛟川耆舊詩及詩繫洋洋乎越風之亞也然溯典不忘其祖舍
詩幹誰歸歟抑攷先生別字可南善爲詩有板橋詩草一卷凡古今體詩一百
二十四首藏六一山房今未知尙在天壤閒否願先生勤於蒐輯既他人之詩
不落於債家以致泯滅其自爲詩知必有收藏而寶之者天理或然也雖然天
豈真可恃耶因重刻詩幹並誌感焉民國二十七年十月

四明宋元僧詩序

士之負瓌奇夔絕之材而無所用其能往往伏於山野淪在塵市其或有託而
逃激焉遯世則又多隱迹浮屠故其雖爲佛子於儒術多通曉而工詩歌者尤
衆竊嘗怪古之儒學如韓歐蘇氏者每喜與方外之士游且時時稱述其詩文
然其詩文傳者亦罕豈其本無足傳歟抑搜輯之人少哉乃者余旣獲董氏震
軒所輯四明宋元僧詩二卷讀之作而歎曰是豈非負瓌奇夔絕之材而無所
用其能者邪嗚呼亦可謂善隱者矣顧若大覺師之遇宋仁宗大慧師之遇孝
宗亦何至無所用其能而必出於逃禪則又何也余聞客談有楚人黃念劬者
始從張濂亭王益吾兩先生游旣值清室不綱謀傾覆爲人長記室事敗泛海
至普陀遂爲僧會有顯者來故人也寺僧強使募化因又棄僧不爲竟窮老死
其詩則益工而在普陀所爲詩尤奇絕儻所謂激焉遯世者非與余疑方外詩
人行迹率如此若覺慧諸公其罕焉者耳至於雅耽山居游心禪悅斯則慧心

獨具與彼高人雅致同一懷抱也劉氏仁本題弘覺師書樓詩云青山湖上老僧居百尺危樓萬卷書架插牙籤朝旭上香消古鼎夜窗虛欄干竹色蛩蛸蚪枕簟芸香落蠹魚近憶校讎人未遠雨花零亂獨躊躇此蓋不僅爲詩僧矣今此書所錄宋詩僧二十八人比丘尼啞女與焉元詩僧十九人道士鄭守仁與焉錢氏鳳翰又爲附道士呂希夷一人於元詩僧後尙不足五十人卽以宋元僧之在四明論其闕焉不見姓氏者猶多何況伏山野淪廛市而弗隱夫禪者則益不可勝道也嗚呼天之生材有限而令託焉而逃之其逃之者止水涵空孤雲自在墮甌萬事枯木不花計則得矣然人間垂楊誰與拂拭官街鎧火輝點脂膏世味艱難一念萬劫尙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瘁處搔誦道沖僧詩益不盡感慨係之矣是爲序時民國二十一年四月

全校水經鄭注水道表序

水道表者何就水道而表之也水道廣矣惡乎表曰表鄺善長注水經之水道也善長當六朝時其所見漢書已多誤本故南條之荆山善長再引志文皆誤爲東條如乘氏縣之荷水荷誤作泗洙水入泗水泗誤作池領方縣南之橋水南誤作而以至劉澄之輩誤以澗水爲淵水則皆見於善長所審正其未審正及善長以後以注混經與夫魯魚亥豕顛倒錯亂指不勝屈一校再校以至七校者謝山全先生也謝山所次之書莫大於學案莫精於水經而其書皆未畢事畢之者王履軒先生也先生名梓材更名楚材其跋水經注也凡三皆以楚材題一在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五月一在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四月一在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二月而水道表之作則在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八月至九月謝山爲范陽之功臣先生又爲謝山之功臣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感不傳其全王之謂歟然則不爲圖而爲表又何也先生嘗曰水經之圖常熟黃

子鴻儀爲之每水各爲一圖兩岸翼帶小水精細絕倫其書歸於新城王氏池北書庫然尙在天壤間否未可知也是表也爲卷四十循謝山七校水經注之舊也豈惟卷循其舊自河水表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皆以大水統小水一一舉而列之而別其綱目焉次其源流焉其曰附者如河水五附漯水仍其故也曰補者例如豐水涇水汭水洛水艘軒錄全校本水經注曰四水皆全氏所已補而底本並佚今從趙本補篇放後溢水洛水之例依次補之故其表亦列焉今刻七校注者則曰王氏往往據戴改全與先生自作題詞殊相背戾其從趙本補入者亦刪之渭水之二以東入于河終卽繼以漆水其豐涇汭洛四水之補者不復見焉若取斯表與今刻七校之注互勘幾不知來自何處則王氏錄本非並存不足讀斯表也或者曰水之支衍繁矣縱讀原書尙未能得其脈絡區區是表惡乎據壽鏞敢答曰此卽今之所謂索引也不有引惡乎索今年春

壽鏞赴蜀由成都蒞灌縣見李冰作大堰於此又有渡江竿橋父老告我曰此禹貢所謂東別爲沱也今讀江水表一其所錄雖簡而絲毫無誤卽此以觀斯表其可忽乎哉斯表與重錄全氏七校水經注皆先生命其子龍光手寫而古娑羅館主人屠歡箕先生錄副藏之遺諸康諸侯久矣因重刻之而爲之序民國二十七年十月

明堂考序

胡伯寅先生著述錄於定海藝文志者凡四其首則明堂考一卷也余初見其孫友雲謂已失之深爲惋惜繼相見則曰已得之矣鈔示清稿曰明堂丈尺圖考且曰明堂之丈尺從來未有確解本考工者意主於小本二戴者意主於大而鄭君之注攷工記殷周小而夏反大旣非前賢後文之意南北陜而東西長又乖圓覆方載之儀誠有加李謚宇文愷所規者先師黃薇香夫子歷考古今

之言丈尺者本鄭注而校核之予樂得而詳考云是伯寅先生根據薇香先生之說重在丈尺者也爲圖凡十五曰鄭注世室圖鄭注明堂圖曰戴震明堂會通圖曰汪中明堂圖曰江聲明堂五室圖曰孔廣森世室圖曰黃先生世室圖明堂圖與洪贊樞同曰擬世室井字圖曰初擬夏后氏世室圖初擬重屋明堂圖曰夏后氏世室圖周人明堂圖曰明堂一面放爲廟寢圖曰周人明堂門塾圖圖各有說攷核精詳又以射侯之上下个與明堂之左右个名同而式相似更以射侯考附之圖凡六皆作於同治丁卯自古議禮之聚訟莫甚於明堂今一一繫之圖式而廣與修皆得其實明堂之說解而射侯之說亦可並解矣余喜伯寅先生著述四種錄於定海志者皆見之而友雲無忝爾祖稿失而復得幸哉因並刊焉更爲之序時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序

昔蕭山曹寅谷之升著四書摭餘說首述論語齊魯與古論之不同次考論語之注釋其自序更臚列注論語者若晉何晏集解宋邢昺以至喻樛黃幹以下並注四書者百數十家可謂備矣獨於皇侃義疏僅於齊魯說中小注一見

注云

那疏之前作論語疏者三梁皇侃撰疏十卷又唐書經籍志有賈公彥疏十五卷褚仲都論語講疏十卷

其後番禹陳蘭甫澧東塾讀書記

卷一言皇

疏特詳且稱爲最精確於知德者鮮章皇解知德者爲知德之人謂爲文義最明又云遂初堂書目有皇侃論語疏朱子與尤延之友善蓋未借閱歟又云今世所傳皇疏不盡真也會稽朱蓉生一新無邪堂答問

卷三

謂皇疏經日本人竄

亂多不足據惟中引六朝各家舊說文筆斐然與皇疏之鄙俚者絕殊當是原文清四庫則謂確爲古本不出依託可據以爲信也定海黃傲居先生式三著論語後案既錄何晏集解又錄朱注全文更綴以己意而取皇侃疏義最多其弟子胡伯寅先生夤本其師說著論語集解義疏閱時五歲爲卷二十蒼萃衆

說不立門戶洵足津逮後學非成一家言者比也。禹鏞受而讀之，傲居之後，案簡而明先生之解疏詳而確，師弟子傳授既微淵源，其有不苟同者，如東發之於紫陽不讓也。夫論語一書雖有魯論齊論古論之不同，編論語者雖有仲弓子游子夏所撰定，鄭康成說子夏六十四人所共撰，論語曾氏之徒成之，柳宗元說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程伊川說子春子思及子貢門人，閔子門人分記，柳宗元說諸說然漢書所謂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者，近是。注論語者，何氏所集，孔氏所解，固爲首功。此外有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諸家，而惟鄭氏爲最著。皇氏據江熙所集，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孫綽、周瓌、范寧、王珉十三家，而以何氏爲主。顧皇氏深於禮學，而疏論語，乃略於禮制。說者謂非皇氏之舊，伯寅先生受傲居子嫡傳於禮制，更多發揮，此尤足補皇疏之闕也。昔朱子注論語，開宗明義曰：學之爲言效也，用廣雅習如鳥數飛。

也用說文最留意於訓詁庸妄書生未知其例而率譏之適見其陋傲居子著後案尊崇朱子是書彙取諸解觸類引伸自敘所謂義理必本於音訓典禮須觀其會通以後案之成說申集解之古義條例所謂並非郭竊向注此中甘苦先生自知之讀者其毋忽爰刊而序之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跋

攷定海藝文志胡先生夤字伯寅號止三從黃式三學得其傳晚年瞽目重明因自號明明子遂發憤著書於黃氏學多所發明以歲貢生終書目表載有明明堂考一卷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切音啓蒙一卷大衍集一卷皆先生撰也先生之仲子中正復有約仙遺壺爲解經之作重並藏於家歷久保守弗失甲戌冬其孫友善友雲先後示余並合同祖兄弟集刊資千元余既景仰先生湛深經術不偏漢亦不偏宋卓然有以顯於世諸所著述皆足爲後學津逮而其諸

孫復克以一身節縮之貲爲遺書剞劂之用尤爲難能可貴余慨念世祿之家鮮克有禮故兢兢取漢疏廣與凡民齊之語以戒子孫胡氏自明軒先生忠孝自勵奮跡於戎行官至參將伯寅先生慄慄於畏天命子若孫篤守家學勤儉持身視先人遺著珍若珙球積數十年之願謂能達於一旦友善友雲每見余一再拜謝余益增愧慚蓋余矢志在網羅放失儻海內珍藏家皆如胡氏余亦得省搜索之力則余宜感謝友善友雲諸昆季矣丙子重九日

切音啟蒙序

攷定海藝文志黃薇香先生著有三音均部略四卷余既得其稿於張康甫尙未刊也胡君友雲又以其祖伯寅先生所著切音啟蒙見示且曰此爲先祖手稿今得之於業師周曉嵐夫子家爲呂懷珍鈔本幸校正之余未解音韻之學周櫟園云張大風著反切攝音僅數百言通此可契音學之全今此書以二十

四音造爲七字五字各兩句俾童蒙便於肄習可謂執簡御繁先生黃門高弟也黃氏有廣諧表願余未見而先生實增益整齊之金陵朱君緒曾序作於丙午五月蓋距論語集解義疏成於庚午者先二十四年則壯歲作也其後鎮海吳君善述作二十三母土音表刻於光緒戊寅年與先生所謂二十四音者大同小異然序吳書者爲黃元同以周固薇香先生子也絕未道及先生之書意者元同未及親而兩人各不相謀其源則一耳夫聲音之道微矣古與今異南與北殊區區固不足以盡之然藉此啟蒙引而伸之何難焉余既刻論語集解義疏因更爲刻是書而序之時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大衍集序

定海胡子友雲旣出其大父伯寅先生論語集解義疏屬刊更以大衍集見示齋鏞受而讀之陰陽五行說赫然冠篇首其識精辨足破人疑惑今世薄五行

說者往往挾泰西氣化目驗之事用相詆諆而傳述之者又多出於生剋休咎所謂過與不及者也泰西人士言養炭淡溼四氣而先生曰養氣者木氣也炭氣者火氣也淡氣者金氣也溼氣者水氣也四氣之和卽土氣之分王四季調劑得中者也盈天地間無非氣化之流行聖人以木火金水土指點五氣之形狀謂其氣之似木似火似金似水似土非真以五物爲五行也此其說豈不精且辨邪自舜非木槿解以下凡十四篇并解詩之作意主毛氏亦兼取三家及爾雅方言許書陸疏與夫諸家傳箋鎔鑄貫串博究慎取以成其說嘗謂古人作詩不嫌詞複反復歌詠三四章而義多相類如其類以解則經義可明離其類以解而本旨反昧是誠甘苦語也中有解字義三則執筆說一則末附二詩而明堂射侯考注佚友雲告我曰今已得之壽鏞嘗讀詩至芣苢以爲全詩可以采藏芣苢四言該之二三兩章反復歌詠無非發明采之有之之義何詩人

不憚詞費若此哉蓋深思之誠非如此則其義莫能若是顯焉然則觀先生言
深知其甘苦固亦莫壽鏞若也聊書以冠篇端先生有仲子曰中正字約仙友
雲之父也有約仙遺稿一卷盡解經之作解易者七解書者一解詩者八解禮
者四解春秋者三他考辨文字者二都二十有五則於經義多所發揮友雲守
先人之遺著又謀刊而布之因附大衍集後家有賢子孫則著述必無隱湮之
理哉雖然亦視其學何如耳民國二十五年八月

四明人鑑序

四明人鑑三卷始自漢初大里黃公迄明末諸忠孝節義皆四明之望人自爲
傳各圖其像都一百一十二人爲二卷又錄自宋冀國夫人葉氏迄明末節女
周氏都二十人爲一卷統一百三十二人節次志乘爲之傳者劉午亭也圖其
像者虞譜薰也初譜薰所爲圖百六十四頁光緒壬辰影行者一百三十二頁

劉氏自敘作百三十頁虞氏自敘則作百三十三頁意者當時二君或有刪去
劉氏稱百三十頁者殆舉成數而言惟虞氏稱百三十三頁今猶闕一頁不知
爲何時佚去壽鏞不能繪事然喜觀圖畫又嘗讀昌黎送楊少尹敘稱二疏致
仕歸漢史傳其事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如前日事因竊以爲
果得工畫者盡圖古今聖賢忠孝節烈士而人繫以小傳勒爲專書廣布於國
中或散爲單頁更迭張之通衢則其觀感之效裨益風教豈淺斟哉憶壽鏞幼
時先大夫嘗以孝弟圖說詔示爲之口講指畫忽忽五十餘年今老矣猶得見
此此亦孝弟圖說之亞也况所傳百三十二人中得其書刊諸四明叢書者在
漢如任奕如董難在唐如虞南如賀知如孫師在宋如豐復如楊簡沈煥袁曼舒暉
高閔袁甫王應黃震在元如程端禮端在明如賀欽如張邦如華夏錢肅張燧今已有
二十人左圖右書益動觀感之意然則重刻此書固莫壽鏞若也聊書以冠篇

端ノ亭工於詩有雲閑詩草四卷錄副藏之蛟川之雋而德行君子也是書傳
而其人亦傳矣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養園賸稿序

養園先生以庚午七月卒義寧陳散原既爲之傳稱道先生按試廣信呼名有
應以楊宗簡者詢而識爲鄉賢慈湖先生苗裔由是得慈湖墓於貴溪之羅塘
引爲至快先生亦嘗以此語壽鏞云慈湖大儒也其將葬門人建昌傅正夫訪
真西山求銘西山曰不敢或使序其梗概而表於墓門其責差輕而可勉壽鏞
何能望西山萬一願自甲申與仲弟壽鏞始師事先生以迄易簣啟手足先後
凡四十七年昌黎所謂移時則必有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者非邪先
生少先君子十歲同居詞館序寸草庶贈言謂官京師寓廬咫尺朝夕過從無
虛日生平風義在師友閒相見必商榷文字時或彼此互述世德紀實也蓋先

生爲蓉洲觀察仲子家學淵源其來有自乙酉督學四川才三十一歲耳歲餘
遭觀察喪去官辛卯復督學江西乙未任滿假歸時浙省猶未有學堂也先生
開風氣先爲之物色教師爲之籌畫常費爲之建築講舍名稱屢易事實不更
今南郊寧波中學是也先生撰陳氏翰香學校記曾及之當乙巳之秋萍鄉喻
公兆蕃爲吾郡太守汲汲興學有志改革張讓三丈與壽鏞倡廢書院之議毛
价臣奔走最力至臥不貼席病而出淚一時陳屺懷陳慷夫馮汲蒙孫表卿最
爲同調然科舉尙未停也和之者衆而墨守舊說者亦復不鮮先生周旋於新
舊之間苦心孤詣一日集會至涕泣以道嘗與壽鏞書謂吾郡晦塞已久值瓜
熟蒂落之日猶不能放手辦事開此十里霧自當屬之願大力大之人某何足
比數此雖先生之自謙而一時融化之不易於斯見矣晚歲居滬瀆翹然物表
學養益粹每談朝章國故娓娓動人遇國家有大變故必憂形於色鄉之大事

更未嘗稍去於懷其尤盡力者在寧波和豐紗廠散原所謂利民生而便工商資無不集事無不舉者此其一也嗚呼人生有涯少年一得志睥睨斯世舉無足動其心環而待我若士若農若工商漠然如秦越比惟身家子孫謀者皆是也聞先生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先生爲文不自收拾多散佚既沒壽鏞與喆嗣在現同孫叔衡序祖燕方言宜哀輯其僅存者公諸世不幸同孫序祖相繼卒在現叔衡燕方輯成示壽鏞因付剞劂稿中如上諮議局書上浙江巡按使書述中校緣起記中校建築始末倉基陳氏翰香學校記皆犖犖大者昔錢公桂森稱之曰歐曾之亞今讀其稿益信先生慕仰慈湖者也慈湖以忘富貴利達勛西山先生於仲弟之亡輓之曰空消受十年仕宦最難忘兩家淵源今壽鏞學無所成獨後死耳幸得優游歲月埋首文字閒於先生之學竊聞一二序其梗概固弟子之貴也而吾郡學風之由肇得考而知之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四明叢書第六集後序

庚午秋始編四明叢書越二年壬申冬定第一集二十四種一百三十六卷又二年甲戌秋定第二集二十二種一百七十一卷明年乙亥夏定第三集十七種一百八十卷又明年丙子春定第四集三十七種二百九卷又明年丁丑秋定第五集爲宋元學案補遺一種一百卷今歲又定第六集三十二種一百三十卷凡一百三十三種九百二十六卷光陰荏苒適十年矣壽鏞志學不早中年消受風塵及發憤編鄉書其始尙牽於政務也自丁未以後盡辭職守于時專心一力今人與居者在光華大學古人與稽者在四明叢書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或然乎當五集之未定也北游幽燕西攬匡廬往往攜稿相隨及蘆溝橋覺興蔓延海上鎗林彈雨之下序宋元之際四明學術源流弁諸五集之首都萬數千言所謂他鄉作客垂老收書者是也無何國軍西撤蘇松太杭嘉湖

相繼淪陷吾叢書所已刻者分寄於杭垣之彌陀寺南潯之嘉業堂夢寐驚駭
以爲必歸灰燼孰意光華之校舍全燬而叢書之版片獨存斯非鄉先哲神靈
陰來相之哉戊寅端午前一日航海而空遠遊西蜀出門七十五日目之所接
發爲詩歌編爲游蜀草一卷歸而重理舊業期貫始終遲遲出書者以此也然
今之所定六集其刻多在戰前甚且七八年新得者殊尠顧於四明人物之盛
忠孝節義莫著於四明人鑑而人鑑中如大里黃公如董孝子如華錢張之文
章見於四明詩幹純德彙編甬東正氣集者皆可致焉更如諸虞著作吉光片
羽讀穹天論志林諸書及鼎錄亦得其概它如兔句忍飢貧亦樂鈔書得味老
何傷非劉頤庵之詩乎當死生患難之際見平生之所學非許山人作勸忍箴
之意乎大者較黑白細者析秋毫有若馮貞白之五書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
人有若秦虞卿之林衣集博學如虞永興強記似張安道有若林蘭庵之留補

堂集更有明荀子五官簿類之意若秦子瞻之小天集仿李衛公訂鄴注之例若王履軒之水道表方外而未可外之者若四明宋元僧之詩豫是有益悉皆鈔內矣昔左氏失明爰傳春秋定海胡伯寅先生瞽目重光成論語集解義疏其明堂射侯考切音啟蒙大衍集皆先後論語而作鎮海盛省傳先生吾師也家居十五載棄跡於國陳力於鄉言教育者翕然歸之其文章有曾歐風胡盛兩家子孫賢寶其遺書得傳於世雖洪纖不同而其所以承先啟後者則一焉夫書出有其時人不能與時爭轉爲時所驅遺毒鏞所爲長太息也自今以往益矢弘毅之志以合貞固之道天公厚我長容吾閒亂離瘼矣羹牆之望彌切於懷將以此報鄉先生於萬一且以消遣歲月取足終身焉耳第七集版亦次第鏤竣將繼續於來歲定之因更書以自勵云己卯除日

約園雜著續編卷五

四明叢書第七集序

集古語

史通採撰篇曰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士族如江東五僞始自會稽典錄劉知幾史通吳志虞翻傳注引山陰朱育對太守濮陽興述初平末年王

府君問士於虞仲翔仲翔具答其言會稽人士最詳江東五僞逸篇中未見徵

引葛亮魏志注周樹人曰會稽典錄二十篇宋史藝文志已不載而宋人撰述時見稱

引又非出於轉錄疑民間尙有其書後遂湮昧今搜緝逸文得七十二人略依

時代次第析爲二卷有慮非本書者別爲存疑一卷

會稽典錄輯本周樹人識

魏杞山房集三十卷鄧綸文志袁燮曰丞相壽春魏公以詩名聞天下清雄膽逸而

歸於義理之正其發有源故流不竭蓋公嘗使北矣冒不測之險戈戟滿前不

少撓屈卒定敵國之體其薨且葬也故相陳新公作詩輓之有議論見排姦之句則知當時邪佞小人見沮於公者不少矣

袁慶題丞
相詩稿

遺文有家集三十卷勤齋

詩三卷訓子姪孫經術義理有三都二京以下擇其尤者類爲童諷三十卷

子朱

撰魏丞
相行狀

三蘇言行編

浙江通志本傳

元豐中裕陵命蘇魏公纂修南北通和以來國信文字

賜名魯衛信錄中更喪亂書遂不全

棟論書魏丞相事非實。再續案魏文節公詩集文集皆缺今由翁孫魏頌唐輯詩文一卷曰魏文節遺書更錄制難行狀

碑傳遺事爲
一卷附之

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宋袁燮撰

續四庫
著錄

宋史藝文志作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

稱爲燮子喬錄其家庭所聞至君爽而止當時本未竟之書且非手著紹定四

年其子甫刻置象山書院

四庫
總目

甫跋云自古大聖同此一心箕子論皇極無偏

黨自蕩蕩無黨偏自平平無反側自正直太甲顛覆典型痛自怨艾克終允德

成王遭家多難執書咸泣天雨反風又言象山先生讀康誥有所感悟反己切

賈若無所容讀呂刑歎曰從肺腑中流出嗚呼至哉

賈誼家塾書鈔○善鑄案今刻
依文淵閣鈔本仍開君與以下

洪範統一一卷宋趙善湘撰

續四庫
善錄

書成於開禧時宋史謂之洪範統論文淵閣

書目又作統紀今據善湘謂漢儒解傳祇以五事庶徵爲五行之驗而五行入政謂疇而不知所統徵引事應語多傳會因采歐陽修唐志蘇洵洪範圖論遺意定皇極爲九疇之統每疇之中如五行則水火木金皆統於土五事則貌言視聽皆統於思得其統而九疇一以貫之矣

四庫
總目

自序曰竊謂漢儒離合之說

非洪範之本旨遂撰洪範統一庶幾成歐陽眉山之志

洪範統
一自序

陳允平西麓詩稿一卷繼周集一卷日湖漁唱一卷

蘇蘇
文志

允平舉上舍不遇淳

祐三年爲餘姚令罷去放浪山水德祐時授沿海制置參議官祥興元年爲書約都統蘇劉義以九月乘颿下慶元當出兵迎自高衡孫以下三十餘人皆聯署時張洪範督師南征命招討使王世強圍捕同官袁洪解之得釋自此杜門

不出扁樓曰萬疊雲允平善詩詞與吳文英翁允龍齊名

鄞志本傳

寶峰集二卷宋趙偁撰

續四庫著錄

偁自以宋宗室入元不仕隱居大寶山麓其學以

楊簡爲宗

四庫存目

有寶雲集以兵火不完嘉靖間其後人集爲二卷

宋元學案

今所鈔

傳者卽其本也

四庫存目

自信三代之治可復而百家之說可一也邑令陳文昭詣

門講業偁以治民事宜告之文昭以是得民心日舉遺經之言以裁狂簡

嘉慶縣志本傳

桂彥良烏本良向樸爲慈湖四傳之世嫡皆在寶峰之門

本傳注

袁忠徹符臺外集五卷

明志新志鄞縣志

陳敬宗曰大篇之春容短章之精潔蔚乎其文

陳敬宗符臺集序

全祖望曰世以爲術士耳不知其因成祖養聖之聞而詳及前代學宮

書院之制更論武臣居喪之常解職謂皇太孫獲鹿先獻皆讜論也而力爭靈

濟宮符藥之妖妄尤大臣風節

全祖望符臺外集跋○詩鑑案今刻二卷非完世也

楊守陳楊文懿全集二十五卷

鄞縣志文志

抱經樓書目晉庵稿一卷桂芳稿四卷東

觀稿八卷金坡稿七卷銓部稿一卷案明志黃氏書目作三十卷蓋連講學敷
奏二集數之又案抱經樓書目與百川書志所列子目互異鄭縣志注公疾革命其
弟守陟等曰吾文宜精選凡有關於道德倫理者稍工則取之若止爲一人議
論者非極工不取其溢美過情者雖工亦去之嗚呼公之治命若此俾覽公之
文者有以知公之志楊守陟文鶴集序○壽
縉案今刻爲三十卷本

楊守陟碧川文鈔二十九卷鄭縣志碧川文選四卷四庫存目案四明文獻集作碧川文

集鄭縣志文志注明分省人物考云碧川文鈔二十九卷雜文儲稿又若干卷此本爲外

孫陸釗所刻前有陳琳序曰楊公自摘手稿凡一百五十三篇藏於家陸君釐

爲四卷則此爲守陟手定之本矣四庫存目守陟敦大本厲行檢子弟皆率是道於

書無所不讀然必以六經四書爲宗文師昌黎學師伊川困學勉行老而不倦

鄭志本傳○壽縉案碧川文鈔二十九卷
曾見之將借以錄則今刻爲李選八卷本

張邦奇張文定集五十卷

續文獻通考黃氏
書目鄭蘇文志

寧波嘉靖志觀光樓集十卷紆玉樓集

十卷環碧堂集十六卷養心亭八卷靡悔軒集十二卷四友亭集二十卷

鄭蘇文
志注

邦奇之學以程朱爲宗躬修力踐跬步必謹畫之所爲夕必書於冊所著傳說

及文集粹然出於正

鄭志本傳○垂續案今刻養心
亭集八卷諸集皆錄別藏於家

灼艾集八卷明萬表撰

續四庫
存目

抱經樓書目灼艾集二卷續集二卷餘集二卷別

集二卷黃氏書目誤十卷

鄭蘇文
志注

採輯唐宋以來說部每書祇載一二條或四五

條

四庫
存目

玩鹿亭集八卷明萬表撰

續四庫
存目

是集凡詩二卷文六卷卷末附錄贈答詩啓及

行狀墓志萬氏世以勳績顯表獨才兼文武每與唐順之等講學禦倭亦有功

績號爲儒將

四庫
存目

萬泰續騷堂集一卷

見李鄭副
吳堂文鈔

案續耆舊詩寒松齋集一名續騷堂集

○垂續案寒松
齋集三卷未見

惟全謝山選錄而上實皆詩於萬戶部詩附有寒松齋集摘句所謂雜詩者即續騷堂集秋
夜雜詩也是寒松齋集固有續騷堂集之詩矣意者三卷之中其一卷爲丙戌迄庚寅作乎

黃梨洲序履安

詩及黃氏書目俱兩列之

鄭藝文志注

李鄴嗣曰萬先生義聲震天下試讀晦木援陟

之章且中感述之什及余七歌秋懷所紀事未有不流涕闌干搯腕而起歎先

生爲無慚名士者也

李鄴嗣續
騷堂集序

萬泰曰是集始于丙戌終于庚寅刪艾之餘存詩

三百十首手錄一過存之箇中不敢示人

續騷堂
集有序

萬斯同補歷代史表十四卷

清四庫著錄歷代史表五十三卷專
雅堂局刻本五十九卷今補十四卷

近人作十六國年表均

不及斯同此書之該備惟晉書既補功臣世表則歷代皆所當補

四庫
總目

今得遺

藁有前漢將相大臣年表唐功臣世表唐將相大臣年表唐邊鎮年表邊鎮十

道節度使年表諸藩君長世表宦官封爵表附武氏諸王表吳越將相大臣年

表將相州鎮年表宋大臣年表遼諸帝統系圖遼大臣年表金諸帝統系圖金

將相大臣年表衍慶宮功臣

見遺稿
目錄

端緒釐然有助史學

鄭志本傳○壽緒案此十四卷
宜合廣雅五十卷九續之乃爲

書完

朱緒曾昌國典詠十卷

定海縣志寓賢朱緒曾本傳

緒曾字述之江蘇上元人道光二十六年定

海既收復檄襄辦善後事道出鄞鎮因搜集昌國州志舟山志及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延祐至正諸志鉤稽考證博綜古今引一書必合諸書以詳始末持一

說必兼衆說以決異同事蹟既明又系以詩成昌國典詠十卷

定海志寓賢朱緒曾本傳

姚燮夏小正求是四卷

鎮海縣志文志

燮字梅伯號復莊遊歷既多而著述之富且工爲

邑中罕有晚遭寇難匿居山谷日整理文庫鈔錄不倦

鎮海志本傳

夏小正求是四卷

自題辛酉九月復翁手錄彙首列引據各本書目曰本書以外援引各家經說不具列目其評孔氏大戴禮補注曰彛軒篤信傳文不容一語之出入故所著

有未盡善處云

均見夏小正求是稿

張恕漢書讀十二卷漢書辨字二卷漢書常談二卷

鄞志增人張恕本傳

恕號鐵峰著有

書經詩經周禮管見漢書讀四明水利考四明談助正譌長春花館詩集南蘭
書屋文集南蘭筆記尤究心水利鎮海縣民將由劍河漕疏鑿山麓以通鄞東
水道恕謂此河一開則東錢湖立涸鄞東沃土皆瘠壤矣請官禁止其事並詳

志中

鄞志張恕本傳○壽鏡
案此猶得之於邇上

張翊偶見山樓詩集三卷

慈谿志張
翊偶本傳

翊偶號麟洲

本傳

陳康祺曰張君麟洲詩格沈

雄學明七子非徒貌似使酒嫉俗傲骨直腸不肯徇人亦不虞人之欺已

陳康祺
貽合堂

家告少遊閩嶠壯歷幽燕楚漢名勝之區有二南三騷之遺風皆足以因情生感

而見之於詩氣充詞沛而尤謹於格律蓋得江山之助者居多

王定祥見山
樓詩集序

徐時榕季仙先生遺稿一卷補遺一卷

稿本鄞縣文
志未著錄

時榕字石門號季仙善書法

能承父兄志未嘗以世俗浮靡之習相誇

陳勳贈六
十壽序

時榕曰鈞是志也有道德動

名之別焉如卿相之位君子樂之得之不得曰有命以其求在外者也若夫仁

義忠信樂善不倦入孝出弟守先待後雖窮居不損焉君子惟先立乎其大者

則其小者自不能奪也然徒有虛願而無實踐雖曰有志與無志等

增補遺原志篇

先給諫寸草廬奏稿二卷小謨觴館文集注四卷

稿本

陸鍾琦曰先生起家清貧

事母至孝自入詞垣閉門深居不以干人日肆力於學居臺諫十年章數十上

知有國家知有人民而不恤其他斯其忠愛秉於天性又豈沽名釣譽者所能

望哉

陸鍾琦寸草廬奏稿序

劉若曾曰小謨觴館文集註題綴書楣殆徧蓋詳於經史源委

而略於山川風景云竊思先生篤守紫陽者也紫陽註羣籍說者謂重義理固

也然何嘗不重考據詞章於昌黎文則爲之考異紹興間趙汝愚永州安置則

爲之註雜騷以寄思先生孝著於家忠顯於朝考據詞章固餘事焉願於湘涵

之文則爲之詳註蓋亦紫陽意也

劉若曾小謨觴館文集註序

陳漢章孔賈經疏異同評一卷

稿本

陳漢章曰自漢許君撰五經異義後晉孫毓

有毛詩異同評陳劭有周官異同評唐初患南北朝說經多異定爲正義孔沖遠主其事方欲合經說而大同焉周禮儀禮二疏出自賈公彥而更於孔氏五經疏外多所異同漢章再四尋繹二家經疏仿孫陳書列其異同而僭爲評其無關宏旨者弗著於篇

陳漢章自謙

忻江明鶴巢文存四卷詩存一卷

稿本

忻江明曰江明生十七歲而孤過庭之訓

兒時所記一二不敢忘府君嘗曰讀書當以靜養爲第一工夫

文存先文學府學家傳

自府

君歿後十數年幸免於戾旋遭國變棄職杜門

文存先府基柱文

外舅董孟如先生編輯

郡人詩起清初訖光緒中葉凡一千六百餘家中更喪亂此殘本者僅而得存

清祚旣訖例當斷代於是延耆宿置寫官得稿近千家閱佚者補之譌脫者訂

正之因連綴付印

文存四明清詩略緣起

余校訂詩略完師舊業比年飢驅出門客授海上

文存贈夏伯璣七十壽言

橫流倒地舉足波靡其敝先中於學術而禍遂及於人心風俗可勝

慨哉

文存贈方式
如七十壽言

又曰請誦檜風之末篇曰匪風發兮匪車偻矣願瞻周道中心

恒兮得毋曰鶴巢子才盡矣不哀適然之遇而悲固然之境徒爲此陳言以塞

費也

文存玉几詩人
匪寫懸尾記

江明光緒二十八年舉人三十年恩科進士安徽桐城縣知縣

文存先安陳
太恭行狀

夫天下一治一亂相循環若歷數所遭爲千載所未有獨留未死一身圖挽未

暉於下春之後鬼神潛通于里中諸君人風宛在而更得盡觀其著書淵源深

厚行其所未傳者是則余之幸也夫

集果堂文
鈔請語

時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會稽典錄序

談會稽掌故者莫古於典錄顧其書不傳於今而時時稱引於它書裴松注三

國志述之尤詳壽鏞嘗以叔寧著晉書五十六卷旣不可得而湯氏球輯其殘

佚得一卷竊欲師其意商諸馮君孟顛則以原書體例茫然未悉其緒雖從事

而猶未敢自信也孟顛忽於浙江圖館書目見有輯本會稽典錄二卷卽馳書錄副以示壽鏞且曰體例極善勝於其自編者實多壽鏞因讀之凡它書稱引者略備尤重在人物體例較湯氏輯晉書爲精與陶氏說郛所錄竊全書之名而寥寥數紙者相去遠矣考乾隆餘姚志云會稽典錄二十四卷明初尙有完書今失傳夫以二十四卷之書納之於二卷之中西瓜東鱗彙成一帙若復其初者然吾知其難矣雖然此特人物中之七十二人耳叔寧之作其談山川景物朝章國故更有其粲然者在卽人物亦不止此安得一一蒐集之以成完書乎宋熙寧間孔郎中延之編會稽掇英總集自漢迄宋凡得銘志歌詩八百五篇大都由搜巖剔藪而來號稱精博於典錄僅采朱育之對餘未及焉豈姚志所云典錄明初尙有完書未可信耶或孔郎中好詩文而略於典故耶學者宜求真古書而真古書不可多得得其一二矣烏可以其少而忽諸因刻周君所

輯會稽典錄二卷周君樹人字豫材世稱魯迅先生云民國二十六年十月

魏文節遺書序

宋魏文節公山房集三十卷勤齋詩三卷

見朱子撰行狀

今不得見卽所謂華夷魯衛信

錄者

見棟攻魏撰奉使事實

亦渺焉無存自隆興二年於今七百七十八年其書已亡佚如

此可勝歎哉公壽春人先世家焦山以受經趙庇民

臨教

來鄞紹興十二年登進

士第爲餘姚尉知晉陵調涇縣召對擢太府寺簿進丞遷宗正少卿隆興二年

假禮部尙書爲金通問使其後入相出藩而生理甚薄用度不給意氣慨然事

蹟詳史志碑傳不復贅夫宋之隆興初元去宣和靖康亦既四十餘年昔之辱

國割地浸浸乎已不可恃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求正禮滅幣勢固難能不幸

相見兵戎夫豈得已觀於朱文公跋乾道宸翰曰非公深謀壯節不足成事則

公之挾持者大矣立於七百七十八年之後以上溯七百七十八年以前其刷

苟且因循之弊極彌縫輔贊之功者

見孝宗制誥

何人其樸實可付弼諧者何人其一

一力爭事理俱當比還鬚髮盡白者又何人其用人各因所長科目各適其器

者又何人

均見朱子撰行狀

嗚呼孝宗得公而用之一歲九遷誠可爲史冊光用不一年

而因災策免轉足爲史冊污若世無文節與有文節而令蕭散雍容不談時政天下事概可知已魏君頌唐公之裔孫也從余游久矣一日出其所編公之遺書畧余凡詩入文六爲一卷更錄制誥行狀碑傳遺事古蹟書目爲一卷附之余欲益之未能也公之可見者忠節耳固非藉乎詩文卽以詩文之僅存者言剛正之氣亦豈人所能及哉爰付諸梓頌唐方旅南田過奉化溪口爲我拜公之墓公之題凍水畫像曰丹心猶冰鏡千古照朋姦又遊西延慶寺詩曰可是妖魔盛誰能問大鈞請爲我頌之以誌景仰云時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絮齋家塾書鈔序

清修四庫宗朱而抑陸凡治陸學者目爲金谿一派而歧視之獨紮齋家塾書鈔則稱其發明本心反覆引伸能暢其師說而於帝王治迹尤參酌古今一一標舉其要領更引王深寧困學紀聞採錄解儆戒無虞諸條以爲其理至足雖異趣者亦不能易也夫深寧兼治朱呂陸之學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固不得謂之異趣然斯鈔湮沒久獨從永樂大典採輯編次俾復舊觀以傳於今未始不可爲先生幸矣考蒙齋原序云是編爲伯兄手鈔雖非全書然發揮本心大旨具在伯兄者喬也喬字崇謙嘗爲溧陽令云宋史藝文志作十卷今爲十二卷至君爽篇止其閒如五子之歌胤征湯誓仲虺之誥皆闕且有一篇之中闕其註解者壽鏞讀之以爲雖非完書而包舉經史由淺入深自修已用人以至恐懼修省敬天愛民立綱陳紀一言一動惟求合乎人心者不可枚舉如曰古之巡守爲民也後世之巡守悅己也又曰後世以爲緩而不切者古人視之爲甚

急其論設官也曰宰相不可不明天下事而亦非一人所能自爲吾心既曉然於天下之事又得僚屬相與協力豈不足以宅百揆豈不足熙帝之載乎其說金滕也曰人主一念慮之閒而其報應有反掌之易以是知天卽人也人卽天也又曰當克商二年若不幸而不救周家之社稷宗廟存亡未可知也周公安得而不苦切惟其苦切之至所以能通乎神明其釋大誥也曰大抵國家無事中外又安未必非天所以稔其毒敵國外患侵陵擾攘未必非天所以開其治若有患難有禍亂則志氣益強政治日修乃天所以輔之也又曰今日禍亂之作天所以與我成功之處其言之深切如此蓋宋南渡之時固無異於今之時也然則讀是鈔者可以見先生之心可以觀古今之變己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洪範統一序

吾鄉趙清臣先生諱善湘著洪範統一一卷攷其自序爲宋寧宗開禧三年作

先生開禧元年添差通判婺州嘉定元年以招茶寇功赴都堂審察提轄文思院時蓋猶在婺州也宋史謂之洪範統論文淵閣書目又作統記然其序曰遂撰洪範統一是作統論作統記者非也惟萊竹堂書目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續通志皆曰洪範統一則得其實矣宋當寧理之際外忱於金人內掣於李全燕雲未復江淮垂危此其世爲何如世乎故其開宗明義曰箕子亡國之宗臣也始見之頃寧無靈然于心乎先生固宋之宗臣也特於解洪範發之故又曰皇極不建則九疇不敝而彝倫斁矣以皇乃皇皇上帝之皇極棟也屋脊之棟言衆木之極至也又曰輔相協和之則在有土之君蓋九疇之敝以極爲五始于五行終於六極皆皇極爲之用也得其用而一以貫之統一名篇意在斯乎昔劉向見漢祚之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爲五行傳歐陽永叔謂失其倫理呂東萊謂其博而未純蘇眉山至謂說者

多而行之寡曰諸儒使然夫烏知乎中壘之有不得已者乎先生雖與中壘之意同願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合而求災異之應而入政五紀三德稽疑四者離不相屬豈洪範之旨乎於是悉歸于皇極之建不建以合於福與極不獨釋皇極與二孔合而與朱陸往返辯難各持一說者亦得會歸矣通於此說其知所以爲天下乎豈僅立論於一時哉若夫九疇本於洛書猶之八卦本諸河圖見於經而著於史述於諸子百家未有能非之者然必以爲初一已下皆洛書文爲六十五字又曰實二十七字且又曰三十八字詳見書注疏則鑿矣抑先生善易與範實相表裏於易凡六稿曰進日益見趙汝樸周易輯聞序其子汝樸序易曰近而顯者百姓與能遠而微者賢智未易知信哉今天下亦騷然矣不惟中國也五行所以生人而轉以殺人顛倒陰陽無所不用其極天方酷虐人盡此儻安得有大禹者起相其人而畀之範更安得有箕子者歸訪其道而傳

其疇使厥居協而彝倫敘乎刻既竣因書於端時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西麓詩稿序

陳允平字衡仲一字君衡號西麓祖居仁卽安行先生也諡文懿嘗受知於魏文節公杞生子六輩革羣芾卓阜西麓阜之子也善詩詞與吳夢窗翁處靜齊名生當宋季舉上舍不遇其官跡所至若餘姚若嚴州其放浪山水閒者以寄居錢塘之日爲多德祐時授沿海制置參議祥興元年約蘇劉義謀復宋聯署者自高衡孫以下三十餘人讎者舉發僅以身免自此杜門不出扁其所居山中樓曰萬疊雲元以人才徵至北都不受官放還有西麓詩稿一卷黃俞邵兩宋羣賢小集刊之日湖漁唱一卷補遺續補遺一卷詞學叢書刊之朱古微更依吳伯宛校錄何夢華舊鈔並据江都秦氏本與西麓繼周集一卷同刊入彊村叢書且作校記西麓詩詞傳於世者如此而已鄙志所謂蝸鳴稿者未見也

夫以少師之老孫子

見全謝山
詠西麓詩

世綸堂中之阿咸

清敏卓世綸堂在梅江
見黃陶軒鄧北轡詩

家學淵源其來

有自故君故國懸懸胸懷讀其詩詞既悲其遇一唱三歎其志寓之獨惜李杲

堂錄甬上耆舊詩於三十卷中未見其選袁陶軒編四明詩萃及樂府始錄之

余得四明詩萃三十卷明以後未見

董文覺軒編甬上宋元詩略重錄之吾鄉有西麓其人是亦宋之

忠義士也張炎拜其墓嘗弔以詞矣余彙而刻其詩詞蓋亦崇其志豈徒重其

才哉民國二十七年十月

趙寶峰集序

考慈谿藝文志著錄寶雲堂文藝二卷又錄寶峰先生遺集六卷蓋本於黃俞邵千頃堂書目及盧召弓遊金元藝文志補然黃盧二氏於寶峰集無卷數所江採進遺書錄卽今所鈔傳二卷本也壽鏞始得者爲張君冷僧手鈔本其後馮君孟顛以林集虛君收藏本相眎與冷僧所鈔同因盡一日之力互校而付

諸梓序曰昔楊慈湖曰予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說者曰黨偏也簡年六十四始省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

見慈湖遺書家記四

慈湖所謂微不同者偏私意也黨門戶之

見也然則世之人其學其年不及慈湖蹈偏與黨者可勝道哉寶峰爲節齋先生之孫節齋諱與憲因從弟與明師慈湖得其傳自青田徙居慈谿倡明師學寧波志傳稱其不亞於錢融堂時陳和仲損矣又稱其知平江府郡中饑分場

設粥以寓公方萬里董其事全活數萬人

亦見寧波府志本傳

而宋史譏其聚斂雖以全謝

山之賢亦信之而更掇拾其事以致疑時李臨川紱方輯陸子學譜馳書相質謂宋季之臨安豈可以廣漢之治治之

詳見結埼亭集卷四

臨川不顧且辨之於傳後曰

是時元兵渡江國事已危軍需旁午與憲身爲宗臣催科嚴切容或有之吳潛之言未可爲據

見陸子學譜卷十六

信乎臨川善善從長矣寶峰師傳雖不可考然觀其讀

慈湖與象山紫陽問答講論所著遺書乃曰道在是矣

見趙顯宗本集後序

從容山水閒見

益明而守益固則其本於祖訓可知已或勸之仕曰吾故宋宗子也非不欲仕
義不可仕且今亦非行道之時也又謂孔子以道設教而未嘗一日心忘天下
故雖處山林時時有憂世之色且確然自信三代之治可復而百家之說可一
也然則黨偏之見豈存於寶峰之心哉今六卷之本不可得矣而二卷本所錄
有示門弟子一則如以陸子靜亦未知子思孟子之是非以錢時爲小人行已
著書趨時斯文中罪人壽鏞斷然以爲非寶峰之言也夫慈湖之信象山於序
象山集見之象山之信孟子於士尙志求放心之說知之其信子思於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而重以篤行知之豈有寶峰信慈湖之教而謂象山不知子思孟
子之是非者果如是安足爲寶峰若融堂得之於慈湖者最深其作慈湖行狀
洋洋萬數千言且於解克己復禮一章可以知其爲人矣不獨慈湖之許之也
雖出處之閒或有可議顧以小人目之且深斥之爲斯文中罪人果其爲斯文

中罪人也及慈湖之門者衆矣而以之草行狀及門之士皆將譁然矣更何待寶峰寶峰而爲此言也是又安足爲寶峰哉嗚呼吾知之矣此蓋惡慈湖之學者僞造其說以誣寶峰耳甚矣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慈湖之言不益信哉壽鏞既刻寶峰集二卷因爲節齋辨且爲寶峰辨以質諸天下後世若夫寶峰之學烏春草已言之詳矣不復贅民國二十七年三月

符臺外集序

鄞藝文志著錄符臺外集五卷今伏跽室馮氏所藏者爲舊鈔本上下二卷與志目不合全謝山跋袁尙寶記北京營造始末謂符臺外集多足以補史事而今本無之卽李杲堂甬上耆舊詩所錄詩二首亦未見則二卷本之闕佚者多矣袁尙寶行狀撰於黃南山而謝山跋則曰世以爲術士耳不知其因成祖養聖之問而詳及前代學宮書院之制更論武臣居喪之當解職謂皇太孫獲鹿

先獻皆謫論也而力爭靈濟宮符藥之妖妄尤大臣風節余嘗攷吾鄞西門袁氏顯於明初而大節之昭垂實始於宋季其後子孫繼承不隕其德見於符臺外集者尤多因詳述之初德祐二年元兵至鄞宋進士忠臣袁鏞遣游騎十八人駐城西資教寺時趙孟傳以沿海制置使鎮四明將作監謝昌元亦寓於明故與鏞善謂鏞曰爾弟先往曉以順逆我二人卽以兵繼之鏞往明日元兵四集孟傳昌元懼乃以兵獻於慈谿之車廩鏞不屈死闔門十七人皆赴水殉焉惟仲子潤祖甫六歲僕沈蘭出諸水而藏之得免鄉志所謂遺孤廟是也潤祖字澤民號野航生士元號菊村士元生珙字廷玉是爲柳莊先生有詩集一卷余錄存之而未刊也靜思諱忠徹柳莊之子也官尙寶少卿嘗撫拾古今忠賢暨諛佞著爲傳記二十六篇曰效顰集見於贈漢陽趙教諭弼致政序余猶未見其全書第於所自述者觀之一則曰先忠臣死節事亦具見之再則曰語及

先忠臣之事恨不與之同時而勿彼趙謝二子者則春秋大復讎之志可見矣
它如跋其祖菊村布衣歌及詩集曰視彼汲汲以金帛貲產爲子孫計者大有
不侔更述菊村言曰吾家自德祐忠臣遇害書籍貲玩悉爲族人天錫父子所
得今所蓄書皆吾手親置將以遺吾子孫脫有不具諸物可貨書不可去也其
朝夕懼忝先德也又如此柳莊與靜思歷事明太祖太宗靜思且及仁宗英宗
昔太宗之見柳莊也稱老秀才而不名靜思自幼敏穎近侍以小秀才呼之以
帝遇已厚屢進讜言具詳志傳中獨惜魚水之得不敵尺布之謠下之吏繫之
獄因怒而械之因言語而罪之而卒免於禍者其處已也苦而國家所以待之
者其果厚也耶迨正統四年疏請致仕同朝賦詩祖餞於齊化門外冠蓋相望
人比之二疏嗚呼亦善自韜晦者矣退休二十餘年放情山水畫好學濟人
艱危後嗣又復多賢瑞芝之應豈偶然哉今五卷本旣不可得卽僅存者考之

已可得其大凡陳序所謂本乎道德者洵不誣矣爰付諸梓它著述俟續訪焉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

楊文懿集序

鄞楊氏世家在鏡川之陽小江之陰麟鳳洲之上諺曰楊家隴鼎分爲三有東
楊宅西楊宅中楊宅之稱鏡川先生則西楊也其大父栖筠先生與黃南山以
道德相契鏡川猶得親炙之父梅讀先生通易經博覽百氏書故鏡川又與諸
弟皆傳其學年二十六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是爲景泰二年官至吏部
右侍郎兼詹事府丞其學篤守程朱蓋得南山之餘緒四書五經各有私鈔則
取歐陽永叔六經非一世之書之說又采王魯齋書疑之旨以爲九籍者初或
陳編已敝斷簡已錯其後乃出於火焚泥爛之殘餘成口傳手錄之遺誤家異
厥本人異厥傳於是聖賢之言多非其手筆之舊乃欲盡信而悉明之其傳本

之錯譌重闕而必巧爲之說委曲求合甚或害理而傷教程朱歐蘇正之補之未盡者寧無望於後人乎則鏡川之學其疑古者歟又觀其私鈔解曰生其前者若王孔馬鄭當其時者若張呂歐蘇生其後者若真魏吳胡何管數十人雖其學未至程朱而其說反有勝之者豈可廢之徇夫歐陽永叔所謂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者矣私鈔若干卷壽鏞未之見願全謝山稱其深造實踐又稱其就心之所見者言之非有立異於先儒也今讀其文集其大者如尊經閣記致知力行持敬三銘臨海縣學記與胡憲副書黃南山墓碣銘次如農鳴醫喻醫評與陸太守書卓然以斯道自任其裨於風俗人心者豈淺尠哉若夫立朝侃侃侍經筵啓沃尤多其言論著於邑志傳中更可見其一斑與張主客論倭貢獻書歷言自唐以至近代爲中國疥癬蓋知我國中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得閒則張其戎器不得閒則陳其方物履霜堅冰於

數百年以前而孰知其禍之不僅疥癬乎先生之言蓋窺之於微矣集既殺青因縱論之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碧川文選序

壽鏞既刻楊文懿公文集三十卷伏跽室馮氏更藏有碧川文選八卷爲文懿介弟文肅公作而崇禎閒吾鄉李嵇仲康先所選別有文肅外孫陸鉞錄殘本卷三卷四一冊原二册上册卽陳琳序所謂碧川自摘手藁凡一百五十三篇陸君釐

爲四卷嘉靖乙酉梓行者是也嵇仲與文肅四世孫德周爲姻友德周將重梓屬其事於稽仲爲刪文十之一增詩十之三今詩集未見而德周銅馬編壽鏞先刻之則碧川文選之刻又胡可緩因就嵇仲所刪與陸鉞殘本兩相勘比去其十一者擇之既精改四卷爲八卷不過平勻其卷目而已爰取李選本梓之而未敢增益其閒文豈以多爲貴哉考文肅生十四歲值正統比狩碧川詩選元旦詩我生歲在辰

正統曆頒新先生爲正統元年戊辰生北特在正統十四年先生年十四李侍野處先序以爲六歲非也

元旦詩曰還憶龍沙駕何時返紫宸其忠

愛性然也及爲晚香詩卷序引楚三閭大夫晉彭澤令宋韓魏公爲解且曰騷陶之詞與韓之詩具在誦之者齒頰皆生香焉豈非以其出處雖殊而能各行其志不失大節也歟然則先生之所以勉章都諫元益者卽所以自勉也故闡瑾公懼之時雖震盪無餘兀然而行其所是逐之去而彌甘矣其卒也無改名之典稱之曰文肅者福王稱制始追諡之者也公自入翰林以文學爲職應世之文多不存臺其僅存者如此公所爲文雖酬贈之作無一不根諸心而律諸道世贊之曰文師昌黎學師伊川誠無媿哉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養心亭集序

鄞藝文志本諸嘉靖寧波志錄張文定觀光樓集十卷紆玉樓集十卷瓊碧集十六卷養心亭集八卷靡悔軒集十二卷四友亭集二十卷嘉靖志爲東沙撰

東沙爲公猶子故述之詳今諸集皆已搜得而養心亭集八卷天一閣殘本僅三卷林君集虛藏有全書爲明刻本先校而梓之此八卷中朱竹垞經義考所錄易說一卷書說一卷詩說一卷中庸傳一卷大學傳一卷春秋說一卷皆在焉餘二卷一爲釋老子釋國語讀史一爲論說辨皆公得之於心決之於理而著之於文者也壽鏞尤喜其大學中庸二傳公篤信紫陽者也然不苟同多矣如虛靈之說謂承張子之譌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蓋知知覺之在心而不知心之知覺卽性靈也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有二也又曰性其蘊心其具其實一也言其蘊則主於渾融純粹故曰中曰和言其具則主於整飭方嚴故曰正曰修曰齊曰治曰平言各有所當也大學以用人理財終公釋之曰書有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惟哲惟惠堯舜其猶病諸其深切著明如此中庸一書尤爲公二十餘

年沈潛其義所得者自道之不行知之蔽也以迄天誠而已矣彼諸章相承之意其篤實光輝又如此其闢荀子也曰孔子曰人性善也欲禮讓以動之荀子曰人性惡也欲禮制以矯之動之以讓則順順則和矯之以制則逆逆則乖夫禮非強世而荀卿以爲強世也故其書數十萬言而不足供孔氏之一哂又註曰聖人以誠體物而卿欲以偽制之故一傳之秦愚黔首而天下大亂雖公之言實有所激而發然順逆之勢王霸之術於此得辨矣其他如說易謂孔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然太極之上加易有兩字則太極豈容與易離而爲二濂溪作太極圖另立一圈於陽動陰靜之上蓋因後儒性惡與善惡混之說不得已而揭此程子愛此圖未嘗輕以示人以此也朱子因之遂於伏羲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之下特空白紙書太極二字恐非伏羲畫卦本旨自朱子而後諸儒日益固滯將理氣分而爲二支離舛錯其端皆自此始此其論荀子朱子

雖有待於商榷而亦足自成一說者也說書則推明蔡氏之旨而以戒懼省察求之曰事天勤民將無往而不當不然則違天喪己終懼不免焉嗚呼今之違天喪己者豈少也哉說詩雖參考衆說而專主集傳或曰集傳其無閒然矣乎曰小小文義之閒亦容有未合者焉善說詩者達於理其次不害於理玩心章句之末何其陋也說春秋專主胡傳凡胡傳所未安者辨之公穀左三傳之說有勝胡傳者取而易之胡傳之說未得聖經本旨而疑莫辨者則姑置之然其駁斥胡氏者甚夥凡說經諸作有爲竹垞所未見者今皆悉讀之矣壽鏞何幸得斯至釋老子國語讀史及論說辨亦至醇實黃梨洲稱其求放心之說雖濂溪不能易又稱其鑒達治體青史不沒全謝山稱其言足以輔翼朱子所以推重之者至矣是書自明以後無刊之者既付梓而敘其大略俾讀者知所考焉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灼艾集序

九沙山人萬鹿園先生寓金陵嘉靖辛卯歲以灼艾休暇日涉諸說有會於心輒手錄之曰灼艾集凡二卷錄唐語林諸書八種越三年甲午督漕舟行更成續集二卷錄鶴鳴新著諸書二十六種又成餘集二卷錄綠雪亭雜言諸書八種癸卯再成別集二卷錄杜陽編諸書八種都八卷書八十種自跋曰義理之可悅而龜鑑之在是也又引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生之用意微矣壽鏞所藏者爲明嘉靖刻本如真老人李登序之時在己酉夏月去成書之日已六年矣不知其有先是刻者否然先生之卒在丙辰春卽以是刻論先生固猶在也萬氏累世衛國曰斌曰鍾曰武曰文所謂四忠也曰鍾之妻曹武之妻陳文之妻吳所謂三節也鍾之女顛所謂一義也先生承四忠三節一義之後而開文章節義理學經學史學之先焦弱侯誌墓曰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

至以文學飾勳名如杜預韋孝寬者蓋閒有之若夫鎔裁九流挈其要眇以修身而繕性者古今未有也誠哉其先生知已矣抑壽鏞讀袁絮齋釋書太甲克終允德既引孟子自怨自艾之說又曰艾者常如灼艾也先生之意其有取於此乎夫灼之時其苦在吾之身而不在他人故曰自艾灼之而病愈吾自受其福未始不可及於人人非僅爲子孫計也而子孫在其中矣百家之說何一非道道在而人忽焉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艾在前而不自求無益也猶病在己而徒怨人然亦無益也忠孝節義之事皆灼艾也寬仁多恕委曲以求合於道能自攻其過者無一非灼艾也讀斯集者其毋忽焉更有新集二卷壽鏞得之猶未刊也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玩鹿亭稟序

朱明二百七十七年閒吾鄉名儒接踵黃梨洲韓明儒學案去取嚴矣錄之者

六人曰黃南山潤玉曰張甬川邦奇曰賀暨閏欽曰萬鹿園曰黃致齋宗明曰顏冲宇鯨冲宇著作富壽鏞猶未見也南山甬川暨閏既皆得其書而刻之致齋遺著不可得而讀其與鹿園論學一書始之以知行合一終之以欲仁斯仁蓋惟鹿園之足以語此也鹿園先生有玩鹿亭稟八卷卷一二詩卷三四文卷五九沙草堂雜言卷六奏議卷七文移卷八道經贊言八卷之中以先生之詩擬諸王韋誠如全中允所云特其小者是也文皆沈摯道德經濟文章實寓焉壽鏞尤愛其九沙草堂雜言以爲天地之間莫非氣之往來屈伸惟其氣感故其屈之至惟其屈之至故又一伸之至於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又言自古夷狄之侵擾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所用而能侵擾者也更論儉吝二義似同而實異儉者德也吝者惡也儉者約於己吝者嗇於人也儉而不吝者約於己而厚於人也吝而不儉者約於人而豐於己也斯下矣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至若讀

錢緒山思樂書謂喜怒哀樂聖人所不能無惟其喜怒哀樂之一體也故曰常樂於富貴於貧賤於夷狄患難隨所見無非一體流行此之謂無入而不自得若僅以行歌泮隄油油然之樂以爲真樂則樂亦苦耳斯非體道深者安能言之明切若斯哉先生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山荊州梨洲稱其論格物最爲諦當格之又格而後本體之物呈露卽白沙養出端倪也壽鏞釋之曰此端倪卽孟子所謂仁義禮智之端也當嘉靖三十三年先生起爲南京都督僉書與倭遇於蘇之婁門楊涇橋身親陷陣肩中流矢遺書於其子曰我家世以力戰報國我獨持文墨議論不任兵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故忠憤至死不衰蓋傳王門之學知之真而行之力體認於平時而發揮於臨境皆擴充此端倪耳或者不察以爲禪學夫禪學果如是真切乎且卽以禪學言禪與儒固有不同亦在人之自取耳若先生者獨觀吾心掃蕩一切旣取於心而自足而復以灼

艾功夫證於物而無不當則又何害其爲禪學乎壽鏞既刻灼艾集更刻斯彙而縱論之如此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續騷堂集序

壽鏞蒐輯鄉書於吾鄞萬氏三致意焉丙子春旣瞻謁白雲莊越歲萬布衣祠成集鄉人而落之壽鏞先爲之記更展拜其墓時萬氏後裔有自杭來者二人焉皆誠篤君子也客更詢壽鏞所得萬氏書告以實羣歎十世勳績與七代文章相輝映異日倘彙合之爲萬氏家集豈不偉哉壽鏞唯唯致萬氏自鹿園先生承四忠三節一義之後開文章節義理學經學史學之先其子達甫字仲章有皆非集孫邦孚字瑞巖有一枝軒吟皆詩也今更得續騷堂集爲悔庵先生作先生嗣音一枝而啓牖入龍者也亦越四世矣益之以充宗允誠季野兄弟爲五世管邨授一爲六世開達爲七世此就著述流傳者言之若其人足爲世

法而其書無可攷者更多卽如斯集依會稽孫氏德祖序言第一葉截兩行當
集名一行作者名氏一行楷則端巖隱秀當是先生真蹟自敘所云手錄存之
不敢示人者蓋固隱晦聽之天焉然續騷堂集李杲堂序之履安先生詩黃梨
洲序之且曰今續騷堂寒松齋專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徵諸全謝山續甬上
耆舊詩選萬戶部詩凡三百九十二首始之以斯集終之以專草其中間則爲
寒松可知也又攷懷剡詩自題見續甬上耆舊詩丙戌之歲避亂剡曲山中去郡城百五
十里而遙溪山幽邃有終焉之志三年以來憂患洊至死喪之餘繼以兵燹遭
返故里今六更寒暑矣所謂三年以來卽先生斯集自序始於丙戌終于庚寅
者是也又攷重葺寒松齋卽事詩云剡曲歸來理故園空山猶是未招魂是卽
充宗撰行狀云所居寒松齋二三友朋香茗坐對嘯詠忘飢亦卽懷剡詩自題
今六更寒暑時也迨至丙申夏客粵東迄丁酉十月六日沒則又爲專草六十

首所由作更徵諸充宗所謂續騷堂稿凡若干卷懷刺詩一卷粵草一卷又適
合矣今雖寒松閣集三卷未見而謝山所選秩然有序意者續騷爲一卷寒松
爲一卷粵草爲一卷乎概稱之寒松閣集據後名之也嗚呼自甲申迄丁酉十
四年中先生義聲震天下所不可奪者大節耳東身頽垣破壁之下續秋筵
自題寄跡
儒衣僧帽之間吳蕙芬公詩僧
帽僧衣諒道香心病難醫世亂誰恤卽景生情呻吟澤畔旣哭亡友
更救良朋情之所至縱蛇漢水釋狼中山杲堂謂之曾不自悔者而晚號悔庵
雖悔之而人知先生之失於厚固無損於君子人也歟刻旣竣因書於端時民
國二十九年九月

補歷代史表序

萬季野先生撰歷代史表證諸李杲堂序愜後漢書無表之說其初固自東漢
始也然亦謂之凡六十篇而黃梨洲則概括言之曰慨二十一史多無表乃悉

從而補之得六十卷李序作於康熙丙辰黃序作於康熙壬申相去十六年李先而黃後朱竹垞之序與黎洲同年作亦曰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云浙江書錄曰今本共五十六卷與朱序未符蓋明史表從未出而所云六十篇者或分合有異同耳此說誤矣壽鏞未見五十六卷本清四庫所收五十三卷本非完書也豈獨五十三卷本非完書卽廣雅局刊五十九卷本亦非完書也考廣雅本五十三卷以前悉依初刻本自五十四卷起至五十九卷止增吳將相大臣年表南唐將相大臣年表南漢將相大臣年表蜀將相大臣年表後蜀將相大臣年表北漢將相大臣年表凡六卷與李黃朱三序僅少一卷似若完書矣今先生遺稿之藏於伏跗室主人馮孟顛者更有前漢將相大臣年表唐功臣世表唐將相大臣年表唐邊鎮年表邊鎮十道節度使年表諸藩君長世表宦官封爵表附武氏諸王表吳越將相

大臣年表將相州鎮年表宋大臣年表遼諸帝統系圖遼大臣年表金諸帝統

系圖金將相大臣年表衍慶宮功臣

不列表
敘其人

皆廣雅本所未刊者也於是再鏤恍

然於黃朱二家之序言所謂慨二十一史多無表與取正史之未著一一補之者既相符合而清四庫謂其南唐南漢北漢閩蜀不當獨闕者閩以外固未嘗闕也且如前漢如唐如宋遼金莫不補之於是爲完書而諸疑可釋矣至李序云云者則先生著書有先後其入手固自東漢始杲堂之卒也在庚申距作序纔四年耳黃朱二序已不及見遑論後出之書乎其謂之六十篇者意其中如唐宋諸表或先成之未可知也抑考先生康熙壬午四月歿於燕京距壬申又復十年其後出之書雖黃朱作序之日固猶未見更不必強求六十卷之合矣遺稿中如吳將相大臣表與廣雅本不同南唐將相大臣表後蜀將相大臣表稍有異同蜀將相大臣年表及北漢將相大臣年表則一一相符均不再刻而

就其未刻者詳爲校勘釐訂十四卷刻之且辨證之如此斯表原曰補歷代史表後人刪補字今仍昔之名亦借以補前之闕也合五十九卷本讀之可矣民國二十七年一月

昌國典詠序

道光中上元朱氏述之撰昌國典詠十卷凡山峰巖洞石塘地城畧洋礁港潭浦門灣池洲閘莊場芹田井堂院倉課橋坊與夫短蓬鼎漏白鹿烏蜎蟹蟻章舉纜魚虎蟻架步鯁華臍瓔結地青闌胡水母帶魚蛟山沙嘖魚脚撥棹紫茶瓦瓏玉珧柱海扇之屬以及亭堂樓宅山房齋軒舍處祠廟觀寺墓處無所不詠都爲七言詩二百二十有一首嗚乎可謂詳贍典實也已世或鄙歌詠小道余覽此編爲喟然久之古者學無不切於世用故無無本之學無無用之書山川地理尙書以之風俗習尙三百篇以之物產土宜周官以之人物臧否春秋

以之運其思以效於用變化無方唯適之宜者尤大易之妙用也此編雖小道可以見大用焉首詠定海山川定邑爲寧郡咽喉舟山爲定邑門戶舟山固則定邑固定邑固則寧郡以遠紹郡俱固蓋其東控日本北接登萊南互甌越西通吳會實海中之巨障片石峙天帆檣不動則其係海防之重也道光中英吉利嘗攻其地大寶山有衆萬人副將朱貴以九百人抗禦自卯至酉力戰死之英人大衄葬其骸觀山上所謂寶峰酣戰者也卽此二事觀之讀此編者願可以歌詠小道而忽之乎卽其初心又豈僅博麗哉覽者苟由吾言而取觀此書庶不負斯人之作爲此書也述之諱緒曾以舉人累官浙江秀水孝豐知縣有循聲遷台州同知候補知府所居秦淮水榭藏書十數萬卷丹青料畫皆精審著有續宋文鑑中論注論語義證金陵舊聞金陵詩匯筆譜曹子建集考異續棠陰比事北山集開有益齋集讀書志金石文字跋尾及昌國典詠定海胡

止三黃嘗讎校斯編未及刊見於定海藝文志云民國二十七年一月

夏小正求是序

昔韓昌黎讀儀禮曰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况聖人制度邪余

於夏小正亦云夏小正錄於大戴記中傳之者戴德也謂戴德撰之者非前儒

早辨之顧或云傳之者蓋亦高赤之流

見莊述祖夏小正經傳序

此猶詩序作於何人今不可

考然雜序而言詩往往枘鑿不相入舍傳而治小正要其歸粹者鮮矣吾鄉姚

復莊先生績學士也尤工於文著有夏小正求是四卷其稿藏於馮氏伏跽室

爲咸豐辛酉手錄

題辛酉九月復翁手錄稿

亦越七十八年余喜其言之粹也爰取而刻之先

生所見者凡三十六家余得之者過半然余所見而作於先生之先爲先生未

見者亦夥先生舍諸家文字之異同不論獨論其辭義而釋義又判正與別別

者先定名曰考異後改曰別義

手稿先書考異後改爲別義

低一格書蓋慎之也其評孔氏大戴

禮記補注曰：彛軒篤信傳文，不容一語之出入。故所著有未盡善處，然則先生非信傳者歟？願從傳者仍不少間。有闕之者，如執陟攻駒如狸子，肇肆如蒼蘭如棗桃之類，於古有證成一家言，無絲毫鈔襲誠哉其求是也。說者曰：小正記時候非記禮制，先生駁之曰：小正之記禮制屢矣。正月初歲祭，未始用暢。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吉禮也。二月，綏多士女。求其本嘉禮也。十一月，王狩，陳筋革軍禮也。書修五禮而小正記其三焉，尙得曰：非禮制乎？斯又與盧召弓識張稷若補注所云於綏多女士。張本作女士見夏道尊命，近人而忠焉，於豺祭獸，見夏之先賞後罰，先祿後威焉。於其終篇，再書隕麋角，而以爲聖人扶陽抑陰之意者，同夫小正非完書也。正月凡二十二事，二月十四事，三月十三事，四月十事，五月十五事，六月三事，七月十一事，八月九事，九月九事，十月七事，十一月三事，十二月五事。可記者豈止此乎？且旣曰小正必有其大正焉，所謂夏時之等也。然書闕

有間矣要之不難於古書者近是况記時往往與朔風合而月令亦周世所作所據皆夏之時昔魯恭已言之淮南時則訓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又取諸月令汲冢書月令篇雖亡而月令解亦夏時也今天下紛紛陰陽錯亂民生憔悴有甚於涿水之傲予遑論烏獸草木時若讀小正一書不禁感慨係之後有作者彙合諸家之異同如呂東萊之成讀詩記則更有進余固有志焉而未逮者也時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漢書讀序

壽鏞幼聞諸父老歲咸豐壬子章公鋆既大魁天下而張公鼎輔張公庭學並入詞選衣冠之盛集於一鄉二張則鐵峰先生之子也先生好善尤習水利某歲鎮海縣民將由劔河漕鑿山麓以通鄞東水道先生謂此河一開則東錢湖立涸鄞東沃土皆瘠壤矣訴諸官其事始寢然則先生不獨能教其子其有惠

於鄉者多矣其後張公阜成登光緒丙戌進士先公更告壽鏞曰此又鐵峰先生之孫也先生禮鄉賢如重修陳恭潔祠旌忠廟及王厚齋全謝山祠歲時集同人將祀事無闕於是益知先生之爲人願欲求先生著述往往不可得漢書讀十二卷漢書辨字二卷漢書常談二卷先生讀漢書時類記之書也壽鏞一日忽得於海上書肆審爲長春花館定稟家藏未刻本爲之狂喜原稟上有簽注若干條極精細蓋當時與先生商榷者而先生猶未及改也因別倩友人作校勘記一卷並刻之漢書非出一人之手昔人已言之而先後牴牾非精心結構無由審其矛盾凌遇知評林采取備矣然識者往往病其舛誤遺漏先生獨能考證而論斷之洵班氏功臣也若辨字若常談一則知古字之相通一則明俗諺所自始讀書致用豈徒關靡誇多哉斯三書不入鄞藝文志考光緒修志時先生尙在故其列傳爲續增他著作如書詩周禮管見四明水利考四明談

助正譌南蘭筆記則皆未見長春花館詩集南蘭書屋文集嘗刊行傳世云抑

因之有感矣壽鏞嘗讀桓譚鹽鐵論文學大夫互相辨難而大夫卒勝文學作

史者遂以黷武譏漢武後儒雖有駁之者略而未詳獨明之世有黃訓者

余誠行
讀誓一

得自署黃潭黃訓著萬鹿園皇明經濟序前武選耶
中黃君訓所輯名臣經濟錄云云光訓又著經濟錄

則曰黷之爲言數也如武帝之武可無數

耶天生神武豈爲漢世計耶不然吾越人其左衽矣列舉武帝征服之地如東

甌如捷爲如蒼海如朔方如酒泉武威張掖燉煌以及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

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牂牁越雋沈黎汶山遠至朝鮮浩浩東南漢漢西北非

一戰力也且以漢之版圖證之於其後之各行省鑿鑿有據儻先生見其論說

當不以好兵譏武帝矣夫武帝之好兵不得已也以用兵而理財亦不得已也

雖然豈特武帝也哉既刻漢書讀三書更道先生所處之時固有異於今日者

因縱論之可以讀書知世矣民國二十七年三月

見山樓詩集序

壽鏞往讀陳鈞堂先生貽令堂家告

家告未刊詳
續錄刪藏之

述其夙相契合者數人於張君

麟洲曰詩格沈雄學明七子非徒貌似使酒嫉俗傲骨直腸不肯徇人亦不虞人之欺己今馮君孟顓寄示見山樓詩集四卷卽張君晚年定本也質諸陳君杞懷亦稱其能詩壽鏞因盡讀之儻歐陽子所云窮而後工者非耶詩始道光丙午終同治庚午凡二十五年然君之卒也在光緒戊寅此九年中之詩猶未見也更不知其別稟尙藏諸後人否慈志於君傳附入其祖雪君先生後略而不詳壽鏞幸得讀其詩猶可考證一二以補慈志之闕蓋君少與兄雲卿有詩名咸豐戊午己未閒館於武林鄭氏庚申杭郡不守避居西壘其遇鄭媪於塗者卽舊主人也自杭歸里衢嚴告警姑蘇劉培甫傳本陳夢樵祖綬招遊吳門謝之杭城旣復更寓焉於是登鳳皇山而有感其詩曰千頃田荒饑鼠雀大江

波湧舞蛟鯨時干戈猶未已也辛酉正月其師督學張星白錫庚召之爰有台州之行洎冬甬上戒嚴君侍王父航海入申浦杭城再失星白學使殉焉君哭以詩慈谿之陷也在是年十月二十六日時皖旣不守由皖而浙首金華次蘭谿而諸暨而蕭山而紹興而嵊縣上虞餘姚以至慈谿最後鄞鎮象有林義士者率妻子居慈城北鄞舉著短衣持挺呼鄉人與戰越日又轉戰數里義士死焉君之父收其骸骨義士者君之長姑夫林桐齋世榮也君於是有林義士辭更有明州紀事歲暮懷人諸作皆感時之深者矣自後以拔萃朝試用爲令聽鼓楚北者十有七年司榘襄陽終老興國初未聞小試單父一聽絃歌船舻馬足多寄於詩其情亦可哀己君論詩尤具隻眼於清初諸詩家不獨論其詩且論其人褒貶所垂儼同鈇鉞直腸傲骨略見一斑願壽鏞獨怪思竹樵將刻見山樓集王綬雲旣以詩謝其後竹樵果實踐與否雖未可知然鄉之人初未見

斯詩之傳也今距先生之歿六十年矣而始傳於世豈詩之傳亦有其時耶因刻君詩更敘君之所遭之時今昔有同慨焉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季仙先生遺稿序

吾甬徐梅谷先生諱桂林以義行旌於朝實我高祖之友也道光四年甬上東津浮橋敗壞義行首捐千金我曾祖更襄厥役義行有子六人柳泉先生諱時棟子舟先生諱時樑科第文名藉甚於時邑志與義行並傳焉獨季仙先生諱時榕闈然潛德人莫知之憶乙未秋先君子假歸始卜宅於煙嶼樓其西則季仙先生後人居之時壽鏞年二十也賡復爲季仙先生之孫而叔昭先生之子實少鏞三歲先君子喜其好學嘗引而進之忽忽四十四年而鏞與賡復垂垂老矣歲丁丑賡復以季仙先生遺稿六十六篇彙爲一卷屬爲讎校適刊慈湖書已取其慈湖弟子考入於附錄因而徧讀其文如論華水心學術永康學術

安定泰山徂徠三先生學術闢學源流考白沙學派合學源流袁正獻家學周程授受孫宣公學行四明朱學呂正獻家學浙中程學與朱呂說詩論於宋元明學術既考核精詳而說經諸作又復融會漢宋不立門戶異同斯豈可任其泯滅哉既付諸梓矣去歲廢履更搜獲原稿未錄者十五篇曰補遺相屬又續刻之壽鏞讀陳勸生先生贈先生六十序盛道其善書法又稱其能承父兄之志未嘗以世俗浮靡之習相誇而於先生之所學則略焉師之於弟期之深而不復漫相許者意有所在也及今觀先生遺稿衡諸煙嶼樓文集理勝之與詞勝而有不相讓者矣抑原稿多爲叔昭先生手錄而廢履寶之得傳於世幸哉有賢子孫而遺澤永留爲尤足珍者也壽鏞檢我高祖與高伯祖析產書中得魏義行遺墨今又刻季仙先生遺書五世論交廿年洽比鏞雖耄老與廢履握手談生平意氣慨然世雖亂而吾心不亂先生讀程子定性書曰惟廓然而大

公不患人之干我以私惟物來而順應不患人之待我以逆尤願與庶馥共勉之爰書以爲序時民國二十九年二月

寸草廬奏稟後序

嗚呼先公捐館於今四十年矣自己丑秋始由詞垣爲御史時天下猶冥然無事也庚寅抽查漕糧駐大通橋地卑濕一日幾不能興而風痺實根於斯辛卯副考湖北暑往寒來形容益瘁癸巳既巡視中城案牘紛繁躬自理之又復襄校秋闈從容銜鑑不以衰弱辭其勞也無何甲午中日釁起先公方擢給事中當事者調度垂方以致師徒撓敗坐失機宜先公盡焉憂之章凡十上馬關約定爭之不獲浩然言歸歸而嘔血盈升蓋痛履霜堅冰之有漸而勇言當世之得失皆不果用固鬱鬱久且深矣戊戌力疾還朝又值新舊遞嬗之際楊御史深秀門下士也被棄於市安御史維峻老友也遣戍邊疆寄論壽鏞曰天威不

測臣罪當誅願如國家元氣何則傷之者益切己亥春意大利兵船越至三門灣索租借地先公以謂此地若爲外人所據則浙東形勢坐失莫如自闢商埠以抵制之於是繪圖貼說疏上奉勅浙撫密議他如兩陳浙東水災一陳浙省盜風並劾鎮海防軍腐朽兵輪管駕積習及請飭清查舊存軍械又爲還朝後立言之犖犖大者夫物腐蟲生其求有自向者既有三誤矣一誤於戰事之有名而無實二誤於奸臣之結黨而營私三誤於潰將之稽誅而玩法此先公所爲長太息者也見力爭和議疏不圖時甫五載三誤不去一錯鑄成禍起蕭牆匪橫讖輔詩云相彼雨雪先集惟霰斯之謂歟憶壽鏞己亥之冬由甬赴燕視先公疾時廢立之謠詠正盛而大刀會已浸浸蔓延矣先公昕夕不安某日聞將召九卿科道議之先公方疾劇曰是不爭烏用臺諫旋事寢而疾遂不可爲時庚子二月也先公先後居臺諫十年小子所及知者止此追溯往昔言念今茲重刻先

公奏稿凡二卷其表裏得以覈矣時庚辰九月男壽鏞謹識

小謨觴館文集註後序

小謨觴館文集爲鎮洋彭涵涵先生作也涵涵淹博而不遇晚依南城曾賓谷煥於兩淮榷署賓谷工詩古文詞自漢魏六朝三唐以及近世聞人專集皆辨析微芒因爲之點定長洲王念豐芑孫序之以爲不自知其文之爲偶爲奇讀者且忘乎其爲排偶之文焉憶先君子自庚辰授編修時天下無事詞垣職典文學將欲盡心詞章如王念豐所謂潤身以華國者喜其文一一循覽註其所自出題綴於書楣不足則更別簡以誌之時仁和孫君培元之註固猶未也每一篇註畢則自爲寫定願寫定之稟僅得五六篇耳而題綴之原稟與別簡一冊完至無闕斯註蓋在補註困學紀聞之先以其時考之辛巳至甲申閒也去今五十有餘年矣先君子生平嘗以姚惜抱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專心冥追以

求合於爲文準則壽鏞趨庭之下更默窺先君子爲學次第甲申以前在詞章丙戌以後在考據訓詁庚寅以還既入臺諫則屏棄一切益講求經世之學而義理則終身以之者也天不憖遺年五十六卒微特學未竟用卽徵求海內文士題詠我先祖母苦節所謂寸草廬贈言者亦編而未之刻焉壽鏞無似日懷懷乎家教之或墜既一再刻印寸草廬贈言十卷又刻奏稿二卷困學紀聞補註二十卷今更刻小謨觴館文集註四卷斯註或詳或略一遵原藁不敢增益壽鏞讀之蓋詳於經史源委而略於山川風景此又先君子守實事求是之指也因拜手而識於後男壽鏞時戊寅夏四月

孔賈經疏異同評序

昔馮山公送萬季野之京師序云經術之亡不亡於厭薄者而亡於緣飾者然尙賴世有老師大儒窮年樸學心知古人之意行已尺寸而特惜其抱雌節而

不鳴於世也。壽鏞於象山陳伯弢亦云。伯弢今世之老師也。不幸死矣。豈惟壽鏞有交游零落之感。而當風俗敗壞。士有市心緣飾爲工之日。失此宿儒。更安得不爲斯世惜哉。伯弢著述甚富。他日綴學堂鉅箬。風行天下。其學傳而其人。不死固不必爲故人悲。獨念壽鏞自始輯鄉書。伯弢示我四端。一曰甄錄。二曰蒐輯。三曰彙編。四曰辨訂。累千數百言。俾遵而循之。洎後刻先公困學紀聞補注。馳書請讎校。伯弢一一勘比。使無毫釐之差。其意尤可感也。積年往返遺墨。俱存。所以策勵壽鏞者。備至。風義在師友之間久矣。每有所得。輒以相告。如象山明應侍郎遺集。諱雲鑄。象山志有臨川集。東山雜稿。姜白巖先生遺箸是也。今皆未及見。而遽死矣。嘗云。向年於學案校補頗多。如見王氏書。可以無作壽鏞刻。王履軒先生宋元學案補遺成。而伯弢亦不及見。此則益爲悵然者也。伯弢有子。而弟子著籍者尤衆。其遺書之流布。自有仔其貴者。且非一鄉所得而私也。然往者嘗以綴學

堂經部稿孔賈經疏異同評與史部稿歷代車戰考畧壽鏞矣因取孔賈經疏評刻入叢書第七集而以選刻鄉書商榷書附之是區區者何足盡伯弢顧其窮年樸學於此可見且聊誌吾兩人夙昔相與之雅云爾是爲序時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鶴巢文存序

忻君紹如長余四歲余於其卒也既爲詩以哭之其子熹一日以文存四卷詩存一卷攜以眎余余兄事紹如者也自庚午始輯四明叢書爲余草凡例洎後有所疑輒往返商榷茫茫墜緒得紹如搜紹者亦多矣孰意戊寅之秋與之一別遽作古人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此歐陽子之所以致慨也紹如爲簡齋先生次子生十七歲而孤每念庭訓有曰學猶殖也厚其培而去其害時至則熟焉剽竊以爲工涉獵以爲能雖有弋獲譬之雨集溝渚有

立涸焉耳故其爲學務求根柢及爲董孟如先生壻益有志於文然偃蹇者且十年壬寅始舉於鄉甲辰始通籍出宰皖江補桐城未之任一署望江縣事辛亥後匿跡銷聲編詩見志晚年客授海上不求人知觀紹如跋玉几山人匪窟悲思記可以見其生平矣自號鶴巢子其有取於丁海巢與否余不得知願鶴陽鳥也而遊於陰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又何巢之有其所謂巢詩巢耶抑文巢耶今鶴去矣而詩與文固猶在也則謂之有巢也亦宜且其居官也相隨者槩鶴耳遁而山林則清遠閑放鶴巢之名固紹如當之無愧色獨恨飛鳴而過我者不見其處而羽衣翩遷僅於文字中遇之爲可歎耳其爲詩也發乎情止乎禮義然郊鳥之流亞也其爲文也重義法不稍苟如其人焉此非余阿私之言也一生盡力於文而視鄉獻如性命董孟如先生輯四明清詩略旣爲編訂更復續纂之一一著其小傳完成有清一代吾鄉詩人之局而延杲堂謝山

書舊之緒有功於社其尤大者也嗚呼可以傳矣余既刻其詩文以覆其子燕更序之如此時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四明叢書第七集後序

自己卯除日既定四明叢書第六集併向所定者已得一百三十三種九百二十七卷今又定第七集凡經四史七子一集十五著目於端都二十七種一百五十卷合之爲一百六十種一千七十七卷矣昔已定者弗論獨論此百五十卷者作之者二十一人其書不相類而其世若相合嗚呼治日少而亂日多戚然有感焉當鄉書之始輯也冠以任子一書而附朱育之對太守濮陽興者其言實出於會稽典錄作者虞叔寧也其著書年月無可考願讀其晉元帝太興二年前上書所謂元康以來戎兵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域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蓋於今一千

六百四十年矣典錄殘軼今之所得尙存七十二人句章一隅人物尤著梁宏
鄭雲敦始終之義任光身當白刃濟君於難王修委身授命蜚聲來世卽此四
人言疾風勁草又豈尋常能及哉自晉太興二年越八百六十三載是爲宋隆
興二年卽魏文節使金時也飛矢在上行人在道深謀壯節國賴以寧其聞梁
鄭任王之風而興起者歟宋之南渡猶晉之東也袁紮齋作書鈔於太甲克終
允德旣引孟子自怨自艾之說又曰艾者常如灼艾也其子蒙齋書其後曰成
王遭家多難執書感泣今讀鴟鴞一詩安知取子毀室譙譙脩脩漂搖風雨有
更甚於昔者乎書以道政事而政事莫詳於洪範洪範之本在皇極皇者大也
極者中也大中不建彝倫歟矣趙清臣統一之論豈徒以宗臣自比於箕子亦
深望寧宗之有恢復志耳卒也倫旦夕之苟安忘韃靼之強威見真西山撰袁紮齋行狀其後
不亡於金人而亡於蒙古徒令義士如陳西麓計不得售匿跡於萬疊雲中南

儒如趙寶峰避居於大寶山麓以裁狂簡自任不亦可悲乎哉朱明崛起胡穢掃除矣然以袁靜思之風節朝廷負之者正多以楊文懿之澹泊抱節三十年垂老而有人欲賄搖之以楊碧川之端重簡默貢使造謁且欲乘其隙而投之以張甬川之誠謹更謂其才不足大用自古仁人君子之處世亦難矣讀四先生集固知不以彼而易此也萬氏者四忠三節一義之門也承先啓後尤在鹿園婁門楊涇橋之役身中流矢遺其子書曰我家世以力戰報國我獨持文墨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此其志可知矣悔庵其曾孫也義聲震天下值明之亡剡川一曲俯仰蒼茫續履先寒松而作所謂二子不得偕者充宗乎季野乎抑其它乎不可考矣然季野卒以布衣完有明一代之史更以餘力補年表之叢殘拜其基低徊留之不忍去抑亦可以爲邦家光矣且夫得天下也易而守天下也難有清入關乘明寇之亂也顧其禍中於外患宣宗一朝北則天子出

狩南則海口淪胥我武不揚文物蕩焉時則有若朱述之以寓公而善定海之
後著昌國典詠時則有若姚復莊匿居山谷著述維勤而撰夏小正求是時則
有若張鐵峰鑿於劫餘財盡斥漢武以贖武發憤而有漢書讀之作時則有若
張麟洲慨然於田饑鼠雀江舞蛟龍目擊心傷見山樓之詩皆哀音也時則有
若徐季仙紛華靡麗在所必戒而推原學術獨重程朱此數子者皆忱於道咸
以還內憂外患盡力於文學而其人亦足爲世法者也嗚呼禍延於今日其端
實肇於甲午而極於庚子我先公適丁其厄生平不以文章聲氣表繹當世而
卒以齟齬終予小子尤痛之陳伯弢忻紹如皆積年勤學相與商榷鄉書者也
今先後作古人而又沒於亂世摩挲遺籍故以殿焉蘇老泉曰天之所以與我
者豈偶然者我生不辰亦勉爲其偶然者而已矣爰就此一百五十卷之書而
尙論一千六百四十年之事以綜二十一人之生平獨居深念句踐困吳會稽

奮跡五胡亂華典錄斯作下逮宋明忠義彪炳有清十世君無涼德中遭喪亂而吾鄉先達猶得以其學顯縣延迄於今茲秦能焚詩書而不能絕老師宿儒相將而傳於天下後世然則立德立功立言又可少乎哉第七集成因書於後時庚辰重陽日也



約園雜著續編卷六

和陶吟

庚辰海上閑居取陶詩盡和其韻名曰和陶吟聊誌所歷工拙不計也

言志

嚶嚶雞鳴蕭蕭風雨獨寐寤歌吾道云阻鍾期不作有琴何撫手一卷書望古
延佇

躊躇搔首入表冥濛安得春日梅柳渡江我儂陶子高臥北窗黃農既渺云誰
伊從

人爵吾謝天爵吾榮大賢垂訓欲性其情老而秉燭歲聿邁征何以修德無忝
所生

以約失鮮執柯伐柯枝葉攸蔓醇疵相和裁成狂簡教術亦多達人達己實獲

幾何

追遠

相韓五代歸漢一朝素書黃石遇邳之郊功成身退羽翮雲霄留侯赫赫我惟其苗

七歲知文聲名赫濯社稷自任賢奸遠矚我祖曲江曲江九節文獻云足曲江九節深衷

卷舒至理堪樂曲江詩云深衷龍卷舒又云至理焉可贊

豈倦虞劇而樂洙沂文飾公諱知自求領國子監帝曰豈倦於虞劇耶乃心朝廷衆望咸歸平章門下中庸發

揮懿歎文飾祖澤宜追

筆來胥宇卜言其廬文飾四世孫諱壽自涪州遷蘇子額自蘇來鄭時明州被大寇官還家庶補其轄也古雲雷洞諱用和爲文飾七世孫生宋徽宗時居雲龍嶼古雲

也雷洞枝葉茂如悠哉水閣娛客一壺諱宜漢爲文飾十三世孫因門臨碧水樓水閣時號水閣張鄭清之題以聯曰潮到菽江九齒繞山臨水閣萬重朝綿

延廿世清德余余雲龍支之地房我教本堂派所自出居鄆城則以守中公爲始祖自文節溯之凡二十世

念昔

維我高祖敦睦昭茲

與爲慶公始創敦睦社祭掃始祖以下墳墓

析產甘薄宗族稱之有志於學以善匡時

適我願兮不寐喜而

亦越曾祖滋長善根東津浮橋蕩焉不存疏附奔走義士之門事集民便厚德惟敦

及我祖考自甘樸陋以妥先靈業舍其舊

時以都先代墳墓典去舊宅

天不憖遺年華正富卓哉

遺言讀書不疚

臨復語吾祖母指吾父曰三世單丁惟此一子汝教以讀勿他計也

維我祖慈兢兢恐墜課讀一鐙謂貧何畏吾父崛起追風展驥隴岡表阡歐陽情至

修譜

異枝同本何親何疏千秋脈望莫忘厥初甲子已周歲月云徂

舊譜修於同治甲子此於丙寅凡六十二年

念昔先人惶恐躊躇

昔星洲叔祖以修譜屬諸先君子而先君子答之曰誠惶誠恐普謹爾爾未敢率爾為也云

嗟予小子才慚肯堂祖宗厚我宜答圭璋愴懷手澤卅載星霜

星洲叔祖之實橋支譜及先君子段塘後庫公

支搜訪舊稿皆留遺三十餘年矣

襄厥編緝聊闡宗光

竹坪族叔琮夫成余襄厥事

雲龍青石方岳宗同

自雲龍嶼分派青石橋大方岳第 錢湖寶幢以迄甬東

東錢湖寶幢江東亦皆雲龍之裔

象山龍嶼

穿山菽江

象山龍嶼穿山菽江亦為分支

谷山流裔莫不攸通

敦本始祖以廿世言

致雲龍譜第二十世謹守中實為我敦本堂始祖

有子四善

守中公子四善時善聲善耐善財

葬馬巽山始五

大派

府學甘溪實橋段塘後庫管房

後益燦然

其後府學有新老宅實橋有東西街段塘又有紹興鎮海後庫管又有昌國衛

本支八世待問其先

謹

於後庫管一支五世至八世名諱無可致

三春墓莊

胡使五世戛然而止

舊譜云宗三公生子大治未娶卒及檢大治公神主註子四繼孫秩和

栗主猶存于實橋里

栗主供奉於實橋祖堂

爰採遺聞詳其終始

舊譜又云藤家街之墳為實橋後庫管房所自出而以宗三公為實橋別祖實橋實不祖宗三公祖之者我也余因著舊譜大謬說載新譜中

實橋後庫

聯合有由聿建基莊聊抒吾憂宗本三春庇厥祥休宣曰宗本莊曰三春以紀念宗三公也子孫繁衍以遊以游

思父

機聲雪屋秋鐙課書相依形影忽悲忽娛念母勤閔益勵諸居維我先考慕歆

名廬先名書齋曰基歆廬後改爲寸草廬

道德文章席上待珍觥馬帳衆愛仁親學惟崇實師以範人門牆桃李不孤有鄰

春秋連捷懷德孜孜祿不逮養何以報之徵文海內寸草編詩編錄寸草履贈言每逢忌

日涕泣以思

學凡三變漢宋奚分始工詞藻謨觴堪欣先註彭齊細小繼箋困紀補注王伯厚困學紀聞秋水

蒼雲袁濟客王伯厚詩云秋水孕雙蓮又云乘鶴呼蒼雲晚期經世大道升聞

自登臺諫朝陽鳳鳴鴟鴞毀室東山雨零

甲午抗
章歷上

文衡迭掌楨幹周京一人謬謬

邦靡有寧

傲裘十載清卓其風一朝曳杖逍遙邱中孝弟忠恕詔示臨終閔予小子淑慎
爾躬

憂國

千古治道厥本在民莫怨天醉惟醉時真物何以腐自腐其因綢繆未雨我思
古人

子路有言民人社稷孔惡夫佞惟學乃植碩鼠之譏不稼不穡彼君子兮慄慄
素食

土宇版章臙臙大陸瓊琳琅玕寶藏於穆如何外求而聽鹿逐艾不三年糧無
一宿

句踐臥薪廿載非久少康中興一旅爲耦大舜何人發於畎畝如此河山仗再造手

天地生才才本不匱不善用之干城何冀上下宜交况冰霜至貴在匹夫興亡
懷愧

禮失求野莫以野鄙大聖惟時坐言起履罔喜高談而輕常軌惟幾惟康弼諧
德美

讀史

我國文運肇自虞唐滔滔洪水惟禹重光溯厥言性仲虺翼商望道未見懿歟
姬昌

自夜不寐武王造周王綱旣墜天生孔丘逝者如斯有感川流孟豈好辯游事
諸侯

秦之創業始於攻龍

史記秦始本紀將軍蒙恬以攻龍孤慶都注定州恆陽縣西南四十里有白龍水又有扶龍山定州有孤山

罷侯置守長城可功

楚漢爭霸分地以封

項羽已死分其地爲五封呂實等

高祖大度蕭曹接蹤

五經博士珊瑚交柯武皇文帝學術網羅亦越東漢道隆不窳如何桓靈棄之

泥沙

諸葛綸巾一心一德盡瘁鞠躬支撐蜀國人之云亡其儀不忒蠢哉操懿沒則

焉得

五胡亂華南北終始塗炭衣冠赤地千里以昔衡今其禍靡止統一河山隋聊

可喜

唐三百年文治靡及入穀英雄詩賦制立正義傳經差務其急五代于戈人人

痛泣

亦越有宋儒術匡時闢閩濂洛其道可思彝倫攸敘惠澤昭茲元八十載風教

餒而

有明輕儒晚益水火雖在東林好惡惟我經略遼邊其人未可清室乘之仁義
堪假

太平軍起吾猶未孩圓明一炬外侮迭來謀新舍舊朝惜無才彈冠貴戚宜其
殆哉

世界

茫茫世界有美瑤林歐風亞雨異苔同岑既庶且富實獲我心民爲邦本鶴鳴
在陰

茫茫世界有鷹雄飛雖折其翼猶識所依往者可諫惟善是歸白雲英英故國
風遺

茫茫世界天鵝盤徊志不在小笑彼雞棲金源易竭鞞難諧神貌離合悠悠

我懷

茫茫世界懋德蕭條有忍堪濟鬱鬱霞標懸崖勒馬義接道交莫爲太甚以止
民勞

憶往二首

溯我初生日榴花照眼時花開何灼灼吾欲平淡之人謂淡無味其味在于茲
悠悠六十五深辜父母期子孫能繼業祖澤最宜思憶往祈年永乳名曰承年念之情
悽洒老大無成就樂天惟不疑有身有大患患至復何辭

瞻家恃束脩吾父矢勤拙天末起秋風一鶚翔高絕丙子先公膺秋試聯翩步木天柯亭

聊可悅涕零祭告文哀十二年別時祖母棄養十二年矣馨香節孝祠丁丑奉祖母主入節孝祠受茲福不

滅玉佩思悠悠渭陽情最熱當時父老言事親力惟竭今我痛鮮民何人策鵞

劣

侍親所聞見三十首

光緒始紀元世以承平著人心與風俗敦樸循其故直言詔臣工

諭內外臣工直言闕失

安

貧道胥附

旌安貧樂道高郵增生章河諸

文廟祀河間學士欣相語

河間獻王劉德茂實年從祀文廟

新疆告教平武功

赫赫處可憐昏昧臣有砧使節住

崇厚使俄

山河遽變遷其罪何堪數雖欲補桑榆

謬誤嗟已具勛哉後之人珍重保芳譽身以憂患生業因安樂去煌煌下救書

封圻懍戒懼

時詔督撫整頓軍屬

有初果有終萬方何足慮

內子丁丑戊寅

清剛吳主事取義舍其生兄終而弟及千秋在正名不見吳季札數世失精明

寧武愚難及朝陽表鳳聲統緒從茲定松筠鬱千齡

松筠兼奉祀吳主事可諱

惜哉亂有自終

教天命傾無人安社稷一意事華榮秦晉轉遺恨母子失其情遙遙談國故其

如大錯成己卯

超超將門子兩戒定河山

命曾紀澤使俄改議條約

如何誤國者

崇厚既論斬俄人請貸仍繫獄旋釋之

階囚已一年

貸死猶未已毆魚歎爲淵蹊田不足惜而奪人之田老成今尙在

命曾國荃督辦山海關防務左宗棠

督領外事宜

秣馬藍關間猛虎距於後巨狼進於前成海涓涓水沖天莽莽煙此爲歲

幣始旭日扶桑巔

朝鮮奉告與日本交聘

大書宣史筆勿復視等閑鼓擊思頗牧時起用宿將瀛寰

豈晏然庚辰

琉球我附庸駸駸施羈鞅重馬與輕車河魚動其想三川隸爲郡鑿秦東瞰往軍儲未足供空使敵氛長敵氛日以長自謂幅員廣那識唇齒依耕惟戒鹵莽

日本使臣與戶境來議琉球條款不協辛巳

耕惟戒鹵莽摘亦恐苗稀可憐大院君涕泣罪寧歸彼雖我安燠豈如子之衣

願存愛惜意田穉幸無違

吳長慶復入朝鮮黃若大院君李熙應壬午

伊犁重歸我朝野勿懼娛西陲方息事南服將爲墟河內捷音至北圻保厥居廉瓊關要塞欽境亦根株大風隧順化和戰又何如詔下求謀勇任使勸其餘

臨渴而掘井古語誠不虛幸哉諒山役慰情聊勝無官軍設法人於諒山此爲是說事非馮子材諒山之勝也癸未

北寧先淪陷繼以太原曲日日威疆圻百里猶笑足朝廷怒赫然廟謨蕩之熟

罷斥首懿親罷軍機大臣恭親王等煥然換新局惜猶吾大夫何期調玉燭逮問及唐趙巡

撫徐延旭甲申

天子父登朝歡聲動巷陌如何盛錫趙抗言非所適此中有深情天子勤朝夕

母后况垂簾思欲彌罅隙家事與國政形無兩爲役洵哉篤斐忱乃竟黜其績

其後盛昱乞休錫鈞停滯趙爾巽放石所府知府直道本難容豈惟言無益甲申

風雨鎮南關伍員抉其目忠勇楊總兵法人犯鎮南關總兵楊玉科死之我將薦以菊生者奏奇勳

馮子材率軍大敗法人於鎮南關外遂復諒山子楊玉科世職死者流芳馥能戰始能和古語讀宜熟乙酉

遇災宜修省庶以降天休况爲天子父侯度重茲游國家艱棘會祖逃擊中流

精誠標射虎嫺雅戒鷺鷗葑菲敢遺下土壤積成丘聊伸吐哺意成爲弼亮儕

詩什歌于役陽陽君子不胡然魚作貫轉抱監軍憂書生何執謬輕譴乃攸求

齊史朱一新樂遇災修省預防宦寺流弊言辭親王巡閱北洋總督太監李
蓬英隨往恐蹈唐代監軍覆轍慈旨命同樂尋奉入以執事降主亦丙戌

丹詔頒親政天下色欣欣遣官告天地付託在斯人言隨慈母駕謁陵禮有因

所過減租賦恩澤喜駢臻如何名實戾仍循訓政文更煩懿貴力惟幾共矢勩

三公同一國適從歎臣鄰降洪方蕩蕩天心問水濱

正月頒詔親政上年醇親王暨禮親王
一再申訓政之請尙事錫珍御史費賢

並以爲有違旨軌世之命醇親王
仍排理諸務是歲各省水災丁亥

版圖方統一脈絡貫通之堂堂入萬里豈堪遠逸辭所期枝與幹次第策將來

更慮帑藏絀車薪與水杯悠悠言者口衣裳顛倒詩儼然排衆議亦見經綸才

如丸盤裏走惜少嘉謀貽

時羣臣阻撓地禁鐵路海軍
事會同軍機議取之戊子

疆臣殷報效封事忽鳴彈試念周臺沼鹿鶴盡臚歡何故今朝事不使悅慈顏

防海方無策而教民力殫

戊子正月御史林紹年請禁督辦船政官斥之三月上奉皇太后帝頭和國
閱水陸操庚寅九月御史吳其榮論罷湖和園工程予嚴議辛卯四月和國

歲工上奉皇太后臨幸自此始頤和園工程歷費即各督撫報效爲擴海軍之用者也林
御史因有停止報效之奏而吳御史繼之風鳴朝陽其謂是誠無人也戊子己丑庚寅

設教由神道易詞已燦然大秦來西土悠忽數千年景教源流考

朱一新景教源流考見無邪堂答問

言詳而意偏徐李我文士

徐光啓李之藻

天算誇田田因學而及教

彼時非入其教不能得其曆數之學

其初播

市廛狂生不得已

楊光先著不得已書

謂醒長夜眠以此無稽語情隨臆測遷益之傳教者

瓦釜雜於前吁嗟大患至叱咤起雲煙鄭重伸條約全在疆臣賢

辛卯五月總署以各省教案迭出請

飭辦諭云各國傳教或在條約商民教士各省當力衛其身家乃者焚毀教堂同時並起顯有匪徒布謠生事各督撫其緝治之辛卯

將欲揆文教大道與微言薦山游夫子平論破祇國

游廬山先生所言前聖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誣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物者

自不以爲然也

正字呂與叔

呂與叔先生大臨

箋禮羅佳篇馨香孔子廟天下自歡然後來黃王願

俎豆共爲緣

光緒季年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均從祀文廟

悠悠歲月久鬱鬱姓名宣人惟悲沒世著作在名

山總是聖明事重道想當年

德宗一朝從祀文廟者六人可謂專情崇道辛卯

生涯百憂集吁嗟四海窮流民圖鄭俠鶴鳩滿目中貧者日以瘁富者日以豐

枝薪同玉桂升米立淒風枯桷偏不死寒蓬走未終願瞻應出涕况值冰冲
乃知民瘼重可覘政窳隆兢兢懲玩視於此三呼嵩

論李鴻章孫家鼐等察振復災州縣有玩視民瘼者嚴劾以聞辛卯

小人謀衣食憂道君子然食足道斯富其理又何閒遙遙離祖國人望若神仙
那識艱難得局地而脊天呼天天不應下心低首先四時皆炎夏引領故鄉還
自笑鎔銖積子孫近百年一朝許回國頓首拜皇言

除華僑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無間久暫概許回國治生置業其經商出洋亦

聽之
癸巳

君子宜懷刑何故曠安宅揚震懾四知今夕復何夕辛苦忘當年負心爲物役
掃地歎斯文赧顏函丈席不思皇者華駢駢隆於昔清德惜濂溪負薪誰與析

刑部奏革員周福備於考官途次
函通關節擬杖改斬監候癸巳

自古衡文重玉尺久裁詩英雄入吾轂倚馬才難之風簷寸椽際悠悠深我思
十載勤寒窗得失在其時胡堪上下手神明實照茲勗爾慎冰鑑莫作寸心欺

重車料場
禁例甲午

疆場多事日於此少躊躇防海名宜正丹詔下皇居雪宮慚此樂天地亦吾廬
不見阿房兀一炬早成墟自昔有秋者黽勉在菑畲徹桑未雨時宜思老更劬
周官王不會斯言古所無因噎而廢食許謨毋乃疏漢武偉功績平準又焉如

詔停海軍
報效甲午

兵力無強弱盛衰隨運周胡元驍勇士消磨八十秋况此旗餉薄謀始洪承疇
神機與火器焉知鍵銳不者番重訓練中軍莫遨遊

命端親王載瀅敬信練旗兵以滿洲火
器營銳銳營圍明圍八旗槍營暨漢軍

所保充瀆載濟尋
省神機營甲午

秋氣忽焉至

甲午秋七月朔日本
倭朝鮮下詔宣戰

天下嗟醫陰投鼠寧拚器同風逼我襟所嗟鮮長

策如撫無絃琴同治中興業卅載已於今宿將紛填委狂夫非所欽

吳大澂請統帥
吳大澂請統帥

又請督軍出關
自請督辦海軍

推心置腹者通籌而熟料

論李鴻章振充海軍慎選
將才精求訓練道籌熟計

誰知雲霧積一月無捷

音相公軍太懦薄罰褫華簪

七月朔實戰至八月中以師久無功褫李煥章三眼孔雀翎黃馬褂

精忠左統領一殉遺恨深

奉天援軍統領高州鎮魏兵左實貴及日人戰於平壤敗績死之

嗟哉大東溝鄧尉歲寒節

海軍副將鄧世昌及日人戰於大東溝死之

九連漫煙氛鴨綠江空澈忽登大將

壇懿親丰采絕

詔恭親王督辦軍務各路統帥聽節制

貴高民位無易象燦然列蹇蹇嗟王臣勃興待

豪傑乃歎鷹揚才善養失其訣傷心杖杜詩陽止歌日月

逃兵與怯將周道小人腓慷慨談軍國書生罪有歸

時翁同龢主戰

器窳兵未練水陸究

何依一敗嗟塗地奮興脈絡遠漫云侍衛細

依元唐阿及日戰於風

忠義亦堪悲國鈞

伊誰秉謬諤鳳騫輝天威誠不測祖錢人恐遲

御史安維峻以論李鴻章坐妄言擬職戍軍臺一時祖錢者塞道

試問誰

生厲卅載梗留遺

威海威難振將軍死事勤

威海守將戴宗騫死之

大戰劉公島丁劉慰所親

丁汝昌劉甲燾均李鴻章所親信亦死之

沈舟甘破釜壯烈歎西鄰和戰權輕重廟堂勞夕晨忍痛馬關約幣空地崩分

叩關嗟失路淒其三月春

定約在三月時
廷臣爭之不獲

縱然歸趙璧

以俄國執言
逼還嶺南地

無計遏南雲

劉永福
在貴傳

舉爲伯理釐
天德幸無改

公理惟強弱苦衷洵有因一心除積弊

留中有佳胡堅苦
一心飛除積弊

地大豈虞貧時過

每忘念我望有心人

四夷可冠帶回鶻何攸虞唐代靈州事誇功笑特書

靈州即今之靈夏唐平
回紇立紀功碑於靈州

慎選賢明

者使之懷此都是非準情理惟平乃勿踰

時論陝甘總督陶模選廉明賢吏和輯漢
回偶有爭執專論是非準情理以劑其平

瞻對循

番俗勞來在德輿何堪有其地置官與漢俱寄語封疆吏挽幹費躊躇保藏保

川策兩顧又焉如

時川督鹿傳霖屢奏請對宜剿擬收回後改設漢官上慮失邊賴心命鹿傳霖文海等
詳陳至是疏陳贖民向化藏番鎮攝因論剴切勸導速報期於保藏保川兩無窺賊

人

心方簸蕩聲教久荒蕪鷹隼而虎視維繫我聊娛富強關痛癢摩戛戒癘疎悠

悠到今日猶喜化風舒

丙申

曹公何暴虐苞蘄浸下泉執均已爲累措置况難言

鹿傳霖在川措置
違事失宜罷之

休休容乃大

世務正紛繁齊魯饒文教何來禮義愆總緣眼如豆又復仇如山

詩李東衡
撫山東

一朝

乘轡起膠州不我還保教重申令積案苦糾纏涓涓將不息萌蘗想當年靖西

地既震平遙山又遷史官書災異莫謂民泰然丁酉

元辰日有食戊戌元且日食天地起狂飈炎涼投雜藥寒燠失吾衣變法難於昔履霜戒

在微至尊憂社稷志士傾心葵如何纔百日花開復遽衰吁嗟六君子九冥應

淚揮試讀當年詔傷心行道遲瀛臺今寂寞憑弔不勝悲戊戌

房州尋帝所其蒙歎雨零借問何時旦長宵尙冥冥穆宗忽有嗣亂階從此生

弘德開崇殿大廈嗟先傾向無聯諫牘零陵轍已成蘇元善聯名上書諫立嗣其後詔廢攝治罪然當時未嘗不懼海外響應也

先公思報國自願悲頹齡臘月廿三日伏枕嗚咽聲十二月二十三日先公府已深聞將召輪詹科道讀歎曰主上無失德此而不

爭更待何時因草疏以待於事雖寢而先公病不可為矣明年二月沒于京師閔予侍病榻蝟蝟蜀在庭至今卅二載己亥多至今庚辰思之

動餘情從來家國事筆墨有難形呻吟止於此涕淚欲襟盈己亥

臺筆庚子秋始佐幕江南製造局

無父今何怙晏子有楹書書拚不足惜母在養何如讀禮才半載蒙筆春申衛

振衣謁余公道義交不疎時余督瑞年丈官蘇松太道願謂故人子我宜策爲紆鶴枝許我借棲

息二年餘在製送局二年餘女四子斯育長子康源壬寅正月十一日生又命名是聯兄弟且同居時仲弟季弟與我同居月餽十

六兩無車食有魚時月薪十六兩由寓至局必徒步而食未嘗無魚也慈親安貧儉樂不因境拘淒其桂墅里時居

桂墅依然寸草廬昔先祖母伏臘課讀先君嘗繪圖並編寸草廬冊官

病瘧二首壬寅秋試報羅病瘧三月癸卯正月爲三弟慶壽畢赴正陽關

豈爲誇科第日月感諸居白髮高堂在題名皆友于是科唐虞皆舊友鬱鬱招瘧魔自傷

失東隅方公蒞海上爲我計前途言將權淮北明歲渡巢湖攜手與子往我對

才太疎予季成室後期以二月餘歸告我慈母色喜復焉如方君碩輔爲先公壬午所賜士華徽曾饋淮北遺余

爲佳

弟弱兄十載何以教誨之今日已成入莫負余所期婚儀雖草草盛衰會有時

毋勸我無慮行役爰始茲火伴楊借陸

時同行者楊都文陸旭齋

繁華從此辭

由江南而江北道北愈見困苦

最險

壽州道昏黑惹盜疑

由合肥陸行兼程天黑大雨時壽州魏鎮多盜余大有戒心

權鹽

由正陽關抵穎州管銷分局

往讀鹽鐵論斯道實冥冥忽焉談緝算不覺生俗情毫渦多私販光汝路榛荆
淡食原堪患壅流亦弊生此際盈虛劑惟有公生明輪銷憑旗幟先後得其平
同此簿三里

局設三里

比鄰苦苛征

總局數十步有三里局征貨釐極苛

守成無所事朝夕觀民耕觀耕

更讀書不爲利祿縈靜觀萬物理清廉須得名

秋風二首

太和分卡忽有誣其爲私之案據以立事因調休河口司權旋赴河南秋試

不折五斗腰言爲督郵踐王學重良知

時始治陽明學

昧良吾知免彼哉實顛倒是非今

已緬買碑正陽關友朋在勸善莫令草野冤宜使佞人遠斯冤如不明我亦不
復返高詠四座驚交深言敢淺

方公恕我直亦復憐我貧言告將秋試曲意致殷勤同寮咸相勸劉子任謂人
時劉聽甫勸解最力大事爲小事舍舊而謀新勉從友人言伊鬱常不欣乃歎宦途雜君子
宜知津委蛇且三月沫水爰爲鄰秋風起天末還我無懷民

岳廟

由乾入汴道經朱仙鎮謁岳廟

行行水與陸景光何曠絕古鎮名朱仙精忠永不閑老柏無北枝斯冤久堪雪
遐想岳家軍一門義氣結西湖廟峨巍墓乃衣冠設風波亭已歆何如茲可悅
遺恨宋室南千秋仰壯烈景行又低徊歲寒松柏節百年同死生立名在愚拙
噴彼求浮榮薰藉由此別

汴梁

抵汴梁應試後回籍省親

驅車入汴梁秋潦時方積栖栖舉子忙錄科猶如昔
余以附試應試循例錄科忽遇陸亮臣
甫先生之次子於報名時相遇談笑敘離翮矮屋勝杭州遮壁帷半隔
以舊用就帷席之於汴遠近甫半養精已一年
壬

實試後未動筆

成敗在茲役下筆似有神千人欲辟易試畢返家鄉九月嗟離析出門九瞻

仰慈母顏蕭森蔚霜柏

榜發抵家半月榜發傳情

一科何足戀實至名自歸無奈慈母老風燭自堪悲忽來提塘報姓名是耶非

謀報張壽康之名

賀客紛紛至慰我不見遺志忘心未定惟母膝下依明朝飛電到洵哉

數可推

由休河啓程許信之爲我占數謂今歲必中且中三十三名果然

食苹慚吻鹿門庭如振衰

自先君見背門可羅雀至此故交復集

詩禮

恩未報念之淚暗揮

始仕甲辰冬以知府暫文蘇州

祇爲博升斗非以誇冕軒始將治譜學豈肯舊書燔邯鄲初效步借宅申衙前

多情天水子

趙介繁進我同居

一居月三圓同鄉輒來往授餐詩賦還

介繁好客鄉友來往輒留飯

奉檄點

軍額誓可對皇天一時譏笑者書生亦少年

因點名放論上言言事極兩管帶

又命攷苛徵奔走不

戴開

上海貨捐局有重徵出口存送調整之

埋輪守家教此心金石堅學優乃可仕日復事硯田例參

逢三八早起而早眠博學兼文士乃逢陳畸園

陳君德聲人極多遇以道員蒞蘇與余極相契

仕學

乙巳夏任江蘇仕學館提調秋參預廣寧波書院

一行爲俗吏幸締文字交數學期相長經世志不凋孫萬才優裕蕭徐品清高

時大莊以孫祖潤萬鑑武佐新以蕭霖徐景巖爲最優

穎川總講席吏才慶鶴霄陳去羅來繼使我益薪勞

陳君德聲赴都

孫公長椿

迴顧吾桑梓霧壘中心焦

吾寧波風氣甚佳時哈庶三守吾郡始有志改革囑余步頌

忽然天開朗學子咸陶

陶

時張謇三文與余主張廢書院最力不一月師範法政及縣高小成立

西河病出淚奔走苦終朝

毛价臣致余信云臥不點席病而出漢當時奔走最勤者也

輪漕

丙午春輪漕北上

陸公深道義侍直此其端

陸君鍾琦爲先君鄉會兩試所得士余之強吳皆君爲之策畫至此徹充海運京沽局會辦

士爲知己用惟求於

心安大通橋下過今昔已殊觀

庚寅歲先公抽查漕糧駐大通橋忽忽十六年時海運猶未始也

隨班陪點驗朝去暮來

每日隨隨倉督驗米納倉朝出基歸

倉帥方發怒羣僚咸膽寒雖云收者貴

滬上收米不慎以致交倉多被挑剔

納者敢辭

難有所謂三風三節者有全數退回者粒米俱

公道自宜顧私情非所干問有不應退而退者時陳大邦瑣據余說與佳傳耶言之

稍稍覺寬然足年糧道已被累不堪

笑彼同寅人僕膝而奴顏時同寅中有唯唯而不敢發一言者

天庾固當重民力心宜關

倘因耗重而多所取民力何堪

惟有去中飽莫教窮官歎

余當時與招商局論鹽糧道乃忠厚人使之破家蕩產心亦何忍愛議定將餘米盡數貯出而招商局亦無所得

修閘

是多同蘇傲充警察局提調

污穢久不治太息蘇閘隈修閘失其職禁暴民乃懷斧柯今我假同寅况弼諧

時馮君祖蔭為總辦與余最契

出門三鼉鼓歸來起曉雞夏曦火傘罩冬雪寒光迴可憐吳與李邁

病死堪哀

吳昂鼎半維漢充總辦一因多雪受寒二因夏日感暑相繼病歿余深痛之

寧靜道之本紛更亂攸開水部言良是何時

平齋太守謂我求治太急勸以清和寧一

無奈俗太類

時蘇俗類故極思振之

忽議徵花稅體制益云乖時商步督辦某議徵花捐余建議聞

橋浜本不應有教坊不加使之於商步讓見

飄風超遠路蜂蝶莫來栖出運運出於閘門外而警局亦不復徵花捐

稱觴

丁未十月初七次見康濟生是月廿二日為慈母五十九稱觴

西美巷云陋葺堂願樂之

自中街前迤西美巷大小僅十間吾母居之甚樂

又欣濙孫毓正余幾禁時

余親巡時臨兒已生香

母極喜因取悅庭柯以怡顏之意命曰悅聯

母歡因進說觴酒趁今茲母云母鋪飾翻令招謗疑草草具樽

疊一室歡相持

念母

戊申春仲弟署施南府迎養慈親余再輪漕北上駐唐沽

板輿雖可慶無如萬疊山

施南崎嶇

母南子去北離別意難言海濱風習習

唐沽濱海風沙滿目

益念母高年余歸重九後母返喜音傳

余再三勸安歸得仲弟督母已允喜極

迎母

余撤充松灤牙登捐總局提調迎母與三弟同居

春往秋來至依依母子情瞻仰慈容悴草豈忘憂名官廨雖局脊吾母歡平生

縱談道塗險聽之有餘驚始悔虛榮驚翻教大錯成

納糧

奉撤兼會辦海運漕局奉母赴蘇祝壽畢返滬

沈吟祈父什敦促簡書飛毛公奉檄喜黔婁嘗藥悲

時憲公論必欲余兼辦漕務辭之不獲以局在滬南無妨侍養尤之而母病日

甚重攬胥臺勝猶欣萊綵依

適值母六十壽遂在蘇稱慶

微官有職守促我早還歸還歸于漕役

剔弊重振衰

是歲凡納漕州縣舞舞者多從嚴整理

案牘雖勞形色養幸無違

喪母 己酉春二月 慈母棄養

歡去慘隨至人生有寂喧三三示我識

母病間載有云故知此處真消息前三三與後三三

樹靜風來偏悽惻當

年景雲入怨晴山

庚子年吾父在京見春聯題李詩孫島思彼樓雲入晴山佳氣多以為不祥已而果以二月二十六日捐館今母又以二月十二日仙逝

如何九載後

距吾父 殁九年

慈雲復不還可憐吾仲氏夙駕枉星言

仲弟壽編以母病棄檢 歸之日僅及視殮

述母德二首

在昔庚子春紅巾徧地是國難與家艱飄搖室將毀吾慈獨見幾云勿徐徐爾

言妥先君靈安然歸里綺

庚子春二月吾父見背時義和團已萌芽吾母促壽鏡遠挾柩歸未三月而京師大亂人皆稱吾母有德見

更溯來歸始門下集羣英

諸父方以 諸生授徒

入廚躬炊爨寒煖伸其情

諸生寄宿者 撫其寒煖

一朝為

命婦儉樸人共傾手縫慈母線與每在雞鳴思深養太薄思之百感生

居上海淘沙場

莞莞方在疚空瞻慈母姿

時仲弟舉
均居單

鶴鳥棲無枝

余以上海向有朱
完事件不克居家

平齋

敦道義

何平齋年文有
信約余葬蘇

魚雁來何奇身猶衣墨絰百事那堪爲言謝故人意淘沙甘

絆羈

葬親

同舊蘇葬地
卜吉黃麻山麓

古語非欺我誠心金石開地理不吾尙天理夙攸懷如何羨富貴而將素志乖
但求一角壤靈骸得止栖詩書堪啓後風水烏可泥狹地忽延廣天人喜兩諧

夢花山有筆環水路無迷永保西灣地後嗣其毋違

葬吾考妣於宣統二年庚戌十月而卜
吉實在已酉之夏先是姊丈李如山以

抱墓西灣地讓與我地土色極佳迨深至二丈見有古碑知其下必有古墓余令工人毋再發掘時塔與者彭君謂竟
地不易且與我言葬此地子孫必領封疆余曰損人利己不爲也於是與朱晉卿丈及仲弟強彭君再歸山次日得黃
麻山地僅一畝越數日春瑞筆丈來告以溪邊之王姓地若能購入則祭壇拜壇庶可安設崇丈適與王姓有舊一說
即諾凡事處巧非人力所及而余因告諸弟抱墓西灣之地我考妣既不於此安葬後嗣子孫永不得發掘即留收山
花可也考妣既葬彭君謂我曰前有筆架山又有池水圍繞子
孫必勤文學謂我他日官職不過侍郎或藩臬而已余付一笑

入蘇幕

陸公鍾琦開藩吳會遊
入幕兼致核稅視釐稅

沈沈敬與裔來自湘江隅

陸公鍾琦由湖南某司相蘇藩

平生知己感息壤盟在途

陸公一奉簡命即馳齊相約情意懇摯

負米昔爲母今乃飢所驅程書欺銜石焚膏繼晷餘

時案牘極繁夜以繼日

更將蠲蠹吏叢

雜遘寧居

眷屬在滬一月一歸

莞榷

庚戌嘗蘇省度支公所成立先充然馮鴻澤查放任莞榷科長

飛鳥傷樊籠跨天勿復道况是素冠人卅五年非老三泖山水佳聊以醫枯槁

平湖膺謗書

時金鏡孫爲莞榷科長以貨捐局奉被議實寬也鏡孫平湖人

忽來徵舊好

陸公慮來約我謂本是講學舊友未可倚聞

所願在投閑所

高豈懷寶囊筆再從公稅駕辭海表

去蘇

爲裕謀官錢局事爭之不俾辭職回滬

吾策非私友吾謀爲救時

官錢局構兌余與陸公言以大宗款項救濟風潮可平議我者以爲庇李蕙莊不用吾謀余遂辭職赴滬

讒人嗟罔極吾

惟從此辭自知太慙直負負呼在茲選情類涼薄無怪友朋疑惜哉幣藏竭轉

傷君子欺豈以孺悲待鼓瑟使聞之

當時有與某者亦在擬官錢局而陸公未覺余辭職赴滬則某陸公挽余也及余久待無音信遂疑陸公有取瑟而歌之竟其

後陸公有函謂君非獨處
我豈鼓瑟相見垂淚而已

送別陸公

辛亥夏陸公撫督馳書述懷答書云親不失風故
不失故今日不見更待何時遂赴蘇杭別於鎮江

親故無間時公私邈異境今日如乖戾一醉將胡醒陸公有道人手足情深領
陸公抵京後致書於我謂弟畢
竟視余如手足今絕筆猶在也蟋蟀歌唐風囊脫在毛穎
書中有山左地小倘
君自來香所願也云自悔何兀傲耿
耿此心炳
余雖兀傲然始終感陸
公之知己未敢負也

漢皋

是夏左公津寬仍舊充統備科長旋岑西
林會辦四川軍務後調入幕至漢折回

馮婦又下車時值溫風至

余直蒞度支公
所在季夏月

秋氣襲我衣忍焉醒又醉

余彈道行仍返蘇垣
怒岑西林約我赴蜀

又諾之自覺
進退失據

不辭蜀道難已向武昌次誰知雜亂中阻撓有朝貴不如歸去來鱸

莼堪共味

西林上疏辭徵准
隨行者亦先後歸

南歸二首

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道居城
中次日漢陽門啓遂渡江南歸

悠悠黃鶴樓英雄爲窟宅

時密謀者均聚
在黃鶴樓左右

一朝黨獄興胡勿泯其跡

當時搜得黨朋餉付諸
水火尙不致連發難也

况始發難者其數未滿百欲以窮根株寃者亦難白潰決不可收吾爲人材惜
革命同立憲相爭數載經因勢宜利導胡教大禍成涼熱投雜藥舊新况迭更
官邪已當路聚訟亦盈庭扼腕皆志士非如狐篝鳴滾滾長江水此去哀吾情

蟄居海上

皇極嗟逢亥

時方讀邵子書云逢亥革命心以爲奇

掃葉來疾風

一時如疾風之掃落葉知大勢去矣

疾風不可遏况玩於掌

中

時寰項城出一切玩之於掌中

清廷歷十世豈時有窮通禪讓唐虞事用術抑何工

談心

與鹿手中談心事

雨驟風更狂閑居安可得今日有心人愛軀無乃惑君勸我出山我使君語塞
世路歎滔滔何從歌事國卽言敬梓桑吾亦守其默

雜事二首

道有與道無聖賢卜隱仕世亂學堪求達人亦達已閉戶且讀書譏笑不爲恥

忽焉良友來促我歸鄉里

時寓白克路承年里趙林士丈來見我案上皆書天謂我曰且拋書本吾寧波將大亂君宜歸里棟解之

歸里排糾紛誓

各守綱紀

浙軍守綱紀說軍亦不復調前

永康情意殷可以止則止

時應季中言之於浙省當道非我任財政司參事余不欲往遂止

依然伴

蠹魚消愁惟此特

兄弟分離久相聚樂彌真

仲弟季弟此時均居滬上日相往來

出處縱難決存心各矢淳共和周肇始

所期舊邦新如何削藩鎮如何息儀秦

共和伊始都督各把一方政客各施黃鮑心竊憂之

四方威靡聘入表嗟

昏塵書生羞政客國聞讀惟勤

日間各種報紙時章太炎創民報議論警闊

原富與灑意味之切且親

讀原

富隱憂等香聲深切有味

拋去舊墳典譯篇多問津乃知今日事玉汝在紅巾

時唐紹儀充北使任廷芳充南使在上海讓李應讓和其實皆傀儡也

更

若無庚子義和團之事向未能成此大變

笑和南北唐伍作調人

時唐紹儀充北使任廷芳充南使在上海讓李應讓和其實皆傀儡也

三兒生

壬子正月三十日三兒庶漢生夏補稅上海秋任浙江財政司長

藏身塵俗中一味求靜止又聽呱呱聲雞鳴風雨裏淵明有五兒雍份第三子

今日漢官儀華國吾所喜

廉漢又命名粹聯

夏日旋炎炎良朋促我起微官類抱關簿書

又重理翹翹車乘來謂余莫惜已瞻望梓與桑敬恭在此矣退身進思難躊躇
海之涘余以才疏甘居下僚辭之再三惠季中力勸余出朱公瑞愷意尤殷遂諾之 攬線才何疏待罪凡三祀

浙江潮

癸丑南京獨立浙江軍用票換兌多方籌畫始收回軍用票平街收支甲寅夏赴京秋任浙江財政廳長

大地軒波起終朝鶴唳聞山河方統一吳越兩家分浙江潮怒發朝市變風雲

本來瘡孔甚群羊賦首墳召彼鄉父老詔誅徹暮晨

自下午二時集議至五鼓始散款既集次日風潮遂平

當時

守財者雉性亦能馴

時有不顧大局者旋亦悻悻

凡事宜誠意謬誤責諸身

集會時宜言以往錯謬應由吾輩自勛

自茲

衝出入鉤稽益矢勤漢代重平準武非黷武君劉晏隆士選此中別猶薰用舒

為宜疾大學有遺文王猛溫密斷議論垂河汾

見文中子

未敢矜察察聊以解其紛

京華朝局改今雨非故親如何博虛譽聚斂非吾倫

時項城以浙江財政辦理得宜為首出京後擔任廳務

去浙

乙卯夏卸浙案別父老

瓠繫愧三年賤子陳其實自愧一替儒所耽在硯筆遭逢浙自治他邦莫與匹

兼重三謂光復以來自治各省惟浙爲此公論也

湯蔣惜民財

湯君游滬蘇引其益均未嘗添練士卒有自衛意

朱屈探政術

朱對瑞屈君眼光皆勤民度且股股求賢

憶我始來時行年三十七考績求公平秉心時戰栗有辜父老期涓埃未及物

蒞鄂

衣冠懷昔日

吾父辛卯典試湖北於此適二十四年父老尙有存者

此出非驅飢

雷調鄂之日有爲余不平者余曰仕豈擇地亦豈畏難難費吾往焉友朋皆壯吾行

有

來談鄂政民瘠而官肥下車勤吏治紹聞德音衣

徵各縣局詳陳利弊並會商各屬嚴核縣吏功過

經界未云

正

辦詳清丈有端倪奉節撤停止

亂起中腸悲

任鄂廳三年一遭洪憲之帝制自爲二遭湘軍侵鄂三遭荆襄獨立四遭張勳直辟

楮多良足患况欲是其

非

時議增發官錢

強項猶如舊世方與我遺掃除失其蒂深省早當歸一册理財稿

意在古人師

魏頌唐爲余編三年中在鄂理財續稿余訂立規程多取古人不擾民之意

東南第一花

丙辰夏赴京參預財政會議

冢宰經國用布治隆始和

時聯合各省清國務總理定軍費以爲軍費定則各省自有餘裕

莫以東南富看爲第一花

山

谷紳玉簪地無人拾化作東南第一花若再欲取諸東南將來地方建設無一可以著乎矣此議一和之者衆

政略此時具

時與王小宋等理財政略上之

和者何其多滔

酒議壇上可泣亦可歌

聚議近一月
訖無定議

乃園

園爲某司舊址乃園
爲黃子壽彭洋開也

英雄埋骨地

陳友諒墓

江上亦青峰

有亭名曰見江余集唐詩云漢口夕陽斜
度鳥遶天際雨在孤舟爲聯句懸於亭

浮漚一俯視亭脚

撐老松

以松皮建亭旁有
池因名曰浮漚

四兒生

八月二十六
日庚潤生

端佚繼雍份我欲傲陶柳阿三生五年計時不謂久豈惟以地名棣華歌則友
譚名庚潤別名鄂聯
亦取唐棣友愛之意園有長生果園種落花生始下種
一樹採之得百餘斤采之堪佐酒迴溯衡文地租澤宜無
負絲履與氈巾多謝友情厚但願紹詩書富貴於何有

五兒生

戊午秋卸鄂家居漢口碧秀里旋赴
京十月初四日庚潤生同浦嫁二女

爲官思去日兢兢慎厥終

一切款目
宜告父老

脂韋無此骨亦戒口興戎

種種謗毀
亦不與辨

長安棋一

局坐看闢羣雄

徐東海時欲使
軍閥自相兼并

甥舅時談笑

時居新開路
李祖恩宅

余惟守儒風庭前芝又茁庶

哉療我窮

謫名康遺別名芝聯學
生也其一爲女未育

冬春兩嫁女迢迢楚越中

是年十月二女出閣明年正月四女
出閣奔走於滬漢兩之間甚勞也

京滬已未自春徂
秋往來京滬

紛爭猶未定聚筆海之隅

時以朱君啓鈞爲北使唐君紹儀
爲南使南北共商大局余任秘書

石頭帆下日徒見從橫舒

又

由滬移至金
陵始結末論

中興十二策空度文中廬

時余與吳伯起軍政略總其成者爲吳君
遂錄諸凡建醮確有裨補今其稿猶藏諸篋

向平又了願

且喜還舊居

由杭州鄂時寓派克路因嫁
三女由聚興坊仍遷居此

重溫古書籍聊洽陸莊蕪如何忽招我中心

固淡如

歸君仙舟囑李祖
恩勉我遲遲吾行

閑散

直隸燕京在財政
部秘書上行走

風塵愁萬解簿書歎久荒一年落拓惜重登政事堂冷官事偏雜

秘書上行走本屬
閒官歸君仙舟長

部以余不辭
勞事多誣謚

平衡太渺茫

部中出入
不數極鉅

司農成債帥趁起荆棘場奇突傳凶聞夏友忽

蒿邱

三女爲諱妻洲媳妻洲送我行
後遊廬山大風雨積傾死焉

人生莫可測使我心低昂海王村予洵爲醫俗方

余搜求舊書
實自是多始

又復登泉府閑散何足傷

時又兼督制局秘
督亦閑散職也

飛鸞

管理財政部總務廳庚申夏
補江蘇財政廳長未敘任

良玉不知韜如何太璞完忝膺掾屬長相逢舊衣冠

手贊侯
長財部

抱牘趨堂上分庭亦

抗顏畢竟隆儒士非徒儀注關

時仍沿舊制長官
對僚屬均以客禮

江南舊游地簡書下雲端彼哉別

有抱孤調難獨彈何用弋人慕天際躡飛鸞多情吾仲氏遠來敘暄寒

仲弟由蘇
來京以實

告蓋李秀山欲用其私人而疑齊賢輩
驚我也因上書辭而財部請暫部辦事

猗蘭

秋調山東財政廳任
事未十日即辭去

魯國秉周禮不復論今茲此去非吾願龜山已蔽時

時方主魯
人治魯

君子多磨涅風骨

豈磷淄稷下逢長者

時張公英麟年七十餘為
我官魯省風俗深為扼腕

為我破餘疑

勸我堅持
萬勿輕去

我行乃接浙爰堅

汶上辭歸來告良友謂留父老思

時魯人之端正
者皆主留我

一生矢強項更不良心欺濂溪深

太息

時周君自齊長財
政謂我光明磊落

吾道將何之我非牢騷者聊賦猗蘭詩

留京

自庚申秋
至壬戌冬

朝局方多事冰炭莫相和

庚申夏有統直之爭
其後又有華直之爭

文恬武嬉戲酣舞與恆歌排幹無茲

力善買財非多書生談貨殖

時辦勸業銀行

隕墜慮風華訪書聊遣日奈此世風何

六兒生

壬戌二月二十日六兒康漸
生十一月初三日其母亡

植根梅李鎮舊里言子游絳雲樓已燼襟上話杭州三女男育一九載歲如流
我纔離日下君已歸故丘命薄何如此藐孤未晤周勤斯有大母瞑目復何求

再遊浙

是冬署浙江
財政廳長

田桑昔手栽六年勤摘采

余離浙
已六年

蠶絲織作衣柯枝已漸改主人意彌殷謂漫漶

滄海重使我爲樊蒼鬱欣堪待如何浙湧潮空令壯夫悔

自壬戌冬離杭歷癸亥至甲子
秋孫傳芳謂將觀浙江潮已而

果然盧君承泮張君載
揚均去浙余亦與同行

高昌廟

甲子秋

曾是勞形地依然拂面塵

余離江南製造局已廿五年
今以盧君寓此又司案牘

鷓蚌爭未息飄萍感此身

自杭歸先
寓福益里

蘇門六君子
街十號

四海皆兄弟魚鳥尙相親錯中更有錯鬪尙非鄉鄰

盧君部下互相猜忌軍威以此不振

從此

收碁局長夜何時長瀏河與黃渡枉死戰場人

陳耀明不欲再戰盧公遂赴東瀛

北上甲子冬

成事轉依人遺恨仙霞嶺

當時能守仙霞嶺傳芳未克下浙也

佳兵總不祥

吳子玉至此竟以前途倒戈賊

山河非昔景

屬望深蒼生

謂段公謀瑛

亦復眼看冷至公與赤誠所宜思厥永我抱宏懷來深知形

外影委蛇數月中素心靡所騁

時余起草財政善後商榷兼執政府秘書又簡派辦理旗產庫與共聞而已

且作江南遊萬物動

于靜

門庭寂靜
悄然離京

南下乙丑春

波浪隨風轉起伏未堪量有唐相厥治許謨杜與房諸公實袞袞人才何遽央

太息世塗險顛倒失陰陽柙虎睨其左况別有肝腸

時孫傳芳在浙楊守鐸亦復垂涎於蘇督盧君忠厚人也余到南京已知無事

爲可

滬海 五月任滬海道尹

少無競於人五十年將老 時余年五十於 替儻非劇才散秩聊自保如何忽沸羹喧囂易

枯燥 任事二日而五州案起 公冶知鳥言 去秋以長女嫁朱士嘉謝其為 補巢宜及早學子先釋囚工

商亦送抱 時關網之任會審公堂與之協商先釋被囚學生 區區百日中愛人聊學道 余在道尹任

下左右相見幸得安渡難關英領事已爾致謂余乃民黨余笑謂之曰觀民之官孰敢不黨於民巴爾致亦頷之旋以孫傳芳下蘇余亦卸任編白日耳

光華二首 六月光華大學成立

萌動惟根深儲材百年豫卓哉王省三鷓翼使窳者有願斯有緣余懷久不去

余自清季主府書院即有意興學 庇寒士盡歡更無風雨慮 王省三及其夫人費佩翠以法華地六十餘畝為校址 况得朱紫陽其學

更純如 朱經農為教育專家推為教務主任 奔走協同人莘莘有所住 於是賃寶飛路杜英路豐林橋諸房屋分設大中學 試問事何成

在茲堅毅處願後更瞻前喜來又生懼

金榜與洞房人生惟兩喜賓朋聚一堂恍如少年事 余於光華成立以為生平第三快事 自我涉官塗

不復存此意翰林未可求學臺今忽值

從前稱學政為臺

所期光國華名駒千里駛誓將

與終身中途豈棄置

在燕度歲

冬至前十日抵燕度歲歲丙寅正月初三卸歸

久已倦風塵良朋相催迫途經析木津怕陟長安陌

一到天津深悔此來惟潘驛航棹竟殷勤不能不入京耳

相遇

皆舊交世情來共白年既不如年境復日趨窄吾惟守吾舊不作權門客荷池

又生蓮外祖居其宅

從京駐南下窪朱公擇家二女韻荷適產一女

海上閒居

萬方嗟多難十畝歎無桑屢屛休作詠有趣協糟糠長兒歸海表視之無宿糧

教書乃本分

令其到光華教英文

叱馭待王陽舊業吾堪理威威又何傷醫宮新氣象

時光緒大學新

履已落成匡世冀鳩方我懷憂又樂心事付壺觴

秣陵行二首

饑者易爲食人心慰百端風雲新際會日月舊流遷陰閉久淒愴造塔宜及巔
君有繡衣好我慚適館渙同鄉始識面魚水結爲緣相贈無他策大學休休篇

余嘗以大學其心休
休其如有容爲言

祠堂巷裏事

時在祠堂巷
丁宅辦公

回首猶堪稽前途凜榛棘斷港與危崖鄧侯吾豈敢租

邀夙攸懷懋園告縣最

余任財政廳長廳
始設於胡氏巷園

牽蘿漏可彌物新人惟舊故交惜別離猛

志宜抑昔黠吏暫維羈花開憎爛漫世事有成虧

余不敢承他命以初
違恐爲人所忌也

哭仲弟

仲弟善鎮其病初
由桂林返滬哭之

田宅三荆樹一樹忽淒涼骨肉何草草使我津無梁病根溯所自掃墓下西鄉

牙牀驟奇突醫治歷星霜十日纔離別道途今豈長

余赴桂林別甫十日耳
忽以中風亡思之惓然

龍潭丙寅秋

初九龍爲潛野心來狼子莫謂朝無人知仁勇可倚同心利斷金燦然見易理

龍潭之役幸有何白半何以
仁白以知李以勇此公論也

雜詠七首

讀史傷虞虢不識輔車依將軍能念此戈戟生光輝潭水皆成赤樓霞血肉飛
風雲真叱咤中宵獻馘歸糧臺惟我恃深虞軍士飢痛定還思痛孤子不勝悲

當時余居危城中被盡軍餉
惟與一二幕僚相周旋而已

邦國存亡日論功恥冕軒小民嗟蕩析何以樂田園宜恤饑寒苦動魄警烽煙
我副度支使緡算未遑研稅畝寧舉債紓喘聊可言諸凡宜潤色安得鄭僑賢

時孫君科長財部堅地余為
財政次長仍兼蘇財政廳

競練戒敷政治國若張琴東山起謝傅

韓公
重起

欣聞君子音巧婦嗟無米劍莫刻

舟尋粵漢懲故轍盈虛次第斟子京精策畫爲我夙遲欽患難多相共沆瀣結

同心

道揆與法守規矩重輪奐罷侯置守後土地不私酬均和安三字孔聖垂訓周
孟言定於一有制民不憂章程宜料畫爰集蕭曹儻我談凜浪嗇惟與乃堪求
財政會議

生財有大道用爲本相干平衡其出入制之在天官小民勤稼穡君子不素汝
譬諸婦蠶績乃可禦冬寒恆心由恆產古今幾孔顏時勢雖遷蕩庶富最心關
經濟會議

時宜珍調瑟世事似旋蓬病商今百載蠹國術何工錙銖較桑孔寬無渤海龔
一朝除弊政權娛四海同枝幹非強弱所宜會其通輕重權由我莫漫偏畸從
裁釐加稅

三壤咸成賦禹王開九州青驥廣瀉外銜桔有其儔京師爲首善拱衛古風流
中外同一體割據最堪憂我本均權意所期夙志酬言告蘇父老去後審躬修

國稅與地方稅確切畫分兩不相侵任蘇
廬四年取取在此去後父老始深悉焉

退休

在昔漢廷疏長掛儲君去此去非鳴高欲遂讀書趣聊反仲由言業豈藉官舉
社稷與人民典墳乃師傅深愧漆雕開未信登仕路茫茫三十年不堪回首願
甘受腐儒譏所怕善財譽己已離潤州己巳秋卸江蘇財政廳任辛未辭政務辛未冬辭財政部政務次長一身
便覺輕朝朝對湘素狂簡況堪裁王學良知悟但尋問學塗不爲子孫慮復我
謝良朋錦衣以綱著

編四明叢書

勳業頻看鏡工部句留遺

杜甫詩云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余深取之

耿耿鄉先哲姓氏惜煙微王道觀其

始明山非所私況我家寒素先子勤董帷楹書還可讀忠恕道不虧

先子臨歿以忠恕懇留余小

子 臬堂輯耆哲甬上有詩歸同此以人重文章未可違況若淳熙侶聖賢志所

希又如節義士蒼燐碧血悲守先與待後祇自愧林衣

時事

天下滔滔是狼虎半強羸
燕哉燕太子易水饒荆卿
姬文囚羑里於以興周京
楚漢鴻門宴劉邦閑道行
自古生憂患壯士請長纓
馮會謀 廬兀濟濟集羣英
廬山 廬溝看曉月茅店起雞聲
舊日長安地今朝悔吝生
石頭歸坐鎮歇浦遂
波驚魯難雖無已雲臺總有名
三載鬼方事易筮占商廷漫謂河山碎
肅肅有千城
雨風同一轍海表各經營
所憑在天理人算豈能成
浮雲惟不義聖語蓄餘情

述懷十三首

幼年賦鈍質且與世情疏
趨庭廿五載明月伴吾盧
惟勤聊補拙日讀數行書

余性最鈍每日讀書不過十行而已

一朝開悟性

年十四歲始通文

非敢誇五車
仲由甘袍敝

時綢衣不許著身

顏子欣箪

蔬

月給點心錢六貫
卽制錢六百元

先公諄督我謂宜與古俱弟昆與姊妹環觀孝弟圖

時先子以孝
弟圖說為課

此景難再得思之意悽如

讀書將問世科第悅親顏廿歲擷芹藻兄弟小同年

秀才同科時謂之小同
年余與仲弟同歲入泮

莘莘惟

勉捷戒終南山

時先公居京曹極備苦外舅試為我捐一京官聊
以相助余謂恐非吾文所願偶言之果獲不費

發砥與齊勵八字錫銘言

公

書發身砥品齊家
勵學八字銘小子

北風春慄烈

庚子春先公殁於
薛家灣鄆縣館

椿折歸隴丘楹守晏嬰物讀慚趙括傳精研在人譜

以劉念盡人
譜類記為課

嘯傲戒清流

自矢決不作眼
高手疏之人

生平何自隘不復廣交遊

自中年擇交最慎但
自覺黑白太分明

小人與君子消長卜陰陽出處攸宜慎揣摩非所長過去惟平淡何能語葆光

申韓吾久恥有時學老黃

風塵懷僕僕奔走最堪憐轍環徧南北獨戀峨眉山

余遊蜀則離
紅塵久矣

歌鳳臺上望深

觸楚狂言惟學無窮盡天或假吾年

百年在樹人十年在樹木菁莪茁吐阿梗梓生深谷良匠善陶成益益朝曦浴
試看古君子善豈一身獨

摘天登泰嶽弔古過湯陰禹穴探金簡黃山認道林匡廬真面目焦光空谷音
游蹤不勝記書此表予心

藏書如不讀滋味那知長琳琅甘萬卷槩刻不尋常取之自怡悅聊作饋貧糧
編目猶非易盡讀豈渠央

典墳記厥初太史牛馬走刪書始唐虞莫將聖意負歷歷輸文明海涵萬象有
禮樂用惟宜其進有先後

我初讀孝經

余讀經自孝經始

親思知似海論孟與學庸味之大道在詩史珍序言

余確信詩序著

詩史向未脫稿

易文悟吝悔

余讀易主人事而天理寓焉

袞鉞魯春秋中制庶乎待

余取春秋孔子律定中制之說

莫爭今古文在明經大旨漢唐宋大儒學傳身不死所尚非新異厥修在踐履

我欲挽狂瀾詩書差可恃

史與經相暉尙友千秋士論世乃知人玉石皆留止幾輩董狐才衡量在真理
至仁伐不仁盡信戒孟子

百家雖蕩孰用之各顯才我歎董生隘一言誤後來管墨最精密老莊莫疑猜
荀揚醇疵雜文中亦快哉

論文三首

命爲文章憎詩工在窮促斯語太欺人鄙哉何足錄高論思立名求魚而緣木
相如賦子虛賈生徒痛哭屈宋詞云麗浮誇不自覺草玄揚子雲美新益招辱
王揚盧駱傳器識何時足

劉伶頌酒德嗟嗟戒舞鶴孔明出師表創業艱難嘗陳情李令伯形影子其傍
沛然肝肺出口月與爭光太白讌春夜無功記醉鄉此爲狂者事一身樂未央

樞言齊室管圖籍漢廷蕭馳驟追韓杜瘦寒陋鳥郊回溫春浩浩振翼岡嶢嶢
載道與傳人共貫亦同條如川終不息如海咸來朝來朝非旦暮終古無幾何
讀書人作相興仁豈一家唐虞如再見復旦且賡歌引領鳳皇至梧桐生卷阿
庚辰除夕

一歲今又除大象轉何極試看南溟鵬扶搖那肯息老烏生六子各效負天力
丈夫志四方艱難况待飭六子五飛搶不控蓬蒿側一子非蜩鳩尙欲養其翼
笑我五石瓠黯然寡顏色飄泊江湖間蓬心無所感

古詩歌之傳世固由其詩之工亦以詩之外尙有其不可泯沒者在也後世
徒爲聲韻之協辭語之巧詩則是矣其所以爲詩之意則非也昔元微之盛
推杜工部之詩嘗言漢人非有爲而爲文不妄作此其意誠深遠亦以兩入
生同時又相親知故耳約園先生前歲遊蜀歸示余所爲詩數十篇余深服

其老而氣壯也頃又以和陶吟相示初讀之幾疑爲述祖德傷逝懷舊之類
既數反復乃頗得其微旨辭若似甚近而寄慨悠逸每使人爲之掩卷四顧
而歎歎噫是豈無因而致然哉余憾不能詩而時喜諷誦既與先生同生一
時託相親知乃書所感而歸之亦欲覽者能得其意於詩之外也不然規規
相求不將愈益失之邪辛巳二月梅縣李崇元識

約園雜著續編卷七

風雨吟

丁丑冬起迄庚辰冬

讀郁離子七首

請帕詣蓬萊秦王太可哀如何徐市反葦筏自東來

葦筏

石粟食天閑江淮馬盡頑可憐安步久未克濟時艱

天閑

桐實本無情梟音變鳳鳴三千珠履客歎息有采英

桐實

夏琴獻太常只少古光芒埋土莽年後居然金玉相

古琴

桑土未綢繆家僮賄是求雨霖雙廡圯收拾有人不

北郭氏

池水竭昆明南山敢倦程颺颺山谷應伊洛一時傾

洛巫

身棲桂樹中吸露更餐風縱被蚺蛟笑甘依明月終

蟾蜍

讀史

袁煥

三國魏志作煥今太康
縣有袁煥碑應作煥

呂布軍中尙有書先生分得作糧儲蕭何圖籍資匡漢笑煞增間乞餒餘

人有評之者曰布之奢虐黃權於義亦不得取辭之可也余曰布之奢數百卷中豈無如曹何所收之圖籍煥之取正爲此耳魏煥之言於魏武以爲可大收蕭何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得之矣

田疇

無終山裏五千家講授詩書歲月遐
逃賞申胥風節顯盧龍自可種桑麻

田疇造實魏武侯夏侯惇就疇宿疇備惜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拊疇背曰田疇立
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官之過也豈可實盧龍之寒以易賞餘哉惇泣

王褒

魏晉之間第一人全忠全孝矢吾真
可憐洛邑盜無道不似江東可避身

褒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基側以教授爲務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未曾
不反覆流涕洛都傾覆寇盜起更宗親悉欲移江東褒德墳墮不肯去賊害之

郭憲

西平石姓建安閒韓約當年失衆還不忍生圖何死取古今友誼香難攀

韓約失衆從楚中還依應應機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舉等就斬約頭當送之
欲掠屍寃名憲不肯言我與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魏武歎其至義

郟原

青帷郟鄭學同傳後世稀知根矩賢祗道東家生孔聖西家愚者有誰憐

原欲遊學郟安邱孫松齡曰君鄉里鄭君知之乎鄭君尋覓古今博聞強
識學者歸樸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原曰以鄭爲東家丘以原爲西家愚夫耶

黃落

草木最無知偏多得意時春風方澹蕩夏雨正培滋蔥蒨來棲蝶蕭疏靜啣鷄
榮華難久恃黃落遽生悲

蠶樓

天工多巧妙無地起樓臺偶合山河影歡成錦繡堆山雲迷五色海日擁三台
儼忽皆空幻何勞聚散猜

讀歐洲史二首

波斯如未下妻兒亦枉然萬人雲帳擁兩字廟謨宣但使河山在寧甘玉石全
無窮希望事精衛海堪填亞歷山大

作妻何怯弱爲母便堅強昔嚇牀前鼠今驅山上狼此身猶夙昔以愛易心腸
珍重姚哥語毋徒兒女忙姚哥

卜居

時丁丑孟冬居
台拉斯脫路

荆棘叢中強自寬閉門筆硯好盤桓藝風有目書何在時方以刻本先後編普本該
書目錄有感於學藝風之言寸

草無廬古作歡先君子遺書別編
寸草廬藏書目涕泣青衿寧卒讀時光緒校
會全燈飄零鄉獻合重刊時四明載
書版藏南

薄知尙未燈
聊以自慰故園花木多搖落且共梅花耐歲寒

丁丑除夕

草木變衰人亦同著書歲月亂離中天無久醉休相問我尙有家莫送窮已兆

豐年紛瑞雪

叶音下

漫因惜往悵回風賦詩不覺雞起攬髮已非六二翁

哭劉湛恩

一腔熱血灑青年省識金剛百鍊堅憶昔開疆同幕輅

光緒肇建君實與余同贊畫

相交互佩在

韋弦

君性急而余性緩

積薪久效長沙哭大海槐教精衛填黃土臥龍千古事傳經

弟子况多賢

悼定遠三烈女

安徽壽縣有老翁曰方紹魯揮鄉國定遠隨方以事外出其媳婦弟婦孫女衛家軍人闖入室特辱之
三女遂躍入河中死滿翌日村人見此三烈女直立泥土中面目如生老翁聞之被辱笑曰我家得此足
以慰矣余因悼以歌用事
或改白樂天寒食詩韻

丈夫義氣皆灰木鵲鴿啼處家家哭正是風狂雨驟時惟有淝泉依舊綠豈待
傍徨生死路河深便是觀心處聳身一躍千尋高三魂縷縷賦歸去

詠柳用漁洋秋柳韻

依依春態動離魂，羌笛胡然到玉門。抵禦東風新有力，蕭疏西掖舊留痕。關心梅渡，今非遠。放眼花明又一村。豈爲封侯懷抱，展陌頭幽怨更何論。

天公陶鑄，翦如霜，裁出千絲拂草塘。行道蒺藜，游子夢單衫。藍縷女兒，箱浴兔隨，浪分吳楚。堂燕含枝，覓謝王。往事那堪，杖叔賦，忘憂心事付歌坊。

去年霏雪已無衣，今日旌旗景物非。但使漢營充國在，從教唐室叛兒稀。暗催鸚鵡儲餘粒，狂笑蠲贖學奮飛。分野危心同照耀，黃楊不是故相違。

作絮飄零未足憐，穉枝猶喜帶朝煙。撥開深處風方暴，牽到眠時雨正綿。彭澤陶潛歸第日，洛陽孫廣讀書年。臘殘記否初舒岸，莫負韶華過眼邊。

壽陳良初六十

草堂舊雨話因緣

鈞堂太夫子名審齋曰
舊雨草堂君族伯也

文社聯歡卅四年

余與君在城北貴神廟文會
君年十六忽志四十四年矣

春夜

桃園姚合詠

君爲梅塘先生三壻，每在
小浹江別墅把酒論文

秋風草野祖生鞭

壬寅與君同一旅寓鹿秋
試君是科中選而余報罷

紅頭鷓鴣

隨沙集

君談詩學最早
忽涉跡市廛

日下驂臚開道先

君性豪時官京曹者尚舉聯
車鄉人有馬車自君始也

猶憶彭錢同借榻連

宵酒醉杏花天

甲寅余由杭赴燕時君住錫拉胡同
余與金錢孫同假榻君寓凡二月餘

南湖皇極闡玄宗

君以余南湖釋皇極經
世篇贈刊入四明叢書

天命奚疑落落胸

君精命理
言之私中

萬里丹山雜有風

長子在閩餘
子皆俊秀

一篇秋水老猶龍

君雖不遇
道活體甘

銷沈鹽鐵桓譚志伴侶糟糠德耀春遲我三

齡周甲子

君少余
三歲

相盟惟在歲寒松

壽翁勉甫太親家七十詩并引

庚辰春二月爲先生七十壽辰天雖作客詩酒陶情悅養南淞道遙山水會遠國難賀者卻之既覽親家
普體親志不敢鋪張宜也昔漢之翁君闡發較操之旨唐之承黃吟蘇槐花之章家學自來高風可溯况
復健身不事丹竈之術視勝則有無頭之耶福德雙修絕嗜尤協已壽鐘巴山話兩忘忽二年
三水萬雙道遠千里秋大雅之瓜於有感蓋始受女孫之羹湯敢云理報聊申但句藉情情聊

漫云商燔寂寥天風物西南尚燦然覆徑幽花彭澤酒對門芳草武城絃翦雲
淞水懷三載話雨巴山又二年最羨蒼厓歌樂處逍遙杖履似神仙

兩地春光滿綠楊女孫爲我作羹湯天留妙境隨心得架有殘書嚼味長健步

非關丹竈術問安欣有黑頭郎且將報國肩兒豎瀟灑巾裘傲洛陽

餞別光華大學十五屆畢業同學

龍蛇起陸歎陰符世事茫茫德不孤但使羣材資策畫豈教文物久榛蕪門牆將相毋多讓道義仔肩懷匹夫四載辛勤毛羽健扶搖萬里作南圖

記否西郊芳草地而今突兀僅朱門寄人籬下鄰農市燎火原頭帶鐵痕千古艱難爭日月萬方擾攘濁乾坤羸將此志殷酬國焦尾桐琴世所尊

壽王嫂費夫人七十

吾聞烈女傳中壘琚瑀珩璜垂微美吁嗟輓近外物狗相成之道其誰矢卓爍夫人巾幗豪風雛驥子久相高一朝逢彼鷹瞵目欲訴衷懷首共搔王叟一生勤且儉視吾所有無拘檢少長咸集三槐堂母曰赴義吾何慊爰割良田六十畝予乃先後與奔走悠悠歲月十五年菁莪棫樸庶無負輻銖積累本艱難同

首不堪黍歎二千子弟欣猶昔一獻蟠桃共爲歡受茲介福於王母且作雲龍風虎利見大人觀

贈屠康親家六十生日

娑羅魏館少年人詩酒賓朋四十春

春秋暇日余與友朋相聚於古娑羅館時君年方二十餘也

欲共攷工興敝蔽

少有大志謂與中國工最要亦力贊之三史統稱久失傳君得之於杭州以卷帙過鉅未刊也

聊將遺獻出風塵

君家藏有王懷軒先生遺著多種又輯天生先生詩文集事屬余刊之家傳史統承田叔

三史統稱久失傳君得之於杭州以卷帙過鉅未刊也

詩詠園居續緯真

長卿先生園居緯詩君屬余題之書法神情雙美屬其孫魏子

我亦紅胡蓬髮老

相期交勵歲寒身

正是葭灰轉一陽

君生日爲夏正十一月十六日

初周甲子本尋常幾經憂患方知道

君處事輒中萬謀遠大而過不加意

事能忍之善讀逍遙且學莊楊柳兩家同客地桐花萬里樂孫行

孫魏子方將就學金陵大學稀年會

待重斟擘攜手雙湖逸老堂

戲贈基甥五十用杜工部王侍飲贈歌韻

阿姊五男女四人竹馬戲嬉幼相見今朝抱子更抱孫一門雍穆尤堪羨諺云
和睡打乾坤惟崇明德永不賤老夫行年六十五不借乘黃步亦健迴溯基甥
誕育時吾且從頭說一遍先公辛卯賦旄征鄂垣主罷文場戰兩翁相會小浹
江三載笑談五色線

時姊出閣三年夏甥已生先公方與太親翁相見姊文亦於此時始觀也

香螺蟹胥鄉味佳雜以海陸美

肴膳酒餘步入女兒房阿姊語父未親饌俄而弄麀喜信傳祖來錫之長命練

先公因名祖來以誌喜

悠悠歲月五十年猶憶當時湯餅宴諸子求學涉重洋基甥家政獨

盤旋世事艱難志彌堅與人無競衆情眷小陽春盜桃李園景星南極此初見

哀朱公擇兼題遺墨

坦腹東牀廿一年曾孫念德舊堂前

君曾祖久香傳耶後建念德堂

巢枝好鳥南離越

先由錄緒後遷入四明銀行

拂

面軟塵北走燕

余赴燕君入勤業銀行

海上依人仍落拓

去年任通商分行副經理

愁中逢世況屯遭

頻歲家艱國難相逼而來

朝朝空對李莼客錯認騷情作佩弦

日設越巖堂日記君亦自寫日記然由此益增其半版

記曾共眺勝歸山

勝歸山在越州光祿胡宗愈平倭勝歸所居甲戌宗愈始撰姚江之勝其處有胡公墓曰奇觀曰聖泉與君流連久之

今未勝歸君不還惆

悵綠楊春色黯

時君之嗣母任夫人君之本生父燕生親家均在怨怨七年有物是人非之感

蕭疏紫竹淚痕斑

君先世有紫竹山房詩

游蹤已

杳殘文在

君爲我紀儗如陽明洞瑩雲樓洗心閣等一一致其源流遠近情在

後嗣宜知實獲艱

久香侍郵額樓之地曰實獲齊君有三子宜益加勉

環翠樓

臺風雨甚

君家有環翠樓

羈魂時復戀鄉關

題屠赤水園居雜詠四首

屠侯親家以其族八世祖赤水先生手寫園居雜詠五十首見示且曰將以付其孫德子余因集詩中字題之

不離不著是英雄胡漢分明一念中
小屋低移樹鶯慵燕懶悟花空印心
直截青天誓交睫清虛白石同
三詔何如僧喚起蕭蕭綺語本來工

爲聲枕上日窗前朝雨初過紅杏天
鈴索風搖松外磬簾衣雲護竹間煙
心無喧寂菩提向境有炎涼朗鏡先裹布
糊猴牛角鼠安知失脚踏崖顛

宵夢紛飛患墮淪平明獨坐禱花神
縱橫世界千層浪澄澈鑑湖萬丈春
水面

流萍深笑我食閒酸棗不求人生涯安分能知足薄福依然舊袖巾
娑羅園更好逍遙高行湛深彥國標金屑那能迷道眼鏡臺于此
詭僧寮山阿
是幻由心造風月何常任地饒讀罷公詩梅噴鼻多般助我俗塵消

約園雜著續編卷八上

雜文一

讀孝經

余讀經自孝經始經者常也凡聖賢言行皆常道耳世以高遠目之於是治經者鮮而常道泯矣孝經一書極平易近人自天子以至庶人孝有廣狹而其道則一曾子之弟子或子思子所輯者也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語錄之於緯書夫緯書雖未可盡信而古書不傳者往往藉緯以傳之緯豈可廢哉或曰孝經僞書也三才章首似摭子產言禮之辭聖治章末似刪北宮文子論儀之語事君章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乃士貞子諫晉景公之辭聖治章曰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此乃季文子對魯宣公之辭甚且

以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刑於四海保其社稷守其宗廟謹身謂製孟子更有謂孔子不對或人之問禘而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孔子言事父母幾諫而曰父有爭子爲不合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及先之以博愛爲悖理此皆督儒之論而未知古語之相承如元亨利貞之解豈亦僞之者襲之耶抑凡先聖後聖有不同揆者皆一一後之人僞之耶有言合於彼而不合於此者將悉求其合耶余嘗謂經書遭秦火之後其不亡者僅矣幸而存者殘缺顛倒在所不免必欲目之以僞而棄之惑矣紫陽朱子作孝經刊誤其用意善矣嘗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爲經後爲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爲六七今攷宋本固未分章也又謂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

今乃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

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

此數字本爲字字司馬溫公始改爲教

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

逆以下九十字餘從古文此則紫陽亦過矣以四子書言弟子記錄無時無事不可加子曰曾子曰孟子曰字以易言加子曰者亦多矣皆後人記述之辭其引詩書也斷章取義更不必求與原旨合至於先王見教以下六十七字曰博愛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亦卽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意也德義敬讓卽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意也導之以禮樂卽就上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而伸言之示之以好惡卽大學絮矩之道也以順則逆以下九十字今取孔注本與宋本校之孔注本爲勝以順則逆作以訓則昏不在於善作不宅於善雖得之作雖得志君子所不貴作君子弗從也言斯可道行斯可樂斯皆作思此節孔注極明顯蓋卽不義富貴於

我浮雲之意故曰雖得志弗從也言思可道以下卽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之意也又何刪焉故余以爲持論語以衡孝經則孝經有不及焉持蠹衣儒行以衡孝經而孝經實過之蓋實與大學中庸相表裏者也况所謂父子之道天性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所敬者寡而說者衆非得忠恕一貫之道者何足以語此至若因一作用天之時就一作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果人人守此言將物盡其利既富方穀矣天下更有犯上作亂者乎由本及末原始要終博大精深誠學者所宜從事焉抑又有言者閨門一章唐代去之蓋以妻子臣妾同百姓徒役也之語以爲重男輕女夫大易所謂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豈亦重男輕女乎夫有天必有地天高而地下百姓徒役者下之從上之謂也百姓者言其親也徒役者言其服勞也易曰致役乎坤坤則以順而效其勞

也有嚴親嚴兄而家人協焉門庭怡怡又何弊之可言不然脫轂反目其道乖矣至今文與古文孔注與鄭注暨唐玄宗之有初註重注今且不論獨論其大義著於篇

古文孝經孔氏傳 鄭注孝經 洪頤煊孝經鄭注補註 臧輔堂輯孝經鄭氏解 宋本古文孝經 以上均

刻入知不足齋叢書 賈鈞輯鄭康成孝經注刻入鄭氏佚書 朱彝尊經義考附錄注 唐玄宗初注孝經

刻入古逸叢書 唐玄宗重注孝經有宋刻本藏清宮得於季愴萊而王一亭印送者 朱子孝經刊誤刻入朱

子遺書

讀詩經

余既讀孝經而後讀詩經詩之爲道歌謠而已書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者其道實相貫也亦卽孝經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之意今天下莫知樂之感人之深而所謂詩者徒爲風花雪月之點綴無怪人心風俗之不振也孟

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解者於一亡字說紛紛焉而不知孟子已自言之而自解之矣王者之迹熄而霸者之事起矣匪風思王下泉思霸至孔子作春秋之時欲求霸者而不得春秋安得而不作乎詩亡者天下雖有詩而莫之採亦與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者等耳安得不謂之亡孔子於此自衛反魯知其道之不行而求人心風俗之振首在正樂故曰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入樂而風有入樂者焉有不入樂者焉故不曰風雅頌各得其所蓋慎之也雖然雅頌得所矣而風豈可聽其淩亂乎故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周之得國自文王始大雅始文王篇小雅始鹿鳴篇頌始清廟篇雅頌皆以文王始而風冠以二南其始關雎者亦始文王也然則關雎爲刺詩者可不辨而明至王風始黍離一詩悼平王之東遷也周東而王澤微矣雅頌不作歌謠猶存其體爲風故亦謂之風非孔子降之也或曰孔子刪

詩有之乎余曰有如唐棣之華翩其翻而豈不爾思室自遠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執此以言凡害於義者皆可刪者也曰淫詩何以不刪曰所謂淫詩者不過溱洧桑中數篇耳其俗然也著其俗之如此則移易在於其上雖刪何益其如狐綏鵠奔諸詩述既無可諱存之所以惡之也又何刪焉或者又曰詩序可信乎余曰序之可信與否亦取序與詩其有合焉與否而已倘舍序而更有合者吾何序之從若未有進於序者吾將舍序奚歸焉余有志於治詩所謂子貢傳子夏傳者皆僞書也餘有毛傳鄭箋以下所搜得凡百餘種鄭箋毛者也而於幽王十月之交四篇欲翻毛氏之說移之厲王往往左焉以此益信毛氏若朱子之註詩言關雎取匡衡釋柏舟定以爲婦人之詩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取儀禮上天甚神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取左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取國語陟降庭止取漢書竇之初筵取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

諸楚詞主古說者極多而以呂東萊所採之初注爲勝及信鄭夾漈之言不信詩序更易初稿於是爲後世詬矣余嘗取孟子讀書誦詩尙友論世之說譬如孟浩然詩云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倘無與諸子登峴山詩題所謂勝迹者果何所指耶故書可以無序詩不可無序有序然後知世然後知其所指之事鄭康成詩譜依序而譜之也序爲何人作言者不一今不論因序而詩以明余有取焉矣非特詩序之可取也而風雅頌之編次先後子細推敲莫不秩然有序卽間有一二顛倒或爲竹簡凌亂所致未可知也若夫作詩之時採詩之時賦詩之時誦詩者尤宜知此三時勿混焉余方編詩史俟於詩史中詳論之

詩毛序鄭箋

鄭康成詩譜

孔穎達疏

成伯嶼毛詩指說

范處義詩補傳

歐陽修詩本義

李樸黃疏

毛詩集解

詩朱子集傳

呂祖謙家塾讀詩記

劉克詩說

段昌式毛詩集解

魏了翁毛詩要義

嚴粲

詩緝 朱繼詩傳近說

王應麟詩考

許謙詩集傳名物鈔

清人解毛詩極精不備錄

讀論語

余既讀詩而後讀四子書余於論語始之所讀者朱子集註耳其後讀孫夏峰

奇四書近指李二曲

顧

四書反身錄乃歎朱子細而精孫李大而宏又其後則

讀何晏集解皇侃義疏

集解單行者刊入古逸叢書與知不足齋叢書之義疏本稍有出入余勘校及之

雖時有鄙近然博極羣書

補諸家之未至考古註者宜宗之也何以名曰論語論倫也言事義相生首末

相次也倫者理也蘊含萬理也倫者綸也經綸古今也倫者輪也義之周備圓

轉無窮也語者論難答述之謂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發端曰言答述爲語論

語遭焚傳授遂有三本曰古論曰齊論曰魯論今所讀魯論也其詳何皇二氏

已言之矣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又曰如尺度

權衡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然自然之中固亦有事實在也試就論語

以攷孔子之事實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十

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曰是禮也觀於斯以孔子爲世祿之家非也以孔子爲生知亦非也孔子者自幼志於學習於禮而守之以忠信有如此者及其教人也於五鄉童子則進之於闕鄉童子則退之雅言則詩書執禮四教則文行忠信曰自行來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曰有教無類曰誨人不倦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知之次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曰予一以貫之觀於斯孔子之教人因材而篤焉其一以貫之有如此者學也者求爲可知也道千乘之國繼於曾子三省吾身之後列於入孝出弟之前學而爲第一篇爲政爲第二篇而終之以堯曰其間弟子之問政者多矣孔子皆一一答之不惟弟子也如齊景公葉公季康子之類亦無不答之其不答衛靈公問陳則意別有在也蓋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曰子爲政焉用殺凡此皆本身作則也其所有負者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月有成其告顏淵者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其於冉有語以富教其於子路語以先勞而繼以無倦其於子貢語以足食足兵而不可去信此又大且著者也其與弟子商出處者曰雍也可使南面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而非邦也者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天子使

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子路喜浮海之從曰無所取村又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觀於斯孔子之欲用世與其弟子及士大夫論政各得其宜有如此者孔子先厄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再厄於桓魋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三厄於陳蔡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於公伯寮之愬子路也曰道之將行與命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其於艱難困苦之際不怨天不尤人有如此者尙論古人則溯堯舜禹湯文王泰伯武王周公與夫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之流縱論近今則及晉文齊桓齊景管仲子產令尹子文陳文子季文子甯武子孟公綽晏平仲公叔文子孔文子史魚蘧伯玉孟之反卞莊子孟莊子臧文仲臧武仲仲叔圍祝蛇王孫賈微生高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所試矣孔子之

論人無意必固我有如此者夫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晨門荷蕢接輿荷篠長沮桀溺豈真不知孔子者哉蓋憫其道之不行而惜其不可而爲之也孔子曰果哉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曰隱者也其悲天憫人有如此者當世之知孔子者莫如達巷黨人曰博學而無所成名此卽蕩蕩莫能名也又莫如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吾以爲非一時之木鐸實萬世之木鐸也攷諸二十篇其道始於學而終於知命知禮知言以知人行之以忠恕矢之於老安少懷友信下學而上達學者其體諸吾讀魯論吾就程子所謂自然者更以事實證之此其大略也若夫量度長短輕重聖言具在書中學字凡六十二仁字凡一百有六義字凡二十三禮字凡七十五知字凡二十二信字凡三十三餘如論道德孝弟論政論詩論古今人者屢矣余將輯爲十論名曰論語指歸以闡其義焉抑尤有感者子貢問士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士之第

一流以國自任者也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士之第二流以家自任者也曰言必信行必果此士之第三流僅及於身而已孔子之學之大卽此答子貢之間已可爲萬世法孔子聖之時者也惟孟子能光大之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何晏論語集解 皇侃論語義疏 朱子論語集註 李願四書反身錄 孫奇逢四書近指 王氏三論語後

案

讀大學

孔門弟子傳道者獨推曾子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盡已推己之謂也盡己在學推己在治國平天下大學三綱領曰在明明德在親民

作新與從古本作親

親可括新理本一貫一揅兩經一揅集其貫而親其親節各有所當學者取以爲存之可也 在止於至善此三綱領者包舉內外言之也由三綱而釋所謂止者蓋有取於易艮其止之說艮其止止其所也卽孔子解

由三綱而釋所謂止者蓋有取於易艮其止之說艮其止止其所也卽孔子解

詩於止知其所止之謂也所止踐言之所向也有方向而后定而靜而安而
慮而得得則至善矣更申言物有本末物者身家國天下也取明德活
平格說事有終始
事者修齊治平也先後云者先治其國以迄先致其知之先後也而其本其始
格物也其末其終治平也有本必有末不見末何以見本猶木焉根深而葉茂
惟物格推而極之明明德於天下而天下平亦猶根深而葉茂也卽中庸篤恭
而天下平也古之欲明明德與物格而后知兩節一則由末而原本一則由本
而至末言八條目而分其序者此也更將修身提出乃本中之本蓋意與心不
可見至身修而人皆得見之矣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下復申說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云云乃反言也以上凡三百五字朱子所謂
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者是也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者也大學
一書列禮記第四十二鄭康成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劉向別錄

屬通論大學有禮記古本卽注疏本也有魏正始石經本

此卽雙坊所依託者

有明道改本

有伊川改本至朱子爲章句而與論孟中庸合成四子書天下共尊之願其後

又有王柏改本季本改本高攀龍改本卽崔銑改本葛寅亮改本紛紛藉藉毛

奇齡嘗爲證文四卷然奇齡攻朱子最烈者也其說不足據惟後儒多謂格致

傳可以不補者又有謂樂記一章乃天留之以補格致傳也其言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

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

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明儒魏校作大學指歸二卷有此說

又有以知止而后有

定二節合聽訟章爲格物傳者

宋儒董槐之說葉琴鼎方孝孺皆從之

又有謂大學專知本

王陽明取之

又

有謂大學專重誠意者

劉念臺取之

亦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今試取注疏本讀之未

之有也之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卽指修身爲本而言以後再釋誠意

惟意誠而后盛德著乃可新民乃可止至善然至善非可一蹴幾也從大畏民志始故曰此謂知本又復再提出所謂修身所謂齊其家所謂治國所謂平天下而以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終始先後相貫信古本者固以此耳然康成之於大學太疏反不如孔疏較有發揮且有界限矣余嘗言讀書在明大義不在爭辯於字句之末程子尊信此篇特表章之既次其簡編發其歸趣朱子從而采輯其說於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學者審其本末終始知其先後宜其厚薄而誠意自慎獨始治國平天下以絜矩終夫子之道忠恕曾子所以一貫忠恕皆在此矣今本古本自可不論衆說紛紜擇其善者作爲參攷而仍以朱註爲宗可也

古本大學 朱子大學章句 毛奇齡大學經文

讀中庸

論語記孔子之言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又曰賜也過商也不及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堯曰一篇首以允執厥中孟子記孔子之言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釋之曰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中庸一書列禮記第三十一鄭康成云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紫陽朱子始取而列四子書引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偏之謂庸余謂鄭氏所取者卽書中用其中於民之意程子所取者卽書中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之意兩說可以相通然鄭精於禮者也而中庸開宗明義性道教三者鄭之學固不如程朱矣且朱子之注是書也自序謂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故余深取之願讀朱注之餘更讀袁氏蒙齋中庸講義益有以祛吾蔽焉袁氏之論命與性也謂性不離命命不

離性性不離命則當聽其在天命不離性則當盡其在我必有事焉而行所無事是之謂率性其論教也曰非獨行乎庠序學校者謂之教凡施於宗廟朝廷射御燕饗朝見聘問冠昏喪祭者皆教也非獨載在方冊見於誦習者謂之教凡簠簋豆升降上下周旋裼襲之儀鐘鼓篔磬綴兆行列屈伸俯仰之節皆教也其論用中也謂堯舜言執厥中得夫子執兩端之語而明得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之語而尤明其論罟獲陷阱也引易曰入於坎窞凶謂易之入於坎窞即所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而不知辟者乎又曰彼豈以爲罟獲陷阱哉蓋自爲廣居安宅耳其論素位也曰蓋素其位而求脫乎貧賤夷狄患難之困而觀夫富貴之亨其間亦有冒焉行徼倖以得之者矣然謂之徼倖則不得焉者亦多矣其論行之者一也曰一人之性千萬人之性也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而炯然不可亂者則一也一者何性是也率性則經正而庶民興矣不然則拂

其天而人欲肆行曰吾有術以駕馭斯世經可無用也幾何而不率天下之人爲禽獸也其論默足以容也曰吾夫子嘗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蓋亂世危言禍必及身夫子又嘗爲委吏乘田矣所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亦惟安於義命而已矣其論有望不厭也曰非真如玉之在山珠之在淵安能有望非真如桑麻之可衣穀粟之可食安能不厭推而至於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善不善之幾伏於毫芒眇忽之微包羅天地該括事物極而至能破能載可謂至矣

以上袁氏之論中庸余嘗取以序齊齋講義

願余欲解者猶有

兩端一曰其次致曲鄭注云曲猶小小之事也朱註云曲一偏也袁義云人之生也直安有所謂曲者曰有直必有曲無曲是無誠也惟曲乃能有誠也然而謂之其次何也曰此誠之者所以次於誠也三解惟袁氏爲詳余以爲有直必有曲袁氏得之然猶有未盡涉世既久乃恍然於所謂致曲蓋有逕情直意而

不得於是委曲以從事如事父母幾諫如事君借事以諷待人接物能近取譬孔子謂之爲仁之方今誥所云走曲綫是也鄭注謂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而已惟走曲綫乃能達吾之誠以成吾之義則雖非聖人之盡性而推致之亦不異於聖人矣余嘗持此說以語學者矣二曰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取孔子作春秋爲解謂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清儒齊召南以鄭解中庸之妄此章爲最然未申其說朱子謂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又似嫌空袁氏謂天時地理不越陰陽又云無非順天地之自然亦與朱子同余以爲律天時襲水土者贊易也繫辭傳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律天時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襲水土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具於此矣較諸作春秋之意似爲近之若夫疑經者以中庸爲漢儒所僞舉書同文三字以相駁難余嘗以爲中庸博大精深惟子思昭

明祖德能言之雖論語中鄉黨猶僅得其表焉尙謂漢儒能偽之耶讀中庸者統先後觀之自性道教始而以誠明終推論及於聲色化民爲末惟大聖能如此惟子思子能知此明體達用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雖唐虞可也奚啻三代哉

禮記鄭玄注孔穎達疏 朱子中庸章句 袁百榮齊中庸講義

讀孟子

孟子鄉人也鄉或作鄒卽論語鄒人之子之鄒爲邑名非國名乃魯地也故孟子之母葬於魯孟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是也生卒之攷紛紛矣

詳見近人錢穆先秦

諸子要年

孟子自言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距孔子之時已得其大略

矣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瓊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獨孟子未預也蓋孟子固薄處士橫議者

歟其爲齊卿非列大夫也客卿耳然祿十萬鍾不久卽辭去故曰辭十萬而受

萬客卿無官守言責

如今所謂顧問者

故又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孟子先適齊而後

至梁齊久而梁暫齊人伐燕者二其一在宣王時其一在湣王時湣王沒在成

孟子書之後故不著湣王而曰齊王也

黃東發曰鈔本將晚之說

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未

嘗師子思故曰余私淑諸人也孟子七篇爲萬章公孫丑之徒所記與論語爲

曾子有子閔子之門人及他弟子所記同非孟子自作也

蓋孟子得親所記故後人以爲自作

外書四

篇僞也當戰國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

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然孟子以一身

任天下之重不枉道以徇人韓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得之矣孟子

道性善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之氣人人有之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是

物也何物也性也性善亦在養之而已矣性之所發卽浩然之氣也故又曰志

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有斯氣，乃有此體。不知體之充，且且而伐之，以爲未嘗有材焉，可乎？故又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慮而能者，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性之善，不益彰彰乎？哉！惟其性善，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也。善推其所爲，可矣。惟其性善，明倫察物各有其差等。凡兼愛爲我，皆所必辨矣。故又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遏人欲之橫流，復本然之天理，所析在毫芒微妙之際，所辨在王霸義利之中。卓然有功於萬世者，不在禹下也。趙岐曰：孟子通五經，司馬光曰：孟子好詩書，蘇轍曰：孟子深於詩而長於春秋，王應麟曰：孟子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故儒者稱之曰：通五經，抑孟子言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孟子之所願固學孔

子者也然有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者亦孟子也泰山巖巖此後人形容孟子之氣象也尙不足其盡其清其自言曰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又兢兢於枉尺直尋此非孟子之清乎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非孟子之任乎廉不苟取而不爲陳仲子之矯情道不苟合而不爲小丈夫之倬怒本釋教說此非孟子之和乎故仕止進速既取孔子以爲法而溫良恭儉讓又有孔子之遺範焉惜乎暴君汙吏甚於春秋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滔滔皆是其言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蓋自傷也於是退而與高第弟子雜疑答問與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之意同之是豈孟子之得已哉孟子之書漢後始盛傳於世注有趙岐陸善經自善經以降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本鄭曉說趙氏謂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

章今七篇二百六十章趙氏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實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本陳士元說今所傳古註獨趙氏耳陸氏之說略見一二而已至宋孫氏爽爲正義不爲世重而程子頤孟子解十四卷復不傳傳之著者惟張子載孟子解二十四卷張氏棫癸巳孟子說七卷表章之者則紫陽朱子也伊川之解雖不傳而朱子於孟子之末述其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嗚呼善治不可得而真儒不復出土生於今安得善讀孟子者相與起其衰乎

趙氏孟子注 孫興疏 張載孟子解 張棫癸巳孟子說 朱子孟子集註 黃宗載孟子師說

讀書經

余讀四子書畢而後讀尙書幼所讀者蔡氏沈集傳耳然蔡氏於五十八篇篇

目如堯典注曰今文古文皆有如舜典注曰今文合於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又於外注節錄孔疏之語以考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之由來自此每篇必注今古有無以是推之其於今古文未嘗不詳攷也蓋自唐五經正義出而書之今古文遂混淆而不可分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不能記也又曰尙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名耳又曰孔傳並序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且吳才老言之於先矣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若非伏生之書詰曲贅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矣吳氏朱子所疑如此蔡氏爲朱門高弟不分今古文而集傳焉於是明之梅鷟作尙書攷異攻沈不遺餘力就梅氏歷證晉人作僞之迹觀之未始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顧吾以爲果如驚之所言彼晉人者亦豪傑矣哉舉昔人所謂逸書者一一分
列於篇如天衣之無縫焉而吾尤惜其九共汨作諸亡篇胡不如其意而爲之
也乃於九共汨作諸篇之無其書而謂取資已盡此則晉人所不服也然如書
之周官一篇曰周公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程子曰周公之功固
大矣然亦臣子之分所當爲梅氏云以周公而撫萬邦四征不庭綏厥兆民置
成王於何地其駁斥古人過甚者雖有之而此則確有見矣余於今古文之說
最喜攷求而於尙書之爭議尤烈以爲僞者非一人一時也信僞者亦非一人
一時也故平心論之不如各還其舊如元儒吳澄以今文伏生之書與後出之
二十五篇自爲卷袞實獲我心矣

如得與本於堯典陸德明釋文與典本文初無曰若種古帝舜
曰重華協帝十二字乃姚方興所上也後人更增帝首文明溫恭

九憲主德升闕乃命以位十六字亦曰此方與別本殊
不可信又以顯命分出於康王之誥則亦不可從者也

書序不如詩序以爲孔子所作余尤不取

嗚呼天下不知政久矣經之火於秦也尙書之厄爲尤甚幸而存者又真贗雜

出於其間其治之豈不益難乎哉余以爲姑舍今古文之爭並盡舍漢宋各舊

注而取今文二十八篇

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般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勳書八微子

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鮮于二十五甫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案業夢得云伏生以大誦在金縢前又案二十九篇或曰書序在其中或曰爲秦誓在其中余不信書序而以秦誓爲後出不在二十九篇也故主二十八篇即所謂應二十八宿是也熟讀之以攷唐虞三代之爲政無一不本於民

由道德之升降卜政治之盛衰氣象固有不侔也更取古文二十五篇

大禹謨一五子之歌

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秦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葵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湯命二十三召卬二十四周命二十五

平心

體會馬氏鄭氏孔氏爲漢唐大儒馬鄭所註者

堯典一頌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復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

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葵二十三周命二十四

雖古今混雜先後序異乃據杜林漆書古文

孔疏以孔傳爲真古文以鄭注爲僞古文鄭據杜林漆書也

而九共等篇以外凡所解不離於古文者近是孔疏旣信

古文爲真亦豈無所見云然皮氏錫瑞謂擇其善者以今文爲折衷

見皮氏書通論末條余

有取焉它日當別成尙書釋疑本漢唐宋以來說書之說匯而疏之今略述大

義爲學者一討論焉堯舜禹皋陶皆名也湯文武諡也放勳氏也何以知之曰格汝舜曰咨禹曰皋陶汝作士君呼臣之名也知舜與禹皋之爲名則知堯之爲名其例一也湯之爲諡何說也論語云予小子履於其自名而知之天乙之名爲後人所

造未可信詩云自彼成湯莫不敢來享莫敢不來王於贊祖德而知之放勳之爲氏

於孟子放勳曰而知之若依蘇傳言堯之功何解於孟子堯典何以謂之虞書乎曰虞史氏所記也

司馬遷曰書傳上紀唐虞之際史記孔子世家曰際其始堯讓於舜之時也故曰堯典爲

讓於虞舜而作也書序雖不可信而事之見於本誓皆亦未可概行棄廢然則舜典之不可分出益彰彰矣堯典

之後繼以皋陶謨何也曰皋陶謨記禹與皋陶問答之詞皋陶之德明而禹之

德益明禹爲主皋陶爲賓黃式三曰以堯之聖末年四凶用洪水災待舜禹稷

契皋陶諸人進而治舜承堯亦咨岳牧諸人而已論語稱無爲而治豈非以天

子之權在用人不待親勞哉此與之大綱也皋陶曰迪德曰知人於九德之彰

尤諄諄焉禹曰暨益曰暨稷曰弼德曰舉黎獻曰立師建長與皋陶之昌言無不同末因夔言而作歌必期明良喜起此謨之大綱也然則有皋陶謨而大禹謨益稷固可不作矣余嘗穆然於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考績之法定以三載象刑之施僅及苗民自義和分職而人時重矣垂益汝諧而百工釐矣納言一司左右君德凡後世官治之善莫不導源於此書以道政事亦在善察之而已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何也禹之王以是功也孟子言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漢排淮泗而注諸江又言洪水汎濫於中國使禹治之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此爲解禹貢之祖論禹貢山川宜據經文解之不得從後起之說按皮氏錫瑞說蓋今之支峰支流不必皆禹所定而大山川之名終古不易也治禹貢者紛紛矣宜以專書攷之甘誓一篇墨子莊子說苑諸書以爲禹作呂覽又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書序以爲啓事此當從

書序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桀邳周有徐奄

見左氏傳昭元年

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

類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爲名天子之兵有征無戰扈抗王師故誓大戰

此爲書有征伐之始節制之嚴如此所以攘夷狄也聖人著之爲法焉顧夏書

刪於孔子者決非僅存二篇也逸者僞者別考之

商周書同

然觀於禹貢以衆土之

美惡高下而致其貢謹慎奉其財物之稅皆定其制而入之

本鄭康成說

取民之法昭

矣甸侯綏要荒五服之規畫而內外之相互建國之經立矣觀於甘誓之召六

卿言六事而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在所必罰夏之置官分職愛民明法之意略

具矣商書五曰湯誓曰盤庚曰高宗彤日曰西伯戡黎曰微子其開國也首言

天命次言稽事終言輔予一人其遷居也首言重我民次言教于民再言施實

德于民反之旣先惡于民相時儉民終言乃話民之弗率登近厥民罔不惟民

之承保視民利用遷曷虐朕民汝共作我畜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謂朕曷震

勳萬民以遷恭承民命式敷民德其中興也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非天夭民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王敬司民及其亂也曰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小民方興
相爲敵讎曰降監殷民觀於商書五篇其丁寧於民也如此周書十九曰牧誓
曰洪範是在武王之世曰金縢曰大誥曰康誥曰酒誥曰梓材曰召誥曰洛誥
曰多士曰無逸曰君奭曰多方曰立政是在成王之世曰顧命是在康王之世
雖成王之顧命而成於康王之世曰費誓曰呂刑是在穆王之世
費誓以費誓作於魯公伯禽非也後漢東夷傳云徐戎潯號率九夷以伐宗周穆王命征之費誓作於是時即康成以是曰文侯之命是在平王之世曰秦誓是在襄王之世
按史記諸侯年表襄穆公三十四年敗殺爲周襄王二十六年書至於周浸浸乎下矣以牧誓與湯誓衡一曰夏氏有罪一曰今商
王受惟婦言是用一曰夏王率遏衆力一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
一曰今朕必往一曰弗御克奔以役西土豈紂之罪浮於桀耶亦湯武詞氣異
耳洪範一篇天留箕子以申道也而武王能訪之箕子能言之道不以時屈也

洪範宜別攷與禹貢同金縢所以敘周公之德也居東非東征也自大誥以迄多士皆謂周誥可也商德雖衰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武王享國未久使無周公八百年之天下未可知矣統觀諸誥曰遺大投艱於朕曰天棗忱辭其考我民曰天亦惟用勤毖我民曰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曰不敢侮鰥寡曰用保乂民用康保民曰民情大可見曰宅天命作新民曰大明服惟民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曰造命大譽曰乃由裕民曰惟曰我民曰不敢自暇自逸曰民罔不盡傷心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曰厥亂爲民曰天亦哀于四方民王其疾敬德曰用顧畏于民庶曰治民今休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曰上下勤恤曰其基作民明辟曰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曰和恤四方民曰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其餘言天命言民者不可殫述嗚呼程子所謂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又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觀於此而周之有天下之久者無一時一事不顧畏天命

與畏民岳周公啓之而成王成之也今何世乎讀之懍懍矣無逸若奭多方立政亦以天命自度天命不易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洪惟圖天之命洪舒于民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而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益知其用力之所在者非有他也顧命一篇成王將崩所以勸康王釗者曰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又曰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大小庶邦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而康王荅羣臣曰以敬忌天威猶是悲閔于天子民意也穆王雖衰弓矢戈矛無敢不善楨幹芻茭無敢不供乃可伐淮夷徐戎德威惟威德明惟明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惟良折獄哀矜折獄諄諄告誡以見敬刑之心焉後世以呂刑爲薄德非也至文侯之命則知周之不復西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扞我于艱有績未著而遽嘉以秬鬯弓矢此則深惜者也繼於文侯之命者

則爲秦誓豐鎬故地秦得之而強周失之而弱聖人有微意焉而豈僅僅許其悔過哉雖然以秦穆之爲君猶知保子孫者保黎民上企堯典黎民於變之成彼殘民以逞者必不容於三代之世矣孔子刪書之意其在斯乎余讀二十八篇所見略具於此凡二十八篇之外者姑存而不論云

尚書孔安國傳孔穎達疏

鄭康成尚書注

袁燾繫齋家塾誓鈔

蘇沈誓集傳

梅賾尚書考異

閻若璩

古文尚書疏證

王鳴武尚書校案

黃式三尚書啓蒙

讀春秋

繼尙書而讀春秋劉知幾所謂尙書家春秋家者乃據其體裁而言之尙書既刪春秋旣修非史也經也顧春秋之名舊矣不但魯有春秋夏商有春秋矣晉有春秋矣見汲冢遺書惜其書今無可考魯之舊春秋卽韓宣子觀易象春秋以爲周禮盡在魯而贊周公之德之大者是也史必有例魯史之例周公創之此可信

者也例舉其凡必一一定於周公此不可信者也史有官守告則書不告則不書此通例也告以日則書日不告以日則不書日此亦通例也此就國以外言之也國以內則所謂主人矣於主人則必所顧忌安得人人盡董狐乎况自政逮大夫祿去公室魯之爲魯可知矣魯既可知他國可知周天子亦可知非禮之事書於簡策者固多而簡策得其表而未知其蘊與知其蘊而未敢昌言者纍纍也於是孔子因舊史筆之削之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詞者又此也今以顯淺者言之例如隱元年書春王正月吾知舊史未必有王字著以王者尊王也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舊史未必不繫官不繫氏今則筆之曰無駭與四年聲帥師同惡其專政也又如天王使人來求賻舊史如何書雖不敢必或者書曰王使人來求賻今特以天著之更如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其仍簡策乎未知可也然曰考曰獻有微詞矣又如天王狩于河陽竹書紀年曰王會諸侯於河陽

此又見舊史之文今日天王狩于河陽所以著以臣召君不可訓也更如盜殺

鄭公子驂公子發公孫軫

軫十

盜殺衛侯之兄縶

昭二

明明是尉止等五人而曰

盜明明是衛司寇齊豹而亦曰盜必非史之舊矣至于夫人孫于齊曰孫諱之

卽惡之也曰晉趙盾弑君許世子弑父一以不討賊一以不嘗藥此人人所共

知者也故余以爲宜就十二公之事一一細玩之自得聖人之意焉設無三傳

春秋豈歇後語哉古人早言之雖然後世講春秋者紛紛矣宋濂序春秋屬辭

曰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概凡五變其始變也三

家競爲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

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有惡其是非淆

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存者存之其不可存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

衆多實有溢於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

變也又其後也患恆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爲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嗚呼宋氏於講春秋者之病與治春秋者之法洵足以破今之墨守醫今之膏肓廢疾矣余不欲任調人取三傳而融合之以三傳各有其獨到也非惟三傳也知春秋莫若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矣且以孔子作春秋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又從舜明於庶物說到孔子作春秋以爲其事可繼禹湯文武周公也孟子而後莫如董子其繁露一書可取者多矣傳董子者莫如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引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其自序又云余聞董生曰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曰夫春秋上明三王

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己而歸結於春秋者禮義之宗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司馬氏而後若何休若杜預若范寧各信其信有短有長若啖助趙匡陸淳雜采三傳者也而能以經駁傳宋儒治春秋祖之劉敞春秋傳本啖趙陸之法若胡氏安國春秋傳雖朱子不敢信然其言曰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非薄三傳者也顧以宋之不能攘夷而作未能得孔子之全耳高氏閔之注春秋本於伊川蓋主春秋中制之說者也亦得其義焉及趙氏沔作春秋屬辭可謂集大成其書存策書之大體第一假筆削以行權第二變文以示義第三辨名實

之際第四謹華夷之辨第五特筆以正名第六因日月以明類第七辭從主人第八入篇各有序固不敢謂其一一如孔子之意然雖不中不遠矣未可以其晚出而忽之夫去聖人之世若此其遙雖左公穀三家所傳者互有不同况論今日則欲治春秋宜不惑於一家之言取杜預之釋例陸淳之纂例合諸趙訪之屬詞更細玩經文以斷之仍舉三家所見各還諸三家而毋牽率於其間可矣抑又有言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曰作曰成孔子於魯史筆之削之者固甚矣故又引孔子曰知我者其作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司馬遷既曰乃因史記作春秋又曰次春秋平心論之謂之次亦未嘗不可也蓋孔子戒不知而作謂之次孔子之心益安矣至謂采百二十國寶書者左氏也孔子則就魯史筆削之於其事必無增損焉此又余一得之見也

春秋左傳杜預注孔穎達疏 春秋公羊傳何休注徐彥疏 春秋穀梁傳范寧注楊士勛疏 鄭玄疏者百起

唐陸贄墨守 杜預春秋集例 陸淳春秋集傳釋例 劉敞春秋傳 高閔春秋集註 陳傳夏春秋後傳

禮記春秋屬詞

讀三禮

繼春秋而讀禮記三禮惟禮記最雜其成書由何而始今無定論據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其是否即今之禮記固有疑問即鄭康成所謂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康成知戴聖之傳禮而未明言此四十九篇者究何由成孔穎達疏云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義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殺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

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鄭目錄每篇皆有此於別錄屬某某蓋取劉向別錄也如曲禮上下王制禮器少儀深衣屬制度檀弓上下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夏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屬通論月令明堂位屬明堂陰陽記喪服小說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喪服服問閒傳喪服屬喪服文王世子屬世子法內則屬子法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屬祭禮樂記屬樂記投壺屬吉禮喪服四制屬喪禮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屬吉事究竟劉向別錄所定者是否得當亦未敢遽下斷語也孔穎達序禮記正義曰夫子雖定禮正義類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并作暨乎道喪兩極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歧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

各記舊聞禮記之目於之乎在孔氏斯語可謂得其大致矣孔氏又引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記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卽依康成之說已可於此明大戴小戴所傳之禮各自爲書謂之小戴刪大戴固非謂之后倉曲盡記卽今之禮記更可不辨自明今讀禮記將如何余曰宜分爲三大類一曰經二曰記三曰傳如曲禮上下王制月令禮運禮器內則學記樂記祭法祭統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凡二十篇作經讀曾子問文王世子郊特牲玉藻明堂位喪服小記少儀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三年問深衣投壺喪服四制凡十七篇作記讀檀弓上下大傳祭義經解閒傳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凡十二篇作傳讀說者謂王制作於漢儒月令作於呂不韋何可以作經讀余曰孟子所論多合於王制豈得薄今文家之說而不取漢文

帝時博士所作王制非此也月令雖鄭康成亦云呂不韋所修曰所修非所作明矣月令余別有述義即取蔡邕王肅以爲周公作無不可也說者又謂文王世子爲世子法也而必謂作記讀何也余曰此篇最雜夢帝與齡之說攷諸武王之年多不合卽此一端其非古書可證矣說者又曰記與傳何異余曰記者雜記之也傳者傳大義也如檀弓如大傳經解閒傳其大義皆可取如祭冠昏鄉飲酒射燕聘七義祭義而外先儒有欲取以附於儀禮者余亦猶斯意云爾

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疏記中有闕儀禮者附之疑其不繫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亦不及爲其大漏見於文集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其條例與所商訂又不同矣吳氏雖以大學中庸程朱既並爲四書投登奔喪爲禮之正經取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謂正稱儀禮別釋爲傳以附之疑後此外三十九篇分通禮喪禮祭禮通論

儀禮十七篇余以爲非完書而實最古士冠禮篇有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據此而言孔子所謂定禮者卽儀禮也顧其書不全耳然大端已具矣周禮者鄭康成以爲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授之鄭最精

禮余深取之願成王行之與否則無可攷雖謂未行未嘗不可今讀周禮取其精義凡有合於今者行之不合者舍之庶有裨於政事乎至若以周禮爲僞者試詰以五官可僞而獨不能僞冬官何也

禮記鄭玄注孔穎達疏 衛從禮記集說 吳澄禮記纂言 周禮鄭玄注賈公彥疏 儀禮鄭玄注賈公彥疏

讀周易

余讀易最晚易廣矣大矣豈遽能得其涯涘哉亦順流以泝之而已一曰易之原畫始於羲無疑也易有太極太極之解紛紛矣是生兩儀兩儀者一陰曰一一陽曰一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陰何以先於陽乎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先坤後乾與先陰後陽一也故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先陰後陽者有陰而陽得交之也兩儀生四象四象者陽上加陽爲太陽二陽上加陰爲少陰二陰上加陽爲少陽二陰上加陰爲太陰二繫辭傳第曰四象而四象之名何自起

乎曰卽象而知之太陽少陰少陽太陰將何所先後乎曰卽成卦而知之卦畫由下而上也太陽上加一陽曰乾☰乾一也太陽上加一陰曰兌☱兌二也少陰上加一陽曰離☲離三也少陰上加一陰曰震☳震四也少陽上加一陽曰巽☴巽五也少陽上加一陰曰坎☵坎六也太陰上加一陽曰艮☶艮七也太陰上加一陰曰坤☷坤八也此卽就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先加陽再加陰由四象而成八卦也八卦而小成乃由先天小象而成然既成八卦則大象昭矣故曰成象之謂乾此八卦之原也重卦者何人乎說者益紛紛矣余斷爲有八卦卽有六十四卦重之者亦伏羲也繫辭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故易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蓋三才不足以盡易必兼三才而兩之乃可盡易故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九家易曰伏羲作八卦類萬物之情六十四卦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策數一物也以此知伏

義重爲六十四卦而周官紀三易其別皆六十四豈待文王而後重卦哉此又六十四卦之原也二曰易之序八卦之次第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既著於前矣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四畫凡十六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是也四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五畫三十二邵子所謂十六分而爲三十二者是也於經無見然朱子以爲比之井累三陽以爲乾連疊三陰以爲坤然後以意交錯爲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旋相加而爲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自然與人爲造作蓋不同矣試取朱子啓蒙乾夫起至剝坤止讀之周易折中卷十九亦載之頗粲然有其序此一說也來氏知德不取此說以爲直是死數而重在變其所作八卦變六十四卦圖卽乾初爻變爲姤二爻變爲遯三爻變爲否四爻變爲觀五爻變爲剝推之於兌離震巽坎艮坤爲八變以爲天地陰陽變化之妙卽爲自然之序此一說也然每一卦七變卽歸本

卦如乾六畫全變卽是坤也兌六畫全變卽是艮也乾尾晉大有兌尾小過歸妹創爲變義總覺費解且來氏雖不從宋儒之說而取伏羲卦所謂白以漸而長黑以漸而消黑以漸而長白以漸而消者其序仍爲乾夫至頤復更由姤大過至剝與第一說無異也說者又謂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因而重之爲六畫若一分爲二而至六十四爲畫與三才而兩之之說不合矣且以說卦傳推之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是八卦之序爲乾一坤二震三巽四坎五離六艮七兌八也因而重之乾泰大壯小畜需大有大有畜夫也坤震巽坎離艮兌以此類推此又一說也

沈起元周易孔義集說

然此變也非序也

卽來氏所謂八變亦非序也然則序卦之序又何說乎曰序卦之序有謂非其

蘊者矣然其說非也此其序爲文王所定者也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憂者
憂天道也患者患人事也憂天道而首乾坤終坎離言氣化之本患人事明萬
物之相生以形而傳氣故始于咸恆終於既濟未濟言夫婦之道參項平甫說今驗六
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卽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變者反覆唯成一卦則
變以對之覆卽綜變卽錯就六十四卦文王之序言之乾坤錯也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剝復元妄大畜綜也頤大過坎
離錯也咸恆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
妹豐旅巽兌渙節綜也中孚小過錯也既濟未濟綜也錯者八綜者五十有六
爲六十四卦之次序可以按其序知人事之嬗變焉據朱氏知德文王序卦圖沈氏紹勳周易序卦傳注言人事
而天道在其中矣此一說也然余於序卦之義究未知意之所在於是更取
序卦明義而玩之見周易折中注曰程子有上下篇義今祖其意而詳推之按折中爲李光地原稿所謂上篇陽也天道也故凡天

道之正陽爻之盛及陰陽長少先後有序者皆上篇之卦也余既以爲不然所謂下篇陰也故人事之交陰卦陰爻之盛及陰陽交感雜亂長少先後無序皆下篇之卦也其說更謬豈有古聖人序卦卦任意雜取而不得其條理者乎他日更詳論之三曰易之變前旣言易之變而非易之序然所謂十八變而成卦者卦固從變中來也知易之變而未嘗不可得易之序故乾坤二卦獨著用九用六陽變爲陰陰變爲陽矣非變何足見易之用世之薄卦變者不知易者也如易之乾卦初九潛龍勿用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答魏獻子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初爻變則乾爲姤矣二二二爻變則乾爲同人矣三三三惟三爻變兌三三三四爻變巽三三三蔡墨未言五爻變則爲大有矣三三三上九變則爲夬矣三三三全變爲乾之坤矣三三三以此解經妙義入神推諸各卦莫不皆

然此言爻變之最古者也再言卦之變乾一變而為姤卦變與爻變同及兩爻皆變則為遯 ䷠ 三三爻皆變則為否 ䷋ 前亦已言之蓋八卦之始即由變來如乾為陽剛下變一陰之巽二陰之艮三陰之坤坤為陰柔下變一陽之震二陽之兌三陽之乾此即所謂剛柔相推也更言互卦古人互體之法但於六畫中求兩互是正例也繫辭傳下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其二與四即內互也其三與五即外互也前人未能活潑說易致不能通耳漢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伯季始力排之然終不能黜也特是漢儒言互祇就一卦一爻取象而未能探其所以然直至南宋王氏應麟作鄭康成易注序始發之王氏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之是以下五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有坎離艮兌分乾畫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

震艮又自相互異兌又自相互斯陰陽老少交相資也其義最精卽所謂雜物撰德也以互卦講易者既得其理而易詞乃不虛發未可以得意忘象之說而棄之然取六畫二五足矣若三五四五則後人之鑿矣然如乾坤雖無互而未嘗不可變如乾九三虞翻解曰謂陽息至三二變成離離爲日又如乾九五曰謂四已變則五體離離爲飛餘可類推此則據所變以釋經文也故曰易變易也此易之變之大略也四曰易之象凡卦畫皆曰象未畫則其象隱已畫則其象著故繫辭傳曰見乃謂之象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天地日月可見之顯者推而至於風雷山澤水火更推而至於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如所謂蓋取諸離益噬嗑乾坤渙隨豫小過睽大壯大過夬十三卦者皆象其物宜也春秋左氏傳韓簡子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此確論也繫辭上傳言象者凡二十一下傳言象者凡七說者曰易之始終獨

有象爾依繫辭傳之文既知象之重且要棄象而言易則易非易矣然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是象乃四者之一耳今日獨有象爾斯則泥於象者也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程子蓋有取於嗣輔象者出意象生於意之說故曰有理而後有象揆諸聖人立象以盡意之旨必立象乃可盡意是卽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之申言立象乃可示亦卽見乃謂之象意由象來也非象生於意也然在八卦未小成之先如太極生兩儀自有兩儀之意卽有兩儀之理吾人悟到兩儀之理乃知四象所以生之理程子所謂有理而後有象固合於聖人觀象之意也所示者象也所觀者人也知有此理乃可以觀不過非象不能盡其意耳意在象先乎象在意先乎一以貫之者也五曰易之數求數

於未作易之前所謂八卦未成者是也求數於作易之始所謂八卦小成是也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六十四卦是也以卦言之數起於一統於三故曰三畫而成卦重之則六畫上三畫外也下三畫內也仍統於三也繫辭傳云兩三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以天地生成之數言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者即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者即二四六八十也合一三五七九即二十五也合二四六八十即三十也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即天地生成數也與河圖合以參地兩地倚數言之陽以七陰以八爲象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之十五則象變之數若一故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伏羲乾度此即古太乙行九宮數也與洛書合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撰著

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耦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

二則爲八

依朱子本義

天地之數備於五其十也以五成之

依楊雄山說

參天兩地以爲五大

衍之爲五十其五也

依呂與叔說

五其本體也自五以下一四五也三二亦五也自

五以上六一五也七二五也八三五也九四五也十五五也天五無往而不在

此大衍數所以止於五十也

依林至說

河洛之說紛紛矣大衍之解紛紛矣它日當

別考之所謂九六七八者奇爲參耦爲兩乾三奇三三爲九故老陽之數九坤

三耦三兩爲六故老陰之數六震坎艮一奇二耦三與四爲七故少陽之數七

巽離兌二奇一耦六與二爲八故少陰之數八九與六爲十五當一氣之日七

與八爲十五亦爲一氣之日老陽之策三十六老陰之策二十四合爲六十當

以甲子之日少陽之策二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亦合爲六十當以甲子之日

乾坤六爻之策共當三百六十少陰少陽六爻之策亦共當三百六十乾坤二

籍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少陽少陰二篇之策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項子甫
項氏家

說又案卦首六畫陰陽初生皆其少者所謂七八也陰陽之氣無一息停七變

九爲老陽八變六爲老陰爻是也畫動之爻仍在本卦陽仍是陽陰仍是陰特老少異耳至九入爻動將由本卦變入之卦老反爲少而陰陽易體動之至也

馬通白易例舉要
並有陰陽進退圖

又案陽爻畫數也陰爻夜數也天地相銜陰陽相交故晝夜相離

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秋冬陰也故晝數少夜數多

據御
子說

易之

道首陰陽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故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知寒暑之道乃知屈信之道寒暑屈伸皆徵於數王弼所謂互體不足遂及卦變卦變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生此說謬矣非維互體卦變五行也日月相運而成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是變化之迹也天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卽變化消息也凡

卦氣消息納辰爻辰在在與易之數有關且消息爻辰皆出於卦氣卦氣起於

中孚以及十二辟卦值七十二候

乾坤各六爻之變在孟喜瀛謂之消息在京房謂之納辰在鄭玄謂之爻辰其在卦氣謂之十二辟卦漢之焦贛虞翻宋之

才朱子謂之卦變之自來孟喜專論卦氣消息虞翻宗之春秋左氏傳孔穎達正義引伏戲十言之數曰乾坤震巽坎離兌消息如以先天觀之坤消則乾息乾消則坤息巽消則震息離消則坎息坎消則離息兌消則兌息艮消則兌息也以孔子六重而成卦觀之則坤初變而下卦為震內外合成復卦陽更息則坤二爻又變而下卦為兌內外合成臨卦陽更息則坤三爻又變而下卦為乾內外合成泰卦陽更息則坤四爻又變而上卦為震內外合成大壯卦陽更息則坤五爻又變而上卦為兌內外合成夬卦陽更息而充滿則為純乾矣於是乾初消而為姤二消而為遯三消而為否四消而為觀五消而為剝全消而為坤如以孔子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女生其中矣合觀於先天大象中是乾至姤數三十二卦分全象為兩儀始至遯數十六卦分全象為十六卦者八卦之兩儀也觀至剝數二卦分全象為六十四者八卦之八卦也又案納辰爻辰本同一法但京房之納辰以十二辰納之於十干中即用之於納甲中也鄭玄之爻辰則以十二律相生同位舉舉隔八生子為據而不論納甲蓋一幹二枝各有條理而本末遂異矣探討各有至理但人未易

參透耳又豈可薄之哉

宜參觀近人黃崑若元炳卦氣集解

六曰易之位八卦方位見於說卦所謂六

位而成章是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即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邵子謂之伏羲八卦之位先天之學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

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卽震在東方巽東南離在南方坤

西南兌在西方乾西北坎在北方邵子謂之文王所定後天之學也

離火夏至午陰生巽木巳辰陰

始復木零分卯辰土寅丑陽形坎水冬至陽生乾金亥戌陽始兌金秋分酉坤土申未陰形八卦方位圖見於馬通白易例舉要

前乃不易之位後乃變易之位也

位之先天後天亦可合一此又非專家不克探討矣

亦可參觀卦氣集解先天後天合一圖

至若觀變

動者存乎應辯逆順者存乎承乘與夫得位失位者可稽諸輔弼易例而得也
七曰易之例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此易知者也同功
而異位此卽指互卦亦易知者也陰陽有對舉而言之者如陽剛陰柔陽光陰
質陽進陰退陽先陰後陽實陰虛陽仁陰義陽德陰刑此其中微妙多矣陽大
陰小陽貴陰賤陽善陰害陽明陰闇陽君子陰小人此則扶陽抑陰之本旨也
然陽苟一也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又
雖賤而爲一卦之主爻雖賤衆亦從之如小畜象云柔得位而上下應是也以

此類之則陽貴陰賤固未可執一論矣卦之所重者成卦之主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矣爻之所重者時爲大時宜潛宜見宜惕宜躍宜飛既飛而思潛宜悔據乾六爻以例諸卦爻所謂時之義可見也然惟變所適不可爲典要其難測者抑又多矣如履以不啞爲亨而于三不言應上之志同人以于野爲亨而于二轉言應五之吝或爻與爻悖屯初賢侯于二五則以初爲姦寇蒙二賢師于三則以二爲金夫同一有它于此則以本爻爲它于大過中孚則以正應爲它同一中行于師泰則以二五爲中于復益則以三四爲中說見羣龍无首者忘首出庶物乾爲首說龍戰玄黃者昧震爲龍爲玄黃然則易例幾疑爲無定矣夫不易者有定例者也變易者無定例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易爲君子謀

不爲小人謀測易例者知此而已

參觀黃式三易釋

八曰易之占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占有六爻不變者如以卦象占遇屯曰利建侯遇蠱曰貞風也其悔山也是有
一爻變者如遇坤之比遇泰之需是有二爻變者如陳搏爲宋太祖占旁及諸
爻有三爻變者如遇貞屯悔像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有四爻變者以
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有五爻變者如遇艮之入是有六爻變者如
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象辭蔡墨亦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是也天下
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
上變爲八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
著數也

參觀周通白
周易敘錄

明乎以上八端乃可讀易易之辭不一也解易之辭有取其

正者有取其變者如乾卦初則震龍潛于坎下如舜之耕漁與世子之居潛邸
二則下卦之君見龍在田出舍郊野卑服即田功膏澤徧于民位雖不當以見

大人而占也三則居下卦之上上卦之下位如方伯有君民之德是知至至之
有事君之心是知終終之四本乾初爲淵在三之上則象躍如舜之由畎畝而
納百揆位雖不當以在淵而貞也上之亢龍以有悔而貞如堯以倦勤而使舜
攝政能有悔終无凶乾道之善變化也用凡見羣龍无首上下純以剛德見天
德之无以復加也見王氏三易辨此解易之取其正也如蔡墨云云指互卦而定此取其
變也辭之所在卽理之所在理亦有正有變也知此乃以通其辭悟其理矣推
之日月運行而證於卦氣等等皆易之一端又推之逸象等等亦易之一端也
皆未可薄之雖然易豈易言哉余於易學最淺願在此憂患之時有志焉而未
逮也他日更取昔人玩辭衍理者一一研慮之而取爲我用蓋易固非空言也
以孔子十翼解易庶乎得之漢易之存於今者莫如唐李氏鼎祚之集解宋王
氏應麟所輯之鄭氏易注清孫氏堂之二十一家易與夫張氏惠言之虞氏義

惠氏棟之周易述若夫王氏弼獨得義理之正宋元明之治易者多主之亦未可忽焉而燦然者莫如程子傳朱子本義至項氏安世之玩辭李氏衡之義海撮要亦著者也假我數年或可得涯略焉

周易鄭玄注 王弼注 周易繫辭韓康伯注 孔穎達正義 李鼎祚集解 甘一家易注 程傳 朱子本

義周氏義海撮要 臨齋易傳 蔡清蒙引 來知德集註 熊過象旨決錄 周易折中 黃式三易釋 沈

紹勳易解 馬其昶周易費氏學 黃元炳易學探原

約園雜著續編卷八下

雜文二

仁義禮智信五常箴

按家譜載十一世族祖爲濤公著有五常箴文佚壽鏞以爲濤公生在清之盛時人心猶古名教未斁非若今之世甚於洪水猛獸也願兢兢以此爲箴自勵勵人其識過人遠矣爰本朱子竊取之意僭爲束皙補亡之辭擬五箴以闡奧旨

仁箴

芸芸庶類厥靈惟人元爲善長物生於春韓言博愛道本無垠佛說慈悲救世外身誰無惻隱放之彌綸西銘有訓與物胞民孝弟本立安懷志伸藐躬懷慄

強恕求仁

義箴

朱子有言虛心觀理無適無莫惟斯與比不辨所喻云何制事肝膽照人交全道誼鐵肩負擔金革不避胡世滔滔但知爭利戰陋春秋俠尊叔季勉爲君子而行於義

禮箴

揖讓周旋玉帛酒醴此乃外觀非其本體論厥大原秩由天啓法爲之防敬樹之榮三百三千文質燼遞不學胡立非儉奚濟嗟今之時名教蕩洗挽茲狂瀾進退以禮

智箴

易重知幾書言明試不有聰明胡能判事惟出於誠毋忽於易士以識先巧爲

天忌一點靈犀物無滯累道言妙門佛以慧示樂趣自尋流水恣意深藏若愚
且慕大智

信箴

燕春築巢雁秋排陣物猶如斯寒暑序順無軌胡前無軌奚進義重諾金吝戒
刑印易著格魚史言市駿大號渙汗出言惟慎去食去兵寧爲道殉固學之基
厥惟主信

萬季野先生祠堂記

貞文先生萬布衣季野諱斯同晚號石園鄞人其先世在明代以四忠三節一
義著稱於世考履安先生有道而文先生其少子嘗師事黃黎洲得聞戴山之
學既益大肆力於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長於史論者推先生史才爲一代冠
二百數十年來無異詞以清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四月八日卒於燕京明史館

年六十有五先生既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稿及羣書多散佚越二十三年雍正三年乙巳七月其子世標檢遺書明史原稿家藏者若干卷及在陳澤州家陳實齋許時菴蔡瞻岷錄副者一一紀錄謂橫雲山人所刻止得十之一耳望溪稱其明史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蓋有合焉當明之亡志士仁人摩頂喪元後先踵接就吾郡而論前有六狂生後有五君子先生自習齡習聞其事奮起孤生自言先世九代忠勳及吾皇考復以文德易武功鼎遷社改事無可爲惟持此志可以上告歷祖於是學凡三變始治古文詞詩歌棄而攻經國有用之學宏開講會多所啓迪復以此道迂遠而國史承譌襲謬乃發憤以史事爲己任隱忍史局以至於老且死曰將以此報先朝也自己未迄先生沒凡二十四年斯志不渝輯成明史列傳三百卷帝王本紀若干卷諸志已成書否雖未可知然壽鏞

嘗見伏跗馮氏收藏食貨志稿則題先生名更證諸明史稿五百卷之說則諸志之作似無可疑今距先生之歿又二百三十有六年矣壽鏞間嘗謂先生學雖博名雖高而志不見於當時書不盡傳於後世經學雖深而掩於史詩古文詞雖工而掩於經天固欲成就之而人事反厄之是可悲也然審先生素志初不欲以文字傳而欲藉文字以傳人嘗語其猶子貞一曰無益之書不讀無益之文不作而與李杲堂書謂文誠善矣但可成一身之名何益於天下事惟以我之文章表前人之遺行使前人藉我而得以不朽者我亦藉前人而附以不朽又語范筆山謂諸經之學不患無傳人惟史學願相與共任之今讀先生遺著若宋季忠義錄若儒林宗派皆所以表前人遺行也若歷代史表石經考紀元彙考皆所以裨益史學也至如讀禮通攷九十卷世僅知其出徐氏乾學而實先生書也然則先生之經學又可知焉他諸撰述或亡或存未可備論惟羣

書疑辨及新樂府爲先生少年作未足概其學則可斷言古文詞傳者亦不多
曩壽鏞刊其石園遺稿疑猶未爲完本夫以時之所遭如彼學之所至如此匹
夫而操筆削一言而動公卿生不濡染於朝冠笏而俎豆於鄉社如先生學問
行誼亦可謂至乎其至者矣然其志之所存若顯若隱則又極生前死後之厄
遇况復北地返魂西嶽空夢羣書盜於錢名世直筆屈於王鴻緒雖有孤兒世
標收拾叢殘弟子衆多初無如李漢之於昌黎者爲之檢拾遺文宜其平生撰
述多散佚不能盡傳於後也今國家崇尚儒術推列先生爲浙之鄉賢先生學
術志行庶幾大顯於世而夙昔講學之所曰白雲莊鄞之文獻會旣建而新之
奉化葺湖畧先生之墓在焉鄉人應兆松告壽鏞曰自同治間吾先師謝午峰
貢生訪得之於榛蕪中同邑吳可舟劉雨棠集同志七八人歲時祭掃諸公旣
沒中輟有年修而復之鄉後學之貴也唱言旣出和之者衆羣相率勉費集事

舉擴基地八畝強四周植樹更置良田二十餘畝爲祀費別購地一畝五分於
草湖鎮洞橋建立祠堂丁丑春祠成集鄉人士落之而屬壽鏞爲記先生之不
泯者固不繫乎祠之有不有也先生之學行與其志之所存固非吾鄙人所得
而私之也然而景企前賢不能忘表而章之以詔吾後人則又情之所不能已
也然則登斯堂者景先生之人必宜攷其學究其行尤必審其志之所存以靳
之乎先生之所至乃不媿生於先生之鄉壽鏞讀先生遺書想見先生之爲人
今拜其祠而有感因書其平生大節稍著其爲學之規立行之本與其志之所
存者以鑿於壁雖老矣猶將與吾鄉人共勉之焉時民國二十六年三月

義善堂記

陳君中村合族人將重新義善堂介屠康侯屬余爲文記之余諾之久忽忽半
年未之踐也一日攷奉化縣有所謂鎮山廟者在縣南七十里固海陳姓祀其

始遷祖翺字文昭又云唐乾符三年爲明州兵馬司因阻兵亂卜居邑南海潮
督岸築塘捍患吳越錢王封武功大夫志本諸採訪余深疑之夫築塘捍患百
世之利也廟而食之宜矣而謂爲陳姓祀其始遷祖何也及讀陳中村所示錢
武肅王封誥有力捍海疆靖地安民勸墾荒土邑有寧宇四語乃知武功之所
以爲武功者有功於民也又就其所示發祥源流攷云武功生於唐大中二年
乾符三年爲明州兵馬司使以黃巢亂勤王不得返故土卜宅鎮山之原錦溪
之澣固海始名焉乃恍然於固海者固海之塘也又云歿卽廟食於其地鄉人
至今祀之則祀之者爲鄉之人非陳之子孫彰彰明矣亦越七世諱美義美善
繼志述事子孫蕃衍以三十年一世推之當在宋時顧譜牒未見不敢斷言然
廟公也祠私也祠之有堂尊祖而敬宗也禮云臨文不諱諱名非古也孔子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釋之者曰沒世而名不稱是終無名也然則陳氏以

美義美善二公之名其堂有合於古之道乎吾因之有感矣吾張氏留侯之苗裔在宋曰文節公清風亮節著於史子孫由滄州遷蘇再遷鄆之雲龍溪迨守中公始由雲龍遷鄆城自守中公四傳至德載公生子三諱宗三實爲我五世祖而譜牒沿誤使宗三公無傳焉余於是建墓莊於鄆之西山榜其堂曰宗本名其莊曰三春與陳氏之所以名其堂者其意豈異也武功之捍潮禦患與文節之發兵防河先後輝映美義美善二公其所以盡庇後人者宗三公將跋而及之重新斯堂而屬余記其事斯固余所執筆而深快者也余願與中村共勉之若夫世系之所自己言於繆君葵卿而不復贅時己卯冬日也

三春墓莊記

壽鏞幼讀同治甲子續修舊譜四世祖字德載生子三穆珊汝吉宗三又云汝吉宗三並爲貫橋別祖細攷之貫橋一支實祖汝吉公也東街始南樓公西街

始春園公皆汝吉公子也然則宗三公其誰祖之及年稍長有意譜牒一日得星洲族祖寓吾父書曰大治公神主在貫橋祖堂載有字仰庵子四穉穉秩和云壽鏞趨而與吾父言宗三公之子孫得之矣得之矣蓋宗三公生大治公而其下無可攷我後庫營房段塘之支祖殿臣殿甫二公其上無可追得此而世適相符吾父爲狂喜者累日夫宗三公不祖於貫橋而實祖於我後庫營房穉穉秩和四公中必有一人爲我七世祖者可斷言也其詳旣別爲之說載於新譜不復贅獨念壽鏞十六世孫也上溯宗三公遙遙十一代然就貫橋支祖汝吉公觀之固同出於德載公而爲親兄弟也况大治公粟主奉於貫橋祖堂其與南樓春園二公爲同祖兄弟其同居貫橋又無疑也於是謀諸竹坪族叔思有以聯兩支之誼而建墓莊於鄞之西山合祀吾兩支所自出說者曰祠與墓莊可合乎以言祠則有宗祠在將謂之支祠乎則宜正其名曰支祠今以墓莊

名而祀其先非禮也壽鏞則應之曰春秋傳謂若敖之餒者固惜其無祀之者也祀之於祠公也祀之於家私也公祀以外有私祭孝子慈孫之忱也吾亦盡其孝子慈孫之忱而已矣無於禮之禮古之人且有行之者矣况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聖人不嘗竝言之乎說者又曰子旣曰聯兩支之誼而各其堂曰宗本名其莊曰三春子其有所偏乎壽鏞曰宗三公之湮晦也久矣雖汝吉公有威然不安者兄之於弟親之欲其富愛之欲其貴今有其子孫而使莫不得其宗祖者垂二百餘年一旦相合其懽娛又將何如子謂之偏隘矣雖然壽鏞猶有說焉祖宗之視子孫一也而各尊己之所自情見於親也分而至塗人者勢也蘇老泉曰勢吾無如之何也今自星洲叔之於吾父及竹坪諸叔之於壽鏞以遠族而若期功之親且兩家皆以祖母之節孝燕庇子若孫吾父名齋曰寸草竹坪族叔名齋曰答暉其情景又同之竹坪叔之祖與父及壽鏞之祖與父皆

葬於西山葬之地相去皆不及十里魂魄相依一堂侑食使其有萃而無渙焉後世子孫追溯今日孝悌之心油然而起豈不快哉莊之址曰四十七都二圖比字號土名錢姓門前溪埠邊饗堂三楹宿舍四楹庖廡俱備後有小園自大門入旁植桃柳每當清明時節桃柳交暎三春韶景郁郁芬芬坐對青山旁臨流水瞻拜先隴之下由哀而樂有不覺心曠神怡者矣莊始建於丁卯竣工於戊辰監工者竹坪叔也記之者十六世孫壽鏞也

編輯四明叢書記

壽鏞自庚午秋始編四明叢書歲月不居於今庚辰十有一年矣以一人之力而欲盡刊一郡遺書如蚊負山幾何能濟天公厚我良友匡予墜緒遺言已流傳者凡一百三十三種九百二十七卷刊而未印行者二十七種一百五十卷厥目與夫成書年月宜彙記之俾有攷焉

漢任奕任子一卷唐虞秘監世南集三卷賀秘監知章遺書四卷宋豐稷清敏公遺書六卷楊簡楊氏易傳二十卷高似孫史略六卷子略四卷目錄一卷騷略三卷吳文英夢窗四稿四卷補遺一卷校勘記一卷小箋一卷校議二卷王應麟四明文獻集五卷深寧文鈔摭餘編三卷年譜三種三卷黃震古今紀要逸編一卷戊辰修史傳一卷元程端禮畏齋集六卷程端學積齋集五卷戴表元剡源文鈔四卷明王嗣爽管天筆記外編二卷周容春酒堂遺書十一卷外紀一卷清李鄴嗣杲堂詩鈔七卷文鈔六卷萬斯同石經考一卷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六卷蔣學鏞樗庵存稿八卷黃定文東井文鈔二卷陳僅詩誦五卷葦經質二卷是爲第一集二十四種壬申冬書成

唐孫拾遺邵文蒸一卷外紀一卷宋孫夢觀雪窗文集二卷附錄一卷元黃玠弁山小隱吟錄二卷明錢啓忠清溪遺稿一卷不朽錄一卷題詞一卷陳良謨

忠貞公遺集三卷附錄二卷華夏過宜言八卷附錄一卷錢肅樂忠介公集二十卷首一卷附錄六卷年譜一卷魏咍雪翁詩集十四卷補遺一卷附錄二卷宗誼愚囊彙稿二卷補遺一卷張煌言蒼水集九卷附錄八卷馮侍郎京第遺書八卷附錄三卷王侍郎翊遺著一卷附錄一卷馮王兩侍郎墓錄一卷屠獻宸六經堂遺事一卷毛聚奎吞月子集三卷附錄一卷高宇泰雪交亭正氣錄十二卷清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十八卷萬斯同宋季忠義錄十六卷附錄一卷補錄一卷羅岳現成話一卷萬言管邨文鈔內編三卷萬承勳千之草堂編年文鈔一卷先公編輯寸草廬贈言十卷是爲第二集二十二種一百七十一卷甲戌秋書成

宋高閑春秋集註四十卷史浩尚書講義二十卷樓鑰范文正公年譜一卷無名氏補遺一卷楊簡慈湖詩傳二十卷附錄一卷先聖大訓六卷桂萬榮棠陰

比事一卷張虔月令解十二卷魏峴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二卷校勘記一卷袁甫蒙齋中庸講義四卷元舒天民六藝綱目二卷附錄二卷校勘記一卷明烏斯道春草齋集十二卷黃潤玉寧波簡要志五卷海涵萬象錄四卷董守論讀易一鈔易餘四卷清萬斯同儒林宗派十六卷蔣學鏞鄞志稿二十卷周道遵甬上水利志六卷是爲第三集十七種一百八十卷乙亥夏書成

宋舒璘文靖公類稿四卷附錄三卷沈煥定川遺書二卷附錄四卷楊簡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補編一卷新增附錄一卷年譜二卷著作考一卷袁燾絮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正獻公文鈔二卷附錄三卷戴埴鼠璞二卷仲培先生詩文一卷王應麟困學紀聞先公補注二十卷元丁鶴年詩集四卷附錄一卷明賀欽醫閩先生集九卷張琦白齋詩集九卷竹里集三卷文略一卷陳槐聞見漫錄二卷陳沂拘虛集五卷後集三卷詩談一卷游名山錄四卷余本皇

極經世觀物外篇釋義四卷豐坊書訣一卷陳東后岡詩集一卷文集一卷楊承鯤碣石編二卷楊德周銅馬編二卷王嗣夷夷困文編六卷周齊曾囊雲文集二卷補遺一卷黃宗義四明山志九卷清萬斯備深省堂詩集一卷萬斯同歷代紀元彙考八卷續編李哲溶輯一卷石園文集八卷萬經分隸偶存二卷史榮風雅遺音二卷陳撰玉几山房吟卷三卷全祖望讀易別錄三卷盧鎬月船居士詩稿四卷董秉純春雨樓初刪稿十卷范鵬存悔集一卷陳之綱四明古蹟四卷袁鈞瞻衮堂集十卷孫家穀襄陵詩草一卷詞草一卷種玉詞一卷王梓材世本集覽原起一卷提綱一卷條例一卷目錄一卷通論一卷包履吉補園賸稿二卷陳康誦古今文派述略一卷是爲第四集三十七種二百九卷丙子春書成

清王梓材馮雲濠宋元學案補遺一種一百卷是爲第五集並補序錄一卷丁

丑秋書成

晉虞曼穹天論一卷虞徵士喜遺書六種六卷陳虞荔鼎錄一卷宋劉應時頤庵居士集二卷元許名奎勸忍百箴四卷明馮柯貞白遺書五種十六卷秦舜昌林衣集六卷林時對留補堂文集選四卷清秦遵宗小天集二卷董華鈞純德彙編七卷董景沛續刻一卷董瓊甬東正氣集四卷董慶酉四明詩幹三卷董濂四明宋僧詩一卷元僧詩一卷王楚材全校水經鄭注水道表四十卷胡寅明堂考附射侯考一卷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切音啓蒙一卷大衍集一卷附胡中正約仙遺稿一卷劉慈孚四明人鑑三卷盛炳緯養園賸稿三卷是爲第六集三十二種一百三十卷己卯冬書成

晉虞預會稽典錄二卷宋魏杞文節公遺書一卷附錄一卷袁慶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附錄一卷趙善湘洪範統一一卷陳允平西麓詩稿一卷西麓繼周

集一卷日湖漁唱一卷元趙偕寶峰集二卷明袁忠徹符臺外集二卷楊守陳
文懿公集三十卷楊守陟碧川文選八卷張邦奇養心亭集八卷萬表灼艾集
二卷續集二卷餘集二卷別集二卷玩鹿亭稿八卷萬泰續騷堂集一卷清萬
斯同補歷代史表十四卷朱緒曾昌國典詠十卷姚燮夏小正求是四卷張恕
漢書讀十二卷漢書辨字二卷漢書常談二卷張翊儻見山樓詩集四卷徐時
榕季仙先生遺稿一卷補遺一卷先公寸草廬奏稿二卷註彭兆蓀小謨觴館
文集四卷陳漢章孔賈經疏異同評一卷忻江明鶴巢文存四卷詩存一卷是
爲第七集二十七種一百五十卷以庚辰秋刻竣猶未印行也

自第一集至第七集凡一百六十種都一千七十七卷清四庫著錄者約十之
三未著錄而得諸馮君孟顛伏跗室者約十之二其乞諸友朋者與夫子孫獻
其先世遺述者約十之一壽鏞積四十年之搜索而得者十之四焉矢願於民

國之初時張丈讓三猶在也一再勸勉實踐於庚申其始以寧波人著述要目見示者王君書衡也繼以陳君伯毅作遴選之商權忻君紹如與凡例之訂定而往返討論書牘盈尺則馮君孟顛助我尤多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屠君康侯爲王氏度藏者也錢忠介遺集二十卷張君伯岸借諸慈谿葉氏者也向非二君之賜斯二書將何以求之版皮於嘉業堂其主人劉君幹怡旣相與有成而總任勘校者施君韻秋尤盡心焉其它友朋不及編書若夫一集必有總序後序一書必有一序所以著書之淵源也第五集則總敘宋元之際四明學術而學案補遺之序錄攷證不厭其詳聊補黃金之未備獨憾文字舛陋未足闡揚幽隱則才限之耳是爲記時庚辰暮冬也

先妣柴太夫人事略

先妣姓柴氏曾祖諱必盛祖諱永濤考諱權世居鄞之天甯寺橋潛德弗耀自

我外祖始以貨殖起家生子四有煒有煜有焜有灼女一卽先妣也外祖凡三娶曰白湖張氏曰文新張氏曰同泰張氏伯舅最長次先妣次仲舅叔舅皆白湖張氏出次季舅文新張氏出而壽鏞及見者則外祖妣同泰張太夫人也先考給諫公年十一而孤賴祖母李太夫人以養以教以至於成家無餽石甕殮不繼勤鍼黹以易餽粥先考年十五卽以館穀餬口先妣應太夫人未及來歸而歿歲在丙寅四月祖妣病劇少閒爲先考聘婦卽先妣柴太夫人也不一月而祖妣遽歿先考撰祖妣行述嘗及之先妣少先考四歲戊辰冬先考服闋始來歸時先考以諸生授徒於家門人衆多先妣旣撫其寒煖而廚下炊爨皆躬任之事無鉅細不以相累由是先考益壹意於學及丙子舉於鄉丁丑成進士選庶常散館授編修辛巳挈我兄弟姊妹赴京凡伯姊及壽鏞壽鎬仲妹四人而季弟壽鏡始生於丙戌京秩素清苦僅置老嫗一人衣履皆手自縫紉焉

及戊子南歸明年嫁伯姊先考先還京供職壽鏞等侍先妣居甬者年餘先考每寄家論必以稼穡艱難諄諄提命先妣節衣縮食以勤儉爲子女率時時舉祖母昔日苦節以告子女時壽鏞等雖幼猶能記憶之歲庚寅又入京迨辛卯先考典試湖北歸省墓凡至親之貧乏者量力扶助之回京以告先妣輒喜願謂壽鏞曰汝父三次襄校春秋闈今得典鄂試鄉之人望之久矣窮乏得我非示惠也報施之道宜然也及癸巳先考又襄校秋闈且以御史巡視中城案牘悉皆親治先妣坐榻上目挂鏡手刺裳先考批牘手不停揮此尤壽鏞等能記憶者也乙未春爲壽鏞娶婦先一歲歸居滬上先考以中東事起抗疏論事有言貴不敢乞假壽鏞之婚事皆先妣處置之也夏和局成先考請開缺於是居於鄉者二年丙申壽鏞與壽鏞同入泮吾考妣願之色喜不幸天花流行吾仲妹亡而吾仲弟幸而獲免吾考妣驚心動魄壽鏞奉命避居於外迨歸惟見雙

親形瘁神彫先妣終夜不眠者幾一月痛定思痛相聚而泣而已戊戌先考還京先妣挈仲弟季弟繼往先考精神漸減於昔而風痺又乘之明年冬仲弟歸而壽鏞又往先妣日侍湯藥往往衣不解帶壽鏞默察先考幼年孤苦持己以儉賴我先妣相助無內顧憂然值國家新舊交訐先考素性剛直時時憂鬱雖多方解譬輒怒不可抑庚子春而病劇卒致不起年五十有六也蕭條旅邸先妣含淚整理行裝其時義和團已浸漸於京師先妣謂壽鏞曰汝父一生清廉雖無宦囊尙少債負其速歸其速歸三虞既畢扶柩出京蓋先考歿於二月二十六日而離京則在三月十七日安厝既歲而北亂蔓延矣自是壽鏞與仲弟季弟日侍先妣側依依不忍離願先妣則訓壽鏞等讀書不必在家汝父十五而授徒汝等宜各籌所以謀生於是壽鏞充文案於上海製造局壽鏞授讀於上海李氏我兄弟併計所得月不過四十番先妣以甬滬往返不便許迎養焉

質居於滬西桂墅里者又二年及癸卯春壽鏞充頴岸分銷局壽鏞就幕於粵是秋壽鏞以北闈獲薦先妣望子成名至此稍慰甲辰冬壽鏞需次蘇垣明年迎養於吳戊申壽鏞奉檄權湖北施南府篆遂迎養於施施南在萬山中道路險巇壽鏞固深慮之然以先妣素體強健不欲稍拂其意卒成大錯先妣初尙相安後以水土不服輒患胃膈春去冬歸而病日甚時壽鏞任淞滬釐局提調迎居於局中迭醫無效以己酉二月十二日歿年六十有一嗚呼蓋於今二十有九年矣綜先妣一生持身以嗇待人以寬自歸先考其始同甘糟糠其後雖仕宦而荆釵布裙猶昔也先後居京師十五年雖同鄉戚屬絕無往來酌逐嘗以俗語告壽鏞曰開一頭門多一頭風吾不爲也及先考既沒所以體貼壽鏞等者無微不至所以教導壽鏞等及諸媳婦者更無微不至嘗詔壽鏞等曰吾母家始極富吾不以富而惰自幼操勞故能佐汝父以治內自爲汝家婦痛念

汝祖母年二十八而汝祖父歿苦節十一年使汝父成立汝父特教讀養家吾何忍而累汝父也汝父既官京曹歲入數百金而已性復耿介一妻十年吾何忍而厚自奉也今汝兄弟始而教讀繼而仕爲貧吾之所處已優於汝祖母吾更何忍累汝曹也汝父嗇於己不嗇於人汝等宜效之汝父居官清廉無絲毫俸外之入抽查漕糧有陋規千金汝父拒之巡視中城貴介請託汝父拒之凡一切結與援通聲氣者汝父不爲也吾願汝曹效之垂老治學以爲學無止境至死信天以爲天不負人吾更願汝曹莫負先志也盛衰者時也志氣者千秋也有志氣則雖衰而必盛無志氣則雖盛而必衰汝父之能有立者志氣也憶昔汝父貸米數斗於族人諾之其意若謂假而還可後假者汝父飲泣負米歸語汝祖母曰兒不願受此惠也汝祖母乃積鍼黹資反還之此吾聞之於汝父者汝等尤所宜誌者也汝等居官宜思官所以爲民也發號施令一不中肯民

受累矣職無大小宜盡其分吾之不願以家累汝曹者懼汝曹之爲非分之求也諸媳婦助汝等者也吾待之如女諸媳婦亦能事吾如母諺云屋上檐頭水點點不錯沿吾之不辭勤勞者吾既有感於汝祖母汝媳婦其有感於吾乎尤吾願也嗚呼吾記憶於吾先妣之言仟佰之一而已卽以仟佰之一者已足爲後嗣法矣夫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壽鏞養之薄終身憾之祭而豐虛文耳况豐亦安可得惟慄慄乎君子五世之澤無一日之敢忘而吾先妣燕鹿之大且深教養吾子孫者誌之久矣先妣而在今年九十矣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又曰祭如在又曰事死如事生俗例父母雖亡每逢十必隆其祭祀識者非之然父母生諱日必設祭禮也至父母之年逢十矣隆其祭祀又何不可願不宜鋪張揚厲一若慶祝者然以失聖人一喜一懼之意可矣壽鏞無似謹於戊寅夏正十月二十二日吾先妣九十誕辰追憶在日往行及教訓子孫者書之

於暨俾子孫無忘焉男壽鏞謹述

伯姊李母夫人家傳

姊夫李如山先生既卒之十年吾伯姊復歿於滬上伯姊病癘已兩載百方療治卒不起病篤時顧壽鏞曰吾殊不欲久病累兒曹蓋其慈惠之懷至惻愾而靡已也既殮甥祖恩等泣請爲之傳念吾張氏自先祖祖母苦節撫吾父肖莽府君成立由詞館遷諫垣吾父嘗繪秋鐙課讀圖以誌母教吾母榮太夫人躬縫紉親瑣屑以鞠育吾姊妹兄弟五人迨庚子喪父己酉喪母丁卯哭仲弟皆與伯姊共之今伯姊又逝妹先父母卒存者惟壽鏞及季弟壽鏡耳尙忍傳吾伯姊乎然百祥惟善三寶曰慈積德者昌躬化者遠有固然者鎮海浹江李氏自也亭先生以潛德崛起於商梅塘先生繼之世傳忠厚梅塘先生丈夫子七人如山其三子也長雲書亦嘗繪入徽圖以述張太夫人母教是爲伯姊之姑張

太夫人一本所自出者至百數十人世嘗推以爲瑞吾兩家議婚時如山伯姊皆在稚年伯姊十歲侍親於燕京曹素清苦伯姊日與吾母一鏡相對勤鍼黹午夜不輟年十八于歸李氏貲算雖豐門庭整肅伯姊隨嫜奴黎明卽起至廚下察視米鹽佐理饗館既平亭屏息侍堂下嚮晦復如之更視戶牖下鍵日以爲常姑奴不言嘿不先發及有勞役劬躬捷往不以他譏羣稱其賢歲甲午海口戒嚴避地滬上繩床竹几一屋七八人各保抱子女壽鏞以告父母喜曰家風可法也歲乙未浹江居宅不戒於火姊扶老攜幼旣震撼於臨時更撫慰於事後壽鏞往見憂戚形於色邀之歸寧曰吾不忍離嫜奴爲告我父母併屋而居尙適也己亥冬梅塘先生捐館其後兄弟分居如山官法部員外郎伯姊以邁姑在堂未敢遠離歲戊午張太夫人逝世伯姊侍病時吻不張氣衣不弛結終宵警惕先旦而興至謹至虔羣歎其孝張太夫人旣歿伯姊謂壽鏞曰吾逮

失稟承常皇皇若無措然蓋姊之事姑如母張太夫人亦視之如女也如山嘗官閩嶠再移楚中壽鏞適司鄂計伯姊乃至漢上未幾歸而如山遽病類猝中姊復至漢上侍湯藥疲苦甚人所不堪如山病竟獲痊人尤難之會祖思官財政部迎養居燕又厭風塵之苦復南歸其後如山再出司樞廈門及浙寧未二年以病卸職丁卯卒於滬上時處境稍稍不如前矣伯姊既含淚畢喪葬而祖思兄弟幸能克家有養伯姊念物力之維艱嘗引曾南豐之言以戒諸子謂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取往往以家爲累吾望汝輩境裕然後養我以豐今當適可而止壽鏞聞其言不啻當日吾母之詔我兄弟也祖思嘗遊學英吉利祖楨遊學日本祖薰遊學德意志祖齡遊學法蘭西畢業德意志而祖基則先習商令其侍左右諸子各執一藝當出遊之日未嘗不倚閭佇思既就學則誥諭臆切務使各精其業毋驚虛名於是人又稱賢母之善教也綜姊生平其爲女也

隨吾父母安淡素勤操作爲婦孝舅姑順夫子和姒娣豈唯無非無議酒食是
宜凡所以嗣徽音而矢勉焉者本於素修而竭力焉及其爲母責教惟嚴愛不
逮面而尤慄慄於禍變之無時良田美宅之莫能久據必以先世忠厚訓勉子
孫而已心之所惴惴數十年來日夕惕懼不敢懈則一循守吾父母及梅塘先
生張太夫人之遺範而弗使墜也今論其行初無赫赫異於人者然究婦德安
從有赫赫之行卽古所謂陰教者就以繩娣之行吾未見有媿也已娣以丁丑
正月七日未時疾卒年六十有六子男五祖恩祖基祖楨祖薰祖齡女四長適
王家襄次適胡以唐次適章志誠次適張立勳孫四民偉民漢名球名慶曾孫

維綱

胞弟壽鏞曰昔聞竊泉爲仲姊張母孺人作傳以爲安飾之享以承上道富家
之吉以順在位有合乎大易之旨不可不傳吾謂伯姊有餘不敢盡不足不敢

不勉其信且謹則有合於中庸也歟且亦濡染者然也因謹述而傳之俾志家
乘者有採焉

表姊舒胡夫人家傳

吾家自曾祖以下三世單傳當吾祖父母之沒形影相依者吾父與吾姑耳洎
壽鏞以光緒二年丙子生明年丁丑九月初二日吾姑丈胡耀卿先生沒又明
年戊寅十月初五日吾姑又沒姑產一男二女男先殤次女年十五又殤子遺
者惟吾姊耳吾父嘗詔壽鏞曰汝姑之後祇此一人汝善視之今歲戊寅閏七
月初三日吾姊又亡姊長壽鏞五歲老年姊弟一旦分離能不痛哉然距吾姑
丈之沒於今六十一年距吾姑之沒於今六十年而距姊之生則六十有八年
矣剝復之理非偶然也爰拭淚述之姊諱采蓮適舒執甫舒氏世醫而執甫則
爲儒顧鬱鬱不得志奔走四方以餬口家政大小一由吾姊任之自歸舒氏勤

操作善事舅姑邁姑年九十二而歿吾姊侍奉幾四十年執甫於癸亥歲亡家益落姊彌矢勤儉嘗與壽鏞相對歎歎以爲幼年喪父母中道失所天命之薄也如是所冀者後嗣之賢耳壽鏞多方慰之子女婚嫁旣畢往來甬滬間長甥覺先任職鹽務稽核所次甥聿先任職中央銀行皆崢嶸有以自立方謂由苦入飴得補桑榆而姊遽沒其亦命也乎雖然姊氣體素弱遭厄者屢矣儻非樂天知命克自保持又烏能臻斯年哉當吾姑丈之歿也薄有資產姑丈有弟曰述潮尙未娶有遠族覬產欲強入嗣吾父以正義折之不聽吾父怒將率親族揮之出偶不戒跌焉齒陷於石故終身齒內撲歲甲子姊謂壽鏞曰胡氏近族已有昭穆相當之人盍償舅氏願乎於是親族集議以宗華爲姑丈耀卿先生嗣榮章爲述潮先生嗣今宗華已生子矣姊嘗與壽鏞言吾父母無子而有子且又有孫不特可以慰吾父母亦可慰舅氏矣舅氏爲吾家體幾殘而非昔日

之爭何能有今日吾但求吾父母之有後些微之產決不願分沾也其明大義又如此嗚呼以吾姊之賢吾知其後必有奮然起者則天道不可知而猶可知也姊有子二長覺先次聿先女三長適李馥卿次適羅春芳三適繆靜波孫二昌頤昌顥先是姊丈舒執甫沒葬於鄞西武陵鄉之原今將合葬焉姊以同治辛未正月初九日生并誌之

論曰禮順人情法由禮起宗法者禮之本也吾於胡氏觀之積四十八年之久待子又生子之後然後得昭穆相當者爲之嗣產雖薄而祭祀以縣豈非以其人哉今天下之爲女子者親沒而爭產比比然矣如姊之賢何可多得抑有感於吾父之所以愛吾姑者深歟雖然姊賢矣姊之叔母李太夫人固吾祖母之同族也守節三十年兢兢以宗祏爲念其淑德亦烏可泯沒哉因傳吾姊而及之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不益信乎

季弟壽鏡小傳

戊寅端午之前一日余游蜀季弟送余於江干意戀戀也越七十五日余返海上而弟已病病遂不起余既爲文哭之嗚呼知弟者莫如余其可忽忘焉乎弟字鑑秋以丙戌六月二十四日生於燕京吾父因名之曰京生弟之生也實後余十年憶弟九歲時從余學弟偶逃學余追之於其室弟哭余曰雖哭不能饒吾母曰汝姑待之余下樓而弟亦繼至曰不敢再違命其後從他師吾父來論授以朱子小學擇其淺而易明者爲之講解見家書弟聽之不倦自是根基既立益趨於厚矣歲戊戌仲弟與弟奉母侍父京邸明年仲弟歸弟留京仲弟之歸也弟哭二日吾父論吾曰京生天性固好惟不肯讀書耳見家書嗚呼以吾父教子之嚴而獨以天性固好許弟非余有私於弟之言也及庚子春吾父捐館弟年十五哭泣之哀逾於恆人由是始向學一應童子試不售欲學幕苦無師日

以曾胡尺牘爲課筆墨遂大進戊申春仲弟壽鎬署湖北施南府事迎母往弟隨之辦理施南電報局以勤慎自矢及冬奉母歸長途跋涉絕口不言苦己酉春母沒其哀更甚於喪父好與人談命自謂吾一生命與運違君子宜安命余嘗責之曰弟之解誤矣所謂安命者不作非分之求也若分所應爲之事一切委之於命是自暴自棄也弟對余曰暴棄固不可然人有千算天只一算安見營營者果有所獲乎且父兄做官子弟輒相依賴甚至損父兄之名譽吾甚恥之余聞其言爲之悲又爲之喜焉吾父門下士衆矣輒問及弟欲有所薦弟每以無才謝生平志氣極高而不諧於俗不屑屑於文字而於立身處世待人接物時以古人爲師蓋秉於吾父孝弟忠恕之教而克實踐者也弟既自甘家食家庭之事身任之鹽米醬醋雖細必檢養育兩女父而兼母自謂此亦命也願於親族之貧乏者或有患難者必多方設籌達其心之所安而後已嘗舉先人

嗇於己不嗇於人之言相與交勉余自知失於厚者也而弟又過之矣比年天下多故益自節約雖甚困絀處之泰然兄弟而外絕口不與人言貧獨於國家艱危時時抱戚更於世道人心之變輒謂吾父若在不知若何悲憫一日有感不別其父母而行者與余與言怒形於色曰豈有不孝而能忠者乎弟論事平允而涵養極深余與兒輩言三叔得黃老工夫有時余未之逮也嗚呼天何不假之年耶方病革時伏枕對余大哭謂數十年手足之情無以相報豈安命之罪歟余多方勸慰之又曰朽木不可雕昔父謂不使成廢物今卒至於此又大哭余因更一詞曰弟信命者命之短長時也兄弟不可言相報弟昭質未虧若不幸亦可見先人於地下矣弟頷之不半日而永訣痛哉時戊寅七月十三日也得年五十有三娶李氏女二未字先五年弟大病余以第二子康溪爲之嗣並營生壙於鄞西山繆家畝今將擇日葬之

論曰弟以孱弱之軀命與運違困厄終身而不怨者豈不以其秉性敦厚善自涵養哉夫惟不以浮榮動其心斯能以濟物動其念先人所謂嗇於己不嗇於人者蓋先知嗇己乃可與言不嗇於人乎是亦可以勸後世子孫矣

何肖雅先生家傳

先生姓何氏諱剛德字彝毅號肖雅晚號平齋福建侯官人曾祖諱桂殿祖諱恆琮考諱兆荃先生其長子也少孤事節母以孝聞自幼嗜學耽經史更承庭誥悉心宋儒義理之學爲文閎深肅括每一藝出儕輩咸斂手歲乙亥補縣學生丙子鄉薦丁丑連捷成進士官吏部由主事洊升考功司員外郎簡授江西建昌府知府調贛州南安撫州改蘇州遺缺知府旋坐補蘇州府知府兼理蘇州關監督共和之明年再起署江西內務司司長改授豫章道道尹護理江西省長方先生之任銓曹也簿領餘閒資讀政書時或溽暑汗著茵席如雨而程

功弗輟尤留心典章制度吏畏服如神明莫能爲奸利紀綱爲之大肅遇有重案當事率倚辦先生故其身預查辦之役者以十數計然先生夙夜在公屏絕游讌人固莫能干以私時亦多所矜全洎宦贛廻翔四郡所至有惠政治行尤異任建昌時嘗書官須自做四字於郡齋調守蘇州勤政愛民猶之在贛創立農校召耕夫野老講習其中吏之抱牘者隨而往焉頗有冷泉判事之致時壽鏞同官吳會以年家子晉謁自以氣尙盛遇事思改革先生則首以黃老清靜寧一爲言至今思之雖若抑之實進之也其後先生重游章貢贛居腹地數歲未啓兵釁先生一意休養民獲舒安終以長安似奕世事堪悲屢欲乞退會贛南軍興官吏多避走當軸因屬先生以長民之責勉爲措拄閱三月軍事平引疾去居滬壩自是遂以詩書老矣先生在家竺內行居官敦氣節處事勤敏果決持身清介儉樸人多知之獨其學養淵深通明事變探原政本洞燭隱微則

猶有不及窺者壽鏞近十年中與先生還往密著書立說輒先相示其所論議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而適合乎今之國情民意雖百世有可知者嘗引莊生迹生於履而履非迹之言以論政又病自詞章興言與行離爲二唐宋以降言與言復相違誠士子必讀明道之書以爲道卽人之行人而無行可乎人而不知道可乎復病屈原以奪稿起釁爲上官所譖以致行吟澤畔乃託言忠愛作爲離騷實屬無謂祇以六朝華士驚爲摘豔旋以詩賦取士遂流傳至今嘗舊學者因有所藉口意欲詘詞章而崇經術凡先生論政與學之旨大要卽是可見矣去年先生將歸故里謂壽鏞狐死猶正首邱則敬對曰死何所而不可奚必戀夫故土先生竟不歸而今死矣嗚乎先生以乙亥年十二月十日卒春秋八十有一配黃氏繼室薛氏子錫齡起常其章心暘心坤均前卒孫聖祐孝續曾孫友善友植友健友安所著有呻吟語節錄論碁課孫草撫郡農產考略話夢

集二卷平齋家言四種分爲春明夢錄二卷郡齋影事二卷西江贊語一卷客座偶談四卷更有平齋臆說二卷平齋詩存三卷續編三卷再續編二卷贊曰少年取科名如拾芥垂老嗜詩書如調飢中歷仕途有才而不銜且儼然以氣節任拙宦沈淪家無長物感慨時世悲憫天人是命之蹇耶抑斯民之屯耶一身退老意寄天下遺書俱在異日必有起而行之者庶無負其志矣

夏同甫先生家傳

吾友夏同甫易簀之前五日以書抵余曰吾輯四明經籍述要稿九冊煩致之文獻社余驚訝趨往視之因語君異日必爲梓行君頷之而已而君遂卒嗚乎君以承明著作之才一持使節得士稱盛出爲良二千石勤政愛民退隱滬壖窮且益堅勤文字於一生而所留遺者止此可哀也已當光緒中葉吾鄉有四大史先後少長十年陸鎮亭先生及先公盛省傅先生及君相與砥礪文學領

袖後進其著述則鎮亭先生有鎮亭山房文集先公有困學紀聞補注小謨
館文集註及奏草省傳先生有養園臚稟今君以世擯不用退而留意鄉邦文
獻若華嘒農過宜言鄭千之四明文獻君既一一讎校若王履軒宋元學案補
遺一百卷君且校且讀曰朱子所謂盪滌邪穢消融渣滓者在此矣又曰鄉先
哲遺書於此中求之實有裨於世道人心更以余輯四明叢書每書皆作序言
君謂余書多難盡刊曷不用四庫總目例提其要略俾資參攷余大韙之由是
集鄉人創四明文獻社於滬濱先以編輯四明經籍述要爲入手推君主編凡
清四庫所錄者爲甲集載鄉志未入四庫者爲乙集鄉志未載者爲丙集二年
以來甲集粗成皆出君手君屬致之文獻社者也嗚乎士不得志於世退而著
述而天復斬之以歲月則又何者夏氏先世業農曾祖諱蒼菴祖諱祖芳考諱
慶增工畫精堪輿貧而樂道孝於親友於兄弟以諸生老浙江通志採其行入

孝友傳尤嚴於教子故二子皆以科第起家君其長也君自少守禮法藹然之貌人人引爲可親幼時遇姊弟偶拂親意輒長跪代任九歲侍父疾奉湯藥如成人廢學者幾一年十四歲入邑庠旋食廩餼己丑舉於鄉甲午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授編修丁酉簡甘肅學政君校閱試卷務拔取真才無苟且甘省臣風撲塞試優等獎以書籍更於學署之東重建采蘭精舍課高材生時陝甘總督爲陶公模君方按試回相見卽三揖君君愕然陶公笑曰使者按臨各郡吾必屬人偵察士論翕然固無待言減車馬省夫役深恤民困使者年少能如是可賀也辛丑任滿乞假省親越三年丁父憂服闋充國史館纂修編書處詳校本衙門撰文協辦院事武英殿協修功臣館纂修實錄館纂修憲政編查館考核專員掌院孫公家鼐尤契重之常親造其廬商榷經筵講義若代屬稿多所匡救己酉冬授江西吉安府君以文學之士遽館郡符自以爲非習兢兢

於吏治民生先是君未赴任吉屬永新縣以省派兵拔罌粟民與兵鬪撫使者馮公汝駿謂君儒者何以善後君謂不教而誅心有不忍計莫若召鄉耆條詰之使曉利害既蒞任本前意行之復檄屬改藝木棉而永新罌粟之害亦除吉水民爭山田械鬪十年不決君詳察案情一判無異辭民以是皆愛戴之辛亥丁母憂去任民國成立以簡任職存記充江蘇沙田局總辦江蘇印花稅處處長不矜明察罔涉苛煩其素存者然也君諱啓瑜浙江鄞縣人生於同治乙丑十二月十二日卒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一配李氏先君七年卒子宗瀛宗瀚宗淮宗淮前卒女三長適馮保功次適蔡同瑋三適朱奮熙孫功模功樑功權君先營生墾於鄞西馬八橋將歸葬其子來乞傳余交君久因敘之如此

論曰昌黎謂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

必傳於後今君之仕始若少遂矣觀其決難操成算斷獄無疑滯則雖使之任方面恢恢宜有餘也矧其從容肆應儼有古經術飾吏治之風焉然而外補不過一守卒乃爲時所棄窮而著書又若天故開其爲此而抑之於彼垂老所僅欲成就者亦復莫能竟業嗚乎雖欲莫謂之天不可得也已

朱節母汪夫人家傳

壽鏞以次女妻朱公擇熟聞餘姚朱氏累代詩書篤守梨棗循循不敢僭越禮法無男女一也甲戌之春始游姚江既訪陽明洞登黎洲祠堂瞻舜水遺像因與燕生湘生諸昆弟縱談忘倦宿於其家更拜見節母汪夫人時夫人年七十有七矣貌莊嚴而性和藹子弟彬彬悉秉命而行發一言無不中向之聞所聞者乃得見所見越歲冬而節母卒壽鏞往弔之則見舉家皇皇然如失柱石長幼哀感蓋德之入於人者固深且久矣公擇爲燕生之子出後伯鼎茂才者也

伯鼎諱定基幼年劬學以縣郡院三試第一入泮儻所謂讀其世書揚於文辭者歟是爲詩南孝廉之曾孫久香侍郎之孫肯夫詹事之長子而節母則伯鼎茂才之配也姓汪氏世居安徽盱眙考諱祖綬以咸豐丙辰進士官江蘇吳縣知縣節母幼敏慧讀書明大義文字鉞薈靡不工年二十一于歸時翁姑均在堂君姑李太夫人善治家見冢婦生長華門而習於勤儉益愛之重之無何茂才患廢疾臥牀踰四年日夕侍奉衣不解帶而病卒不起歲甲申十月也茂才年二十有六節母長茂才一歲耳人生而失所天天性之所激盪痛不可止而思一死以遂其志烈士殉國烈婦殉夫其心一也節母既卒哭潛懷白刃猛刺喉遇救未殊復絕食迨君姑李太夫人持糜泣告之曰汝死吾亦不復生節母默無語久之幡然悟以爲身死而家無恙則身可死身死而累及家求節之名負孝之實吾其無死乎於是稍稍進食而李太夫人之心始慰嗚呼歲寒知松

柏不幸遇此歲寒而又不取相隨於煨燼悲夫自此以奉姑持家爲己任李太夫人亦一以家事任之諸兒每日自塾歸輒命就嫂讀節母爲正其句讀審其音韻又間述舊聞軼事以娛君姑自戊寅以迄乙未事姑十八年凡賓祭婚嫁錢穀烹飪有勞役劬躬捷往無他謔姑臨沒以事嫂如母論諸兒鄉里皆曰宜也當斯時上受遺命之重下念夫弟猶有未成室者一家之責繫於一身節哀順變躬任鉅艱規畫井井一秉遺法無或墜丁酉戊戌爲夫弟湘生鄂生娶婦夫弟仲立出嗣詹事之弟鎮夫久異居夫婦先後卒節母復經理其家先撫仲立之次女爲女詩書女紅皆親教之洎己亥公擇生遂承其嗣及晚歲見諸夫弟卓然有以自立生齒復日繁後嗣皆有志讀書節母願之色喜蓋由沍寒而復一陽天道然也然秉性謙挹嘗然自以爲婦職所宜盡而時時稱揚世澤且以爲一門鼎盛皆食舊報無絲毫德色惟諄諄以守祖訓勵所學勤所事戒子

孫此又大丈夫之所難而得之於巾幗今之世有幾人哉節母春秋七十有八先十八年以節孝褒揚如例著有瀟碧軒詩草一卷子一善鈞卽公擇也女一適南陵何崐華孫飴泉任泉蒙泉孫女頤祖頤雲公擇持狀乞爲傳因論次之俾誌家乘者采覽焉

贊曰語云死節易撫孤難節母年二十七而寡夫弟既衆下無遺孤遂其志而死死又何憾顧聞邁姑一言幡然知所輕重卒能以一身之不死劬勞五十有餘年維持家政於不敝一門稱之爲母鄰里鄉黨咸曰斯人也足以母斯家矣而其家亦以母德歸之孔子曰天下之民歸心焉夫歸心云者豈能強而致哉雖然亦苦矣

蔡君雨潮家傳

吾鄭蔡氏其先出自莆田唐時有諱元偉者始徙長洲其後人避宋建炎之難

乃卜居鄞之豐樂鄉至六世諱海康遷居潘火橋泊岷苔先生由貨殖起家好施與依范文正公遺規建義莊創學校設育嬰堂以義行旌於朝邑乘有傳南皮張公之洞嘗志其墓曰積之錙寸而斥之以千億薄於自奉而厚於養人者是也義行公生二子長卽外舅岷青先生次萊卿先生是爲松柏兩房余侍外舅久不及見萊卿先生及其子月笙自外舅沒兩家有事輒就商數歲以來與兩潮琴孫往還益密兩潮主松房琴孫主柏房方喜義行公一脈繼述有人不幸而兩潮遽卒是可痛也其子同珪來乞傳因敘其概君諱和臂字兩潮先外舅嗣子也性純篤持躬謹恪少習商旣長能矢敦厚以從事其業嗇於己而孳孳赴義自以早歲讀書鮮所得遇稠人廣坐文酒燕敘退然其間不敢稍出論議衆咸推爲長者嘗造余見所印明本釋讀之大喜攜以歸他日語余曰夫人生世要貴種德劉氏云浮世功名蟻螻耳卽財之去來與功名之得失亦奚

以異吾輩席先人餘蔭惟有兢兢守厥規矩不敢稍有外慕也先外舅遺產僅足庇子孫嘗設棊同德藥肆同懋參肆旨在濟世逮君繼業務承遺志選品必精資費罔惜復設酒廠以防火酒屨雜設膠廠期陳陳相因久而後市其效彌宏族有十八房租堂義行公生長之地屢厄於火久燬不復謀諸族人既相率讓產歸公君遂出二千金爲創於是踴躍相繼堂乃復成義莊本義行公首創君尤盡心規畫不遺餘力有族母老而失養君事之如母周其孔乏無或懈邑中修通志灑上獻飛機君皆量力從事罔所顧惜人或以是稱之要不足爲君多余交君久每聞其言藹然仁者及觀其行則皆用仁術之效又名其堂曰光裕益可以見其志矣孔子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如君勉竭其力於親於仁不亦君子乎哉年猶未也而遽死余於君之死又安得而不悲也君體素弱往歲病經年而愈今年丁丑夏偶感風邪因而嘔血余方以嫁女至燕市比歸

見君病甚六月二十午復視君疾益審其不可爲君遂以身後事誦余余既受君囑而君遂以是夕卒君以己丑生春秋四十有九元配陳氏繼配趙氏子一同珪女一菊芬

論曰先外舅年五十先君贈以言有曰義行公沒逾二十年撫孤恤嫠之不懈昔之族鄰待舉火者如故也贈袍分金之相繼昔之孤寒資廈庇者如故也橋樑道路之或陔錢米衣藥之必需昔之仰成而受施者如故也今距義行公之沒已五十九年卽去外舅之沒亦二十九年有賢子孫奉承弗失能以義行公之心爲心義行公之行爲行倫所謂無改於其道者與而天不予雨嗣以壽又何也雖然壽有所限澤乃恆積勗哉後嗣邁種厥德用慰先人卽亦君之志也夫

方君選青家傳

余伯姊歸鎮海李如山如山仲妹婿則方選青也選青席豐厚而行敦飭又好黃老家言知攝生術尤慷慨急人之難余嘗歎以爲難能久與之游遽哭其死可謂也其孤傳沆持狀乞爲傳雖不文寧忍辭按狀君諱啓新諱諒積銓姓方氏選青其號也方氏先世居閩之莆田宋時有諱軫者官於鄞因家慈谿之鳴鶴山再遷鎮海之柏墅遂爲鎮海人君祖潤齋先生用貨殖起家義行著聞上海之有四明公所先生始之考黼臣先生繼志述事家益隆盛生四子君其仲也性仁厚與兄式如弟叔陶季揚最友愛自黼臣先生捐館式如出爲幼鹿先生後家事悉由君任之方氏以懋遷著於時凡蔗簪質庫錢肆之屬世傳其業而錢肆設於滬濱者四設於甬上者二君顧不屑家人生產而有事乎詩書又能不墜厥業因時推變督教其子益弘大之儻所謂擇人而任時者非耶嘗謂鄧禹子弟使各執藝非惟守業且所以立身也因使傳沆從德人寶伯來受

化學傳沆既精其學爰設化學工業社及國貨公司不獨弘其世業駸駸能持商戰之籌而收裕國之效矣余每慨互市幾百載出與入莫之衡天下攘攘羣玩巧而事末國以是蒙其病而或莫之省也彼務長子孫守富貴者則唯較銖黍競錐刀效賤丈夫之爲然則如君之志行寧不足稱哉寧不足稱哉君垂老既絕塵氛日以詩花藝木自娛會海上變起君憂憤成疾竟以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卒距生於同治十三年甲戌春秋六十有五配鄞陳氏繼配同邑李氏梅塘先生女也側室歸氏陳氏陳氏子二長傳沆李出次傳樑陳出女三長適慈谿裘光頰餘待字孫二之渠之渠孫女一

贊曰昔太史公傳貨殖稱陶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費於人君與友同貿易喪其資獨任之無吝色又喜講求醫學遇貧乏勸之醫而君任其費無識與不識皆然也君貌瘦弱如不勝衣臨大事決大疑定論不可搖惟宏毅者能任

重非仁厚無以發身彼性天之所篤固如是夫

高子白先生家傳

壬子之秋壽鏞始司浙財政承胡君銘槩之後而先胡君者高子白也初浙省光復以湯公壽潛爲都督子白長財政愛惜物力食寡用舒子白自始蒞官以至去職出入惟謹攷稽簿籍不苟絲毫壽鏞於是得躡舊規從容而理之及癸丑風潮陡起金融杌隉子白方總理浙江銀行集議平定自未達丑卒能轉危爲安此皆壽鏞躬與其事患難共之者也忽忽二十七八年一會晤於滬濱再傾談於杭之彌陀寺其跡雖疏而交合無所間今不幸子白死矣其配高楊石君與其孤維勳等持事略乞爲之傳雖不文奚敢辭按略君高氏諱爾登別號君鰲子白其字也先占籍浙江紹興清乾隆間始遷杭遂爲杭縣人世以仁厚著於鄉考諱雲麟字白叔同治丁卯科舉人內閣中書重宴鹿鳴嘗於西湖花

港側築別業曰豁廬時集文人詩酒爲樂泊如也妣金太夫人於清季首創天
足會設產科學堂實爲女界先道昆季六人君行五秉性穎敏年十九東渡日
本先肄業成城學校旋入陸軍士官聯隊卒業於第十六期騎兵科爲中國派
遣士官留學生第三期也與蔡君松坡蔣君百里蔣君伯器許君汝爲同卒業
而二蔣與君時推爲浙之三傑焉甲辰歸國年方二十三會值國家多故北洋
方練新軍袁項城主其事段合肥爲練兵處總辦君爲幫辦多所擘畫及岑西
林督兩粵檄調至粵充廣東營務處會辦兼陸軍學堂總辦岑公卸職君入都
任陸軍部協參領旋復入滇任督練公所練兵處總辦兼講武堂總辦滇之有
講武堂實自此始將材輩出君之力也然亦以此爲上官忌浩然東歸未久武
漢革命長江響應君與陳君其美夙相契會攻上海製造局幾瀕於危終克之
顧君浙人也以爲桑梓之事宜身先之乃與周君赤忱等率志士由鐵道進浙

撫增輟閉城爲備卒毀城入遂光復杭州君先被推爲財政部長嗣改爲財政司長創設浙江銀行省之有銀行濫觴於浙而財政調劑得宜諸多匡益昔熊君秉三嘗謂自治之無負於民者惟浙耳然則前所云云固非尋鏞一人之私言也無何項城稱帝君間關走漢與蔡松坡李協和唐蕪慶方韻松諸君同舉義旗卽今所謂雲南起義是也君任護國軍總參議時漢軍由桂入粵廣東嚮義君贊畫獨多西南臨時政府成立方公韻松任福建靖國軍總司令君任總參謀長兼第二混成旅長駐軍閩粵邊境時督閩者頗增兵對抗君與呂戴之陳雄甫相聯絡以浙軍爲犄角漳泉各縣望風來歸軍勢大振閩南粵東始得爲國民革命軍之肇基焉願君淡於榮利尤以軍閥恃功驕蹇爲恥會陳某專權跋扈侵凌友軍遂託故引去壬戌四月君父母重塗花燭由是得朝夕定省而浙督盧君永祥爰聘君爲督署參議時值直皖不和江浙私鬪將起使者奔

走道路浙之人士創設西湖博覽會君實佐其事壽鏞時再司浙之度支亦預斯會孰意會之成立之日卽爲五省出師之秋未幾而壽鏞亦去浙矣君被任甌海關監督未赴再任徐海道尹強而後就徐州當南北之衝綰數摩擊連年疊遭兵事民生凋敝君刻意撫綏既興學校又治水利視事凡十有八月民歌惠愛旣引病去頰歲蟄居迨國民革命軍統一南北奉化蔣公與君始相識於留學赴日之始繼相契於滬軍樹功之會欲以鉅任畀君而君屢病未愈不克出山延充顧問朝野利弊多所密陳蓋君愛國之忱老而彌篤也君承家學氣象雍容少年卽以善奕名中歲致力詩文兼擅詞曲詞法辛幼安文摹王半山三十八歲以後潛心內典尤重禪宗故其晚年屏棄浮華得力又多在此七七事變以後居常鬱鬱而病益不可爲易贊之日神識清明猶殷殷以報國昂兒輩以生寄死歸無所繫戀純任自然念誦佛號詔告家人不得悲哭以擾靈魂

此非有所受之耶君卒於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二日即夏正己卯十一月二十三日卯時距生於光緒八年壬午二月二十三日辰時春秋五十有八子維勳鳴岐女斌儀

論曰嘗聞君言大丈夫宜磊落光明有公關而無私讎生平蹈死者屢矣而卒不死天其恕我無他乎今君以天年終縱不云壽而堂堂正正不爲詭譎見道既篤一不如志浩然而歸雖處困窮不恤也其將兵也有儒者風其勤政愛民也以廉以惠又與余言某歲病甚忽夢某弁相告死於漢之某村乞歸骸骨馳電蔡松坡果得之由是不敢持無鬼說嗚呼卽此以觀君之與士卒同甘苦而一生惠之入人者深可知已四大皆幻真如常存道在然耳嗚呼可以傳矣

贈金君錢孫序

昔李杲堂述其大父參軍公言曰不讀史不能見古今是有目無視也不言詩

不能申唱歎是有口無聲也更自言初讀史記意搖搖無所定少學爲詩諸公
謬相推及與梁公狄定交徧和其詩每見一篇卽報書曰逢其知音千載其一
今讀杲堂集未嘗不與史漢相頡頏而其詩血脈一絲微茫關合然當時公狄
勸其勉進德業留心第一等學問卽文章氣節尙屬第二義耳古之人所期於
友者遠且大如此况數十年前之得失毀譽乎哉余持此以告吾老友金君鏡
孫余與君交三十有三年往者示余以所作詩四卷且舉先世里居自署曰安
樂鄉人余盡讀之其贈余詩有曰議郎鹽鐵成書易計吏租庸報最難子美擊
香三嗅泣堯夫安樂一分寬不禁慨然於理財之官之不易爲也而同首夙昔
余與君共事海上是爲厠身計吏之始歲月易得素髮皆霜境隨事遷俯仰陳
迹我兩人復得持頤而笑往事縱談向之相期可謂無負矣晁文元公曰天時
之順序本乎天也據理則有常而或有不常人事之得失本乎人也據理則有

常而或有不常方君權貨於滬二載有餘續報最歲庚戌夏江蘇度支公所創立布政使者陸文烈公也檄君筦權時撫使者爲雲陽程公並將延君入幕爲財政僉事未一月遽登白簡及後知爲君權貨時桐油認捐案也人莫不爲君冤且莫不爲君異夫契之於先矣而遽劾之於後何也豈得失真不常乎抑亦逢其知音千載其一固難其人乎故事院以事下司司必檄員往勘時勘者爲福建陳某本書生謂桐油銷滬及鎮江下游滬認捐則下游額必絀又謂認捐不及額利在商司據其說申於院屬稿者爲幕僚吳某左右莫之知亡弟子京時方在幕聞而告君其後君上書辨亦莫之省余嘗佐權淞滬攷其實矣所謂桐油捐者官徵歲僅七白金商認則三千五百金認捐數月下游轉盈五百緡及改革之明年又由商認減爲二千四白金至裁釐方罷是二說皆破矣假使勘者不粗心以掉則君可以不冤又使屬稿者能辨別是非則雖處之罰而何

至於罷廢蓋文烈性剛毅非嚴酷者比更非欲周納君之罪也願雲陽時方以察察爲明羣下莫敢進一言彼賢則賢之彼否則否之是可怪也今君年七十矣德業日進公狄所謂第一等學問已盡之矣其文章稱於世尤在任史館時表彰氣節之士則又有合於第二義者况其事大白於後君又從政十餘年人莫不知君謹厚廉靜乃於其壯時事不能無憾抑若搖搖無所定意者將謂理財之官之不易爲士生於世知己固難逢歟昔蘇子美以一飲食之微坐廢爲民歐陽子深惜之然不失爲子美邵堯夫非唯自樂又能樂時故名所居曰安樂窩如君精熟史事非無視者工於詩非無聲者見古今申唱歎而已余辱與君相處久因以公狄勉杲堂者爲君勉焉君以安樂自號家有佳子弟耄耋而好學康彊猶昔余雖老猶得從君以勤文字爲樂然則絀於彼者優於此天道之無往不復不益可見乎因書以贈之

游蜀草序

憶辛亥秋岑西林使蜀檄余偕未果也忽忽二十八年余六十三歲矣乃得徧攬川蜀東南之勝豈非天耶諺云老不入川意有所懼乎夫有所懼則寸步難行矣况蜀乎哉蜀道之難非論於今日由歇浦達香島二日耳航空一日耳三日卽至難於何有空行平坦縱遇雲霧稍稍顛簸而已余以戊寅端午前一日出門凡七十五日而歸意氣慨然不自知其老斯行也爲光華之復興也所事既畢一登青城山再登烏尤山更登峨眉山而其它目之所接者不計焉西蜀稱雄都古昔英豪建功立業山林隱士藏器待時餘韻流風千載如昨境之所觸因發爲詩不復計其工拙焉凡得詩若干首而以九老洞記附之則寓言也名曰游蜀草藏諸笥歐陽子曰物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者之彊余曰物聚所好則有之必得於有力者之彊則非也事成於所志能無懼而已矣無懼之力

勝於有力能無懼卽所好聚之矣余不能詩脫口而出者亦無懼也讀者有以諒我戊寅秋九月辭勤其先已付印自註

戊寅光華年刊序

自有光華於今十四年矣歲皆有刊獨壬申無之曰有故其故何歟曰與今歲同今歲既與之同矣而不廢刊何也曰今歲更甚於壬申矣自壬申至今凡六年此六年之中銖鎔疊之者更越於前八年列子所謂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智勇之力由化而成孰測之哉一旦而形動矣實核矣隨起隨滅矣其幻耶其夢耶約園子方治列子豈病忘者耶則斯刊之不容已謂之學幻可謂之記夢可謂之示不忘亦可矣約園子人僕耳其與約園子同爲役夫竭其筋力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心形俱疲蓋有不求慰喻其勲者矣卽從約園子遊者學操舟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非

重外者也凡重外者拱內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令天下皆呂梁也而並流承之矣是何也蓋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則被髮行歌也固宜雖然既其文猶未既其實也試觀三年之不敢念是非言利害者何若五年之更念是非利害者又何若七年之更死是非利害者又何若九年之不知我之是非利害彼之是非利害者又何若吾願從吾遊者之外內俱進也昔者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釋之者曰至純至真卽我之性分非求之外慎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步艱危哉夫智計勇敢固難能可貴矣然冒艱步危則更有進於此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所謂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

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嗚呼彊弱之相互禍福之相倚亦在覺之悟之而已矣夫能覺能悟則天下皆將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莫覺莫悟則與游者且莫汝告也而孰相濟也列子更引惠盎之對宋王曰孔墨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諸先生皆可爲孔墨諸弟子皆得爲孔墨之徒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何爲此皇皇也誠欲愛利天下也入水火貫金石變物之形而易人之慮者尤在乘虛不鑿觸實不核且知劍之不足殺人矣列子曰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能辨其游者壺邱子曰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然則視爲幻非也視爲夢更非也好惡不亂吾心忘非真忘則得之矣爰繹斯義爲吾光華同人進一解焉斯刊之編約園子聊盡人僕之

職也若夫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則望諸天下士矣因書以弁首民國十七年六月

光華附屬中學戊寅級紀念刊序

吾光華大學附屬中學戊寅級畢業生將出刊問序於余余適兼領中學諸生之請不敢違也憶今年夏嘗有事於蜀矣頗行大學畢業生以畢業紀念刊屬余序之余方洽列子以列子之說爲之序矣今余自蜀歸以其游蜀之所得序斯刊可乎余東西南北之人也既登秦岱沂黃河攬漢水登萬里長城於秋則黃山於贛則廬山於蘇則金焦及天平於浙則普陀洛伽山金華之北山願所謂峨眉山者其高超五嶽青城山號曰五嶽丈人登峨眉則青城爲培塿矣獨未得一至今之有事於蜀將以煥發吾光華也非以登臨山水爲樂也然瑰偉絕特之境益欲往而觀之於是先就薦紳先生考問所以教學之方與夫因時

制宜之道又觀其地學校之固有者若四川大學若重慶大學若華西大學若歌樂山下之教育院更觀其遷徙而來者若中央大學若復旦大學若武漢大學其規模不一其莘莘學子有志焉則一也荀子曰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買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誠哉是言也己之所事既畢不得不勤館人而償吾願之欲得者因泛舟循錦水而下過彭山卽李白遇老嫗磨鍼處也過眉州卽孫書石畫之所藏皮者也過青神卽所謂斐歐而後有誰親者也至樂山少休焉則見青衣沫水雙流相關卽漢之平羌地也遂上烏尤訪凌雲郭舍人爾雅臺蘇東坡讀書樓在焉越宿而達峨眉其下纔五百五十尺耳高者則三千尺凡四宿而至金頂寒氣慄慄逼人夏日著綿衣猶薄夜則圍爐復遇雨天霽登最高處東觀雲海西望雪山觀止矣余每攬一勝輒繫一詩今不贊夫登東山則小魯登泰山則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山水之情聖人所

不能已卽以余登峨眉言之始則平坦繼而險及至頂則艱難曲折幾墜者屢矣人第知游峨眉之樂而不知千辛萬苦乃能至其地則凡欲償吾願者大率類此諸生之求學也固莫能外推而至於家國事夫豈有異哉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庶乎近之且中學之卒業也猶望峨眉而僅至山脚方五百五十尺耳及於頂三千尺所謂千辛萬苦者更不知幾許倘中道而廢欲求瑰偉絕特之觀更安可得諸生勉乎哉知良農良賈之耕與市不以水旱折閱而輟則知士君子之道矣知勞苦之事之爭先則履險若夷不達不止矣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隨在皆樂也於富貴於貧賤於夷狄患難曾何間乎况山魅水怪無處無之吾不以魅怪而傷吾志可矣抑余登峨眉方及半聞有獵者獵青猿去羣猿號呼徧山谷必得其人搜之獵者不敢至羣猿自是出必相聯結後無聞有獵者嗚呼物猶如此可以鑒矣因書以爲序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

己卯光華年刊序

己卯冬光華年刊成畢業同學循例問序於余余默然久之光華成立十有五年所處之境月異而歲不同然有史以來艱難困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今以吾中國一百年中大勢論向之所謂藩籬者今皆撤廢無餘向之所謂海防江防陸防者今漸漸移而至於腹地向之所謂財源與夫貨幣等等今或左右於他人之手向之所謂工商者今無一不與鄰國相連繫甚且得操縱之極而至於文化風俗亦時時影響於他邦卽以農言北宋之時東南膏腴畝值百緡今且貶其半矣我以生貨往彼以成品來盤剝之餘幾何不取膏血而盡之也然則今之艱難困苦固甚矣他日之艱難困苦更有甚於今日倍蓰者矣學校者所以植人才應世變也應一時之變易應未來之變難一時之變狠突豕奔有時而息未來之變鯨吞蠶食其患無窮吾將擇何術以處此乎就吾校之學系

言曰中國文學曰外國語文曰政治曰教育曰歷史曰社會曰數理曰化學曰
土木工程曰經濟曰會計曰銀行曰工商管理苟人人而深造焉其足以應變
乎未可知也倘僅得其皮毛焉其有負於植人才之意則罪大矣往者余嘗謂
世界言商戰而我無其備遑論戰今推言之世界皆以學戰而我無其具遑論
戰然平心言之非無其具也有其具而人莫之究也古人云器用之理吾心存
焉忽然識之則爲物格夫忽然識之者非學何來以古人之說合於今日其理
同之就其理而合於事千變萬化將何所適其宜乎孟子云由今之道無變今
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欲變其俗首在懍懍乎匹夫之貴兢兢求事
理之真負貲則可經可權合理則宜今宜古知工商之足以救國則必無忽乎
理化知教育之所以濟世則必普及於社會知勞動資本之調整則銀行必審
其運用知生產消費之支配則經濟必探其本源大之則歷史政治之變化必

期合於時代小之則土木工程之建設則必宜精其技能夫五官當薄其類此一身之會計也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此一國之會計也司馬遷曰會稽者計功也閉門造車不必出而合轍凡吾同學畢業者其何以求轍之合吾同學未畢業者又何以於造車時求其合轍之道乎余爲世變懼因大聲疾呼爲吾同學告此其使命吾同學負之雖然豈僅吾同學所能負之哉爰書以弁端時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也

贈效實己卯畢業同學序

鄙之有效實中學二十八年矣滬之有分校又復二年主之者馮校長威博也輔之者諸名師也國難愈甚志氣愈堅實方實苞於鏢盛歟茲者畢業同學屬余一言爲介余惟學之爲言效也墨子曰實榮也孟子曰篤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效實之命名也實取諸天演論夫物競天擇理固然矣物競至於今日更甚

於昔今之科學皆昔之制器尙象之遺也願自三代以後人莫之講而歐美之士得夸於世以爲獨擅然形下者必有形上者以御之則庶乎非僅僅挾以爭機利己也此效實意也且形上之學就吾鄉而言自漢任子創治己之說唐孫拾遺好孟荀之書宋慶歷五子正學四先生以逮厚齋東發元之二程明之南山文定其尤著者也泊乎明清遞嬗之際錢張諸先哲六狂生五君子者出蒼嶙碧血氣壯山河偉飾凜然尤足爲世法有清之初證人講學諸萬迭興以迄全謝山繼以袁陶軒王履軒經師人師綿延不絕今豈異於古所云乎是又在同學效其實矣且學無止境自幼至老皆學之時也中學升之大學草木萌芽之始也老子曰作始也簡將畢也鉅譬諸農夫但問耕耘不問收穫天下未有實至而名不歸者也抑余讀史記蘇秦傳彼亦有所謂效實者曰事秦必割地以效實蘇秦策士也僅知割地效實之爲害吾反鑒之而得其道專心并力登

意而效學術之實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不亦可乎因書以爲贈

陳母李太夫人七十壽序

吾鄞迎鳳橋陳氏以詩禮傳家世科第同光之際尤盛丁卯一科兄弟叔姪賦鹿鳴者凡五人及乙酉秋闈又復兄弟二人其一人卽吾太親翁子深先生也洎後良初以壬寅舉於鄉君貽以己酉拔於省科舉旣廢余長光華大學式主爲吾門入室弟子今以文學士爲吾光華中學國文師則皆子深先生之子也斯固由於涵濡世澤者深而不徇於外物不競於邪侈其得之於母教者更有足多焉李太夫人爲讓卿先生之女子深先生之繼配也先是江太夫人生子三良初方十二歲君貽方八歲幼泉則期歲餘耳自太夫人爲之母養之撫之恩勤無已以至長成良初嘗告余曰吾父嚴而母慈幼時背誦偶失記則施以夏楚吾母必勸止之不獲則繼之以泣慈愛之篤與先妣在日無少異也及生

熙徵式圭則督教之與諸子無異也憶余方冠與良初爲文會往來始密其後包補園先生館其家余更時時以文字往請益則見君貽與諸弱弟衣布素或暢論文體或朗誦經書彬彬有禮法余登堂拜謁子深先生挹其道貌敦朴渾厚於世之所修大者一切屏之不爲意余以禮稱之曰太親翁而先生謙讓者三顧未及見太親母耳由今溯昔忽忽四十有餘年而太夫人年七十矣良初爲姊丈李如山之妹壻而余又與陳鳳三有連鳳三良初之從叔也遂交相謙云吾鄉風俗樸茂世家大族雖甚豪富非惟不以斯驕人而相攸必求諸讀書種子及成家室降心相從躬親其白無絲毫德色流風餘韻往往然也况讓卿先生以勤勞起家父老相傳每出門遇風雨手一傘足兩屐人莫知其爲富家翁也太夫人一秉家教門鮮臧獲有患則同其戚有喜則同其慶此豈有所僞飾者耶良初又與余言當辛亥改革家有典業質多贖少業將不繼吾父有難

色吾母立出外王母遺金數千助之先業賴以不墜則又大丈夫之所難而得之於巾幗其過人者遠也良初又言吾父體素弱吾母護視歷三十年如一日吾母年五十吾父見背舉凡內外上下委曲周旋吾母以一身任其實中經國家多難家業變遷相機以應裕如也小子與諸弟尙能各安其業非吾母之力烏及此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不啻爲太夫人詠矣今年夏正十月初三日爲太夫人七十帨旦戚友將奉觴上壽良初上請不許於是謀所以爲文壽其母者而屬之於余余往歲於良初六十嘗以詩贈之雖不文何敢辭爰就所見所聞者書以爲太夫人壽歸震川引王半山之言曰賢者道彌於中而繹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今世事蜩蟻矣良初方僕僕於道路幼泉侍親在家熙徵遠在巴蜀式圭躬執教鞭皆有以綿延世澤鄉之人旣稱道陳氏之所以教子孫者如此復稱道外家李氏之所以垂範者如此

更稱道太夫人所以相夫教子使不以家自累者又如此而良初昆季道彌於中而藝褻於外則固不在祿與位也且子若女與夫孫男女三十一人曾孫男女二人環而侍側斑綵齊飛甘飴嬉弄太夫人願之喜益可知已繼自今願歲歲祝太夫人壽更願由剝而復時和年豐不僅爲一家慶也是爲序

平齋詩存三續編序

何平齋先生以乙亥十二月十日卒壽鏞旣爲文傳之其後孫聖祐孝續更以詩存三續編一卷鈔示荏苒五年餘矣今始刻之其故何歟當先生之刊詩存正續編也歲在辛未之秋及再續編刊於甲戌冬自序旣述壽鏞強促付梓而又云傷時澌淚所作多得於兵間天災人禍擾攘倏四載時勢眈眈幾於萬方一概抑知先生沒後其情景有甚於昔者乎然則亟亟欲刻先生三續稿更烏可得雖然壽鏞之於先生以道義相終始者也往者始需吳會少年意氣視天

下事任吾所爲而先生折之以寧靜及年五十六退休滬上絕意不復問世事先生諷之以詩曰讀書萬卷關何事對此元元只引慚

和壽鏞優游三天竺詩

壽鏞故不善

詩嘗漫詠之而先生輒和焉有所作必以示往來函札成帙固無時不互相探討也憶甲戌歲先生著政論謙曰臆說蓋從偶談中別開蹊徑取諸子百家言舍空談求實用分論政論學爲二卷思而以醫薄俗書成之日告壽鏞曰十年工夫未得一當今日息心靜氣研誦一過乃覺平日所注意處歷歷如在適如素願云又曰今日之爲王充者必多但有王充之學則可嗚呼先生豈僅今之王充哉自乙亥秋先生病旋稍愈由是精力漸不如昔每談家國事輒嗚咽流涕壽鏞轉引先生放言詩所云正惟震盪甚適可圖共存者以慰之先生亦破涕爲笑然不數月而曳杖逍遙矣豈非天耶先生之詩詩史也醞藉和平老而彌篤壽鏞亦旣一再跋之今讀三續編尤精粹誠可謂究觀天人之際知命而

不惑者歟願壽鏞自念憂患餘生漫漫長夜撫此賸稿欲刻而未刻者屢矣一日忽讀先生遺札有隨時刪改期於瞑目爲止將來仍以奉託之語雖非爲詩存言而揆諸始終之義豈可忽諸爰倩王彥行讎校三月而梓竣感慨夙昔乃復爲序以誌痛云辛巳孟春

讀易臆斷跋

右讀易臆斷三卷余老友沈旸民作也自余與旸民交忽忽三十年矣相處皆在憂患中而憂患於今尤烈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讀易於憂患之日而其旨愈永是書以君子終日乾乾始以豐多故親寡止其有合於吾兩人相交之意焉夫易之道大雖孔子猶有假年之歎豈易言哉旸民每讀易見章句異義抑於胸臆不能不斷筆之於篇名曰臆斷其關於象數者別撰釋疑二卷余未見釋疑今盡一月之力就自謙所謂臆斷者讀之皆取諸古籍碎金片玉豫是有益

悉皆抄內截自李唐不及趙宋遑論元明顧於清儒之言漢學者則又往往辨之蓋既談漢學一一宜得確詰未可輕心掉之也用力可謂勤矣其尤精者如辨河圖洛書如釋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如解參天兩地而倚數皆爲不刊之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至於昔人斷章取義而點者更假易以逞其私又排斥不遺餘力於世道人心裨益鉅矣蓋自竹初先生諱紹勳撰周易解十卷周易示兒編三卷周易說餘一卷於易學得其統宗庶民秉承庭訓朝夕於斯合象理數三者會而通之求易於易之中不於易之外倘所謂卽物精思體用相涵者歟抑尤有感者其註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述先德之言曰樂天者知天時也順其序而修身是樂天之本旨也余宜與庶民共勉之校竟因書於後庚辰春

管子臆斷跋

余讀沈君應民所著讀易臆斷校竟既爲書於後先是應民嘗以管子校正之稿屬余余就所蓄管子諸本略爲比勘一知半解別紙書於眉端而應民遽以入諸編慚愧無地矣夫讀書難讀先秦諸子尤難諸子出於王官與諸子救時之說本可並存管子一書其源爲道家其流爲法家而儒家陰陽名家墨家以至縱橫家雜家農家後之所謂九流者無所不包詆之者爲誦策譽之者爲寶書其書非出一人之手其言非爲一時之說固可斷言願其精神所寄卽班固所謂股肱材者莫管子若也欲信管子宜信周禮余嘗就論語齊至於魯魯至於道一章反覆推闡而推原於周公制禮作樂之精與太公三寶六守之大爲今之言治者所莫能偏廢救一時與垂萬世其道雖異其意則同周公欲垂萬世而禮樂之功緩太公欲救一時而簡易之效速管子者法太公者也而周公之法未嘗不取焉首憲之法本諸象魏幼官之圖原於保章軌里連鄉卽鄉

遂之制民無雜處卽體國經野之遺種種妙用而濫觴於使民知政之深意而尤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正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獨得安國富民取盈於天下也故孔子雖斥其器小而深許其仁仁何以見見之於其書然則謂管子書僞者謂之未嘗讀管子書可也天下之斥爲僞書者以爲書僞則可不讀矣執此論之公山以費畔謂之後人僞竄而將使後生小子遂廢論語可乎老子謂爲戰國時人而使五千言河漢置之可乎孔老之書旣不可廢則管子一書與其謂之譎策毋寧謂之寶書旣謂之寶書矣大義所在固不可忽一字一句亦在必研差以毫釐謬以千里離校之學尙已廕民精心結撰一一求其可證不爲高談闊論而能平心靜氣得其窠突夫豈苟焉而已方今天下多故欲求管子其人又安可得然則其書尤不可不讀讀之而孟子之所以卑管子與孔子之所以尊管子者益憬然矣庚辰夏

語譯廣解四書讀本序

沈知方先生既卒之明年其子志明持語譯廣解四書讀本請序於余余與沈氏有姻婭之雅願未識先生也志明且以粹芬閣藏書目贈乃知先生平昔收藏富不惟詩書啓後而將以先覺覺世之後覺者也低徊之不忍置先生之於是書也自序曰聖訓出於體驗事業根於學問立身之本誠正二字足以盡之虞世之道忠恕二字足以概之嗚呼余二十五歲而孤當先君子易簣之日執吾手曰堯舜之道孝弟夫子之道忠恕持此以往庶乎可以爲人深誌之不敢忘及建光華大學其始也以知行合一爲校訓其後易以格致誠正先生所謂誠正忠恕者適相合焉烏得無言先生又曰四書非救人之藥石乎身由之而修業由之而建政由之而成教由之而興譯得其當理隨事解語或乖迳差以千里嗚呼天生孔子爲萬世師孔子聖之時者也曾子子思孟子皆得聖人之

一體其言所以救時也自春秋以迄戰國天下攸攸矣其禍始於身之不修故孔子曰修己以安人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子思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孟子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涉焉一身而事之建政之成教之興皆其實焉危矣哉重矣哉故大學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然則四書者其修身之本歟由漢以來註四書者衆而集大成於紫陽朱子謂紫陽不講訓詁而學之爲效習之如鳥數飛其註論語開宗明義精切如此謂紫陽再三易稿求無弊而已聖意轉隘不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聖人多爲中人以下言也高而無當奚取焉余自幼熟讀四書而學庸論語且讀朱註及長取孫夏峰四書近指李二曲四書反身錄黃薇香論語後案更讀之益有以發揮旁通然非所以語初學也先生於四書可謂勤矣先之以王端塵先生之講解繼之以碩學名儒之校訂終之以

蔣伯潛先生之譯述廣采漢宋諸家之說間爲朱註補正其兢兢於語或乖迂
差以千里者誠鄭重之也雖然非王蔣諸先生好學深思精心結撰使讀者明
白曉暢而得津逮之功何能成先生之志哉惜乎書出而先生逝矣然書在而
先生不死矣抑余尤有言者曾南豐曰論詐之便而諱其欺言戰之善而被其
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今也利
害得失之間顯著於寰海矣豈惟我中國哉而中國自唐虞三代而下莫不有
學其人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也者小而六藝大而天下國家無所
不包形上形下格致與誠正並重其學詩也興觀羣怨而外必曰多識鳥獸草
木之名又豈以空疏無具之躬漫焉而談民人社稷哉今海外且譯四子書矣
彼亦豈無所見而爲此迂闊乎誠亦知其有不可少也人以爲不可少而我忽
之慎矣况斯讀本明易淺近溫故而知新下學而上達古之語錄求人人能曉

其意非異也吾願學者手此一編以正其心以修其身以端其趣以去其蔽措之天下國家其本既立知識技能亦達之而餘裕矣質諸邦人君子以爲何如
民國三十年四月

今古輿地圖跋

今古輿地圖三卷明崇禎十一年十月沈鳳舉進呈之書也攷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有古今輿地圖二卷注云述古目作歷代輿地圖卷數同也是圖目作三卷卽此本遵王所見非全書也豈惟非全書其云起帝嚳九州至元末羣雄是經顛倒割裂之後因以今古作古今而遵王未之審也至四庫存目題曰今古輿地圖名則是矣而云此起元末羣雄至帝嚳九州爲小異又云蓋此書本無卷數曾所藏蓋以篇頁稍繁分爲二冊故以二卷著錄仍是想當然之詞耳抑知原書固起自今古華夷區域總要圖次以大明肇造圖再次以大明萬世一

統圖更次以九邊圖然後及於帝嚳九州圖中因忌諱而埋沒作者之姓名割裂其輿圖於今幾三百年矣殊可慨也風舉之名雖不登於郡縣志卽選舉表副榜亦竟漏列然其父九疇爲萬曆五年進士鄞志固有傳也九疇之子鳳起字可凡萬曆四十一年進士亦見附傳張懋忠序余友明州沈伯子定之氏究心經世起而修輯之旣曰伯子則鳳起之兄也向無是圖之傳天下後世安知有沈定之其人哉曩者金君錢孫借是書於葛君詞蔚展轉眎余且曰李申耆之沿革圖其本此乎余應之曰余藏書中有所謂東坡指掌圖者申耆實胎於此今讀鳳舉進呈表有云半本蘇文忠指掌遺文則固未嘗獵美也去冬余取是編對勘北宋以前多就原文竄易南宋以後則別爲攷訂蓋沈取諸蘇李取諸沈余與錢孫見相合矣余謀以是編梓入四明叢書而原圖縮小不易未果也爰景寫一冊將此冊返還葛氏不幸詞蔚墓木久拱所藏之書多付劫灰而

是編獨存豈非天乎庚辰十月

題餘姚朱氏收藏墨跡

姚江朱氏爲西漢僕射文季苗裔系出南陽其以忠信報知己以任俠撫遺孤以誠篤敦氣誼流風餘韻垂諸千秋遷姚之始祖諱正泰生南宋寧宗嘉泰四年卒帝昺祥興二年蓋宋之季也二十傳至諱金鐸生文治是爲少仙先生文治生蘭是爲久香先生蘭生迪然是爲肯夫先生亦曰味蓮先生三代相繼道德文章彪炳於世名公碩士往來函札一一具存先二女送觀者二本爲諸名流上書於少仙久香肯夫三先生者嗣公謹又以二冊見畧一題曾文正公墨寶一題李愚齋赤牘裝璜成帙則湘鄉合肥致久香先生書也因竭十日之力略爲攷訂凡有關朝章國故先哲著述鄉邦文獻及朱氏三代立身行己出處者則別錄之更證諸久香肯夫二先生日記俾他日珂版傳真讀者有所稽攷

而壽鏞老幸覩此冊亦非偶然而已若夫二先生日記余將盡讀之其有裨於史者更別誌之以傳焉時庚辰重陽後六日也

與四明學社諸君子書

雨瀟風晦之中得諸君子相與聯結精研學術不啻證人社重建於白雲莊也甚感甚感壽鏞雖老竊願隨諸君之後略盡棉薄願茫茫大海不知何陰之從輒敢就夙昔之所搜羅與今後期望於諸君子者略陳一二幸垂察焉壽鏞搜索鄉獻之書垂四十年清四庫所錄之四部已得者十有其六七其未經收錄得者又在百數十種而零星假諸友朋錄副者尙不預焉自庚午春始刻四明叢書迄戊寅夏已刊者凡七集印行者凡六集第一集二十四種一百三十七卷二集二十二種一百七十一卷三集十七種一百八十卷四集三十七種二百九卷都一百種六百九十六卷其第五集爲宋元學案補遺一種一百卷是

書爲馮雲濠王履軒兩先生輯卷帙浩繁當時請諸浙省府官爲之刊而未獲如願不得已而自爲刊布壽鏞於是書費四年精力尤賴友朋協助乃克成書既於學案作序錄更於第五集總序臚列宋元之際四明學術之源流派別差堪作四明學術史觀今先檢送一部存諸學社供諸君子披覽焉第六集二十五種一百五十二卷皆已行世七集十六種一百五十五卷爲時勢所阻猶未出書也四明作者浩繁區區百四十二種一千三十三卷僅存什一於千百耳於是欲編四明經籍目與四明經籍提要目者存其名而不必盡有其書述要者必有其書而仿提要之例考其源流者也經籍目已就郡縣藝文志中錄出

當時辨爲經籍志今擬改其目他日常錄副送上

述要則凡清四庫所錄者爲甲集已由亡友夏同甫先生編

成但尙待細校也乙集則四庫未收而郡縣志所錄者丙集爲郡縣志未錄者此二集較甲集既難而重要則過之乙集雖略爲編輯而僅得十之二三丙集

則未著手未知諸君子能分爲肩任否此外凡壽鏞已刻之書雖各有敘言而
四明作者列傳正與嘉應李君續川商酌另撰此願必欲償之昔讀萬季野與
李杲堂書云吾郡人才至宋而盛至明而大盛近者鼎革之際更有他邦所不
及者是不可無以傳之嘗有志焉而苦力不能爲也今壽鏞雖量力而爲之然
如蚊負山他山之石借助正殷季野寄范筆山書又云願其事非一人之所能
亦非數年之所能就又自苦記誦不廣觀覽無暇非得高才者相與共事亦安
能以有成壽鏞老矣學識不及季野萬一而有望於諸君子以杲堂筆山自居
者多多矣此就蒐輯文獻言之也諸君子卓識宏謨必有超出壽鏞所見萬萬
者今日何日時勢遷變月異而歲不同學說之流傳昨非而今未是將欲淹通
新舊必先適協中庸道與器不能相離舍器而道何由寄舍道而器亦失其靈
矣昔吾鄉袁蒙齋先生釋中庸生今反古一章有曰合天下之智以爲智而不

自用其智合衆人之功以爲功而不自專其功至爲明切學社既立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諸君子更就所見斟酌損益著爲定論庶與昔之賢達相比量如何策畫並候明教承囑題發刊詞卽以此函代之何如

王省三先生墓志銘

余與省三爲友今且三十載君齒長余十八垂老乃以埋幽之文相囑旣殤逾歲其諸孤再三請益堅微諸孤之請余甯忍不銘君藏哉君生八歲就外傳下筆驚塾師家貧幾莫能竟學稍長課徒資衣食棲身編戶隱燭世變益肆于學兼治歐羅巴文字究中外之務以經世自詭光緒六年補博士弟子員久之走京師肄業同文館試第一諸公貴人交口譽之十五年遂從薛叔耘太常出使英法義比諸國二十一年秋歸以才能見賞盛杏蓀尙書委辦鐵路煤礦二十七年再從蔡和甫觀察出使日本始任參贊繼改橫濱總領事官尙書一再奏

調復歸國明年中鄉試式再膺經濟特科之薦三十年復從戴少懷尙書端午橋制軍出使歐美各國歸爲制軍輯九國鐵路志制軍督兩江君主辦江寧鐵路三十三年以道員分發浙江始任警察總辦宣統元年總理洋務局農工商鑛局電話局禁烟公所總辦警察如故明年署浙江交涉使司交涉使三年實授會鼎革里居六載民國七年再奉簡命出任外交部浙江交涉員十四年去官今政府奠定江南復以耆宿權淞滬督辦裁缺歸十七年長湖北郵包稅明年病免又五載遂卒當君之初涉重溟也舉國猶瞢然昧內外情勢君獨奮起孤寒佐羣公馳走萬里外因應折衝罔或有愆人固以此多君然君垂老謝官歸國勢益感隱憂蒿目以爲今環海邦國林立各控形勢犬牙錯互因應誠非易顧中國墨守成規不與民變革乃欲坐致富強斯緣木求魚也然高明者躡等求殊常之效其謬妄尤可慨審情勢之宜融中外而適于至是舍振學育才

靡由故君晚歲矢志辦學而人或不盡知焉會乙丑夏五卅案起約翰大中學諸生羣憤起號庠校長盡斥去之都五百五十餘人實侮中國甚君大痛立捐地數十畝督余淑光華大學幾用是毀家不顧也卽此可覩君志矣嗚乎以君之才與其所遭之時願乃莫能大有爲于世而止于斯豈不可慨也哉君諱豐鎬字省三晚號木堂江蘇上海縣人考諱景道祖考諱桂林曾祖考諱德周妣張氏祖妣唐氏曾祖妣金氏以君仕達贈官封如例君生于清咸豐八年九月四日卒于民國癸酉年十月六日春秋七十有六配孫夫人前卒繼配費佩翠夫人子七臨照明照孫出德照榮照福照恩照華照費出臨照明照榮照前卒孫四人立人正人志剛志敏民國甲戌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杭州石虎山之原其友四明張壽鏞謹次而爲之銘銘曰

謂莫庸施觀厥初始乃不大顯于斯焉止回還萬邦建學滯恥杲杲光華公其

不死我文象德昭茲銘詞

尹連三先生墓志銘

君諱德乾字克修晚號連山始祖諱性真由江西泰和遷湖南常寧之磨石七世祖諱才庫更徙居邑之天凹遂稱天凹尹氏逮諱一和復徙澹雅沖以力田起家君之祖也考諱臨川善歧黃鄉里推爲盛德君子生子二君居長自幼勤讀性穎異年二十四入邑庠旋食廩餼爲貢生時王湘綺先生講學衡州船山書院君從之游洽羣書論孟三禮春秋公羊尤探討焉它如爾雅說文管墨商韓鬼谷皆有論說自甲午庚子而後外患頻仍國勢日弱君奮然鎔舊鑄新於是東渡日本入東洋大學暨宏文師範肄習法律經濟學兼習師範始丙午迄戊申凡三年歸以所得餉學子且以法學鳴於三湘共和紀元出任東安縣司法署司法官兼籌備法院事宜在職兩年斷獄四百餘無枉縱時有尹青天之

稱會葦符不靖設清鄉處君任軍法處長清剿事竣敘績以縣知事存記壬戌任常寧北鄉團練局長晉任縣團防總局副局長蓋時以縣知事兼正局長而君副之也戊辰解職歸隱居夏和平其地在宜水之陽四周皆柳因構別墅曰百柳堂君喜而作記遠近人士以詩文賀之今百柳堂文學錄附刊賀新宅詩文是也君居鄉多義行如拱辰公所育嬰堂籌防局賓興局學務分處主其事先後十餘年整齊盡一厥功尤偉其任北鄉團練局也節餘至三千餘貫人尤稱其廉慎居家懷孝敬遺訓建宗祠修宗譜並命其子桐陽籌捐十三族學族之子弟彬彬興起矣爲學由博反約釋論語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謂以卽已止也言九合不止兵車之會亦尙有乘車之會三釋史記注與顏氏女野合謂與同輿親迎之車也野合猶云予合謂與配也釋商子法立而不革則顯民變誅謂革急也顯憲也詩顯顯中庸作憲憲顯民若今立憲國之立法議員以齊民

當選故曰顯民變辯也誅討論也言立法當審慎必經代議士之再三辯論讀者歎爲發經史子之秘而爲諸傳注家所未及其論文則以用本義字爲實用段借字爲文蒐徵古籍以爲之證其於史則喜讀循吏儒林諸傳嘗訓其子曰吾之居官以往哲廉謙勞三字爲主汝等宜效之嗚呼己立立人已達達人君庶幾焉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八日卽夏正乙亥十二月十四日卒春秋七十有七所著有管子劄記五卷墨子劄記四卷商君書劄記四卷韓非劄記八卷百柳堂文學錄三卷法學通論一卷子長桐陽署湖北大冶縣知事次鳴陽湖北漢口襄陽地方法院推事葬於常寧夏和平西南鳳形之麓桐陽積學士也以寅僚爲結文字契來乞銘不敢辭銘曰

夾輔周室風穆如胎厥燕謀惟詩書彭蠡洞庭先田廬澹雅和平遷厥居於鏤先生生有自幼學壯行志爲帥引經斷獄漢循吏矢躬廉謙勞三字皓首窮經

辯滔滔百柳環室處士陶門下弟子成李桃荀淑舊里推西豪傳家二子轍與
軾遙遙厥緒承無極我敬其人懷其德篆此銘詩質幽刻

郭亦伯先生墓表

公姓郭氏諱溯适字亦伯河北東鹿人曾祖諱芳祖祖諱遐壽考諱遶鄉縣學
生鴻臚寺序班妣陶氏生二子公其次也郭氏世居縣之周莊其地爲鯉沱河
尾閘當清乾嘉間曾祖以懋遷起家性任俠好施會河災羨溢業折閱迨其沒
也鴻臚公至鬻田以治喪喪事畢持橐簪筆客游四方退儉不矜伐不期人知
人亦莫知之鍾其慶於後實生士伯及公公沉靜詳審讀書穎悟過人鴻臚公
旣客游家事悉付公公年十七遂輟學晨炊蓐食與庸保儕發縱咸宜不失圭
撮業復隆起慨然曰通于世務惟學是基幼者爲延師長者教使出游歲所入
專餉於學不足舉債益之有喜爲商賈者勸公使子弟兼習公堅拒之足覘公

志焉鵠臚公暮年患痿痺公與伯兄更迭侍未嘗跬步離時或倚舁之就鄉老
故人談軼事伯兄在前公在後趣步愼愼唯謹鵠臚公欣然樂之每忘其病之
在體觀者嘖嘆之曰誰無父母卽病迺不患苦猶獲樂焉于是公年五十矣父
母先後歿哀毀盡禮人尤難之其後推之以事兄兄歿復推之以養嫂撫兄子
逾己子懇懇無已終公之世兩支同居枝葉蕃滋親疏相錯內外無閒言至如
姑姊妹謂皆一體厚遇之常逾所望旣得祿養益沛厥施歲己未邑大稔飢寒
不活者衆立出萬金以振又憫孤寒失學歲助資爲圖久永鄉里傾慕共致振
災興學區額國家亦頒錫綠綬銀質襄章公視之則以爲分所宜爾未嘗敢以
是自多也嗚乎漢重三老孝弟率之以道民故其風俗猶近古今公居不出里
巷而日勉盡庸行於茲世孝弟施於家義俠稱於鄉易曰同人于門無咎傳曰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如公之行似之矣公配趙夫人寧晉縣學生鵠臚寺序班

諱仁波之長女性敏慎年十九歸公相夫教子有賢稱公生於清咸豐九年五月三日卒於民國十六年九月六日春秋六十有九夫人生于咸豐六年十二月二日卒于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春秋八十有一子四幹卿湖北財政廳長廷桂陸軍講武堂教官廷梅河南軍署諮議廷楠未仕女二長適寧晉王振岳次適同縣賈振玉孫男七浩然蔚然毓然煥然寧然惠然怡然孫女八長適閻鍾文餘幼曾孫二增瑞增輝曾孫女二幹卿等卜葬公與夫人於東鹿縣長叻之原持狀來乞文表公墓壽鏞與幹卿昔同官今又同僑滬濱爲道義交而景行公盛德久矣不敢辭既次公實行復爲之系曰

溥沱之尾閭兮曰周莊俶儻權奇兮奮于商厄河災兮田疇荒繩祖武兮艱苦嘗矢勤儉兮業重光勉孝弟兮砥庸行受祿養兮施彌汪散金娛老兮旌於鄉爲善無不報兮有餘慶金支秀華兮駒騰駿佳城慈鬱兮世世孫子受燕庇而

毋忘

趙豫生先生墓志銘

余三從姑夫趙文光先生之弟曰豫生爲先君之弟子狷者也予幼時嘗與君相處見其布衣冠口訥訥如不出顧廉介不輕求人人亦無知之者民國紀元之始余司浙之財政君與余縱談象山形勢謂先君開闢三門灣之議其可施之於斯時乎余答以尙非其時顧南田已設縣治屯田之制應廢租重於賦宜與各邑均庶乎便民君深韙之由是持斯策獻於省三年清丈畢改租爲賦今南田獨有魚鱗冊君之功爲多嗚呼孰知君以此而死耶君諱遠熙浙江鄞縣人也趙氏先世居鎮海之泥灣君考諱世阜始遷鄞之采蓮橋妣金氏邵氏陳氏君邵氏出也先是南田始放墾舉凡勞來安集君考預焉君既入泮食餼於庠自念書生不治生產爲世詬病遂遷居象山之石浦從事農田會君考卒繼

志述事如敦仁堂開泰社皆君考創之而君繼之者也君居斯土久熟於利弊性剛守正不阿方清丈設局之初縣官主之君副焉良善之民皆以爲便一二豪猾習於隱匿甚者包攬緣利而有恣君一切以法繩之省復督之嚴奸者無所逞行之二年忽造誹言謂君侵蝕善堂款君晉省述於余余曰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君復上書一再辭余以清丈事已過半豈容遽易生手終未許於是豪黠既求君過失不可得因嗾縣官時時掣其肘且辱之百方傾陷繼以恫嚇索詐威迫居恆長歎以己之皓皓處俗之汶汶自書曰無端受毀惟有一死而君竟效三閭大夫之所爲嗚呼慘矣余既得報分電行政司法長官且檄員往勘而罪人斯得不三月余調鄂又一年而清丈竣向非君排衆難爲之烏能有成然則君之死可以無憾獨余私念之所繫結固無日忘之矣君以民國三年二月日卒享年五十有四娶信氏子四繼口繼鈞繼銓繼口繼口繼口先卒

今將葬矣其子繼鈞繼銓來乞銘余奚敢辭銘曰

嗚呼自好之士而毀辱之至此寧赴常流潔己不甘溫蠖蒙取雖三閭之可擬
痛伯仁由我死幸罪人付司李天茫茫而堪視原經界之所始咸謳歌於梓里
道既泰而遇否不於身於孫子翳昌國之遙企惟水長而山峙

徐君菱舟墓志銘

徐菱舟少余四歲往者余始筮江蘇提調仕學館一時文吏稱盛菱舟其一也
菱舟既以余爲師余復命子女師事之一從余之鄂州再從仲弟之台州所司
者竿牘耳未足盡其長也及先後執法二十年宅心仁恕聽斷明決乃得稍稍
展其懷抱不幸死矣能不痛哉按狀君諱景驥菱舟其字也浙江鄞縣人蘭孫
先生官烏程縣教諭以學行著生三子君爲季君自幼好讀書過目輒成誦善
屬文隨任肄業湖之潯溪愛山兩書院山長湯公蟄仙吳公左泉稱其能歲丁

已入仕學館肄業講求吏治惟日莘莘館儲政書略備君一一披覽自曉達夜
深無閒也既以最優等畢業更求深造入江蘇司法研究所民國紀元又入浙
江私立法政專門學校君之好學可覘矣其後歷任浙江高等審判廳一等書
記永嘉地方審判廳推事杭州法院推事浙江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推事卒於
官自行政與司法分而法之能行與否繫於法官自刑庭與民庭分而人命之
枉與縱重在刑庭君嘗言凡盜匪足以擾治安者殺無赦然後政得理而奸究
得消小仁小惠重罪輕刑是謂獎盜而民不得安枕矣願自謂刑事非所長苟
枉斷則於我心戚戚焉故寧理民事雖繁複而易尋其緒也君又謂今之司法
者每斤斤於法律中之字句而不顧情理要知法律悉能活用是以各國法例
皆有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其無習慣者依法理之規定務求得其平
正不必過於拘泥字句反致舉棋莫定此則執法而能得法外意者也今人不

盡知之君獨能得其竅焉君於司法制度多所建議處理破產案件尤最官推
事時不與律師往相還即相見談風月而已性敦篤孝於親友於兄嚴於課子
生平無嗜好公暇以蒔花木自娛泊如也邇年以來國家多故憂憤填胸居常
鬱鬱以孱弱之身膺艱危之局卒病而死悲夫君生於光緒五年己卯五月初
五日卒於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五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一娶朱氏子二世鈐
畢業於光華大學世鉅畢業於杭州蕙蘭中學孫二烈淦烈綜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於 之原余與君交三十有餘年矣相契在道義微其孤請猶將
爲文紀其行今乞志墓何敢辭爰銘曰
幼承義方詩書濟美執法兢兢盟心如水好學敏勤逢時傾否廉吏可爲幸哉
有子

喬蔭堂屠氏兩世墓志銘

余以四女妻屠伯系甫十二年而伯系遽卒伯系之卒也在庚午夏其春方謀葬其嗣父子業先生孰知事方始而身先亡豈非天耶余哭之慟非慟伯系也慟仁人之不永其年也昔柳柳州爲獨孤子重作墓碣曰烏乎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蓋子重居父喪未練而沒方二十七歲耳以爲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友而未信於天下因記其友之姓名於墓今子業先生年二十八而卒伯系年二十九而卒且伯系欲葬其父而未果與獨孤君喪父未練幾相若不重可哀也耶四女旣痛伯系之逝又念其舅浮葬者三十七年思竟夫志是年冬隨其本生舅康侯先生徧覓山壤爰卜吉於仲夏鄉王山頭之原明年辛未四月葬子業先生暨配方夫人而以伯系祔焉昔獨孤君祔于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之後仁人不忘其親其志一也屠氏先世居汴之尉氏縣敦仁里宋開慶間諱季字邦彥自無錫徙鄆卜宅桃花渡北是爲一世祖至教授諱珙自號

東彝老人卽以東彝顏其堂堂至今存是爲六世祖伯諱之震字鳴夏以諸生游粵歸始遷鑿橋實儀部赤水公娑羅館故址是爲十五世祖之震生可標榜諱可材道光辛巳舉人官湖南龍山縣知縣其弟諱可棟號芸譜官山西介休縣典史慷慨多大節又復慈祥愷悌瑣瑣公行駭誌其基是爲十六世祖卽歡貧廉訪之父也廉訪諱繼烈以父命兼承從伯諱可權官署廣東督糧道按察使旣解組承父志仿范文正公遺規置田贍族規畫粗具而卒其配王夫人爲吾鄉大儒履軒先生女也與其嗣子宗增宗基踵成之事詳屠氏宗譜暨廉訪自撰創建喬蔭堂義莊記略張公恕義莊記宗增生用錡字子業宗基生用錫字康侯子業生十五歲而孤母與繼母先後亡賴祖母王太夫人以養以教天性孝而材不羈廣交游復輕財好施然繩以禮法則唯唯從祖母命無或違生女二長適同邑李慶坊次適慈谿葉問研配方氏與子業同歲子業卒之日

方氏泣不欲生王太夫人命俟用錫生子以長者爲之後于是痛稍抑焉壬寅伯系生名曰潤規蓋宗增公原諱宗潤期其規隨之也字曰伯系卽唐虞公世南出爲叔寄之後字曰伯施意也伯系秉性篤厚孝於親復能好學委以事處之敏捷而安詳年二十二赴德入柏林大學工程科留德四年以父召歸自以學未深造家復多累一試漢口建築工程再就江海關及交通銀行職非其志也居恆鬱鬱且嘗謂世風澆薄巧取豪奪衆醉我醒難乎爲今之人矣故其待友接物一本於誠余往往嘉其志而歎其不諧於俗也沒之日友之受其賜者多哭臨之烏乎孰知其仁而不壽竟止於斯子二長柄恆次校恆余嘗以獨孤子重年雖不壽能信於友又得柳州者爲之文其名長存於世子業父子道信於友獨余未能望柳州萬一然子業之配方夫人者持苦節二十二年不負子業矣余四女有待而守者旣踰於方夫人其賁愈重而其自勉也宜愈力信於

朋友行於妻子其道尤可推而知者也子業生同治六年丁卯正月二十六日卒光緒二十年甲午十月四日方氏襄揚節孝生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三十日卒民國四年乙卯十一月三日伯系生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九月二十六日卒民國十九年庚午閏六月十九日先是康侯乞余誌其墓余哀不能文忽忽八年矣四女復請之堅爰銘曰

烏乎是亦仁人之幽宮莫謂壽厄於厥躬此之嗇彼必豐義田贍俗肇廉訪公航航大儒之女王夫人爲之終况詩三百周召以後再錄柏舟冠邶鄘風威儀棣棣靡他靡慝以利其嗣冲佳城之安固其水長而山崇

朱公擇壙志

公擇既卒之明年余次女韻荷請志壙且告余曰自女歸公擇二十有一年公擇局于時限于齡其設施僅耳願航航于先世之所昭垂後人之藉以啓牖者

則守之弗失且自以爲嗣伯鼎公固小宗之大宗也其貴尤重方欲整齊少僊公以迄伯鼎公五世僅存之名人手札與夫久香肯夫二公日記思有以傳世不幸費志以歿父其將憐之乎言之嗚咽余旣慰之他日盡攜所藏送觀焉余竭十日之力證諸二世日記攷其大概仍返之于是知公擇之爲人其來有自姚江朱氏以宋兵部尙書致仕諱廷碧爲始祖七傳至諱正秦生子端二當宋元之交由冠珮鄉遷邑之龍山更自正秦公十八傳至諱承勳是爲六中先生有紫竹山房詩承勳生玉堂玉堂生金鐸是爲驚寔先生邵二雲嘗贈以序金鐸生文治是爲少僊先生有繞竹山房詩稿益壽瑣言鐵簫樓自訂年譜文治生蘭是爲久香先生官至內閣學士署兵部右侍郎有孟晉錄羣籍摭聞師友言行錄餘姚文藪姚江事蹟補讀室詩文鈔日記自訂年譜蘭生植然是爲肯夫先生亦曰味蓮先生官至詹事府詹事有莊子列子輯注急就篇補注辱守

齊日記述然生子七長定基卽伯鼎也有潭影留雲館詩詞五倫基字燕生卽公擇本生父也當伯鼎之歿年甫二十有六配汪氏潛懷白刃猛刺喉未殊復絕粒姑李氏百方慰之始稍稍進食公擇旣入嗣每念節母辛劬與余言有不勝悲感者余于汪氏之卒嘗爲傳以紀其事云公擇自幼聰慧父母與嗣母愛之甚八歲入實獲小學試輒前茅十六歲入寧波效實中學十七歲改入蘇州東吳中學公擇弱不勝衣東吳向重體育每操練輒憊在東吳未半年以病歸十八歲入四明銀行由是與銀行相終始非其志也自公擇爲吾壻一走燕再走吳余喜其誠且慎也假以事必反覆詳盡與人交久而必敬願性耿介不諧于俗自余解組歸每與客讌談而案上度書紛雜則必抽所喜者讀之終客散未已也尤好書畫余所得姜西溟墨跡姚某伯畫冊皆公擇爲之搜訪者李越縵與肯夫先生爲至友其日記錄朱氏先世事爲詳公擇因日讀之以爲課願

越縵于文學掌故攷訂勤矣而牢騷伊鬱之情時時見于言論其有爲而發者未必其果有所偏公擇信之以爲拘士繫俗摑如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以屈賈視越縵而引越縵爲知己此則公擇之蔽也憶甲戌歲余往游姚江登勝歸山訪陽明洞見雙雁石倉之美攬四明閣展點滴堂深流風餘韻之思公擇一一爲余記其實昔李杲堂得萬允誠而膏舊詩多所搜獲此游之壯公擇之力也而今又安可得天乎公擇雅人也而生于俗世既無以展其志惟日記其事雖小必書法先人也孝于親友于兄弟硜硜自守不失爲佳子弟其父母昆弟能言之非余一人之私言也余獨憾相從二十一年知公擇之所長而爲之謀者適形其短是則耿耿者耳所藏先世舊稿爲余所見者別爲之跋皆有益於國故鄉聞宜刊以傳世公擇有叔有弟必有起而肩其責者尤余所望也公擇名善鈞以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初七生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十一月初三卒葬于上海永安公墓配張氏余次女也子
三鈺泉任泉蒙泉女二爰爲銘曰

世家克禮何媿于天天不眷顧胡新其年撫情效志方難刈圓未虧昭質可表
斯阡

忻紹如誄辭 井序

忻君紹如長余四歲余兄事之自爲諸生文名藉甚董孟如年丈淹通經史君
之外舅也君傳其學既於其卒校刊正誼堂文集二十四卷又刊四明清詩略
三十二卷更輯續稿八卷仿原編一一綴以小傳附姓氏韻編一卷俾讀者論
世知人當君爲續稿時向故家子弟多方搜索不辭煩勞時吾家寸草廬贈言
方刊布諸鄉先生之作在焉君既甄錄及之而先君子之詩亦賴以傳君卅載
寒窗壬寅甲辰既得科第作吏皖江又復不久退而集羣弟子授業清約自持

其爲文也兢兢義法余見其爲張藜齋作傳置之方望溪集中幾莫之辨顧以病胃久每作一文夜必失眠余雖時有所請未敢彊也歲在辛未海上創四明文獻社推君爲社長君雖再三謙讓然四明叢書凡例之訂君爲余一再斟酌乃定蒐輯叢殘多所匡助尤以烏春草齋集爲最余方刻魏白衣詩君訪有全謝山原校殘本因得互相勘比且舉謝山撰萬九沙神道碑雪竇山人集爲人冒爲其先人之作購而正之一事告余其平日留心掌故於此益見定海胡友雲昆弟攜其祖止三先生論語義疏集解及大衍集切音啓蒙明堂攷附射侯攷諸書來滬特介余爲之刊刻余每有所疑輒就君商之出一集君必爲之校讎戊寅秋海上有事乃止嗚呼孰知君暫歸故里與余分手竟成永訣耶君內耿介而外和藹與余最契言念良朋能不歎歎爰賦七律二首以致哀云

館甥六一憶當年正誼堂中薪火縣博得科名仍下吏拚將塵俗賦歸田鄭門

馬帳停車滿島瘦郊寒鍊石堅一代詩人留小傳死前文字尙精研

君病劇其孤在
德家人以病氣

二字似促歸君改爲健
澄精研文字至死不懈

祇欠三年是古稀鄉邦祭酒仰歸魏鉅編補綴烏春草舊籍丹鉛魏白衣淞剪
無情雲破碎海巢何日鶴歸來幾封遺墨今猶在使我悽涼對夕暉

胡君其炳哀辭

胡君其炳世居江右誠篤君子也氣醇以方容貌巖巖然自遊學德意志美利
堅歸一生盡力於教育而在吾光華大學爲最久余倚之深諸生皆推服夫法
立則人從法法敝則法從人一校之有規猶一國之有法也校規之行其發源
在註冊而總匯在訓育註冊者自始入學以迄卒業班班載之訓育者按其性
之相近誘掖獎勵所以裁狂狷亦所以嘉善矜不能也君司此二職先後幾十
年諸生有怠業者繩以法不稍苟其優者則按其所錄請敘獎亦如法以是人

無間言余嘗謂諸生曰師嚴然後道尊胡先生之不媚諸生其道尊矣且胡先生執法者也縱欲媚諸生其安可得諸生皆唯唯嗚呼君今其死矣其事實別有傳余失君如失左右手猶憶君坐一室中目戴鏡手持表冊終日遑遑如不及有欲代其勞者必曰我自辦我自辦此其忠於職而自貴者厚非誠篤君子其孰能之嗚呼君今其死矣後之繼君者毋忘君之志爰爲辭曰人誰不死兮死未足哀杼厥懷抱兮樂育人才惟其壹志兮狂狷是裁我行我法兮何嫌何猜誠心貫徹兮金石爲開天胡不慙兮老成遽摧萬方多難兮安危仗材我思老友兮景仰低徊象賢四美兮丹雘勿墮植根深極兮松生徂徠法守勿失兮宏綱恢恢忠實可慕兮作則將來寶劍掛樹兮難忘岑苔

祭徐新六先生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致祭於徐新六先生之靈几前曰嗚呼

皇天無親惟善是親斯語果真何解斯人斯人和霽遇事率真今也云亡天將何親嗚呼天道難知豈有其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未中何昃未盈何虧君將及艾正值有爲嗚呼時方有爲忽焉長逝逝不由天逢彼之戾彼何人斯摧厥蘭蕙蘭蕙終芳千秋不脆嗚呼青青子衿憂憂我心不遺在遠錫我南鍼靡靡遺墨惆悵人琴遙思夙昔有契苔岑嗚呼百年同盡泰山鴻毛如君之死鉅典孔褒沙場馬革媿美澤袍繼君之志優優莫撓嗚呼莫謂難測天道可憑山岸爲谷深谷爲陵終風且暴春至泮冰絕續之際艱難躬膺死者已矣奈生者何賢妻弱息慈母髮皤縱云其事可泣可歌我思故人涕泗滂沱况在饜舍黯然無光鴉來毀室燕何集堂嗟斯殄瘁莫子匡襄聊憑几案一抒衷腸嗚呼痛哉

尙饗

祭胡筆江先生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致祭於胡筆江先生之靈几前曰嗚呼
天空霹靂折我雲鵬湯湯粵水岸不誕登孤鴻海上竟罹弋增此景此情狐疑
戰競嗚呼行路固難天驕何恣繻也聞之爰電令嗣夢耶真耶搥胸酸鼻噩耗
果傳蟬蛸若寄嗚呼自鏞識君廿年情素昔在春申朝夕樂數香水重逢傾心
談故別甫浹旬逢彼之怒嗚呼千秋事業教育爲先光華肇造十有四年羣策
羣力惟賴諸賢一朝巢毀君復周旋君言在耳君身云亡君爲國死馬革沙場
英光灼爍國典喬皇社會之惜青史之光嗚呼蕭楊百里野哭千家全寶鹿逐
人命蟲沙死者已矣生者無涯况我費舍能不咨嗟君之才勳未可殫述溯斯
海風一劍一筆山高水長返魂乏術一奠遙伸以慰幽室嗚呼痛哉尙饗